

卷第二百一十三 列传第一百四十四

北狄

契丹，本东胡种，其先为匈奴所破，保鲜卑山。魏青龙中，部酋比能稍桀骜，为幽州刺史王雄所杀，众遂微，逃潢水之南，黄龙之北。至元魏，自号曰契丹。地直京师东北五千里而赢，东距高丽，西奚，南营州，北靺鞨、室韦，阻冷陁山以自固。射猎居处无常。其君大贺氏，有胜兵四万，析八部，臣于突厥，以为俟斤。凡调发攻战，则诸部毕会；猎则部得自行。与奚不平，每斗不利，辄遁保鲜卑山。风俗与突厥大抵略侔。死不墓，以马车载尸入山，置于树颠。子孙死，父母旦夕哭；父母死则否，亦无丧期。

武德中，其大酋孙敖曹与靺鞨长突地稽俱遣人来朝，而君长或小入寇边。后二年，君长乃遣使者上名马、丰貂。贞观二年，摩会来降。突厥颉利可汗不欲外夷与唐合，乃请以梁师都易契丹。太宗曰：“契丹、突厥不同类，今已降我，尚可索邪？师都，唐编户，盗我州部，突厥辄为助，我将禽之，谊不可易降者。”明年，摩会复入朝，赐鼓纛，由是有常贡。帝伐高丽，悉发酋长与奚首领从军。帝还，过营州，尽召其长窟哥及老人，差赐缿采，以窟哥为左武卫将军。

大酋辱纥主曲据又率众归，即其部为玄州，拜曲据刺史，隶营州都督府。未几，窟哥举部内属，乃置松漠都督府，以窟

哥为使持节十州诸军事、松漠都督，封无极男，赐氏李。以达稽部为峭落州，纥便部为弹汗州，独活部为无逢州，芬间部为羽陵州，突便部为日连州，芮奚部为徒河州，坠斤部为万丹州，伏部为匹黎、赤山二州，俱隶松漠府，即以辱纥主为之刺史。

窟哥死，与奚连叛，行军总管阿史德枢宾等执松漠都督阿卜固献东都。窟哥有二孙：曰枯莫离，为左卫将军、弹汗州刺史，封归顺郡王；曰尽忠，为武卫大将军、松漠都督。而敖曹有孙曰万荣，为归诚州刺史。于是营州都督赵文翊骄沓，数侵侮其下，尽忠等皆怨望。万荣本以侍子入朝，知中国险易，挟乱不疑，即共举兵，杀文翊，盗营州反。尽忠自号无上可汗，以万荣为将，纵兵四略，所向辄下，不重浹，众数万，妄言十万，攻崇州，执讨击副使许钦寂。武后怒，诏鹰扬将军曹仁师、金吾大将军张玄遇、右武威大将军李多祚、司农少卿麻仁节等二十八将击之；以梁王武三思为榆关道安抚大使，纳言姚为副。更号万荣曰万斩，尽忠曰尽灭。诸将战西硖石黄麐谷，王师败绩，玄遇、仁节皆为虏禽。进攻平州，不克。败书闻，后乃以右武卫大将军建安王武攸宜为清边道大总管，击契丹；募天下人奴有勇者，官畀主直，悉发以击虏。万荣衔枚夜袭檀州，清边道副总管张九节募死士数百薄战，万荣败而走山。俄而尽忠死，突厥默啜袭破其部。万荣收散兵复振，使别将骆务整、何阿小入冀州，杀刺史陆宝积，掠数千人。

武后闻尽忠死，更诏夏官尚书王孝杰、羽林卫将军苏宏晖率兵十七万讨契丹，战东硖石，师败，孝杰死之。万荣席已胜，遂屠幽州。攸宜遣将讨捕，不能克。乃命右金吾卫大将军河内郡王武懿宗为神兵道大总管，右肃政台御史大夫娄师德为清边道大总管，右武威卫大将军沙吒忠义为清边中道前军总管，兵凡二十万击贼。万荣锐甚，鼓而南，残瀛州属县，恣肆无所惮。

于是神兵道总管杨玄基率奚军掩其尾，契丹大败，获何阿小，降别将李楷固、骆务整，收仗械如积。万荣委军走，残队复合，与奚搏。奚四面攻，乃大溃，万荣左驰。张九节为三伏伺之，万荣穷，与家奴轻骑走潞河东，惫甚，卧林下，奴斩其首，九节传之东都，馀众溃。攸宜凯而还，后喜，为赦天下，改元为神功。

契丹不能立，遂附突厥。久视元年，诏左玉钤卫大将军李楷固、右武威卫将军骆务整讨契丹，破之。此两人皆虏善将，尝犯边，数窘官军者也，及是有功。

开元二年，尽忠从父弟都督失活以默啜政衰，率部落与颉利发伊健啜来归，玄宗赐丹书铁券。后二年，与奚长李大酺皆来，诏复置松漠府，以失活为都督，封松漠郡王，授左金吾卫大将军。仍其府置静析军，以失活为经略大使，所统八部皆擢其酋为刺史。诏将军薛泰为押蕃落使，督军镇抚。帝以东平王外孙杨元嗣女为永乐公主，妻失活。明年，失活死，赠特进，帝遣使吊祠，以其弟中郎将娑固袭封及所领。明年，娑固与公主来朝，宴赉有加。

有可突于者，为静析军副使，悍勇得众，娑固欲去之，未决。可突于反攻娑固，娑固奔营州。都督许钦澹以州甲五百，合奚君长李大酺兵共攻可突于。不胜，娑固、大酺皆死。钦澹惧，徙军入榆关。可突于奉娑固从父弟郁于为君，遣使者谢罪。有诏即拜郁于松漠郡王，而赦可突于。郁于来朝，授率更令，以宗室所出女慕容为燕郡公主妻之。可突于亦来朝，擢左羽林卫将军。郁于死，弟吐于嗣，与可突于有隙，不能定其下，携公主来奔，封辽阳郡王，留宿卫。可突于奉尽忠弟邵固统众，诏许袭王。天子封禅，邵固与诸蕃长皆从行在。明年，拜左羽林卫大将军，徙王广化郡，以宗室出女陈为东华公主，妻邵固，诏官其部酋长百余人，邵固以子入侍。

可突于复来，不为宰相李元纁所礼，鞅鞅去。张说曰：“彼兽心者，唯利是向。且方持国，下所附也，不假以礼，不来矣。”后三年，可突于杀邵固，立屈烈为王，胁奚众共降突厥。公主走平庐军。诏幽州长史、知范阳节度事赵含章击之。遣中书舍人裴宽、给事中薛侃大募壮士，拜忠王浚河北道行军元帅，以御史大夫李朝隐、京兆尹裴佑先副之，帅程伯献、张文俨、宋之悌、李东蒙、赵万功、郭英杰等八总管兵击契丹。既又以忠王兼河东道诸军元帅，王不行。以礼部尚书信安郡王祎持节河北道行军副元帅，与含章出塞捕虏，大破之。可突于走，奚众降，王以二蕃俘级告诸庙。

明年，可突于盗边，幽州长史薛楚玉、副总管郭英杰、吴克勤、乌知义、罗守忠率万骑及奚击之，战都山下。可突于以突厥兵来，奚惧，持两端，众走险；知义、守忠败，英杰、克勤死之，杀唐兵万人。帝擢张守珪为幽州长史经略之。守珪既善将，可突于恐，阳请臣而稍趋西北倚突厥。其衙官李过折与可突于内不平，守珪使客王悔阴邀之，以兵围可突于，过折即夜斩可突于、屈烈及支党数十人，自归。守珪使过折统其部，函可突于等首传东都。拜过折北平郡王，为松漠都督。可突于残党击杀过折，屠其家。一子刺乾走安东，拜左骁卫将军。二十五年，守珪讨契丹，再破之，有诏自今战有功必告庙。

天宝四载，契丹大酋李怀秀降，拜松漠都督，封崇顺王，以宗室出女独孤为静乐公主妻之。是岁，杀公主叛去，范阳节度使安禄山讨破之。更封其酋楷落为恭仁王，代松漠都督。禄山方幸，表讨契丹以向帝意。发幽州、云中、平庐、河东兵十余万，以奚为乡导，大战潢水南。禄山败，死者数千。自是禄山与相侵掠未尝解，至其反乃已。

契丹在开元、天宝间，使朝献者无虑二十。故事，以范阳

节度为押奚、契丹使，自至德后，藩镇擅地务自安，鄣戍斥候益谨，不生事于边；奚、契丹亦鲜入寇，岁选酋豪数十入长安朝会，每引见，赐与有秩，其下率数百皆驻馆幽州。至德、宝应时再朝献，大历中十三，贞元间三，元和中七，大和、开成间凡四。然天子恶其外附回鹘，不复官爵渠长。会昌二年，回鹘破，契丹酋屈戍始复内附，拜云麾将军、守右武卫将军。于是幽州节度使张仲武为易回鹘所与旧印，赐唐新印，曰“奉国契丹之印”。

咸通中，其王习尔之再遣使者入朝，部落浸强。习尔之死，族人钦德嗣。光启时，方天下盗兴，北疆多故，乃钞奚、室韦，小小部种皆役服之，因入寇幽、蓟。刘仁恭穷师逾摘星山讨之，岁燎塞下草，使不得留牧，马多死。契丹乃乞盟，献良马求牧地，仁恭许之。复败约入寇，刘守光戍平州，契丹以万骑入，守光伪与和，帐饮具于野，伏发，禽其大将。群胡恟，愿纳马五千以赎，不许。钦德输重赂求之，乃与盟，十年不敢近边。

钦德晚节政不竞，其八部大人法常三岁代，时耶律阿保机建鼓旗为一部，不肯代，自号为王而有国，大贺氏遂亡。

奚，亦东胡种，为匈奴所破，保乌丸山。汉曹操斩其帅蹋顿，盖其后也。元魏时自号库真奚，居鲜卑故地，直京师东北四千里。其地东北接契丹，西突厥，南白狼河，北。与突厥同俗，逐水草畜牧，居氈庐，环车为营。其君长常以五百人持兵卫牙中，馀部散山谷间，无赋入，以射猎为货。稼多稌，已获，窖山下。断木为臼，瓦鼎为飡，杂寒水而食。喜战斗，兵有五部，部一俟斤主之。其国西抵大洛泊，距回纥牙三千里，多依土护真水。其马善登，其羊黑。盛夏必徙保冷陁山，山直妫州西北。至隋始去“库真”，但曰奚。

武德中，高开道借其兵再寇幽州，长史王诜击破之。太宗

贞观三年始来朝，阅十七岁，凡四朝贡。帝伐高丽，大酋苏支从战有功。不数年，其长可度者内附，帝为置饶乐都督府，拜可度者使持节六州诸军事、饶乐都督，封楼烦县公，赐李氏。以阿会部为弱水州，处和部为祁黎州，奥失部为洛瑰州，度稽部为太鲁州，元俟折部为渴野州，各以酋领辱纥主为刺史，隶饶乐府。复置东夷都护府于营州，兼统松漠、饶乐地，置东夷校尉。

显庆间可度者死，奚遂叛。五年，以定襄都督阿史德枢宾、左武侯将军延陀梯真、居延州都督李含珠为冷陁道行军总管。明年，诏尚书右丞崔馀庆持节总护定襄等三都督讨之，奚惧乞降，斩其王匹帝。万岁通天中，契丹反，奚亦叛，与突厥相表里，号“两蕃”。延和元年，以左羽林卫大将军幽州都督孙佺、左骁卫将军李楷洛、左威卫将军周以悌帅兵十二万，为三军，袭击其部。次冷陁，前军楷洛与奚酋李大酺战不利。佺惧，敛军，诈大酺曰：“我奉诏来慰抚若等，而楷洛违节度辄战，非天子意，方戮以徇。”大酺曰：“诚慰抚我，有所赐乎？”佺出军中缿帛、袍带与之。大酺谢，请佺还师，举军得脱，争先无部伍，大酺兵蹙之，遂大败，杀伤数万。佺、以悌皆为虏禽，送默啜害之。朝廷方多故，不暇讨。

玄宗开元二年，使奥苏悔落丐降，封饶乐郡王，左金吾卫大将军、饶乐都督。诏宗室出女辛为固安公主，妻大酺。明年，身入朝成昏。始复营州都督府，遣右领军将军李济持节护送。大酺后与契丹可突于斗，死。弟鲁苏领其部，袭王。诏兼保塞军经略大使。牙官塞默羯谋叛，公主置酒诱杀之，帝嘉其功，赐主累万。会与其母相告讐得罪，更以盛安公主女韦为东光公主妻之。后三年，封鲁苏奉诚郡王，右羽林卫将军，擢其首领无虑二百人，皆位郎将。

久之，契丹可突于反，胁奚众并附突厥。鲁苏不能制，奔榆关，公主奔平庐。幽州长史赵含章发清夷军讨破之，众稍自归。明年，信安王祚降其酋李诗锁高等部落五千帐，以其地为归义州，因以王诗，拜左羽林军大将军、本州都督，赐帛十万，置其部幽州之偏。

李诗死，子延宠嗣，与契丹又叛，为幽州张守珪所困。延宠降，复拜饶乐都督、怀信王，以宗室出女杨为宜芳公主妻之。延宠杀公主复叛，诏立它酋婆固为昭信王、饶乐都督，以定其部。安禄山节度范阳，诡边功，数与麋斗，饰俘以献，诛其君李日越，料所俘骁壮戍云南。终帝世，凡八朝献，至德、大历间十二。

贞元四年，与室韦攻振武。后七年，幽州残其众六万。德宗时，两朝献。元和元年，君梅落身入朝，拜检校司空、归诚郡王。以部酋索氏为左威卫将军、檀蓟州游弈兵马使，没辱孤平州游弈兵马使，皆赐李氏。然阴结回鹘、室韦兵犯西城、振武。大抵宪宗世四朝献。

大和四年，复盗边，庐龙李载义破之，执大将二百余人，缚其帅茹羯来献，文宗赐冠带，授右骁卫将军。后五年，大首领匿舍朗来朝。大中元年，北部诸山奚悉叛，庐龙张仲武禽酋渠，烧帐落二十万，取其刺史以下面耳三百，羊牛七万，辐贮五百乘，献京师。咸通九年，其王突董苏使大都督萨葛入朝。

是后契丹方强，奚不敢亢，而举部役属。虜政苛，奚怨之，其酋去诸引别部内附，保妫州北山，遂为东、西奚。

室韦，契丹别种，东胡之北边，盖丁零苗裔也。地据黄龙北，傍越河，直京师东北七千里，东黑水靺鞨，西突厥，南契丹，北濒海。其国无君长，惟大酋，皆号“莫贺咄”，摄筭其部而附于突厥。小或千户，大数千户，滨散川谷，逐水草而

处，不税敛。每弋猎即相啸聚，事毕去，不相臣制，故虽强悍喜战，而卒不能为强国。剡木为犁，人挽以耕，田获甚褊。其气候多寒，夏雾雨，冬霜霰。其俗，富人以五色珠垂领，婚嫁则男先佣女家三岁，而后分以产，与妇共载，鼓舞而还。夫死，不再嫁。每部共构大棚，死者置尸其上，丧期三年。土少金铁，率资于高丽。器有角弓、楛矢，人尤善射。每溽夏，西保寅勃、次对二山。山多草木鸟兽，然苦飞蚊，则巢居以避。酋帅死，以子弟继，无则推豪桀立之。率乘牛车，蘧蔭为室，度水则束薪为桴，或以皮为舟。马皆草鞮、绳羈鞞。所居或皮蒙室，或屈木以蘧蔭覆，徙则载而行。其畜无羊少马，有牛不用，有巨豕食之，韦其皮为服若席。其语言，鞞鞞也。

分部凡二十馀：曰岭西部、山北部、黄头部，强部也；大如者部、小如者部、婆莪部、讷北部、骆丹部，悉处柳城东北，近者三千，远六千里而羸；最西有乌素固部，与回纥接，当俱伦泊之西南；自泊而东有移塞没部；稍东有塞曷支部，最强部也，居啜河之阴，亦曰燕支河；益东有和解部、乌罗护部、那礼部、岭西部；直北曰讷比支部，北有大山，山外曰大室韦，濒于室建河，河出俱伦，{讷也}而东；河南有蒙瓦部，其北落坦部；水东合那河、忽汗河，又东贯黑水鞞鞞，故鞞鞞跨水有南北部，而东注于海。越河东南亦与那河合，其北有东室韦，盖乌丸东南鄙馀人也。

贞观五年，始来贡丰貂，后再入朝。长寿二年叛，将军李多祚击定之。景龙初，复朝献，请助讨突厥。开元、天宝间，凡十朝献，大历中十一。贞元四年，与奚共寇振武，节度使唐朝臣方郊劳天子使者，惊而走军，室韦执诏使，大杀掠而去。明年，使者来谢。大和中三朝献。大中中一来。咸通时，大酋怛烈与奚皆遣使至京师，然非显夷后，史官失传。

黑水靺鞨居肃慎地，亦曰挹娄，元魏时曰勿吉。直京师东北六千里，东濒海，西属突厥，南高丽，北室韦。离为数十部，酋各自治。其著者曰粟末部，居最南，抵太白山，亦曰徒太山，与高丽接，依粟末水以居，水源于山西，北注它漏河；稍东北曰汨咄部；又次曰安居骨部；益东曰拂涅部；居骨之西北曰黑水部；粟末之东曰白山部。部间远者三四百里，近二百里。

白山本臣高丽，王师取平壤，其众多入唐，汨咄、安居骨等皆奔散，浸微无闻焉，遗人进入渤海。唯黑水完强，分十六落，以南北称，盖其居最北方者也。人劲健，善步战，常能患它部。俗编发，缀野豕牙，插雉尾为冠饰，自别于诸部。性忍悍，善射猎，无忧戚，贵壮贱老。居无室庐，负山水坎地，梁木其上，覆以土，如丘冢然。夏出随水草，冬入处。以溺盥面，于夷狄最浊秽。死者埋之，无棺槨，杀所乘马以祭。其酋曰大莫拂瞞咄，世相承为长。无书契。其矢石镞，长二寸，盖楛弩遗法。畜多豕，无牛羊。有车马，田耦以耕，车则步推。有粟麦。土多貂鼠、白兔、白鹰。有盐泉，气蒸薄，盐凝树颠。

武德五年，渠长阿固郎始来。太宗贞观二年，乃臣附，所献有常，以其地为燕州。帝伐高丽，其北部反，与高丽合。高惠真等率众援安市，每战，靺鞨常居前。帝破安市，执惠真，收靺鞨兵三千余，悉坑之。

开元十年，其酋倪属利稽来朝，玄宗即拜勃利州刺史。于是安东都护薛泰请置黑水府，以部长为都督、刺史，朝廷为置长史监之，赐府都督姓李氏，名曰献诚，以云麾将军领黑水经略使，隶幽州都督。讫帝世，朝献者十五。大历世凡七，贞元一来，元和中再。

初，黑水西北又有思慕部，益北行十日得郡利部，东北行十日得窟说部，亦号屈设，稍东南行十日得莫曳皆部，又有拂

涅、虞娄、越喜、铁利等部。其地南距渤海，北、东际于海，西抵室韦，南北袤二千里，东西千里。拂涅、铁利、虞娄、越喜时时通中国，而郡利，屈设、莫曳皆不能自通。今存其朝京师者附左方。

拂涅，亦称大拂涅，开元、天宝间八来，献鲸睛、貂鼠、白兔皮；铁利，开元中六来；越喜，七来，贞元中一来；虞娄，贞观间再来，贞元一来。后渤海盛，靺鞨皆役属之，不复与王会矣。

渤海，本粟末靺鞨附高丽者，姓大氏。高丽灭，率众保挹娄之东牟山，地直营州东二千里，南比新罗，以泥河为境，东穷海，西契丹。筑城郭以居，高丽遭残稍归之。

万岁通天中，契丹尽忠杀营州都督赵翊反，有舍利乞乞仲象者，与靺鞨酋乞四比羽及高丽馀种东走，度辽水，保太白山之东北，阻奥娄河，树壁自固。武后封乞四比羽为许国公，乞乞仲象为震国公，赦其罪。比羽不受命，后诏玉钤卫大将军李楷固、中郎将索仇击斩之。是时仲象已死，其子祚荣引残彘遁去，楷固穷蹙，度天门岭。祚荣因高丽、靺鞨兵拒楷固，楷固败还。于是契丹附突厥，王师道绝，不克讨。祚荣即并比羽之众，恃荒远，乃建国，自号震国王，遣使交突厥，地方五千里，户十余万，胜兵数万。颇知书契，尽得扶馀、沃沮、弁韩、朝鲜海北诸国。中宗时，使侍御史张行岌招慰，祚荣遣子入侍。睿宗先天中，遣使拜祚荣为左骁卫大将军、渤海郡王，以所统为忽汗州，领忽汗州都督。自是始去靺鞨号，专称渤海。

玄宗开元七年，祚荣死，其国私谥为高王。子武艺立，斥大土宇，东北诸夷畏臣之，私改年曰仁安。帝赐典册袭王并所领。未几，墨水靺鞨使者入朝，帝以其地建黑水州，置长史临总。武艺召其下谋曰：“黑水始假道于我与唐通，异时请吐屯

于突厥，皆先告我，今请唐官不吾告，是必与唐腹背攻我也。

“乃遣弟门艺及舅任雅相发兵击黑水。门艺尝质京师，知利害，谓武艺曰：“黑水请吏而我击之，是背唐也。唐，大国，兵万倍我，与之产怨，我且亡。昔高丽盛时，士三十万，抗唐为敌，可谓雄强，唐兵一临，扫地尽矣。今我众比高丽三之一，王将违之，不可。”武艺不从。兵至境，又以书固谏。武艺怒，遣从兄壹夏代将，召门艺，将杀之。门艺惧，僂路自归，诏拜左骁卫将军。武艺使使暴门艺罪恶，请诛之。有诏处之安西，好报曰：“门艺穷来归我，谊不可杀，已投之恶地。”并留使者不遣，别诏鸿胪少卿李道邃、源复谕旨。武艺知之，上书斥言：“陛下不当以妄示天下”，意必杀门艺。帝怒道邃、复漏言国事，皆左除，而阳斥门艺以报。

后十年，武艺遣大将张文休率海贼攻登州，帝驰遣门艺发幽州兵击之。使太仆卿金思兰使新罗，督兵攻其南。会大寒，雪袤丈，士冻死过半，无功而还。武艺望其弟不已，募客入东都狙刺于道。门艺格之，得不死。河南捕刺客，悉杀之。

武艺死，其国私谥武王。子钦茂立，改年大兴，有诏嗣王及所领，钦茂因是赦境内。天宝末，钦茂徙上京，直旧国三百里忽汗河之东。讫帝世，朝献者二十九。宝应元年，诏以渤海为国，钦茂王之，进检校太尉。大历中，二十五来，以日本舞女十一献诸朝。贞元时，东南徙东京。钦茂死，私谥文王。子宏临早死，族弟元义立一岁，猜虐，国人杀之。推宏临子华玑为王，复还上京，改年中兴。死，谥曰成王。

钦茂少子嵩邻立，改年正历，有诏授右骁卫大将军，嗣王。建中、贞元间凡四来。死，谥康王。子元瑜立，改年永德。死，谥定王。弟言义立，改年硃雀，并袭王如故事。死，谥僖王。弟明忠立，改年太始，立一岁死，谥简王。从父仁秀立，改年

建兴，其四世祖野勃，祚荣弟也。仁秀颇能讨伐海北诸部，开大境宇，有功，诏检校司空、袭王。元和中，凡十六朝献，长庆四，宝历凡再。大和四年，仁秀死，谥宣王。子新德蚤死，孙彝震立，改年咸和。明年，诏袭爵。终文宗世来朝十二，会昌凡四。彝震死，弟虔晃立。死，玄锡立。咸通时，三朝献。

初，其王数遣诸生诣京师太学，习识古今制度，至是遂为海东盛国，地有五京、十五府、六十二州。以肃慎故地为上京，曰龙泉府，领龙、湖、渤三州。其南为中京，曰显德府，领庐、显、铁、汤、荣、兴六州。靺鞨故地为东京，曰龙原府，亦曰栅城府，领庆、盐、穆、贺四州。沃沮故地为南京，曰南海府，领沃、睛、椒三州。高丽故地为西京，曰鸭绿府，领神、桓、丰、正四州；曰长岭府，领瑕、河二州。扶馀故地为扶馀府，常屯劲兵扞契丹，领扶、仙二州；郑颉府领郑、高二州。挹娄故地为定理府，领定、潘二州；安边府领安、琼二州。率宾故地为率宾府，领华、益、建三州。拂涅故地为东平府，领伊、蒙、沱、黑、比五州。铁利故地为铁利府，领广、汾、蒲、海、义、归六州。越喜故地为怀远府，领达、越、怀、纪、富、美、福、邪、芝九州；安远府领宁、郿、慕、常四州。又郢、铜、涑三州为独奏州。涑州以其近涑沫江，盖所谓粟末水也。龙原东南濒海，日本道也。南海，新罗道也。鸭绿，朝贡道也。长岭，营州道也。扶馀，契丹道也。

俗谓王曰“可毒夫”，曰“圣王”，曰“基下”。其命为“教”。王之父曰“老王”，母“太妃”，妻“贵妃”，长子曰“副王”，诸子曰“王子”。官有宣诏省，左相、左平章事、侍中、左常侍、谏议居之。中台省，右相、右平章事、内史、诏诰舍人居之。政堂省，大内相一人，居左右相上；左、右司政各一，居左右平章事之下，以比仆射；左、右允比二丞。左

六司，忠、仁、义部各一卿，居司政下，支司爵、仓、膳部，部有郎中、员外；右六司，智、礼、信部，支司戎、计、水部，卿、郎准左：以比六官。中正台，大中正一，比御史大夫，居司政下；少正一。又有殿中寺、宗属寺，有大令。文籍院有监。令、监皆有少。太常、司宾、大农寺，寺有卿。司藏、司膳寺，寺有令、丞。胄子监有监长。巷伯局有常侍等官。其武员有左右猛贲、熊卫、黑卫，南左右卫，北左右卫，各大将军一、将军一。大抵究象中国制度如此。以品为秩，三秩以上服紫，牙笏、金鱼。五秩以上服绯，牙笏、银鱼。六秩、七秩浅绯衣，八秩绿衣，皆木笏。

俗所贵者，曰太白山之菟，南海之昆布，栅城之豉，扶馀之鹿，鄞颍之豕，率宾之马，显州之布，沃州之绵，龙州之紬，位城之铁，庐城之稻，湄沱湖之鲫。果有九都之李，乐游之梨。馀俗与高丽、契丹略等。幽州节度府与相聘问，自营、平距京师盖八千里而远。后朝贡至否，史家失传，故叛附无考焉。

赞曰：唐之德大矣！际天所覆，悉臣而属之；薄海内外，无不州县，遂尊天子曰“天可汗”。三王以来，未有以过之。至荒区君长，待唐玺纛乃能国；一为不宾，随辄夷缚。故蛮琛夷宝，踵相逮于廷。极炽而衰，厥祸内移，天宝之后，区夏痍破，王官之戍，北不逾河，西止秦、邠，凌夷百年，逮于亡，顾不痛哉！故曰：治己治人，惟圣人能之。

卷第二百一十四 列传第一百四十五

东夷

高丽，本扶馀别种也。地东跨海距新罗，南亦跨海距百济，西北度辽水与营州接，北靺鞨。其君居平壤城，亦谓长安城，汉乐浪郡也，去京师五千里而赢，随山屈缭为郭，南涯沮水，王筑宫其左。又有国内城、汉城，号别都。水有大辽、少辽：大辽出靺鞨西南山，南历安市城；少辽出辽山西，亦南流，有梁水出塞外，西行与之合。有马訾水出靺鞨之白山，色若鸭头，号鸭渌水，历国内城西，与盐难水合，又西南至安市，入于海。而平壤在鸭渌东南，以巨舩济人，因恃以为塹。

官凡十二级：曰大对庐，或曰吐粹；曰郁折，主图簿者；曰太大使者；曰帛衣头大兄，所谓帛衣者，先人也，秉国政，三岁一易，善职则否，凡代日，有不服则相攻，王为闭宫守，胜者听为之；曰大使者；曰大兄；曰上位使者；曰诸兄；曰小使者；曰过节；曰先人；曰古邹大加。其州县六十。大城置僊萨一，比都督；馀城置处闾近支，亦号道使，比刺史。有参佐，分干。有大模达，比卫将军；末客，比中郎将。

分五部：曰内部，即汉桂娄部也，亦号黄部；曰北部，即绝奴部也，或号后部；曰东部，即顺奴部也，或号左部；曰南部，即灌奴部也，亦号前部；曰西部，即消奴部也。

王服五采，以白罗制冠，革带皆金扣。大臣青罗冠，次绛

罗，珥两鸟羽，金银杂扣，衫筒袖，裤大口，白韦带，黄革履。庶人衣褐，戴弁。女子首巾帼。俗喜弈、投壶、蹴鞠。食用笏、豆、簠、簋、罍、洗。居依山谷，以草茨屋，惟王宫、官府、佛庐以瓦。窳民盛冬作长坑，煨火以取暖。其治，峭法以绳下，故少犯。叛者丛炬灼体，乃斩之，籍入其家。降、败、杀人及剽劫者斩，盗者十倍取偿，杀牛马者没为奴婢，故道不掇遗。婚娶不用币，有受者耻之。服父母丧三年，兄弟逾月除。俗多淫祠，礼灵星及日、箕子、可汗等神。国左有大穴曰神隧，每月，王皆自祭。人喜学，至穷里厮家，亦相矜勉，衢侧悉构严屋，号局堂，子弟未婚者曹处，诵经习射。

隋末，其王高元死，异母弟建武嗣。武德初，再遣使入朝。高祖下书脩好，约高丽人在中国者护送，中国人在高丽者敕遣还。于是建武悉搜亡命归有司，且万人。后三年，遣使者拜为上柱国、辽东郡王、高丽王。命道士以像法往，为讲《老子》。建武大悦，率国人共听之，日数千人。帝谓左右曰：“名实须相副。高丽虽臣于隋，而终拒炀帝，何臣之为？朕务安人，何必受其臣？”裴矩、温彦博谏曰：“辽东本箕子国，魏晋时故封内，不可不臣。中国与夷狄，犹太阳于列星，不可以降。”乃止。明年，新罗、百济上书，言建武闭道，使不得朝，且数侵入。有诏散骑侍郎硃子奢持节谕和，建武谢罪，乃请与二国平。太宗已禽突厥颉利，建武遣使者贺，并上封域图。帝诏广州司马长孙师临瘞隋土战骸，毁高丽所立京观。建武惧，乃筑长城千里，东北首扶馀，西南属之海。久之，遣太子桓权入朝献方物，帝厚赐赉，诏使者陈大德持节答劳，且观璽。大德入其国，厚饷官守，悉得其纤曲。见华人流客者，为道亲戚存亡，人人垂涕，故所至士女夹道观。建武盛陈兵见使者。大德还奏，帝悦。大德又言：“闻高昌灭，其大对庐三至馆，有加礼焉。”

“帝曰：‘高丽地止四郡，我发卒数万攻辽东，诸城必救，我以舟师自东莱帆海趋平壤，固易。然天下甫平，不欲劳人耳。’”

有盖苏文者，或号盖金，姓泉氏，自云生水中以惑众。性忍暴。父为东部大人、大对庐，死。盖苏文当嗣，国人恶之，不得立。顿首谢众，请摄职，有不可，虽废无悔。众哀之，遂嗣位。残凶不道，诸大臣与建武议诛之，盖苏文觉，悉召诸部，给云大阅兵，列饌具请大臣临视，宾至尽杀之，凡百余人。驰入宫杀建武，残其尸投诸沟。更立建武弟之子藏为王，自为莫离支，专国，犹唐兵部尚书、中书令职云。貌魁秀，美须髯，冠服皆饰以金，佩五刀，左右莫敢仰视。使贵人伏诸地，践以升马。出入陈兵，长呼禁切，行人畏窜，至投坑谷。

帝闻建武为下所杀，惻然遣使者持节吊祭。或劝帝可遂讨之，帝不欲因丧伐罪，乃拜藏为辽东郡王、高丽王。帝曰：“盖苏文杀君攘国，朕取之易耳，不愿劳人，若何？”司空房玄龄曰：“陛下士勇而力有余，戢不用，所谓‘止戈为武’者。”司徒长孙无忌曰：“高丽无一介告难，宜赐书安慰之，隐其患，抚其存，彼当听命。”帝曰：“善。”

会新罗遣使者上书言：“高丽、百济联和，将见讨。谨归命天子。”帝问：“若何而免？”使者曰：“计穷矣，惟陛下哀怜！”帝曰：“我以偏兵率契丹、靺鞨入辽东，而国可纾一岁，一策也。我以绛袍丹帟数千赐而国，至，建以阵，二国见，谓我师至，必走，二策也。百济恃海，不修戎械，我以舟师数万袭之；而国女君，故为邻侮，我以宗室主而国，待安则自守之，三策也。使者计孰取？”使者不能对。于是遣司农丞相里玄奖以玺书让高丽，且使止勿攻。使未至，而盖苏文已取新罗二城。玄奖谕帝旨，答曰：“往隋见侵，新罗乘遭夺我地五百里，今非尽反地，兵不止。”玄奖曰：“往事乌足论邪？辽东

故中国郡县，天子且不取，高丽焉得违诏？”不从。玄奘还奏，帝曰：“莫离支杀君，虐用其下如獲阱，怨痛溢道，我出师无名哉？”谏议大夫褚遂良曰：“陛下之兵度辽而克固善，万分一不得逞，且再用师，再用师，安危不可亿。”兵部尚书李勣曰：“不然。曩薛延陀盗边，陛下欲追击，魏徵苦谏而止。向若击之，一马不生返。后复畔扰，至今为恨。”帝曰：“诚然。但一虑之失而尤之，后谁为我计者？”新罗数请援，乃下吴船四百舵输粮，诏营州都督张俭等发幽、营兵及契丹、奚、靺鞨等出讨。会辽溢，师还。莫离支惧，遣使者内金，帝不纳。使者又言：“莫离支遣官五十入宿卫。”帝怒责使者曰：“而等委质高武，而不伏节死义，又为逆子谋，不可赦。”悉下之狱。

于是帝欲自将讨之，召长安耆老劳曰：“辽东故中国地，而莫离支贼杀其主，朕将自行经略之，故与父老约：子若孙从我行者，我能拊循之，毋庸恤也。”即厚赐布粟。群臣皆劝帝毋行，帝曰：“吾知之矣，去本而就末，舍高以取下，释近而之远，三者为不祥，伐高丽是也。然盖苏文弑君，又戮大臣以逞，一国之人延颈待救，议者顾未亮耳。”于是北输粟营州，东储粟古大人城。帝幸洛阳，乃以张亮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，常何、左难当副之，冉仁德、刘英行、张文干、庞孝泰、程名振为总管，帅江、吴、京、洛募兵凡四万，吴艘五百，泛海趋平壤。以李勣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，江夏王道宗副之，张士贵、张俭、执失思力、契苾何力、阿史那弥射、姜德本、曲智盛、吴黑闥为行军总管隶之，帅骑士六万趋辽东。诏曰：“朕所过，营顿毋飭，食毋丰怪，水可涉者勿作桥梁，行在非近州县不得令学生、耆老迎谒。朕昔提戈拨乱，无盈月储，犹所响风靡。今幸家给人足，只恐劳于转饷，故驱牛羊以饲军。且朕必胜有五：以我大击彼小，以我顺讨彼逆，以我安乘彼乱，以我逸敌

彼劳，以我悦当彼怨，渠忧不克邪！”又发契丹、奚、新罗、百济诸君长兵悉会。

十九年二月，帝自洛阳次定州，谓左右曰：“今天下大定，唯辽东未宾，后嗣因士马盛强，谋臣导以征讨，丧乱方始，朕故自取之，不遗后世忧也。”帝坐城门，过兵，人人抚慰，疾病者亲视之，敕州县治疗，士大悦。长孙无忌白奏：“天下符鱼悉从，而宫官止十人，天下以为轻神器。”帝曰：“士度辽十万，皆去家室。朕以十人从，尚恐其多，公止勿言！”帝身属橐房，结两箠于鞍。四月，勣绩济辽水，高丽皆婴城守。帝大飨士，帐幽州之南，诏长孙无忌誓师，乃引而东。

勣攻盖牟城，拔之，得户二万，粮十万石，以其地为盖州。程名振攻沙卑城，夜入其西，城溃，虏其口八千，游兵鸭绿上。勣遂围辽东城。帝次辽泽，诏瘞隋战士露骼。高丽发新城、国内城骑四万救辽东。道宗率张义君逆战，君义却。道宗以骑驰之，虏兵辟易，夺其梁，收散卒，高以望，见高丽阵器，急击破之，斩首千馀级，诛君义以徇。帝度辽水，彻杠约，坚士心。营马首山，身到城下，见土填堑，分负之，重者马上持之，群臣震惧，争挟塊以进。城有硃蒙祠，祠有锁甲、钺矛，妄言前燕世天所降。方围急，饰美女以妇神，诬言硃蒙悦，城必完。勣列抛车，飞大石过三百步，所当辄溃，虏积木为楼，结絙罔，不能拒。以冲车撞陴屋，碎之。时百济上金旒铠，又以玄金为山五文铠，士被以从。帝与勣会，甲光炫日。会南风急，士纵火焚西南，燹延城中，屋几尽，人死于燎者万馀。众登陴，虏蒙盾以拒，士举长矛舂之，礮石如雨，城遂溃，获胜兵万，户四万，粮五十万石。以其地为辽州。初，帝自太子所属行在，舍置一烽，约下辽东举烽，是日传燎入塞。

进攻白崖城，城负山有厓水，险甚。帝壁西北。虏酋孙伐

音阴丐降，然城中不能一。帝赐帟曰：“若降，建于堞以信。

“俄而举帟，城人皆以唐兵登矣，乃降。初，伐音中悔，帝怒，约以虜口畀诸将。及是，李勣曰：“士奋而先，贪虜获也。今城危拔，不可许降以孤士心。”帝曰：“将军言是也。然纵兵杀戮，略人妻孥，朕不忍。将军麾下有功者，朕能以库物赏之，庶因将军赎一城乎。”获男女凡万、兵二千。以其地为岩州，拜伐音为刺史，莫离支以加尸人七百戍盖牟，勣俘之。请自效，帝曰：“而家加尸，乃为我战，将尽戮矣。夷一姓求一人力，不可。”稟而纵之。

次安市。于是高丽北部僭萨高延寿、南部僭萨高惠真引兵及靺鞨众十五万来援。帝曰：“彼若勒兵连安市而壁，据高山，取城中粟食之，纵靺鞨略吾牛马，攻之不可下，此上策也。拔城夜去，中策也。与吾争锋，则禽矣。”有大对庐为延寿计曰：

“吾闻中国乱，豪雄并奋，秦王神武，敌无坚，战无前，遂定天下，南面而帝，北狄、西戎罔不臣。今扫地而来，谋臣重将皆在，其锋不可校。今莫若顿兵旷日，阴遣奇兵绝其饷道，不旬月粮尽，欲战不得，归则无路，乃可取也。”延寿不从，引军距安市四十里而屯。帝曰：“虜堕吾策中矣。”命左卫大将军阿史那社尔以突厥千骑尝之，虜常以靺鞨锐兵居前，社尔兵接而北。延寿曰：“唐易与耳。”进一舍，倚麓而阵。帝诏延寿曰：“我以尔有强臣贼杀其主，来问罪，即交战，非我意。

“延寿谓然，按甲俟。帝夜召诸将，使李勣率步骑万五千阵西岭当贼，长孙无忌、牛进达精兵万人出虜背狭谷，帝以骑四千偃帟趋虜北山上，令诸军曰：“闻鼓声而纵。”张幄朝堂，曰：“明日日中，纳降虜于此。”是夜，流星堕延寿营。旦日，虜视勣军少，即战。帝望无忌军尘上，命鼓角作，兵帟四合，虜惶惑，将分兵御之，众已嚣。勣以步槊击败之，无忌乘其后，帝自山驰下，虜大乱，斩首二万级。延寿收馀众负山自固，无

忌、勣合围之，彻川梁，断归路。帝按辔观虏营垒曰：“高丽倾国来，一麾而破，天赞我也。”下马再拜，谢之于天。延寿等度势穷，即举众降。入辕门，膝而前，拜手请命。帝曰：“后敢与天子战乎？”惶汗不得对。帝料酋长三千五百人，悉官之，许内徙，余众三万纵还之，诛鞞鞞三千余人，获马牛十万，明光铠万领。高丽震骇，后黄、银二城自拔去，数百里无舍烟。乃驿报太子，并赐诸臣书曰：“朕自将若此，云何？”因号所幸山为驻蹕山，图破阵状，勒石纪功。拜延寿鸿胪卿，惠真司农卿。候骑获覘人，帝解其缚，自言不食且三日，命饲之，赐以履，遣曰：“归语莫离支，若须军中进退，可遣人至吾所。”帝每营不作堑垒，谨斥候而已，而土运粮，虽单骑，虏不敢钞。

帝与勣议所攻，帝曰：“吾闻安市地险而众悍，莫离支击不能下，因与之。建安恃险绝，粟多而土少，若出其不意攻之，不相救矣。建安得，则安市在吾腹中。”勣曰：“不然。积粮辽东，而西击建安，贼将梗我归路，不如先攻安市。”帝曰：“善。”遂攻之，未能下。延寿、惠真谋曰：“乌骨城僭萨已耄，朝攻而夕可下。乌骨拔，则平壤举矣。”群臣亦以张亮军在沙城，召之一昔至，若取乌骨，度鸭绿，迫其腹心，计之善者。无忌曰：“天子行师不徼幸。安市众十万在吾后，不如先破之，乃驱而南，万全势也。”乃止。城中见帝旌麾，辄乘陴噪，帝怒。勣请破日男子尽诛。虏闻，故死战。江夏王道宗筑距闾攻东南，虏增陴以守。勣攻其西，撞车所坏，随辄串栅为楼。帝闻城中鸡彘声，曰：“围久，突无黔烟。今鸡彘鸣，必杀以飧士，虏且夜出。”诏严兵。丙夜，虏数百人缒而下，悉禽之。道宗以树枚裹土积之，距闾成，迫城不数丈，果毅都尉傅伏爱守之，自高而排其城，城且颓，伏爱私去所部，虏兵得

自颓城出，据而堑断之，积火綦盾固守。帝怒，斩伏爱，敕诸将击之，三日不克。

有诏班师，拔辽、盖二州之人以归。兵过城下，城中屏息偃旗，酋长登城再拜，帝嘉其守，赐绢百匹。辽州粟尚十万斛，士取不能尽。帝至渤错水，阻淖，八十里车骑不通。长孙无忌、杨师道等率万人斩樵筑道，联车为梁，帝负薪马上助役。十月，兵毕度，雪甚，诏属燎以待济。始行，士十万，马万匹；逮还，物故裁千余，马死十八。船师七万，物故亦数百。诏集战骸葬柳城，祭以太牢，帝临哭，从臣皆流涕。帝总飞骑入临渝关，皇太子迎道左。初，帝与太子别，御褐袍，曰：“俟见尔乃更。”袍历二时弗易，至穿穴。群臣请更服，帝曰：“士皆敝衣，吾可新服邪？”及是，太子进洁衣，乃御。辽降口万四千，当没为奴婢，前集幽州，将分赏士。帝以父子夫妇离析，诏有司以布帛赎之，原为民，列拜欢舞，三日不息。延寿既降，以忧死，独惠真至长安。

明年春，藏遣使者上方物，且谢罪；献二姝口，帝敕还之，谓使者曰：“色者人所重，然愍其去亲戚以伤乃心，我不取也。”初，师还，帝以弓服赐盖苏文，受之，不遣使者谢，于是下诏削弃朝贡。

又明年三月，诏左武卫大将军牛进达为青丘道行军大总管，右武卫将军李海岸副之，自莱州度海；李勣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，右武卫将军孙貳朗、右屯卫大将军郑仁泰副之，率营州都督兵，繇新城道以进。次南苏、木底，虜兵战不胜，焚其郭。七月，进达等取石城，进攻积利城，斩级数千，乃皆还。藏遣子莫离支高任武来朝，因谢罪。

二十二年，诏右武卫大将军薛万彻为青丘道行军大总管，右卫将军裴行方副之，自海道入。部将古神感与虜战曷山，虜

溃；虜乘暝袭我舟，伏兵破之。万彻度鸭绿，次泊灼城，拒四十里而舍。虜惧，皆弃邑居去。大酋所夫孙拒战，万彻击斩之，遂围城，破其援兵三万，乃还。帝与长孙无忌计曰：“高丽困吾师之入，户亡耗，田岁不收，盖苏文筑城增障，下饥卧死沟壑，不胜敝矣。明年以三十万众，公为大总管，一举可灭也。”乃诏剑南大治船，蜀人愿输财江南，计直作舟，舟取缣千二百。巴、蜀大骚，邛、眉、雅三州獠皆反，发陇西、峡内兵二万击定之。始，帝决取虜，故诏陕州刺史孙伏伽、莱州刺史李道裕储粮械于三山浦、乌胡岛，越州都督治大艘偶舫以待。会帝崩，乃皆罢。藏遣使者奉慰。

永徽五年，藏以靺鞨兵攻契丹，战新城。大风，矢皆还激，为契丹所乘，大败。契丹火野复战，人死相藉，积尸而冢之。遣使者告捷，高宗为露布于朝。六年，新罗诉高丽、靺鞨夺三十六城，惟天子哀救。有诏营州都督程名振、左卫中郎将苏定方率师讨之。至新城，败高丽兵，火外郭及墟落，引还。显庆三年，复遣名振率薛仁贵攻之，未能克。后二年，天子已平百济，乃以左骁卫大将军契苾力何、右武卫大将军苏定方、左骁卫将军刘伯英率诸将出溟江、辽东、平壤道讨之。龙朔元年，大募兵，拜置诸将，天子欲自行，蔚州刺史李君球建言：“高丽小丑，何至倾中国事之？有如高丽既灭，必发兵以守，少发则威不振，多发人不安，是天下疲于转戍。臣谓征之未如勿征，灭之未如勿灭。”亦会武后苦邀，帝乃止。八月，定方破虜兵于溟江，夺马邑山，遂围平壤。明年，庞孝泰以岭南兵壁蛇水，盖苏文攻之，举军没；定方解而归。

乾封元年，藏遣子男福从天子封泰山，还而盖苏文死，子男生代为莫离支，有弟男建、男产相怨。男生据国内城，遣子献诚入朝求救，盖苏文弟净土亦请割地降。乃诏契苾何力为辽

东道安抚大使，左金吾卫将军庞同善、营州都督高侃为行军总管，左武卫将军薛仁贵、左监门将军李谨行殿而行。九月，同善破高丽兵，男生率师来会。诏拜男生特进、辽东大都督兼平壤道安抚大使，封玄菟郡公。又以李勣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兼安抚大使，与契苾何力、庞同善并力。诏独孤卿云由鸭绿道，郭待封积利道，刘仁愿毕列道，金待问海谷道，并为行军总管，受勣节度；转燕、赵食廩辽东。明年正月，勣引道次新城，合诸将谋曰：“新城，贼西鄙，不先图，馀城未易下。”遂壁西南山临城，城人缚戍酋出降。勣进拔城十有六。郭待封以舟师济海，趋平壤。三年二月，勣率仁贵拔扶馀城，它城三十皆纳款。同善、侃守新城，男生遣兵袭之，仁贵救侃，战金山，不胜。高丽鼓而进，锐甚。仁贵横击，大破之，斩首五万级，拔南苏、木底、苍岩三城，引兵略地，与勣会。侍御史贾言忠计事还，帝问军中云何。对曰：“必克。昔先帝问罪，所以不得志者，虏未有遭也。谚曰：‘军无媒，中道回’。今男生兄弟阋，为我乡导，虏之情伪，我尽知之，将忠士力，臣故曰必克。且高丽祕记曰：‘不及九百年，当有八十大将灭之。’高氏自汉有国，今九百年，勣年八十矣。虏仍荐饥，人相掠卖，地震裂，狼狐入城，分穴于门，人心危骇，是行不再举矣。”

男生以兵五万袭扶馀，勣破之萨贺水上，斩首五千级，俘口三万，器械牛马称之。进拔大行城。刘仁愿与勣会，后期，召还当诛，赦流姚州。契苾何力会勣军于鸭绿，拔辱夷城，悉师围平壤。九月，藏遣男生率首领百人树素幡降，且请入朝，勣以礼见。而男生犹固守，出战数北。大将浮屠信诚遣谍约内应。五日，阖启，兵噪而入，火其门，郁焰四兴，男生窘急，自刺不殊。执藏、男生等，收凡五部百七十六城，户六十九万。诏勣便道献俘昭陵，凯而还。十二月，帝坐含元殿，引见勣等，

数俘于廷。以藏素胁制，赦为司平太常伯，男产司宰少卿；投男建黔州，百济王扶馀隆岭外；以献诚为司卫卿，信诚为银青光禄大夫，男生右卫大将军，何力行左卫大将军，勳兼太子太师，仁贵威卫大将军。剖其地为都督府者九，州四十二，县百。复置安东都护府，擢酋豪有功者授都督、刺史、令，与华官参治。仁贵为都护，总兵镇之。是岁郊祭，以高丽平，谢成于天。

总章二年，徙高丽民三万于江淮、山南。大长钳牟岑率众反，立藏外孙安舜为主。诏高侃东州道，李谨行燕山道，并为行军总管讨之，遣司平太常伯杨昉绥纳亡馀。舜杀钳牟岑走新罗。侃徙都护府治辽东州，破叛兵于安市，又败之泉山，俘新罗援兵二千。李谨行破之于发庐河，再战，俘馘万计。于是平壤痍残不能军，相率奔新罗，凡四年乃平。始，谨行留妻刘守伐奴城，虜攻之，刘擐甲勒兵守，贼引去。帝嘉之，封燕郡夫人。

仪凤二年，授藏辽东都督，封朝鲜郡王，还辽东以安馀民，先编侨内州者皆原遣，徙安东都护府于新城。藏与靺鞨谋反，未及发，召还放邛州，斫其人于河南、陇右，弱窳者留安东。藏以永淳初死，赠卫尉卿，葬颉利墓左，树碑其阡。旧城往往入新罗，遗人散奔突厥、靺鞨，由是高氏君长皆绝。垂拱中，以藏孙宝元为朝鲜郡王。圣历初，进左鹰扬卫大将军，更封忠诚国王，使统安东旧部，不行。明年，以藏子德武为安东都督，后稍自国。至元和末，遣使者献乐工云。

百济，扶馀别种也。直京师东六千里而赢，滨海之阳，西界越州，南倭，北高丽，皆逾海乃至，其东，新罗也。王居东、西二城，官有内臣佐平者宣纳号令，内头佐平主帑聚，内法佐平主礼，卫士佐平典卫兵，朝廷佐平主狱，兵官佐平掌外兵。有六方，方统十郡。大姓有八：沙氏，燕氏，瑠氏，解氏，贞

氏，国氏，木氏，苜氏。其法：反逆者诛，籍其家；杀人者，输奴婢三赎罪；吏受赇及盗，三倍偿，锢终身。俗与高丽同。有三岛，生黄漆，六月刺取沈，色若金。王服大袖紫袍，青锦裤，素皮带，乌革履，乌罗冠饰以金花。群臣绛衣，饰冠以银花。禁民衣绛紫。有文籍，纪时月如华人。

武德四年，王扶馀璋始遣使献果下马，自是数朝贡。高祖册为带方郡王、百济王。后五年，献明光铠，且讼高丽梗贡道。太宗贞观初，诏使者平其怨。又与新罗世仇，数相侵，帝赐玺书曰：“新罗，朕蕃臣，王之邻国。闻数相侵暴，朕已诏高丽、新罗申和，王宜忘前怨，识朕本怀。”璋奉表谢，然兵亦不止。再遣使朝，上铁甲雕斧，帝优劳之，赐帛段三千。十五年，璋死，使者素服奉表曰：“君外臣百济王扶馀璋卒。”帝为举哀玄武门，赠光禄大夫，赙赐甚厚。命祠部郎中郑文表册其子义慈为柱国，绍王。

义慈事亲孝，与兄弟友，时号“海东曾子”。明年，与高丽连和伐新罗，取四十馀城，发兵守之。又谋取棠项城，绝贡道。新罗告急，帝遣司农丞相里玄奘赍诏书谕解。闻帝新讨高丽，乃间取新罗七城；久之，又夺十馀城，因不朝贡。高宗立，乃遣使者来，帝诏义慈曰：“海东三国，开基旧矣，地固犬牙。比者隙争侵校无宁岁，新罗高城重镇皆为王并，归穷于朕，丐王归地。昔齐桓一诸侯，尚存亡国，况朕万方主，可不恤其危邪？王所兼城宜还之，新罗所俘亦畀还王。不如诏者，任王决战，朕将发契丹诸国，度辽深入。王可思之，无后悔！”

永徽六年，新罗诉百济、高丽、靺鞨取北境三十城。显庆五年，乃诏左卫大将军苏定方为神丘道行军大总管，率左卫将军刘伯英、右武卫将军冯士贵、左骁卫将军庞孝泰发新罗兵讨之，自城山济海。百济守熊津口，定方纵击，虏大败。王师乘

潮帆以进，趋真都城一舍止。虜悉众拒，复破之，斩首万馀级，拔其城。义慈挟太子隆走北鄙，定方围之。次子泰自立为王，率众固守，义慈孙文思曰：“王、太子固在，叔乃自王，若唐兵解去，如我父子何？”与左右縋而出，民皆从之，泰不能止。定方令士超堞立帜，泰开门降，定方执义慈、隆及小王孝演、酋长五十八人送京师，平其国五部、三十七郡、二百城，户七十六万。乃析置熊津、马韩、东明、金涟、德安五都督府，擢酋渠长治之。命郎将刘仁愿守百济城，左卫郎将王文度为熊津都督。九月，定方以所俘见，诏释不诛。义慈病死，赠卫尉卿，许旧臣赴临，诏葬孙皓、陈叔宝墓左，授隆司稼卿。文度济海卒，以刘仁轨代之。

璋从子福信尝将兵，乃与浮屠道琛据周留城反，迎故王子扶馀丰于倭，立为王。西部皆应，引兵围仁愿。龙朔元年，仁轨发新罗兵往救，道琛立二壁熊津江，仁轨与新罗兵夹击之，奔入壁，争梁堕溺者万人，新罗兵还。道琛保任孝城，自称领军将军，福信称霜岑将军，告仁轨曰：“闻唐与新罗约，破百济，无老孺皆杀之；畀以国。我与受死，不若战。”仁轨遣使赍书答说，道琛倨甚，馆使者于外，嫚报曰：“使人官小，我国大将，礼不当见。”徒遣之。仁轨以众少，乃休军养威，请合新罗图之。福信俄杀道琛，并其兵，丰不能制。二年七月，仁愿等破之熊津，拔支罗城，夜薄真岨，比明入之，斩首八百级，新罗饷道乃开。仁愿请济师，诏右威卫将军孙仁师为熊津道行军总管，发齐兵七千往。福信颺国，谋杀丰；丰率亲信斩福信，与高丽、倭连和。仁愿已得齐兵，士气振，乃与新罗王金法敏率步骑，而遣刘仁轨率舟师，自熊津江偕进，趋周留城。丰众屯白江口，四遇皆克，火四百艘；丰走不知所在。伪王子扶馀忠胜、忠志率残众及倭人请命，诸城皆复。仁愿勒军还，

留仁轨代守。

帝以扶馀隆为熊津都督，俾归国，平新罗故憾，招还遗人。麟德二年，与新罗王会熊津城，刑白马以盟。仁轨为盟辞曰：“往百济先王，罔顾逆顺，不敦邻，不睦亲，与高丽、倭共侵削新罗，破邑屠城。天子怜百姓无辜，命行人脩好，先王负险恃遐，侮慢弗恭。皇赫斯怒，是伐是夷。但兴亡继绝，王者通制，故立前太子隆为熊津都督，守其祭祀，附杖新罗，长为与国，结好除怨，恭天子命，永为藩服。右威卫将军鲁城县公仁愿，亲临厥盟，有贰其德，兴兵动众，明神监之，百殃是降，子孙不育，社稷无守，世世毋敢犯。”乃作金书铁契，藏新罗庙中。

仁愿等还，隆畏众携散，亦归京师。仪凤时，进带方郡王，遣归藩。是时，新罗强，隆不敢入旧国，寄治高丽死。武后又以其孙敬袭王，而其地已为新罗、渤海靺鞨所分，百济遂绝。

新罗，弁韩苗裔也。居汉乐浪地，横千里，纵三千里，东拒长人，东南日本，西百济，南濒海，北高丽。而王居金城，环八里所，卫兵三千人。谓城为侵牟罗，邑在内曰喙评，外曰邑勒。有喙评六，邑勒五十二。朝服尚白，好祠山神。八月望日，大宴赉官吏，射。其建官，以亲属为上，其族名第一骨、第二骨以自别。兄弟女、姑、姨、从姊妹，皆聘为妻。王族为第一骨，妻亦其族，生子皆为第一骨，不娶第二骨女，虽娶，常为妾媵。官有宰相、侍中、司农卿、太府令，凡十有七等，第二骨得为之。事必与众议，号“和白”，一人异则罢。宰相家不绝禄，奴僮三千人，甲兵牛马猪称之。畜牧海中山，须食乃射。息谷米于人，偿不满，庸为奴婢。王姓金，贵人姓朴，民无氏有名。食用柳杯若铜、瓦。元日相庆，是日拜日月神。男子褐裤。妇长襦，见人必跪，则以手据地为恭。不粉黛，率

美发以缭首，以珠彩饰之。男子翦发鬣，冒以黑巾。市皆妇女贸贩。冬则作灶堂中，夏以食置冰上。畜无羊，少驴、骡，多马。马虽高大，不善行。

长人者，人类长三丈，锯牙钩爪，黑毛覆身，不火食，噬禽兽，或搏人以食；得妇人，以治衣服。其国连山数十里，有峡，固以铁阖，号关门，新罗常屯弩士数千守之。

初，百济伐高丽，来请救，悉兵往破之，自是相攻不置。后获百济王杀之，滋结怨。武德四年，王真平遣使者入朝，高祖诏通直散骑侍郎庾文素持节答赉。后三年，拜柱国，封乐浪郡王、新罗王。

贞观五年，献女乐二。太宗曰：“比林邑献鹦鹉，言思乡，丐还，况于人乎？”付使者归之。是岁，真平死，无子，立女善德为王，大臣乙祭柄国。诏赠真平左光禄大夫，赐物段二百。九年，遣使者册善德袭父封，国人号圣祖皇姑。十七年，为高丽、百济所攻，使者来乞师，亦会帝亲伐高丽，诏率兵以披虏势。善德使兵五万入高丽南鄙，拔水口城以闻。二十一年，善德死，赠光禄大夫，而妹真德袭王。明年，遣子文王及弟伊赞子春秋来朝，拜文王左武卫将军，春秋特进。因请改章服，从中国制，内出珍服赐之。又诣国学观释奠、讲论，帝赐所制《晋书》。辞归，敕三品以上郊饯。

高宗永徽元年，攻百济，破之，遣春秋子法敏入朝。真德织锦为颂以献，曰：“巨唐开洪业，巍巍皇猷昌。止戈成大定，兴文继百王。统天崇雨施，治物体含章。深仁谐日月，抚运迈时康。幡旗既赫赫，钲鼓何铮铮。外夷违命者，翦覆被天殃。淳风凝幽显，遐迩竞呈祥。四时和玉烛，七耀巡万方。维岳降宰辅，维帝任忠良。三五成一德，昭我唐家唐。”帝美其意，擢法敏太府卿。

五年，真德死，帝为举哀，赠开府仪同三司，赐彩段三百，命太常丞张文收持节吊祭，以春秋袭王。明年，百济、高丽、靺鞨共伐取其三十城。使者来请救，帝命苏定方讨之，以春秋为隅夷道行军总管，遂平百济。龙朔元年，死，法敏袭王。以其国为鸡林州大都督府，授法敏都督。

咸亨五年，纳高丽叛众，略百济地守之。帝怒，诏削官爵，以其弟右骁卫员外大将军、临海郡公仁问为新罗王，自京师归国。诏刘仁轨为鸡林道大总管，卫尉卿李弼、右领军大将军李谨行副之，发兵穷讨。上元二年二月，仁轨破其众于七重城，以靺鞨兵浮海略南境，斩获甚众。诏李谨行为安东镇抚大使，屯买肖城，三战，虏皆北。法敏遣使入朝谢罪，贡篚相望，仁问乃还，辞王，诏复法敏官爵。然多取百济地，遂抵高丽南境矣。置尚、良、康、熊、全、武、汉、朔、溟九州，州有都督，统郡十或二十，郡有大守，县有小守。开耀元年，死，子政明袭王。遣使者朝，丐唐礼及它文辞，武后赐《吉凶礼》并文词五十篇。死，子理洪袭王。死，弟兴光袭王。

玄宗开元中，数入朝，献果下马、朝霞绉、鱼牙绉、海豹皮。又献二女，帝曰：“女皆王姑姊妹，违本俗，别所亲，朕不忍留。”厚赐还之。又遣子弟入太学学经术。帝间赐兴光瑞文锦、五色罗、紫绣纹袍、金银精器。兴光亦上异狗马、黄金、美髭诸物。初，渤海靺鞨掠登州，兴光击走之，帝进兴光宁海军大使，使攻靺鞨。二十五年死，帝尤悼之，赠太子太保，命邢 以鸿胪少卿吊祭。子承庆袭王，诏曰：“新罗号君子国，知《诗》、《书》。以卿惇儒，故持节往，宜演经谊，使知大国之盛。”又以国人善棋，诏率府兵曹参军杨季鹰为副。国高弈皆出其下，于是厚遗使者金宝。俄册其妻朴为妃。承庆死，诏使者临吊，以其弟宪英嗣王。帝在蜀，遣使溯江至成都朝正月。

大历初，宪英死，子乾运立，甫卅，遣金隐居入朝待命。诏仓部郎中归崇敬往吊，监察御史陆珽、顾愔为副册授之，并母金为太妃。会其宰相争权相攻，国大乱，三岁乃定。于是，岁朝献。建中四年死，无子，国人共立宰相金良相嗣。贞元元年，遣户部郎中盖坝持节命之。是年死，立良相从父弟敬信袭王。十四年，死，无子，立嫡孙俊邕。明年，遣司封郎中韦丹持册，未至，俊邕死，丹还。子重兴立，永贞元年，诏兵部郎中元季方册命。后三年，使者金力奇来谢，且言：“往岁册故主俊邕为主，母申太妃，妻叔妃，而俊邕不幸，册今留省中，臣请授以归。”又为其宰相金彦升、金仲恭、王之弟苏金添明丐门戟，诏皆可。凡再朝贡。七年死，彦升立，来告丧，命职方员外郎崔廷弼，且命新王，以妻贞为妃。长庆、宝历间，再遣使者来朝，留宿卫。彦升死，子景徽立。大和五年，以太子左谕德源冝册吊如仪。开成初，遣子义琮谢，愿留卫，见听，明年遣之。五年，鸿胪寺籍质子及学生岁满者一百五人，皆还之。

有张保皋、郑年者，皆善斗战，工用枪。年复能没海，履其地五十里不噎，角其勇健，保皋不及也。年以兄呼保皋，保皋以齿，年以艺，常不相下。自其国皆来为武宁军小将。后保皋归新罗，谒其王曰：“遍中国以新罗人为奴婢，愿得镇清海，使贼不得掠人西去。”清海，海路之要也。王与保皋万人守之。自大和后，海上无鬻新罗人者。保皋既贵于其国，年饥寒客涟水，一日谓戍主冯元规曰：“我欲东归，乞食于张保皋。”元规曰：“若与保皋所负何如？奈何取死其手？”年曰：“饥寒死，不如兵死快，况死故乡邪！”年遂去。至，谒保皋，饮之极欢。饮未卒，闻大臣杀其王，国乱无主。保皋分兵五千人与年，持年泣曰：“非子不能平祸难。”年至其国，诛反者，立

王以报。王遂召保皋为相，以年代守清海。会昌后，朝贡不复至。

赞曰：杜牧称：“安思顺为朔方节度时，郭汾阳、李临淮俱为牙门都将，二人不相能，虽同盘饮食，常睇相视，不交一言。及汾阳代思顺，临淮欲亡去，计未决。旬日，诏临淮分汾阳半兵东出赵、魏，临淮入请曰：‘一死固甘，乞免妻子。’汾阳趋下，持手上堂，曰：‘今国乱主迁，非公不能东伐，岂怀私忿时邪？’及别，执手泣涕，相勉以忠义，讫平剧盗，实二公之力。知其心不叛，知其心，难也；忿必见短，知其材，益难也。此保皋与汾阳之贤等耳。年投保皋必曰：‘彼贵我贱，我降下之，不宜以旧忿杀我。’保皋果不杀，人之常情也。临淮请死于汾阳，亦人之常情也。保皋任年，事出于己，年且寒饥，易为感动。汾阳、临淮，平生亢立，临淮之命，出于天子。榷于保皋，汾阳为优。此乃圣贤迟疑成败之际也。世称周、邵为百代之师，周公拥孺子而邵公疑之，以周公之圣，邵公之贤，少事文王，老佐武王，能平天下，周公之心，邵公且不知之。苟有仁义之心，不资以明，虽邵公尚尔，况其下哉！”嗟乎，不以怨毒相槩，而先国家之忧，晋有祁奚，唐有汾阳、保皋，孰谓夷无人哉！

日本，古倭奴也。去京师万四千里，直新罗东南，在海中，岛而居，东西五月行，南北三月行。国无城郭，联木为栅落，以草茨屋。左右小岛五十余，皆自名国，而臣附之。置本率一人，检察诸部。其俗多女少男，有文字，尚浮屠法。其官十有二等。其王姓阿每氏，自言初主号天御中主，至彦瀲，凡三十二世，皆以“尊”为号，居筑紫城。彦瀲子神武立，更以“天皇”为号，徙治大和州。次曰绥靖，次安宁，次懿德，次孝昭，次天安，次孝灵，次孝元，次开化，次崇神，次垂仁，次景行，

次成务，次仲哀。仲哀死，以开化曾孙女神功为王。次应神，次仁德，次履中，次反正，次允恭，次安康，次雄略，次清宁，次显宗，次仁贤，次武烈，次继体，次安闲，次宣化，次钦明。钦明之十一年，直梁承圣元年。次海达。次用明，亦曰目多利思比孤，直隋开皇末，始与中国通。次崇峻。崇峻死，钦明之孙女雄古立。次舒明，次皇极。其俗椎髻，无冠带，跣以行，幅巾蔽后，贵者冒锦；妇人衣纯色裙，长腰襦，结发于后。至炀帝，赐其民锦线冠，饰以金玉，文布为衣，左右佩银 长八寸，以多少明贵贱。

太宗贞观五年，遣使者入朝。帝矜其远，诏有司毋拘岁贡。遣新州刺史高仁表往谕，与王争礼不平，不肯宣天子命而还。久之，更附新罗使者上书。

永徽初，其王孝德即位，改元曰白雉，献虎魄大如斗，码碯若五升器。时新罗为高丽、百济所暴，高宗赐玺书，令出兵援新罗。未几孝德死，其子天丰财立。死，子天智立。明年，使者与虾蟆人偕朝。虾蟆亦居海岛中，其使者须长四尺许，珥箭于首，令人戴瓠立数十步，射无不中。天智死，子天武立。死，子总持立。咸亨元年，遣使贺平高丽。后稍习夏音，恶倭名，更号日本。使者自言，国近日所出，以为名。或云日本乃小国，为倭所并，故冒其号。使者不以情，故疑焉。又妄夸其国都方数千里，南、西尽海，东、北限大山，其外即毛人云。

长安元年，其王文武立，改元曰太宝，遣朝臣真人粟田贡方物。朝臣真人者，犹唐尚书也。冠进德冠，顶有华 四披，紫袍帛带。真人好学，能属文，进止有容。武后宴之麟德殿，授司膳卿，还之。文武死，子阿用立。死，子圣武立，改元曰白龟。开元初，粟田复朝，请从诸儒受经。诏四门助教赵玄默即鸿胪寺为师，献大幅布为贽，悉赏物贸书以归。其副朝臣仲

满慕华不肯去，易姓名曰朝衡，历左补阙，仪王友，多所该识，久乃还。圣武死，女孝明立，改元曰天平胜宝。天宝十二载，朝衡复入朝。上元中，擢左散骑常侍、安南都护。新罗梗海道，更繇明、越州朝贡。孝明死，大炊立。死，以圣武女高野姬为王。死，白壁立。建中元年，使者真人兴能献方物。真人，盖因官而氏者也。兴能善书，其纸似茧而泽，人莫识。贞元末，其王曰桓武，遣使者朝。其学子橘免势、浮屠空海愿留肄业，历二十余年。使者高阶真人来请免势等俱还，诏可。次诺乐立，次嵯峨，次浮和，次仁明。仁明直开成四年，复入贡。次文德，次清和，次阳成。次光孝，直光启元年。

其东海屿中又有邪古、波邪、多尼三小王，北距新罗，西北百济，西南直越州，有丝絮、怪珍云。

流鬼去京师万五千里，直黑水靺鞨东北，少海之北，三面皆阻海，其北莫知所穷。人依屿散居，多沮泽，有鱼盐之利。地蚤寒，多霜雪，以木广六寸、长七尺系其上，以践冰，逐走兽。土多狗，以皮为裘。俗被发。粟似莠而小，无蔬藜它谷。胜兵万人。南与莫曳靺鞨邻，东南航海十五日行，乃至。贞观十四年，其王遣子可也余莫貂皮更三译来朝。授骑都尉，遣之。

龙朔初，有儋罗者，其王儒李都罗遣使入朝，国居新罗武州南岛上，俗朴陋，衣大豕皮，夏居革屋，冬窟室。地生五谷，耕不知用牛，以铁齿耙土。初附百济。麟德中，酋长来朝，从帝至太山。后附新罗。

开元十一年，又有达末娄、达妒二部首领朝贡。达末娄自言北扶馀之裔，高丽灭其国，遗人度那河，因居之，或曰他漏河，东北流入黑水。达妒，室韦种也，在那河阴，冻末河之东，西接黄头室韦，东北距达末娄云。

卷第二百一十五 列传第一百四十六上

西域上

泥婆罗，直吐蕃之西乐陵川。土多赤铜、犛牛。俗翦发逮眉，穿耳，植以筒若角，缓至肩者为姣好。无匕箸，攫而食。其器皆用铜，其居版屋画壁。俗不知牛耕，故少田作，习商贾。一幅布蔽身，日数盥浴。重博戏，通推步历术。祀天神，镌石为象，日浴之，烹羊以祭。铸铜为钱，面文人形，背牛马形。其君服珠、颇黎、车渠、珊瑚、虎魄垂纓，耳金钩玉珰，佩宝伏突，御狮子大床，燎香布花于堂，而大臣坐地不藉。左右持兵，数百列侍。宫中有七重楼，覆铜瓦，楹极皆大珙杂宝，四隅置铜槽，下有金龙，口激水仰注槽中。

初，王那陵提婆之父为其叔所杀，提婆出奔，吐蕃纳之，遂臣吐蕃。贞观中，遣使者李义表到天竺，道其国，提婆大喜，延使者同观阿耨婆弥池。池广数十丈，水常溢沸，共传旱潦未始耗溢。或抵以物则生烟，釜其上，少选可熟。二十一年，遣使入献波棱、酢菜、浑提葱。永徽时，其王尸利那连陀罗又遣使入贡。

党项，汉西羌别种，魏、晋后微甚。周灭宕昌、邓至，而党项始强。其地古析支也，东距松州，西叶护，南春桑、迷桑等羌，北吐谷浑。处山谷崎岖，大抵三千里。以姓别为部，一姓又分为小部落，大者万骑，小数千，不能相统，故有细封氏、费听氏，往利氏、颇超氏、野辞氏、房当氏、米禽氏、拓拔氏、

而拓拔最强。土著，有栋宇，织犂尾、羊毛覆屋，岁一易。俗尚武，无法令、赋役。人寿多过百岁，然好为盗，更相剽夺。尤重复讎，未得所欲者，蓬首垢颜，跣足草食，杀已乃复。男女衣裘褐，被氈。畜犂牛、马、驴、羊以食，不耕稼。地寒，五月草生，八月霜降。无文字，候草木记岁。三年一相聚，杀牛羊祭天，取麦他国以酿酒。妻其庶母、伯叔母、兄嫂、子弟妇，惟不娶同姓。老而死，子孙不哭；少死，则曰夭枉，乃悲。

贞观三年，南会州都督郑元 镌谕，其酋细封步赖举部降。太宗玺诏慰抚，步赖因入朝，宴锡特异，以其地为轨州，即授刺史。步赖请率兵讨吐谷浑。其后诸酋长悉内属，以其地为岷、奉、严、远四州，即首领拜刺史。

有拓拔赤辞者，初臣吐谷浑，慕容伏允待之厚，与结婚，诸羌已归，独不至。李靖击吐谷浑，赤辞屯狼道峡抗王师。廓州刺史久且洛生欲谕降之，辞曰：“浑主以腹心待我，不知其它，若速去，且污吾刀。”洛生怒，引轻骑破之肃远山，斩首数百级，虏杂畜六千。帝因其胜又令约降，赤辞从子思头潜纳款，其下拓拔细豆亦降。赤辞知宗族携沮，稍欲自归，岷州都督刘师立复诱之，即与思头俱内属。以其地为懿、嵯、麟、可三十二州，以松州为都督府，擢赤辞西戎州都督，赐氏李，贡职遂不绝。于是自河首积石山而东，皆为中国地。后吐蕃浸盛，拓拔畏逼，请内徙，始诏庆州置静边等州处之。地乃入吐蕃，其处者皆为吐蕃役属，更号弭药。

又有黑党项者，居赤水西。其长号敦善王，慕容伏允之走也依之。及吐谷浑款附，敦善王亦纳贡。居雪山者曰破丑氏。

又有白兰羌，吐蕃谓之丁零，左属党项，右与多弥接。胜兵万人，勇战斗，善作兵，俗与党项同。武德六年，使者入朝。明年，以其地为维、恭二州。贞观六年，与契苾数十万内属。

永徽时，特浪生羌卜楼大首领冻就率众来属，以其地为剑州。

龙朔后，白兰、春桑及白狗羌为吐蕃所臣，籍其兵为前驱。白狗与东会州接，胜兵才千人。在西北者，天授中内附，户凡二十万，以其地为朝、吴、浮、归十州，散居灵、夏间。至德末，为吐蕃所诱，使为乡导钞边。俄悔悟，更来朝，愿助灵州饷輓。乾元间，中国数乱，因寇邠、宁二州，肃宗诏郭子仪都统朔方、邠宁、鄜坊节度事，以鄜州刺史杜冕、邠州刺史桑如圭分二队出讨。子仪至，党项溃去。

上元元年，在泾、陇部落十万众诣凤翔节度使崔光远降。二年，与浑、奴刺连和，寇宝鸡，杀吏民，掠财珍，焚大散关，入凤州，杀刺史萧丕曳，节度使李鼎追击走之。明年，又攻梁州，刺史李勉走；进寇奉天，大掠华原、同官去。诏臧希让代勉为刺史，于是归顺、乾封、归义、顺化、和宁、和义、保善、宁定、罗云、朝凤凡十州部落诣希让献款，丐节印。诏可。

仆固怀恩之叛，诱党项、浑、奴刺入寇，众数万，掠凤翔、鞏厘。大酋郑廷、郝德入同州，刺史韦胜走，节度使周智光破之澄城。阅月，又入同州，焚官私室庐，壁马兰山。郭子仪遣兵袭之，退保三堡，子仪遣慕容休明谕降廷、德。

子仪以党项、吐谷浑部落散处盐、庆等州，其地与吐蕃滨近，易相胁，即表徙静边州都督、夏州、乐容等六府党项于银州之北、夏州之东、宁朔州吐谷浑住夏西，以离沮之。召静边州大首领左羽林大将军拓拔朝光等五刺史入朝，厚赐赉，使还绥其部。先是，庆州有破丑氏族三、野利氏族五、把利氏族一，与吐蕃姻援，赞普悉王之，因是扰边凡十年。子仪表工部尚书路嗣恭为朔方留后，将作少监梁进用为押党项部落使，置行庆州。且言：“党项阴结吐蕃为变，可遣使者招慰，芟其反谋，因令进用为庆州刺史，严逻以绝吐蕃往来道。”代宗然之。又

表置静边、芳池、相兴王州都督、长史，永平、旭定、清宁、宁保、忠顺、静塞、万吉等七州都督府。于是破丑、野利、把利三部及思乐州刺史拓拔乞梅等皆入朝，宜定州刺史折磨布落、芳池州野利部并徙绥、延州。大历末，野利秃罗都与吐蕃叛，招馀族不应，子仪击之，斩秃罗都，而野利景庭、野利刚以其部数千人入附鸡子川。六州部落，曰：野利越诗、野利龙儿、野利厥律、儿黄、野海、野窳等；居庆州者号东山部，夏州者号平夏部。永泰后稍徙石州，后为永安将阿史那思暕赋索无极，遂亡走河西。

元和时复置宥州，护党项。至大和中寢强，数寇掠。然器械钝苦，畏唐兵精，则以善马购铠，善羊贸弓矢。鄜坊道军粮使李石表禁商人不得以旗帜、甲冑、五兵入部落，告者，举罪人财畀之。至开成末，种落愈繁，富贾人赍缯宝鬻羊马，藩镇乘其利，强市之，或不得直，部人怨，相率为乱，至灵、盐道不通。武宗以侍御史为使招定，分三印，以邠、宁、延属崔彦曾，盐、夏、长泽属李璣，灵武、麟、胜属郑贺，皆绯衣银鱼，而功不克。

宣宗大中四年，内掠邠、宁，诏凤翔李业、河东李拭合节度兵讨之，宰相白敏中为都统。帝出近苑，或以竹一个植舍外，见才尺许，远且百步，帝属二矢曰：“党羌穷寇，仍岁暴吾鄙，今我约：射竹中则彼当自亡，不中，我且索天下兵翦之，终不以此贼遗子孙。”左右注目，帝一发竹分，矢彻诸外，左右呼万岁。不阅月，羌果破殄，馀种窜南山。

始，天宝末，平夏部有战功，擢容州刺史、天柱军使。其裔孙拓拔思恭，咸通末窃据宥州，称刺史。黄巢入长安，与鄜州李孝昌坛而坎牲，誓讨贼，僖宗贤之，以为左卫将军，权知夏绥银节度事。次王桥，为巢所败，更与郑畋四节度盟，屯

渭桥。中和二年，诏为京城西面都统、检校司空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俄进四面都统，权知京兆尹。贼平，兼太子太傅，封夏国公，赐姓李。嗣襄王湊之乱，诏思恭讨贼，兵不出，卒。以弟思谏代为定难节度使，思孝为保大节度、鄜坊凡翟等州观察使，并检校司徒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王行瑜反，以思孝为北面招讨使，思谏东北面招讨使。思孝亦因乱取鄜州，遂为节度使，累兼侍中。以老荐弟思敬为保大军兵马留后，俄为节度使。

东女，亦曰苏伐刺挈瞿咀罗，羌别种也，西海亦有女自王，故称“东”别之。东与吐蕃、党项、茂州接，西属三波河，北距于阗，东南属雅州罗女蛮、白狼夷。东西行尽九日，南北行尽二十日。有八十城。以女为君，居康延川，岩险四缭，有弱水南流，缝革为船。户四万，胜兵万人。王号宾就，官曰高霸黎，犹言宰相也。官在外者，率男子为之。凡号令，女官自内传，男官受而行。王侍女数百，五日一听政。王死，国人以金钱数万纳王族，求淑女二立之。次为小王，王死，因以为嗣，或姑死妇继，无篡夺。所居皆重屋，王九层，国人六层。王服青毛绫裙，被青袍，袖委于地，冬羔裘，饰以文锦。为小鬟髻，耳垂瑯。足曳索鞞。索鞞，履也。俗轻男子，女贵者咸有侍男，被发，以青涂面，惟务战与耕而已。子从母姓。地寒宜麦，畜羊马，出黄金。风俗大抵与天竺同。以十一月为正。巫者以十月诣山中，布糟麦，咒呼群鸟。俄有鸟来如鸡状，剖视之，有谷者岁丰，否即有灾，名曰鸟卜。居丧三年，不易服，不栉沐。贵人死，剥藏其皮，内骨甕中，糝金屑瘞之。王之葬，殉死至数十人。

武德时，王汤滂氏始遣使入贡。高祖厚报，为突厥所掠不得通。贞观中，使复至，太宗玺制慰抚。显庆初，遣使高霸黎

文与王子三庐来朝，授右监门中郎将。其王敛臂使大臣来请官号，武后册拜敛臂左玉钤卫员外将军，赐瑞锦服。天授、开元间，王及子再来朝，诏与宰相宴曲江，封王曳夫为归昌王、左金吾卫大将军。后乃以男子为王。

贞元九年，其王汤立悉与白狗君及哥邻君董卧庭、逋租君邓吉知、南水君薛尚悉曩、弱水君董避和、悉董君汤息赞、清远君苏唐磨、咄霸君董藐蓬皆诣剑南韦皋求内附。其种散居西山、弱水，虽自谓王，盖小小部落耳。自失河、陇，悉为吐蕃羁属，部数千户，辄置令，岁督丝絮。至是犹上天宝所赐诏书。皋处其众于维、霸等州，赐牛、粮，治生业。立悉等入朝，差赐官禄。于是松州羌二万口相踵入附。立悉等官刺史，皆得世袭，然阴附吐蕃，故谓“两面羌”。

高昌，直京师西四千里而赢，其横八百里，纵五百里，凡二十一城。王都交河城，汉车师前王廷也。田地城，戊己校尉所治也。胜兵万人。土沃，麦、禾皆再熟。有草名白叠，撷花可织为布。俗辫髻垂后。

其王曲伯雅，隋时尝妻以戚属宇文氏女，号华容公主。武德初，伯雅死，子文泰立，遣使来告，高祖命使者临吊。后五年，献狗高六寸，长尺，能曳马衔烛，云出拂菻，中国始有拂菻狗。

太宗即位，献玄狐裘，帝赐妻宇文华牟奠一具，宇文亦上玉盘。凡诸国施为辄以闻。贞观四年，文泰遂来朝，礼赐厚甚。宇文求预宗籍，有诏赐氏李，更封常乐公主。

久之，文泰与西突厥通，凡西域朝贡道其国，咸见壅掠。伊吾尝臣西突厥，至是内属，文泰与叶护共击之。帝下诏让其反覆，召大臣冠军阿史那矩计事，文泰不遣，使长史曲雍来谢罪。初，大业末，华民多奔突厥，及颉利败，有逃入高昌者，

有诏护送，文泰苟留之。又与西突厥乙毘设破焉耆三城，虏其人，焉耆王诉诸朝。帝遣虞部郎中李道裕问状，复遣使谢。帝引责曰：“而主数年朝贡不入，无藩臣礼，擅置官，拟效百僚。今岁首万君长悉来，而主不至。日我使人往，文泰猥曰：‘鹰飞于天，雉窜于蒿，猫游于堂，鼠安于穴，各得其所，岂不快邪！’西域使者入贡，而主悉拘梗之。又谗薛延陀曰：‘既自为可汗，与唐天子等，何事拜谒其使？’明年我当发兵虏而国，归谓而君善自图。”时薛延陀可汗请为军向导，故民部尚书唐俭至延陀坚约。

帝复下玺书示文泰祸福，促使入朝，文泰遂称疾不至。乃拜侯君集为交河道大总管，左屯卫大将军薛万均、萨孤吴仁副之，契苾何力为葱山道副大总管，武卫将军牛进达为行军总管，率突厥、契苾骑数万讨之。群臣谏以行万里兵难得志，且天界绝域，虽得之，不可守。帝不听。文泰谓左右曰：“曩吾入朝，见秦、陇北城邑萧条，非有隋比。今伐我，兵多则粮餉不逮；若下三万，我能制之。度殫疲钝，以逸待劳，卧收其弊耳。”十四年，闻王师至碛口，悸骇无它计，发病死，子智盛立。

君集奄攻田地城，契苾何力以前军鏖战。是夜星坠城中，明日拔其城，虏七千余人。中郎将辛獠儿以劲骑夜逼其都。智盛以书遗君集曰：“得罪于天子者，先王也，咎深谴积，震坠厥命。智盛嗣位未几，公其见赦。”君集曰：“能悔祸者，当面缚军门。”智盛不答。军进，填隍引冲车，飞石如雨，城中大震。智盛令大将曲士义居守，身与绾曹曲德俊谒军门，请改事天子。君集谕使降，辞示屈，薛万均勃然起曰：“当先取城，小儿何与语！”麾而进，智盛流汗伏地曰：“唯公命！”乃降。君集分兵略定，凡三州、五县、二十二城，户八千，口三万，马四千。先是，其国人谣曰：“高昌兵，如霜雪；唐家兵，如

日月。日月照霜雪，几何自殄灭。”文泰捕谣所发，不能得也。

捷书闻，天子大悦，宴群臣，班赐策功，赦高昌所部，披其地皆州县之，号西昌州。特进魏徵谏曰：“陛下即位，高昌最先朝谒。俄以掠商胡，遏贡献，故王诛加焉。文泰死，罪止矣。抚其人，立其子，伐罪吊民，道也。今利其土，屯守常千人，屯土数年一易，办装资，离亲戚，不十年陇右且空。陛下终不得高昌圭粒咫尺助中国费，所谓散有用事无用。”不纳。改西昌州曰西州，更置安西都护府，岁调千兵，谪罪人以戍。黄门侍郎褚遂良谏曰：“古者先函夏，后夷狄，务广德化，不争荒遐。今高昌诛灭，威动四夷，然自王师始征，河西供役，飞米转刍，十室九匮，五年未可复。今又岁遣屯戍，行李万里，去者资装使自营办，卖菽粟，倾机杼，道路死亡尚不计。罪人始于犯法，终于惰业，无益于行。所遣复有亡命，官司捕逮，株蔓相牵。有如张掖、酒泉尘飞烽举，岂得高昌一乘一卒及事乎？必发陇右、河西耳。然则河西为我腹心，高昌，他人手足也，何必耗中华，事无用？昔陛下平颉利、吐谷浑，皆为立君，盖罪而诛之，伏而立之，百蛮所以畏威慕德也。今宜择高昌可立者立之，召首领悉还本土，长为藩翰，中国不扰。”书闻不省。

初，文泰以金厚饷西突厥欲谷设，约有急为表里；使叶护屯可汗浮图城。及君集至，惧不敢发，遂来降，以其地为庭州。焉耆请归高昌所夺五城，留兵以守。

君集勒石纪功，凯而旋，俘智盛君臣献观德殿。行饮至礼，酹三日。徙高昌豪桀于中国，智盛拜左武卫将军、金城郡公，弟智湛右武卫中郎将、天山郡公。曲氏传国九世，百三十四年而亡。

智湛，麟德中以左骁卫大将军为西州刺史，卒，赠凉州都

督。有子昭，好学。有鬻异书者，母顾笥中金叹曰：“何爱此，不使子有异闻乎？”尽持易之。昭历司膳卿，颇能辞章。弟崇裕有武艺，永徽中为右武卫翊府中郎将，封交河郡王，邑至三千户。终镇军大将军，武后为举哀，襚以美锦，贖赐甚厚，封爵绝。

吐谷浑居甘松山之阳，洮水之西，南抵白兰，地数千里。有城郭，不居也。随水草，帐室、肉粮。其官有长史、司马、将军、王、公、仆射、尚书、郎中，盖慕诸华为之。俗识文字，其王椎髻黑帽，妻锦袍织裙，金花饰首。男子服长裙缙帽，或冠驩。妇人辫发萦后，缀珠贝。婚礼，富家厚纳聘，贫者窃妻去。父死妻庶母，兄死妻嫂。丧有服，葬已即除。民无常税，用不足，乃敛富室商人，足而止。凡杀人若盗马者死，它罪赎以物。地多寒，宜麦、菽、粟、芜菁，出小马、犛牛、铜、铁、丹砂。有青海者，周八九百里，中有山，须冰合，游牝马其上，明年生驹，号龙种。尝得波斯马，牧于海，生骠驹，日步千里，故世称“青海骠”。西北有流沙数百里，夏有热风，伤行人。风将发，老驼引项鸣，埋鼻沙中，人候之，以氈蔽鼻口乃无恙。

隋时，其王慕容伏允号步萨钵，尝寇边。炀帝遣铁勒败之，壁西平；复命观王雄破其众。伏允以数十骑入泥岭，亡去，仙头王率男女十余万降。置郡县镇戍，以长子顺为质，因王之，统馀众，俄追还。伏允客党项，隋乱，因得复故地。

高祖受命，顺自江都还长安，于时李轨据凉州，帝乃约伏允和，令击轨自效，当护送顺。伏允喜，引兵与轨战库门，交绥止，即遣使请顺，帝遣之。顺至，号为大宁王。

太宗时，伏允遣使者入朝，未还，即寇鄯州。帝遣使者让，且召伏允；以疾为解，而为子求婚，验帝意。帝召子亲迎，亦称疾。有诏止婚，遣中郎将康处真临谕。又掠岷州，都督李道

彦击走之，执名王二，斩级七百。连岁遣名王朝。俄寇凉州，鄯州刺史李玄运表吐谷浑牧马青海，轻兵掩之，可尽致。乃命左骁卫大将军段志玄、左骁卫将军梁洛仁率契苾、党项兵击之，未至三十里，志玄等不欲战，壁而留。虏知之，驱牧马走。副将李君羨率精骑尾袭悬水上，得牛羊二万还。

是时，伏允不能事，其相天柱王用事，拘天子行人鸿胪丞赵德楷。帝遣使晓敕，十返，无悛言。贞观九年，诏李靖为西海道行军大总管，侯君集积石道，任城王道宗鄯善道，李道彦赤水道，李大亮且末道，高甑生盐泽道，并为行军总管，率突厥、契苾兵击之。党项内属羌及洮州羌，皆杀刺史归伏允。夏四月，道宗破伏允于库山，俘斩四百。伏允谋入碛疲唐兵，烧野草，故靖马多饥。道宗曰：“柏海近河源，古未有至者。伏允西走，未知其在，方马羸粮乏，难远入，不如按军鄯州，须马壮更图之。”君集曰：“不然。向者段志玄至鄯州，吐谷浑兵辄傅城，彼国方完，逆众用命也。今虏大败，斥候无在，君臣相失，我乘其困，可以得志。柏海虽远，可鼓而至也。”靖曰：“善。”分二军：靖与大亮、薛万均以一军趣北，出其右；君集、道宗以一军趣南，出其左。靖将萨孤吴仁以轻骑战曼都山，斩名王，获五百级。诸将战牛心堆、赤水源，获虏将南昌王慕容孝俊，收杂畜数万。君集、道宗登汉哭山，战乌海，获名王梁屈葱。靖破天柱部落于赤海，收杂畜二十万。大亮俘名王二十，杂畜五万，次且末之西。伏允走图伦碛，将托于阗，万均督锐骑追亡数百里，又破之。土乏水，刺马饮血。君集、道宗行空荒二千里，盛夏降霜，乏水草，土糜冰，马秣雪。阅月，次星宿川，达柏海上，望积石山，览观河源。执失思力驰破虏车重。两军会于大非川、破逻真谷。

顺之质隋，为金紫光禄大夫、伏允立其弟为太子。顺归，

常鞅鞅，自以失位，欲以功自结天子，乃斩天柱王，举国降。伏允惧，引千余骑遁碛中，众稍亡，从者才百骑，穷无聊，即自经死。国人立顺为君，称臣内附，诏封四平郡王，号越胡吕乌甘豆可汗。帝恐未能定其国，遣李大亮率精兵镇援。

顺久质华，国人不附，卒为下所杀，立其子燕王诺曷钵。诺曷钵幼，大臣争权。帝诏侯君集就经纪之，始请颁历及子弟入侍。诏封诺曷钵河源郡王，号为地也拔勒豆可汗，遣淮阳郡王道明持节册命，赐鼓纛。诺曷钵身入谢，遂请婚，献马牛羊万。比年入朝，乃以宗室女为弘化公主妻之，诏道明及右武卫将军慕容宝持节送公主。其相宣王跋扈，谋作乱，欲袭公主，劫诺曷钵奔吐蕃。诺曷钵知之，引轻骑走鄯城，威信王以兵迎之。果毅都尉席君买率兵与威信王共讨，斩其兄弟三人，国大扰。帝又诏民部尚书唐俭、中书舍人马周持节抚慰。

高宗立，以主故，拜驸马都尉。又献名马，帝问马种性，使者曰：“国之最良者。”帝曰：“良马人所爱。”诏还其马。公主表请入朝，遣左骁卫将军鲜于匡济迎之。十一月，及诺曷钵至京师，帝又以宗室女金城县主妻其长子苏度摸末，拜左领军卫大将军。久之，摸末死，主与次子右武卫大将军梁汉王闾卢摸末来请婚，帝以宗室女金明县主妻之。既而与吐蕃相攻，上书相曲直，并来请师，天子两不许。吐谷浑大臣素和贵奔吐蕃，言其情，吐蕃出兵捣虚，破其众黄河上。诺曷钵不支，与公主引数千帐走凉州。帝遣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为安集大使，平两国怨。吐蕃遂有其地。

诺曷钵请内徙。乾封初，更封青海国王。帝欲徙其部于凉州之南山，群臣议不同，帝难之。咸亨元年，乃以右威卫大将军薛仁贵为逻娑道行军大总管，左卫员外大将军阿史那道真、左卫将军郭待封副之，总兵五万讨吐蕃，且纳诺曷钵于故廷。

王师败于大非川，举吐谷浑地皆陷，诺曷钵与亲近数千帐才免。三年，乃徙浩亶水南。诺曷钵以吐蕃盛，势不抗，而鄯州地狭，又徙灵州，帝为置安乐州，即拜刺史，欲其安且乐云。

诺曷钵死，子忠立。忠死，子宣超立，圣历三年，拜左豹韬员外大将军，袭故可汗号，馀部诣凉、甘、肃、瓜、沙等州降。宰相张锡与右武卫大将军唐休璟议徙其人于秦、陇、丰、灵间，令不得畔去。凉州都督郭元振以为：“吐谷浑近秦、陇，则与监牧杂处；置丰、灵，又迥默啜；假在诸华，亦不遽移其性也。前日王孝杰自河源军徙耽尔乙句贵置灵州，既其叛，乃入牧坊掠群马，癩夷州县，是则迁中土无益之成验。往素和贵叛去，于我无损，但失吐谷浑数十部，岂与句贵比邪？今降虏非强服，皆突矢刃，弃吐蕃而来，宜当循其情，为之制也。当甘、肃、瓜、沙降者，即其所置之。因所投而居，情易安，磔数州则势自分。顺其情，分其势，不扰于人，可谓善夺戎心者也。岁遣镇遏使者与宣超兄弟抚护之，无令相侵夺，生业固矣。有如叛去，无损中国。”诏可。宣超死，子曦皓立。曦皓死，子兆立。吐蕃复取安乐州，而残部徙朔方、河东，语谬为“退浑”。

贞元十四年，以朔方节度副使、左金吾卫大将军慕容复为长乐都督、青海国王，袭可汗号。复死，停袭。吐谷浑自晋永嘉时有国，至龙朔三年吐蕃取其地，凡三百五十年，及此封嗣绝矣。

焉耆国直京师西七千里而羸，横六百里，纵四百里。东高昌，西龟兹，南尉犁，北乌孙。逗渠溉田，土宜黍、蒲陶，有鱼盐利。俗祝发氎衣。户四千，胜兵二千，常役属西突厥。俗尚娱遨，二月舂出野祀，四月望日游林，七月七日祀生祖，十月望日王始出游，至岁尽止。

太原贞观六年，其王龙突骑支始遣使来朝。自隋乱，碛路闭，故西域朝贡皆道高昌。突骑支请开大碛道以便行人，帝许之。高昌怒，大掠其边。西突厥莫贺设与咄陆弩失毕作难，来奔，咄陆弩失毕复攻之，遣使言状，并贡名马。啞利失可汗立，素善焉耆，故倚为援。十二年，处月、处蜜与高昌攻陷其五城，掠千五百人，焚庐舍。侯君集讨高昌，遣使与相闻，突骑支喜，引兵佐唐。高昌破，归向所俘及城，遣使者入谢。

西突厥臣屈利啜为弟娶突骑支女，遂相约为辅车势，不朝贡。安西都护郭孝恪请讨之。会王弟颉鼻、栗婆准叶护等三人来降，帝即命孝恪为西州道总管，率兵出银山道，以栗婆准等为乡导。初，焉耆所都周三十里，四面大山，海水缭其外，故恃不为虞。孝恪倍道绝水，夜傅堞，迟曙噪而登，鼓角轰哄，唐兵纵，国人扰败，斩千馀级，执突骑支，更以栗婆准摄国事。始，帝语近臣曰：“孝恪以八月十一日诣焉耆，阅二旬可至，当以二十二日破之，使者今至矣！”俄而遽人以捷布闻。囚突骑支及妻子送洛阳，有诏赦罪。

屈利啜以兵救焉耆，而孝恪还三日矣。屈利啜囚栗婆准，更使吐屯摄王，遣使以告。帝曰：“焉耆我所下，尔乃王之邪？”吐屯惧，不敢王。焉耆立栗婆准，而从兄薛婆阿那支自为王，号瞎干，执栗婆准献龟兹，杀之。阿史那社尔讨龟兹，阿那支奔之，壁东境抗王师，为社尔所禽，数其罪，斩以徇。立突骑支弟婆伽利为王，以其地为焉耆都督府。

婆伽利死，国人请还前王突骑支，高宗许之，拜左卫大将军，归国。死，龙嫩突立。武后长安时，以其国小人寡，过使客不堪其劳，诏四镇经略使禁止僭使私马、无品者肉食。开元七年，龙嫩突死，焉耆吐拂延立。于是十姓可汗请居碎叶，安西节度使汤嘉惠表以焉耆备四镇。诏焉耆、龟兹、疏勒、于阗征

西域贾，各食其征，由北道者轮台征之。讫天宝常朝贺。

龟兹，一曰丘兹，一曰屈兹，东距京师七千里而羸，自焉耆西南步二百里，度小山，经大河二，又步七百里乃至。横千里，纵六百里。土宜麻、麦、粳稻、蒲陶，出黄金。俗善歌乐，旁行书，贵浮图法。产子以木压首。俗断发齐顶，惟君不翦发。姓白氏。居伊逻庐城，北倚河羯田山，亦曰白山，常有火。王以锦冒顶，锦袍、宝带。岁朔，斗羊马橐它七日，观胜负以卜岁盈耗云。葱岭以东俗喜淫，龟兹、于阗置女肆，征其钱。

高祖受禅，王苏伐勃馱遣使入朝。会死，子苏伐叠立，号时健莫贺俟利发。贞观四年献马，太宗赐玺书，抚慰加等。后臣西突厥。郭孝恪伐焉耆，乃遣兵与焉耆影援，自是不朝贡。

苏伐叠死，弟诃黎布失毕立。二十一年，两遣使朝贡，然帝怒其佐焉耆叛，议讨之。是夜月食昴，诏曰：“月阴精，用刑兆也；星胡分，数且终。”乃以阿史那社尔为昆丘道行军大总管，契苾何力副之，率安西都护郭孝恪、司农卿杨弘礼、左武卫将军李海岸等发铁勒十三部兵十万讨之。社尔分五军掠其北，执焉耆王阿那支。龟兹大恐，酋长皆弃城走。社尔次碛石，去王城三百里。先遣伊州刺史韩威以千骑居前，右骁卫将军曹继叔次之。至多褐，与王遇，其将羯猎颠兵五万合战。威伪北，王见威兵少，麾而进，威退与继叔合，还战，大破之，追奔八十里。王婴城，社尔将围之，王引突骑西走，城遂拔，孝恪居守。沙州刺史苏海政、行军长史薛万备以精骑穷蹙六百里。王计穷，保拔换城，社尔围之。阅月，执王及羯猎颠。其相那利夜逸，以西突厥并国人万余来战，孝恪及子死之。王师扰，仓部郎中崔义起募兵战城中，继叔、威助击之，斩首三千级。那利败，衰亡散复振，还袭王师，继叔乘之，斩八千级。那利走，或执以诣军。社尔凡破五大城，男女数万，遣使者谕降小城七

百余，西域震惧，西突厥、安两国归军饷焉。社尔立王弟叶护王其国，勒石纪功。

书闻，帝喜，见群臣从容曰：“夫乐有几，朕尝言之：土城竹马，童儿乐也；饬金翠罗纨，妇人乐也；贸迁有无，商贾乐也；高官厚秩，士大夫乐也；战无前敌，将帅乐也；四海宁一，帝王乐也。朕今乐矣！”遂遍觞之。初，孝恪之击焉耆也，龟兹有浮屠善数，叹曰：“唐家终有西域，不数年吾国亦亡。”“社尔执诃黎布失毕、那利、羯猎颠献太庙，帝受俘紫微殿。帝责谓，君臣皆顿首伏。诏赦罪，改馆鸿胪寺，拜布失毕左武卫中郎将。始徙安西都护于其都，统于阆、碎叶、疏勒，号“四镇。”

高宗复封诃黎布失毕为龟兹王，与那利、羯猎颠还国。久之，王来朝。那利烝其妻阿史那，王不能禁，左右请杀之，由是更猜忌。使者言状，帝并召至京师，囚那利，护遣王还。羯猎颠拒不内，遣使降贺鲁，王不敢进，悒悒死。诏左屯卫大将军杨胄发兵禽羯猎颠，穷诛部党，以其地为龟兹都督府，更立子素稽为王，授右骁卫大将军，为都督。是岁，徙安西都护府于其国，以故安西为西州都督府，即拜左骁卫大将军兼安西都护曲智湛为都督。西域平。帝遣使者分行诸国风俗物产，诏许敬宗与史官撰《西域图志》。

上元中，素稽献银颇罗、名马。天授三年，王延田跌来朝。始，仪凤时，吐蕃攻焉耆以西，四镇皆没。长寿元年，武威道总管王孝杰破吐蕃，复四镇地，置安西都护府于龟兹，以兵三万镇守。于是沙碛荒绝，民供芻粮苦甚，议者请弃之，武后不听。都护以政勳称华狄者，田扬名、郭元振、张孝嵩、杜暹云。开元七年，王白莫苾死，子多弔立，改名孝节。十八年，遣弟孝义来朝。

自龟兹赢六百里，窳小沙磧，有跋祿迦，小国也，一曰亟墨，即汉姑墨国，横六百里，纵三百里。风俗文字与龟兹同，言语少异。出细氈褐。西三百里度石磧至凌山，葱岭北原也，水东流，春夏山谷积雪。西北五百里至素叶水城，比国商胡杂居。素叶以西数十城，皆立君长，役属突厥。自素叶水城至羯霜那国，衣氈褐皮氈，以缁纛。素叶城西四百里至千泉，地赢二百里，南雪山，三垂平陆，多泉池，因名之，突厥可汗岁避暑其中。群鹿饰铃鹤，可狎也。西赢百里至坦逻私城，亦比国商胡杂居。有小城，三百，本华人，为突厥所掠，群保此，尚华语。西南赢二百里至白水城，原隰膏腴。南五十里有笈赤建国，广千里，地沃宜稼，多蒲陶。又二百里即石国。

疏勒，一曰佉沙，环五千里，距京师九千里而赢。多沙磧，少壤土。俗尚诡诈，生子亦夹头取褊，其人文身碧瞳。王姓裴氏，自号“阿摩支”，居迦师城，突厥以女妻之。胜兵二千人。俗祠祆神。

贞观九年，遣使者献名马，又四年，与硃俱波、甘棠贡方物。太宗谓房玄龄等曰：“曩之一天下，克胜四夷，惟秦皇、汉武耳。朕提三尺剑定四海，远夷率服，不减二君者。然彼末路不自保，公等宜相辅弼，毋进谗言，置朕于危亡也。”仪凤时，吐蕃破其国。开元十六年，始遣大理正乔梦松摄鸿胪少卿，册其君安定为疏勒王。天宝十二载，首领裴国良来朝，授折冲都尉，赐紫袍、金鱼。

硃俱波亦名硃俱槃，汉子合国也。并有西夜、蒲犁、依耐、得若四种地，直于阗西千里，葱岭北三百里，西距喝盘陀，北九百里属疏勒，南三千里女国也。胜兵二千人。尚浮屠法，文字同婆罗门。

甘棠，在海南，昆仑人也。

喝盘陀，或曰汉陀，曰渴馆檀，亦谓渴罗陀，由疏勒西南入剑末谷、不忍领六百里，其国也。距瓜州四千五百里，直硃俱波西，南距悬度山，北抵疏勒，西护密，西北判汗国也。治葱岭中，都城负徙多河。胜兵千人。其王本疏勒人，世相承为之。西南即头痛山也。葱岭俗号极嶷山，环其国。人劲悍，貌言如于阗。其法，杀人剽劫者死，馀得赎。赋必输服饰，王坐人床。后魏太延中，始通中国。贞观九年，遣使者来朝。开元中破平其国，置葱岭守捉，安西极边戍也。

于阗，或曰瞿萨旦那，亦曰涣那，曰屈丹，北狄曰于遁，诸胡曰豁旦。距京师九千七百里，瓜州赢四千里，并有汉戎庐、杆弥、渠勒、皮山五国故地。其居曰西山城，胜兵四千人。有玉河，国人夜视月光盛处必得美玉。王居绘室。俗机巧，言迂大，喜事祆神、浮屠法，然貌恭谨，相见皆跪。以木为笔，玉为印，凡得问遗书，戴于首乃发之。自汉武帝以来，中国诏书符节，其王传以相授。人喜歌舞，工纺勩。西有沙磧，鼠大如蝟，色类金，出入群鼠为从。初无桑蚕，丐邻国，不肯出，其王即求婚，许之。将迎，乃告曰：“国无帛，可持蚕自为衣。”女闻，置蚕帽絮中，关守不敢验，自是始有蚕。女刻石约无杀蚕，蛾飞尽得治茧。

王姓尉迟氏，名屋密，本臣突厥，贞观六年，遣使者入献。后三年，遣子入侍。阿史那社尔之平龟兹也，其王伏闾信大惧，使子献橐它三百。长史薛万备谓社尔曰：“公破龟兹，西域皆震恐，愿假轻骑羁于阗王献京师。”社尔许之。至于阗，陈唐威灵，劝入见天子，伏闾信乃随使者来。会高宗立，授右卫大将军，子叶护玷为右骁卫将军，赐袍带，布帛六千段，第一区，留数月遣之，请以子弟宿卫。上元初，身率子弟酋领七十人来朝。击吐蕃有功，帝以其地为昆沙都督府，析十州，授伏闾雄

都督。死，武后立其子璪。开元时献马、驼、豹。璪死，复立尉迟伏师战为王。死，伏阁达嗣，并册其妻执失为妃。死，尉迟圭嗣，妻马为妃。圭死，子胜立。至德初，以兵赴难，因请留宿卫。乾元三年，以其弟左监门卫率叶护曜为大仆员外卿、同四镇节度副使，权知本国事。胜自有传。

于阗东三百里有建德力河，七百里有精绝国；河之东有汗弥，居达德力城，亦曰拘弥城，即宁弥故城。皆小国也。

初，德宗即位，遣内给事硃如玉之安西，求玉于于阗，得圭一，珂佩五，枕一，带胯三百，簪四十，奩三十，钏十，杵三，瑟瑟百斤，并它宝等。及还，诈言假道回纥为所夺。久之事泄，得所市，流死恩州。

天竺国，汉身毒国也，或曰摩伽陀，曰婆罗门。去京师九千六百里，都护治所二千八百里。居葱岭南，幅圆三万里，分东、西、南、北、中五天竺，皆城邑数百。南天竺濒海，出师子、豹、犴军、橐它、犀、象、火齐、琅璫、石蜜、黑盐。北天竺距雪山，圜抱如壁，南有谷，通为国门。东天竺际海，与扶南、林邑接。西天竺与罽宾、波斯接。中天竺在四天竺之会，都城曰茶钵和罗城，滨迦毘黎河。有别城数百，皆置长；别国数十，置王。曰舍卫；曰迦没路，开户皆东向；曰迦尸，或曰波罗奈，亦曰波罗那斯。其畜有稍割牛，黑色，角细，长四尺许，十日一割，不然困且死。人饮其血，或曰寿五百岁，牛寿如之。

中天竺王姓乞利啞氏，亦曰刹利，世有其国，不篡杀。土溽热，稻岁四熟。禾之长者没橐它。以贝齿为货。有金刚、旃檀、郁金，与大秦、扶南、交趾相贸易。人富乐，无簿籍，耕王地者乃输税。以舐足摩踵为致礼。家有奇乐倡伎。王大臣皆服锦罽，为螺髻于顶，馀发翦使卷。男子穿耳垂当，或悬金，

耳缓者为上类；徒跣，衣重白。妇人顶节金、银、珠纓络，死者燔骸取灰，建窆堵，或委野中及河，饲鸟兽鱼鳖，无丧纪。谋反者幽杀之；小罪赎钱；不孝者断手足，劓耳鼻，徙于边。有文字，善步历，学《悉曇章》，妄曰梵天法。书贝多叶以记事。尚浮图法，不杀生饮酒，国中处处指曰佛古迹也。信盟誓，传禁咒，能致龙起云雨。

隋炀帝时，遣裴矩通西域诸国，独天竺、拂菻不至为恨。武德中，国大乱，王尸罗逸多勒兵战无前，象不弛鞍，士不释甲，因讨四天竺，皆北面臣之。会唐浮屠玄奘至其国，尸罗逸多召见曰：“而国有圣人出，作《秦王破阵乐》，试为我言其为人。”玄奘粗言太宗神武，平祸乱，四夷宾服状。王喜，曰：“我当东面朝之。”贞观十五年，自称摩伽陀王，遣使者上书。帝命云骑尉梁怀璠持节尉抚，尸罗逸多惊问国人：“自古亦有摩诃震旦使者至吾国乎？”皆曰：“无有。”戎言中国为摩诃震旦。乃出迎，膜拜受诏书，戴之顶，复遣使者随入朝。诏卫尉丞李义表报之，大臣郊迎，倾都邑纵观，道上焚香，尸罗逸多率群臣东面受诏书，复献火珠、郁金、菩提树。

二十二年，遣右卫率府长史王玄策使其国，以蒋师仁为副；未至，尸罗逸多死，国人乱，其臣那伏帝阿罗那顺自立，发兵拒玄策。时从骑才数十，战不胜，皆没，遂剽诸国贡物。玄策挺身奔吐蕃西鄙，檄召邻国兵。吐蕃以兵千人来，泥婆罗以七千骑来，玄策部分进战茶博和罗城，三日破之，斩首三千级，溺水死万人。阿罗那顺委国走，合散兵复阵，师仁禽之，俘斩千计。余众奉王妻息阻乾陀卫江，师仁击之，大溃，获其妃、王子，虏男女万二千人，杂畜三万，降城邑五百八十所。东天竺王尸鸠摩送牛马三万馈军，及弓、刀、宝纓络。迦没路国献异物，并上地图，请老子象。玄策执阿罗那顺献阙下。有司告

宗庙，帝曰：“夫人耳目玩声色，口鼻耽臭味，此败德之原也。婆罗门不劫吾使者，宁至俘虏邪？”擢玄策朝散大夫。

得方士那逻迦娑婆寐，自言寿二百岁，有不死术，帝改馆使治丹，命兵部尚书崔敦礼护视。使者驰天下，采怪药异石，又使者走婆罗门诸国。所谓畔茶法水者，出石臼中，有石象人守之，水有七种色，或热或冷，能销草木金铁，人手入辄烂，以囊它髑髅转注瓠中。有树名咀赖罗，叶如梨，生穷山崖腹，前有巨虺守穴，不可到，欲取叶者，以方镞矢射枝则落，为群鸟衔去，则又射，乃得之。其诡譎类如此。后术不验，有诏听还，不能去，死长安。高宗时，庐伽逸多者，东天竺乌茶人，亦以术进，拜怀化大将军。

乾封三年，五天竺皆来朝。开元时，中天竺遣使者三至；南天竺一，献五色能言鸟，乞师讨大食、吐蕃，丐名其军。玄宗诏赐怀德军。使者曰：“蕃夷惟以袍带为宠。”帝以锦袍、金革带、鱼袋并七事赐之；北天竺一来朝。

摩揭它，一曰摩伽陀，本中天竺属国。环五千里，土沃宜稼穡，有异稻巨粒，号供大人米。王居拘闍揭罗布罗城，或曰俱苏摩补罗，曰波吒厘子城，北濒殒伽河。贞观二十一年，始遣使者自通于天子，献波罗树，树类白杨。太宗遣使取熬糖法，即诏扬州上诸蔗，柝沈如其剂，色味愈西域远甚。高宗又遣王玄策至其国摩诃菩提祠立碑焉。后德宗自制钟铭，赐那烂陀祠。

又有那揭者，亦属国也，贞观二十年，遣使者贡方物。

乌茶者，一曰乌伏那，亦曰乌菴，直天竺南，地广五千里，东距勃律六百里，西鬲宾四百里。山谷相属，产金、铁、蒲陶、郁金。稻岁熟。人柔诈，善禁架术。国无杀刑，抵死者放之穷山。罪有疑，饮以药，视溲清浊而决轻重。有五城，王居术瞢利城，一曰瞢揭厘城，东北有达丽罗川，即乌菴旧地。贞观

十六年，其王达摩因陀诃斯遣使者献龙脑香，玺书优答。大食与乌菟东鄙接，开元中数诱之，其王与骨咄、俱位二王不肯臣，玄宗命使者册为王。

章求拔国，或曰章揭拔，本西羌种。居悉立西南四山中，后徙山西，与东天竺接。衣服略相类，因附之。地袤八九百里，胜兵二千人。无城郭，好钞暴，商旅患之。贞观二十年，其王罗利多菩伽因悉立国遣使者入朝。玄策之讨中天竺，发兵来赴，有功，由是职贡不绝。

悉立当吐蕃西南，户五万，城邑多旁涧溪。男子缙束头，衣氍褐。妇人辫发，短裙。昏姻不以财聘。其谷宜粳稻、麦、豆。死者葬于野，不封树，丧制为黑衣，满年而除。刑有刖、劓。常羁属吐蕃。

罽宾，隋漕国也，居葱岭南，距京师万二千里而赢，南距舍卫三千里。王居脩鲜城，常役属大月氏。地暑湿，人乘象，俗治浮屠法。

武德二年，遣使贡宝带、金锁、水精盏、颇黎状若酸枣。贞观中献名马。太宗诏大臣曰：“朕始即位，或言天子欲耀兵，振伏四夷，惟魏徵劝我脩文德，安中夏；中夏安，远人伏矣。今天下大安，四夷君长皆来献，此徵力也。”遣果毅何处罗拔等厚赉赐其国，并抚尉天竺。处罗拔至罽宾，王东向稽首再拜，仍遣人导护使者至天竺。十六年，献褥特鼠，喙尖尾赤，能食蛇，螫者嗅且尿，疮即愈。

国人共传王始祖曰馨孽，至曷撻支传十二世。显庆三年，以其地为脩鲜都督府。龙朔初，拜其王脩鲜等十一州诸军事、脩鲜都督。开元七年，遣使献天文及秘方奇药，天子册其王为葛逻达支特勒。后乌散特勒洒年老，请以子拂菻罽婆嗣，听之。天宝四载，册其子勃匐准为袭罽宾及乌菟国王。乾元初使者朝贡。

卷第二百一十六 列传第一百四十六下

西域下

康者，一曰萨末鞬，亦曰飒秣建，元魏所谓悉斤者。其南距史百五十里，西北距西曹百余里，东南属米百里，北中曹五十里。在那密水南，大城三十，小堡三百。君姓温，本月氏人。始居祁连北昭武城，为突厥所破，稍南依葱岭，即有其地。枝庶分王，曰安，曰曹，曰石，曰米，曰何，曰火寻，曰戊地，曰史，世谓“九姓”，皆氏昭武。土沃宜禾，出善马，兵强诸国。人嗜酒，好歌舞于道。王帽氈，饰金杂宝。女子盘髻，蒙黑巾，缀金花。生儿以石蜜啖之，置胶于掌，欲长而甘言，持瑤若黏云。习旁行书。善商贾，好利，丈夫年二十，去傍国，利所在无不至。以十二月为岁首，尚浮图法，祠祆神，出机巧技。十一月鼓舞乞寒，以水交泼为乐。

隋时，其王屈木支娶西突厥女，遂臣突厥。武德十年，始遣使来献。贞观五年，遂请臣。太宗曰：“朕恶取虚名，害百姓；且康臣我，缓急当同其忧。师行万里，宁朕志邪？”却不受。俄又遣使献师子兽，帝珍其远，命秘书监虞世南作赋。自是岁入贡，致金桃、银桃，诏令植苑中。

高宗永徽时，以其地为康居都督府，即授其王拂呼纒为都督。万岁通天中，以大首领笃娑钵提为王。死，子泥涅师立。死，国人立突昏为王。开元初，贡锁子铠、水精杯、码瓶、

驼鸟卵及越诺、殊儒、胡旋女子。其王乌勒伽与大食亟战不胜，来乞师，天子不许。久之，请封其子咄曷为曹王，默啜为米王，诏许。乌勒伽死，遣使立咄曷，封钦化王，以其母可敦为郡夫人。

安者，一曰布豁，又曰捕喝，元魏谓忸蜜者。东北至东安，西南至毕，皆百里所。西濒乌浒河，治阿滥谧城，即康居小君长鬲王故地。大城四十，小堡千余。募勇健者为柘羯。柘羯，犹中国言战士也。武德时，遣使入朝。贞观初，献方物，太宗厚尉其使曰：“西突厥已降，商旅可行矣。”诸胡大悦。其王诃陵迦又献名马，自言一姓相承二十二世云。是岁，东安国亦入献，言子姓相承十世云。

东安，或曰小国，曰喝汗，在那密水之阳，东距何二百里许，西南至大安四百里。治喝汗城，亦曰鹘斤。大城二十，小堡百。显庆时，以阿滥为安息州，即以其王昭武杀为刺史；鹘斤为木鹿州，以其王昭武闭息为刺史。开元十四年，其王笃萨波提遣弟阿悉烂达拂毗发黎来朝，纳马豹。后八年，献波斯娄二，拂菻绣毼球一，郁金香、石蜜等，其妻可敦献柘辟大毼球二，绣毼球一，丐赐袍带、铠仗及可敦袷襪属装泽。

东曹，或曰率都沙那，苏对沙那，劫布旦那，苏都识匿，凡四名。居波悉山之阴，汉贰师城地也。东北距俱战提二百里，北至石，西至康，东北宁远，皆四百里许，南至吐火罗五百里。有野叉城，城有巨窟，严以关钥，岁再祭，人向窟立，中即烟出，先触者死。武德中，与康同遣使入朝。其使曰：“本国以臣为健儿，闻秦王神武，欲隶麾下。”高祖大悦。

西曹者，隋时曹也，南接史及波览，治瑟底痕城。东北越于底城有得悉神祠，国人事之。有金具器，款其左曰：“汉时天子所赐。”武德中入朝。天宝元年，王哥逻仆罗遣使者献方物，诏封怀德王，即上言：“祖考以来，奉天可汗，愿同唐人

受调发，佐天子征讨。”十一载，东曹王设阿忽与安王请击黑衣大食，玄宗尉之，不听。

中曹者，居西曹东，康之北。王治迦底真城。其人长大，工战斗。

石，或曰柘支，曰柘折，曰赭时，汉大宛北鄙也。去京师九千里。东北距西突厥，西北波腊，南二百里所抵俱战提，西南五百里康也。圆千余里，右涯素叶河。王姓石，治柘折城，故康居小王窳匿城地。西南有药杀水，入中国谓之真珠河，亦曰质河。东南有大山，生瑟瑟。俗善战，多良马。隋大业初，西突厥杀其王，以特勒匐职统其国。武德、贞观间，数献方物。显庆三年，以瞰羯城为大宛都督府，授其王瞰土屯摄舍提于屈昭穆都督。开元初，封其君莫贺咄吐屯，有功，为石国王。二十八年，又册顺义王。明年，王伊捺吐屯屈勒上言：“今突厥已属天可汗，惟大食为诸国患，请讨之。”天子不许。天宝初，封王子那俱车鼻施为怀化王，赐铁券。久之，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劾其无蕃臣礼，请讨之。王约降，仙芝遣使者护送至开远门，俘以献，斩阙下，于是西域皆怨。王子走大食乞兵，攻怛逻斯城，败仙芝军，自是臣大食。宝应时，遣使朝贡。

有碎叶者，出安西西北千里所，得勃达岭，南抵上国，北突骑施南鄙也，西南直葱岭羸二千里。水南流者经中国入于海，北流者经胡入于海。北三日行度雪海，春夏常雨雪。繇勃达岭北行羸千里，得细叶川。东曰热海，地寒不冻。西有碎叶城，天宝七载，北庭节度使王正见伐安西，毁之。川长千里，有异姓突厥兵数万，耕者皆擐甲，相掠为奴婢。西属怛逻斯城，石常分兵镇之。自此抵西海矣。三月讫九月，未尝雨，人以雪水溉田。

石东南千余里，有怖捍者，山四环之，地膏腴，多马羊。

西千里距堵利瑟那，东临叶叶水，水出葱岭北原，色浊，西北流入大磧。无水草，望大山，寻遗齿，知所指，五百余里即康也。

米，或曰弥末，曰弥秣贺。北百里距康。其君治钵息德城，永徽时为大食所破。显庆三年，以其地为南谥州，授其君昭武开拙为刺史，自是朝贡不绝。开元时，献璧、舞筵、师子、胡旋女。十八年，大首领末野门来朝。天宝初，封其君为恭顺王，母可敦郡夫人。

何，或曰屈霜你迦，曰贵霜匿，即康居小王附墨城故地。城左有重楼，北绘中华古帝，东突厥、婆罗门，西波斯、拂菻等诸王，其君旦诣拜则退。贞观十五年，遣使者入朝。永徽时上言：“闻唐出师西讨，愿输粮于军。”俄以其地为贵霜州，授其君昭武婆达地刺史。遣使者钵底失入谢。

火寻，或曰货利习弥，曰过利，居乌浒水之阳。东南六百里距戊地，西南与波斯接，西北抵突厥曷萨，乃康居小王奥鞬城故地。其君治急多颶遮城。诸胡惟其国有车牛，商贾乘以行诸国。天宝十载，君稍施芬遣使者朝，献黑盐。宝应时复入朝。

史，或曰佉沙，曰羯霜那，居独莫水南康居小王苏薤城故地。西百五十里距那色波，北二百里属米，南四百里吐火罗也。有铁门山，左右巉峭，石色如铁，为关以限二国，以金镞阖。城有神祠，每祭必千羊，用兵类先祷乃行。国有城五百。隋大业中，其君狄遮始通中国，号最强盛，筑乞史城，地方数千里。贞观十六年，君沙瑟毕献方物。显庆时，以其地为佉沙州，授君昭武失阿喝刺史。开元十五年，君忽必多献舞女、文豹。后君长数死、立，然首领时时入朝。天宝中，诏改史为来威国。

那色波，亦曰小史，盖为史所役属。居吐火罗故地，东厄葱岭，西接波刺斯，南雪山。

循缚乌水北有坦蜜种，亦自国，东西六百里所。又东逾四种，有镗沙者，广三百里，长五百里，东界骨咄，接葱岭有十八种。南有揭职，稍大，幅员准千里，陵阜连属，多菽麦，气寒烈。东南抵雪山六百里，道吐火罗，又逾五种至婆罗睹逻。北逾山行六百里，得乌苾种。东北行二百里至河波罗水，水西南流，春夏涸冻。北历十二种有婆罗吸摩补罗，最大种，绵地四千里，山周其外，土沃，产镡、水精。北大雪山，即东女也。历十九种得摩揭陀。又东过四种，逾大河，有迦摩缕波，皆阨险，地接西南夷，其人类蛮獠。行二月，叩蜀南边，其东南野象群暴，故战用象军。又南历三十二种有狼揭罗者，地大数千里，其君治窳菟黎湿伐罗城。西北即波刺斯，传言广万里，王治苏刺萨儗那城。土温溽，引水为田，人富饶。出金、银、水精。多工巧，织锦、褐、氍毹。产善马、橐它。人服锦氎。赋税，口出四银钱，又以交易。西北距拂菻，西南际海岛，有西女种，皆女子，多珍货，附拂菻，拂菻君长岁遣男子配焉。俗产男不举。又有臂、多、势、罗四种，西北逾大山广川，历小城聚，行二千里即谢臯也。北五百里有弗栗恃萨儗那，地横二千里，纵千里。其君突厥种，治护苾那城。东北大雪山，盛夏常冻，凿冰乃可度。下有安坦罗缚者，地三千里；西北逾岭四百里有阔悉多；西北三百里有活种，大二千里。此三种皆居吐火罗故地，臣于突厥，君亦突厥种，主铁门南诸戎，迁徙不常。东又有七种，东南峡道险甚，无虑三百里，得俱兰。东北山行五百里，即护密，北识匿也。南有商弥，地大二千里而羸，多蒲陶。生雌黄，凿石乃得。东北逾山七百里，至波谜罗川，东西千里，南北百里，春夏雨雪。南有钵露种，多紫金。行五百里有揭盘陀。东行八百里出葱岭，又八百里至乌铍，环千里，出白、鼈、青三种玉。君长世臣揭盘陀。北径磧，旷野五百里，

得疏勒。东南五百里济徙多水，逾大沙岭，有斫句迦种，或曰沮渠，地千里。东逾领八百里，即于阗也，东有媲摩川。度磧行二百里，得尼壤城，在大泽中，地垫洳，芦菴荒茂，行者凿道趣城通于阗，而于阗以为东关。又东行入大流沙，人行无迹，故往返辄迷，聚遣骸以识道。无水草，多热风，触人及六畜皆迷仆。行四百里至故都逻。又六百里至故折摩驮那，古且末也。又千里至故纳缚波，古楼兰也。

自但蜜以下，诸种相与群聚，华人皆以国名之，故未尝与唐通，传记杂诡，不可得而考，然其地与诸国连属，粗序其名云。

宁远者，本拔汗那，或曰钹汗，元魏时谓破洛那。去京师八千里。居西鞬城，在真珠河之北。有大城六，小城百。人多寿。其王自魏、晋相承不绝。每元日，王及首领判二朋，朋出一人被甲斗，众以瓦石相之，有死者止，以卜岁善恶。

贞观中，王契苾为西突厥瞰莫贺咄所杀，阿瑟那鼠匿夺其城。鼠匿死，子遏波之立契苾兄子阿了参为王，治呼闷城；遏波之治渴塞城。显庆初，遏波之遣使朝贡，高宗厚慰谕。三年，以渴塞城为休循州都督，授阿了参刺史，自是岁朝贡。玄宗开元二十七年，王阿悉烂达干助平吐火仙，册拜奉化王。天宝三载，改其国号宁远，帝以外家姓赐其王曰窦，又封宗室女为和义公主降之。十三载，王忠节遣子薛裕朝，请留宿卫，习华礼，听之，授左武卫将军。其事唐最谨。

大勃律，或曰布露。直吐蕃西，与小勃律接，西邻北天竺、乌菴。地宜郁金。役属吐蕃。万岁通天逮开元时，三遣使者朝，故册其君苏弗舍利支离泥为王。死，又册苏麟陀逸之嗣王。凡再遣大首领贡方物。

小勃律去京师九千里而羸，东少南三千里距吐蕃赞普牙，

东八百里属乌苾，东南三百里大勃律，南五百里个失蜜，北五百里当护密之娑勒城。王居孽多城，临娑夷水。其西山颠有大城曰迦布罗。开元初，王没谨忙来朝，玄宗以儿子畜之，以其地为绥远军。国迫吐蕃，数为所困。吐蕃曰：“我非谋尔国，假道攻四镇尔。”久之，吐蕃夺其九城，没谨忙求救北庭，节度使张孝嵩遣疏勒副使张思礼率锐兵四千倍道往，没谨忙因出兵，大破吐蕃，杀其众数万，复九城。诏册为小勃律王；遣大首领察卓那斯摩没胜入谢。

没谨忙死，子难泥立。死，兄麻来兮立。死，苏失利之立，为吐蕃阴诱，妻以女，故西北二十余国皆臣吐蕃，贡献不入。安西都护三讨之无功。天宝六载，诏副都护高仙芝伐之。前遣将军席元庆驰千骑见苏失利之曰：“请假道趋大勃律。”城中大酋五六，皆吐蕃腹心。仙芝约元庆：“吾兵到，必走山。出诏书召慰，赐缯纁采。缚酋领待我。”元庆如约。苏失利之挟妻走，不得其处。仙芝至，斩为吐蕃者，断娑夷桥。是暮，吐蕃至，不能救。仙芝约王降，遂平其国。于是拂菻、大食诸胡七十二国皆震恐，咸归附。执小勃律王及妻归京师，诏改其国号归仁，置归仁军，募千人镇之。帝赦苏失利之不诛，授右威卫将军，赐紫袍、黄金带，使宿卫。

吐火罗，或曰土豁罗，曰睹货逻，元魏谓吐呼罗者。居葱岭西，乌浒河之南，古大夏地。与挹怛杂处。胜兵十万。国土著，少女多男。北有颇黎山，其阳穴中有神马，国人游牧牝于侧，生驹辄汗血。其王号“叶护”。武德、贞观时再入献。

永徽元年，献大鸟，高七尺，色黑，足类橐驼，翹而行，日三百里，能啖铁，俗谓驼鸟。显庆中，以其阿缓城为月氏都督府，析小城为二十四州，授王阿史那都督。后二年，遣子来朝，俄又献码蹬树，高三尺。神龙元年，王那都泥利遣弟仆罗

入朝，留宿卫。开元、天宝间数献马、 娄、异药、乾陀婆罗二百品、红碧玻瓈，乃册其君骨咄禄顿达度为吐火罗叶护、挹怛王。其后，邻胡羯师谋引吐蕃攻吐火罗，于是叶护失里忙伽罗丐安西兵助讨，帝为出师破之。乾元初，与西域九国发兵为天子讨贼，肃宗诏隶朔方行营。

挹怛国，汉大月氏之种。大月氏为乌孙所夺，西过大宛，击大夏臣之。治蓝氏城。大夏即吐火罗也。嚧哒，王姓也，后裔以姓为国，讹为挹怛，亦曰挹阇。俗类突厥，天宝中遣使朝贡。

俱兰，或曰俱罗弩，曰屈浪拏，与吐火罗接，环地三千里，南大雪山，北俱鲁河。出金精，琢石取之。贞观二十年，其王忽提婆遣使者来献，书辞类浮屠语。

劫者，居葱岭中，西及南距赊弥，西北挹怛也。去京师万二千里。气常热，有稻、麦、粟、豆。畜羊马。俗死弃于山。武德二年，遣使者献宝带、玻瓈、水精杯。

越底延者，南三千里距天竺，西北千里至赊弥，东北五千里至瓜州，居辛头水之北。其法不杀人，重罪流，轻罪放。无租税。俗翦发，被锦袍，贫者白氎。自澡洁。气温，多稻、米、石蜜。

谢居吐火罗西南，本曰漕矩吒，或曰漕矩，显庆时谓诃达罗支，武后改今号。东距罽宾，东北帆延，皆四百里。南婆罗门，西波斯，北护时健。其王居鹤悉那城，地七千里，亦治阿娑你城。多郁金、瞿草。潢泉灌田。国中有突厥、罽宾、吐火罗种人杂居，罽宾取其子弟持兵以御大食。景云初，遣使朝贡，后遂臣罽宾。开元八年，天子册葛达罗支颉利发誓屈尔为王。至天宝中数朝献。

帆延者，或曰望衍，曰梵衍那。居斯卑莫运山之旁，西北

与护时健接，东南距罽宾，西南诃达罗支，与吐火罗连境。地寒，人穴处。王治罗烂城，有大城四五。水北流入乌浒河。贞观初，遣使者入朝。显庆三年，以罗烂城为写凤都督府，缚时城为悉万州，授王垞写凤州都督，管内五州诸军事，自是朝贡不绝。

石汗那，或曰斫汗那。自缚底野南入雪山，行四百里得帆延，东临乌浒河。多赤豹。开元、天宝中，一再朝献。

识匿，或曰尸弃尼，曰瑟匿。东南直京师九千里，东五百里距葱岭守捉所，南三百里属护蜜，西北五百里抵俱蜜。初治苦汗城，后散居山谷。有大谷五，酋长自为治，谓之五识匿。地二千里，无五谷。人喜攻剽，劫商贾。播蜜川四谷稍不用王号令。俗窟室。贞观二十年，与似没、役槃二国使者偕来朝。开元十二年，授王布遮波资金吾卫大将军。天宝六载，王跌失伽延从讨勃律战死，擢其子都督、左武卫将军，给禄居藩。

似没者，北接石。土俗与康同。

役槃，亦与康邻。出良马。

俱蜜者，治山中。在吐火罗东北，南临黑河。其王突厥延陀种。贞观十六年，遣使者入朝。开元中，献胡旋舞女，其王那罗延颇言为大食暴赋，天子但尉遣而已。天宝时，王伊悉烂俟斤又献马。

护蜜者，或曰达摩悉铁帝，曰镛侃，元魏所谓钵和者，亦吐火罗故地。东南直京师九千里而羸，横千六百里，纵狭才四五里。王居塞迦审城，北临乌浒河。地寒洄，堆阜曲折，沙石流漫。有豆、麦，宜木果，出善马。人碧瞳。显庆时以地为鸟飞州，王沙钵罗颀利发为刺史。地当四镇入吐火罗道，故役属吐蕃。开元八年，册其王罗旅伊陀骨咄禄多毘勒莫贺达摩萨尔为王。十六年，与米首领米忽汗同献方物。明年，大酋乌鹘达

干复朝。王死，册其从弟护真檀嗣王。二十九年，身入朝，宴内殿，拜左金吾卫将军，赐紫袍、金带。天宝初，王子颀吉匐请绝吐蕃，赐铁券。八载，真檀来朝，请宿卫，诏可。授右武卫将军，久乃遣。又遣首领朝贡。乾元元年，王纥设伊俱鼻施来朝，赐氏李。

个失蜜，或曰迦湿弥逻。北距勃律五百里，环地四千里，山回绕之，它国无能攻伐。王治拨逻勿逻布逻城，西濒弥那悉多大河。地宜稼。多雪不风。出火珠、郁金、龙种马。俗毛褐。世传地本龙池，龙徙水竭，故往居之。

开元初，遣使者朝。八年，诏册其王真陀罗秘利为王；间献胡药。天木死，弟木多笔立，遣使者物理多来朝，且言：“有国以来，并臣天可汗，受调发。国有象、马、步三种兵，臣身与中天竺王厄吐蕃五大道，禁出入，战辄胜。有如天可汗兵至勃律者，虽众二十万，能输粮以助。又国有摩诃波多磨龙池，愿为天可汗营祠。”因丐王册，鸿胪译以闻。诏内物理多宴中殿，赐赉优备，册木多笔为王，自是职贡有常。

其役属五种，亦名国。所谓坦叉始罗者，地二千里，有都城。东南馀七百里得僧诃补罗，地三千馀里，亦治都城。东南山行五百里得乌刺尸，地二千里，有都城。宜稼穡。东南限山千里即个失蜜。西南行险七百里得半笈蹉，地二千里。又得曷逻阁补罗者，其大四千里，有都城，多山阜，人骁勇。五种皆无君长云。

骨咄，或曰珂咄罗。广长皆千里。王治思助建城。多良马、赤豹。有四大盐山，山出乌盐。

开元十七年，王俟斤遣子骨都施来朝。二十一年，王颀利发献女乐，又遣大首领多博勒达干朝贡。天宝十一载，册其王罗全节为叶护。

苏毘，本西羌族，为吐蕃所并，号孙波，在诸部最大。东与多弥接，西距鹵莽硖，户三万。天宝中，王没陵赞欲举国内附，为吐蕃所杀。子悉诺率首领奔陇右，节度使哥舒翰护送阙下，玄宗厚礼之。

多弥，亦西羌族，役属吐蕃，号难磨。滨犁牛河，土多黄金。贞观六年，遣使者朝贡，赐遣之。

伊吾城者，汉宜禾都尉所治。商胡杂居，胜兵千，附铁勒。人骁悍，土良沃。隋末内属，置伊吾郡。天下乱，复臣突厥。贞观四年，城酋来朝。颉利灭，举七城降，列其地为西伊州。

师子，居西南海中，延袤二千余里。有棱伽山，多奇宝，以宝置洲上，商舶偿直辄取去。后邻国人稍往居之。能驯养师子，因以名国。

总章三年，遣使者来朝。天宝初，王尸罗迷迦再遣使献大珠、钿金、宝璎、象齿、白鬣。

波斯，居达遏水西，距京师万五千里而赢。东与吐火罗、康接，北邻突厥可萨部，西南皆濒海，西北赢四千里，拂菻也。人数十万，其先波斯匿王，大月氏别裔，王因以姓，又为国号。治二城，有大城十馀。俗尊右下左，祠天地日月水火。祠夕，以麝揉苏，泽酃颜鼻耳。西域诸胡受其法，以祠袄。拜必交股。俗徒跣，丈夫祝发，衣不剖襟，青白为巾帔，缘以锦。妇辫发著后。战乘象，一象士百人，负则尽杀。断罪不为文书，决于廷。叛者铁灼其舌，疮白为直，黑为曲。刑有髡、钳、刖、劓，小罪髡，或系木于颈，以时月而置。劫盗囚终老，偷者输银钱。凡死，弃于山，服阅月除。气常馥热，地夷漫，知耕种畜牧。有鸞鸟，能啖羊。多善犬、雉、大驴。产珊瑚，高不三尺。

隋末，西突厥叶护可汗讨残其国，杀王库萨和，其子施利立，叶护使部帅监统。施利死，遂不肯臣。立库萨和女为王，

突厥又杀之。施利之子单羯方奔拂菻，国人迎立之，是为伊怛支。死，兄子伊嗣俟立。

贞观十二年，遣使者没似半朝贡。又献活褥蛇，状类鼠，色正青，长九寸，能捕穴鼠。伊嗣俟不君，为大酋所逐，奔吐火罗，半道，大食击杀之。子卑路斯入吐火罗以免。遣使者告难，高宗以远不可师，谢遣。会大食解而去，吐火罗以兵纳之。

龙朔初，又诉为大食所侵，是时天子方遣使者到西域分置州县，以疾陵城为波斯都督府，即拜卑路斯为都督。俄为大食所灭。虽不能国，咸亨中犹入朝，授右卫将军，死。始，其子泥涅师为质，调露元年，诏裴行俭将兵护还，将复王其国。以道远，至安西碎叶，行俭还。泥涅师因客吐火罗二十年，部落益离散。景龙初，复来朝，授左卫将军。病死，西部独存。开元、天宝间，遣使者十辈献码床、火毛绣舞筵。乾元初，从大食袭广州，焚仓库庐舍，浮海走。大历时复来献。

又有陀拔斯单者，或曰陀拔萨憐。其国三面阻山，北濒小海。居婆里城，世为波斯东大将。波斯灭，不肯臣大食。天宝五载，王忽鲁汗遣使入朝，封为归信王。后八年，遣子自会罗来朝，拜右卫员外中郎将，赐紫袍、金鱼，留宿卫。为黑衣大食所灭。

贞观后，远小国君遣使者来朝献，有司未尝参考本末者，今附之左方。曰火辞弥，与波斯接。贞观十八年，与摩罗游使者偕朝。二十一年，有健达王献佛土菜，茎五叶，赤华紫须。龙朔元年，多福王难婆修强宜说遣使者来朝。总章元年，有末陀提王，开元五年，有习阿萨般王安杀，并遣使者朝贡。七年，诃毘施王捺塞因吐火罗大酋罗摩献师子、五色鸚鵡。

天宝时来朝者，曰俱烂那，曰舍摩，曰威远，曰苏吉利发屋兰，曰苏利悉单，曰建城，曰新城，曰俱位，凡八国。

俱位，或曰商弥。治阿除师多城，在大雪山、勃律河北。地寒，有五谷、蒲陶、若榴，冬窟室。国人常助小勃律为中国候。

新城之国，在石东北赢百里。有弩室羯城，亦曰新城，曰小石国城，后为葛逻禄所并。

拂菻，古大秦也，居西海上，一曰海西国。去京师四万里，在苫西，北直突厥可萨部，西濒海，有迟散城，东南接波斯。地方万里，城四百，胜兵百万。十里一亭，三亭一置。臣役小国数十，以名通者曰泽散，曰驴分。泽散直东北，不得其道里。东度海二千里至驴分国。

重石为都城，广八十里，东门高二十丈，扣以黄金。王宫有三袭门，皆饰异宝。中门中有金巨称一，作金人立，其端属十二丸，率时改一丸落。以瑟瑟为殿柱，水精、琉璃为椽，香木梁，黄金为地，象牙阖。有贵臣十二共治。王出，一人挈囊以从，有讼书投囊中，还省枉直。国有大灾异，辄废王更立贤者。王冠如鸟翼，缀珠。衣锦绣，前无襟。坐金榻，侧有鸟如鹅，绿毛，上食有毒辄鸣。无陶瓦，屑白石墍屋，坚润如玉。盛暑引水上，流气为风。男子剪发、衣绣，右袒而帔，乘輜辘白盖小车，出入建旌旗，击鼓。妇人锦巾。家訾亿万者为上官。

俗喜酒，嗜干饼。多幻人，能发火于颜，手为江湖，口幡旒举，足堕珠玉。有善医能开脑出虫以愈目眚。土多金、银、夜光璧、明月珠、大贝、车渠、玛瑙、木难、孔翠、虎魄。织水羊毛为布，曰海西布。海中有珊瑚洲，海人乘大舶，堕铁网水底。珊瑚初生磐石上，白如菌，一岁而黄，三岁赤，枝格交错，高三四尺。铁发其根，系网舶上，绞而出之，失时不敢即腐。西海有市，贸易不相见，置直物旁，名鬼市。有兽名勅，

大如狗，犷恶而力。北邑有羊，生土中，脐属地，割必死，俗介马而走，击鼓以惊之，羔脐绝，即逐水草，不能群。

贞观十七年，王波多力遣使献赤玻璃、绿金精，下诏答贄。大食稍强，遣大将军摩拽伐之，拂菻约和，遂臣属。乾封至大足，再朝献。开元七年，因吐火罗大酋献师子、羚羊。

自拂菻西南度磧二千里，有国曰磨邻，曰老勃萨。其人黑而性悍。地瘠疠，无草木五谷，饲马以槁鱼，人食鹞莽。鹞莽，波斯枣也。不耻蒸报，于夷狄最甚，号曰“寻”。其君臣七日一休，不出纳交易，饮以穷夜。

大食，本波斯地。男子鼻高，黑而髯。女子白皙，出辄鄣面。日五拜天神。银带，佩银刀，不饮酒举乐。有礼堂容数百人，率七日，王高坐为下说曰：“死敌者生天上，杀敌受福。”故俗勇于斗。土饶砾不可耕，猎而食肉。刻石蜜为庐如舆状，岁献贵人。蒲陶大者如鸡卵。有千里马，传为龙种。

隋大业中，有波斯国人牧于俱纷摩地那山，有兽言曰：“山西三穴，有利兵，黑石而白文，得之者王。”走视，如言。石文言当反，乃诡众衰亡命于恒曷水，劫商旅，保西鄙自王，移黑石宝之。国人往讨之，皆大败还，于是遂强。灭波斯，破拂菻，始有粟麦仓庾。南侵婆罗门，并诸国，胜兵至四十万。康、石皆往臣之。其地广万里，东距突骑施。西南属海。

海中有拨拔力种，无所附属。不生五谷，食肉，刺牛血和乳饮之。俗无衣服，以羊皮自蔽。妇人明皙而丽。多象牙及阿未香，波斯贾人欲往市，必数千人纳鬻纒血誓，乃交易。兵多牙角，而有弓、矢、铠、槊，士至二十万，数为大食所破略。

永徽二年，大食王繖密莫未始遣使者朝贡，自言王大食氏，有国三十四年，传二世。开元初，复遣使献马、钿带，谒见不拜，有司将劾之。中书令张说谓殊俗慕义，不可置于罪。玄宗

赦之。使者又来，辞曰：“国人止拜天，见王无拜也。”有司切责，乃拜。十四年，遣使苏黎满献方物，拜果毅，赐绯袍、带。

或曰大食族中有孤列种，世酋长，号白衣大食。种有二姓，一曰盆尼未换，二曰奚深。有摩诃末者，勇而智，众立为王。辟地三千里，克夏腊城。传十四世，至未换，杀兄伊疾自王，下怨其忍。有呼罗珊木鹿人并波悉林将讨之，徇众曰：“助我者，皆黑衣。”俄而众数万，即杀未换，求奚深种孙阿蒲罗拔为王，更号黑衣大食。蒲罗死，弟阿蒲恭拂立。至德初，遣使者朝贡。代宗取其兵平两京。阿蒲恭拂死，子迷地立。死，弟诃论立。贞元时，与吐蕃相攻，吐蕃岁西师，故鲜盗边。十四年，遣使者含嵯、乌鸡、沙北三人朝，皆拜中郎将，赉遣之。传言其国西南二千里山谷间，有木生花如人首，与语辄笑，则落。

东有末禄，小国也。治城郭，多木姓，以五月为岁首，以画缸相献。有寻支瓜，大者十人食乃尽。蔬有颗葱、葛蓝、军达、茺薹。

大食之西有苦者，亦自国。北距突厥可萨部，地数千里。有五节度，胜兵万人。土多禾。有大川，东流入亚俱罗。商贾往来相望云。

自大食西十五日行，得都盘，西距罗利支十五日行；南即大食，二十五日行；北勃达，一月行。

勃达之东距大食二月行；西抵岐兰二十日行；南都盘，北大食，皆一月行。

岐兰之东南二十日行，得阿没，或曰阿昧；东南距陀拔斯十五日行；南沙兰，一月行；北距海二日行。居你诃温多城，宜马羊，俗柔宽，故大食常游牧于此。

沙兰东距罗利支，北恒满，皆二十日行；西即大食，二十五日行。

罗利支东距都盘，北陀拔斯，皆十五日行；西沙兰，二十日行；南大食，二十五日行。

恒满，或曰恒没，东陀拔斯，南大食，皆一月行；北岐兰，二十日行；西即大食，一月行。居乌浒河北平川中。兽多师子。西北与史接，以铁关为限。

天宝六载，都盘等六国皆遣使者入朝，乃封都盘王谋思健摩诃延曰顺化王，勃达王摩俱涩斯曰守义王，阿没王俱那胡设曰恭信王，沙兰王卑路斯威曰顺礼王，罗利支王伊思俱习曰义宁王，恒满王谢没曰奉顺王。

赞曰：西方之戎，古未尝通中国，至汉始载乌孙诸国。后以名字见者浸多。唐兴，以次脩贡，盖百馀，皆冒万里而至，亦已勤矣！然中国有报赠、册吊、程粮、传驿之费，东至高丽，南至真腊，西至波斯、吐蕃、坚昆，北至突厥、契丹、靺鞨，谓之“八蕃”，其外谓之“绝域”，视地远近而给费。开元盛时，税西域商胡以供四镇，出北道者纳赋轮台。地广则费倍，此盛王之鉴也。

卷第二百一十七 列传第一百四十七上

南蛮上

南诏，或曰鹤拓，曰龙尾，曰苴咩，曰阳剑，本哀牢夷后，乌蛮别种也。夷语王为“诏”。其先渠帅有六，自号“六诏”，曰蒙秀诏、越析诏、浪穹诏、{訶登}睒诏、施浪诏、蒙舍诏。兵埒，不能相君，蜀诸葛亮讨定之。蒙舍诏在诸部南，故称南诏。居永昌、姚州之间，铁桥之南，东距爨，东南属交趾，西摩伽陀，西北与吐蕃接，南女王，西南骠，北抵益州，东北际黔、巫。王都羊苴咩城，别都曰善阐府。

王坐东向，其臣有所陈，以状言而不称臣。王自称曰元，犹朕也；谓其下曰昶，犹卿、尔也。官曰坦绰、曰布燮、曰久赞，谓之清平官，所以决国事轻重，犹唐宰相也；曰酋望、曰正酋望、曰员外酋望、曰大军将、曰员外，犹试官也。幕爽主兵，琮爽主户籍，慈爽主礼，罚爽主刑，劝爽主官人，厥爽主工作，万爽主财用，引爽主客，禾爽主商贾，皆清平官、酋望、大军将兼之。爽，犹言省也。督爽，总三省也。乞托主马，禄托主牛，巨托主仓廩，亦清平官、酋望、大军将兼之。曰爽酋、曰弥勤、曰勤齐，掌赋税。曰兵孺司，掌机密。大府主将曰演习，副曰演览；中府主将曰缮裔，副曰缮览；下府主将曰澹酋，副曰澹览；小府主将曰幕揔，副曰幕览。府有陀酋，若管记；有陀西，若判官。大抵如此。凡调发，下文书聚邑，必占其期。

百家有总佐一，千家有治人官一，万家有都督一。凡田五亩曰双。上官授田四十双，上户三十双，以是而差。壮者皆为战卒，有马为骑军。人岁给韦衫裤。以邑落远近分四军，以旗帜别四方，面一将统千人，四军置一将。凡敌入境，以所入面将御之。王亲兵曰硃弩佉苴。佉苴，韦带也。择乡兵为四军罗苴子，戴硃鞬鞞，负犀革铜盾而跣，走险如飞。百人置罗苴子统一人。

望苴蛮者，在兰苍江西。男女勇捷，不鞍而骑，善用矛剑，短甲蔽胸腹，鞬鞞皆插猫牛尾，驰突若神。凡兵出，以望苴子前驱。以清平子弟为羽仪。王左右有羽仪长八人，清平官见王不得佩剑，唯羽仪长佩之为亲信。有六曹长，曹长有功补大军将。大军将十二，与清平官等列，日议事王所，出治军壁称节度，次补清平官。有内算官，代王裁处；外算官，记王所处分，以付六曹。外则有六节度，曰：弄栋、永昌、银生、剑川、柘东、丽水。有二都督：会川、通海。有十睑，夷语睑若州，曰：云南睑、白厓睑亦曰勃弄睑、品澹睑、{讠登}川睑、蒙舍睑、大厘睑亦曰史睑、苴咩睑亦曰阳睑、蒙秦睑、矣和睑、赵川睑。

祁鲜山之西多瘴歎，地平，草冬不枯。自曲靖州至滇池，人水耕，食蚕以柘，蚕生阅二旬而茧，织锦缣精致。大和、祁鲜而西，人不蚕，剖波罗树实，状若絮，纽缕而幅之。览睑井产盐最鲜白，惟王得食，取足辄灭灶。昆明城诸井皆产盐，不征，群蛮食之。永昌之西，野桑生石上，其林上屈两向而下植，取以为弓，不筋漆而利，名曰瞑弓。长川诸山，往往有金，或披沙得之。丽水多金麸。越睽之西，多荐草，产善马，世称越睽骏。始生若羔，岁中纽莎縻之，饮以米潘，七年可御，日驰数百里。

王出，建八旗，紫若青，白旂；雉翼二；有旄钺，紫囊之；翠盖。王母曰信麽，亦曰九麽。妃曰进武。信麽出，亦建八旗，绛旂。自曹长以降，系金佉苴。尚绛紫。有功加锦，又有功加

金波罗。金波罗，虎皮也。功小者，衿背不袖，次止于衿。妇人不粉黛，以苏泽发。贵者绫锦裙襦，上施锦一幅。以两股辮为鬢髻，耳缀珠贝、瑟瑟、虎魄。女、嫠妇与人乱，不禁，婚夕私相送。已嫁有奸者，皆抵死。俗以寅为正，四时大抵与中国小差。脍鱼寸，以胡瓜、椒、菹和之，号鹅阙。吹瓢笙，笙四管。酒至客前，以笙推盏劝酌。以缙帛及贝市易。贝者大若指，十六枚为一觅。师行，人赍粮斗五升，以二千五百人为一营。其法，前伤者养治，后伤者斩。犁田以一牛三夫，前挽、中压、后驱。然专于农，无贵贱皆耕。不繇役，人岁输米二斗。一艺者给田，二收乃税。

王蒙氏，父子以名相属。自舍龙以来，有谱次可考。舍龙生独逻，亦曰细奴逻，高宗时遣使者入朝，赐锦袍。细奴逻生逻盛炎，逻盛炎生炎阁。武后时，盛炎身入朝，妻方娠，生盛逻皮，喜曰：“我又有子，虽死唐地足矣。”炎阁立，死开元时。弟盛逻皮立，生皮逻阁，授特进，封台登郡王。炎阁未有子时，以阁罗凤为嗣，及生子，还其宗，而名承阁，遂不改。

开元末，皮逻阁逐河蛮，取大和城，又袭大厘城守之，因城龙口，夷语山陂陀为“和”，故谓“大和”，以处阁罗凤。天子诏赐皮逻阁名归义。当是时，五诏微，归义独强，乃厚以利啖剑南节度使王昱，求合六诏为一。制可。归义已并群蛮，遂破吐蕃，浸骄大。入朝，天子亦为加礼。又以破濞蛮功，驰遣中人册为云南王，赐锦袍、金钿带七事。于是徙治大和城。天宝初，遣阁罗凤子凤迦异入宿卫，拜鸿胪卿，恩赐良异。

七载，归义死，阁罗凤立，袭王，以其子凤迦异为阳瓜州刺史。初，安宁城有五盐井，人得煮鬻自给。玄宗诏特进何履光以兵定南诏境，取安宁城及井，复立马援铜柱，乃还。

鲜于仲通领剑南节度使，卞忿少方略。故事，南诏尝与妻

子谒都督，过云南，太守张虔陀私之，多所求丐，阁罗凤不应。虔陀数诟靳之，阴表其罪。由是忿怨，反，发兵攻虔陀，杀之，取姚州及小夷州凡三十二。明年，仲通自将出戎、嵩州，分二道进次曲州、靖州。阁罗凤遣使者谢罪，愿还所虏，得自新，且城姚州；如不听，则归命吐蕃，恐云南非唐有。仲通怒，囚使者，进薄白崖城，大败引还。阁罗凤敛战疮，筑京观，遂北臣吐蕃，吐蕃以为弟。夷谓弟“钟”，故称“赞普钟”，给金印，号“东帝”。揭碑国门，明不得已而叛，尝曰：“我上世世奉中国，累封赏，后嗣容归之。若唐使者至，可指碑澡祓吾罪也。”会杨国忠以剑南节度当国，乃调天下兵凡十万，使侍御史李宓讨之，犍饷者尚不在。涉海而疫死相踵于道，宓败于大和城，死者十八。亦会安禄山反，阁罗凤因之取嵩州会同军，据清溪关，以破越析，梟于赠，西而降寻传、骠诸国。

寻传蛮者，俗无丝纊，跣履榛棘不苦也。射豪猪，生食其肉。战，以竹笼头如兜鍪。其西有裸蛮，亦曰野蛮，漫散山中，无君长，作槛舍以居。男少女多，无田农，以木皮蔽形，妇或十或五共养一男子。广德初，凤迦异筑柘东城，诸葛亮石刻故在，文曰：“碑即仆，蛮为汉奴。”夷畏誓，常以石搯扃。

大历十四年，阁罗凤卒，以凤迦异前死，立其孙异牟寻以嗣。异牟寻有智数，善抚众，略知书。母李，独锦蛮女也。独锦蛮亦乌蛮种，在秦藏川南。天宝中，命其长为蹄州刺史。世与南诏婚聘。

异牟寻立，悉众二十万入寇，与吐蕃并力。一趋茂州，逾文川，扰灌口；一趋扶、文，掠方维、白坝；一侵黎、雅，叩邛邛关。令其下曰：“为我取蜀为东府，工伎悉送逻娑城，岁赋一缣。”于是进陷城聚，人率走山。德宗发禁卫及幽州军以援东川，与山南兵合，大败异牟寻众，斩首六千级，禽生捕伤

甚众，颠踣厓峭且十万。异牟寻惧，更徙苴咩城，筑袤十五里，吐蕃封为日东王。

然吐蕃责赋重数，悉夺其险立营候，岁索兵助防，异牟寻稍苦之。故西泸令郑回者，唐官也，往嵩州破，为所虏。阁罗凤重其惇儒，号“蛮利”，俾教子弟，得捶榜，故国中无不惮。后以为清平官。说异牟寻曰：“中国有礼义，少求责，非若吐蕃恹刻无极也。今弃之复归唐，无远戍劳，利莫大此。”异牟寻善之，稍谋内附，然未敢发。亦会节度使韦皋抚诸蛮有威惠，诸蛮颇得异牟寻语，白于皋，时贞元四年也。皋乃遣谍者遗书，吐蕃疑之，因责大臣子为质，异牟寻愈怨。后五年，乃决策遣使者三人异道同趣成都，遗皋帛书曰：

异牟寻世为唐臣，曩缘张虔陀志在吞侮，中使者至，不为澄雪，举部惶窘，得生异计。鲜于仲通比年举兵，故自新无繇。代祖弃背，二蕃欺孤背约。神川都督论讷舌使浪人利罗式眩惑部姓，发兵无时，今十二年。此一忍也。天祸蕃廷，降衅萧墙，太子弟兄流窜，近臣横污，皆尚结赞阴计，以行屠杀，平日功臣，无一二在。讷舌等皆册封王；小国奏请，不令上达。此二忍也。又遣讷舌逼城于鄙，弊邑不堪。利罗式私取重赏，部落皆惊。此三忍也。又利罗式骂使者曰：“灭子之将，非我其谁？子所富当为我有。”此四忍也。

今吐蕃委利罗式甲士六十侍卫，因知怀恶不谬。此一难忍也。吐蕃阴毒野心，辄怀搏噬。有如媮生，实污辱先人，辜负部落。此二难忍也。往退浑王为吐蕃所害，孤遗受欺；西山女王，见夺其位；拓拔首领，并蒙诛刈；仆固志忠，身亦丧亡。每虏一朝亦被此祸。此三难忍也。往朝廷降使招抚，情心无二，诏函信节，皆送蕃廷。虽知中夏至仁，业为蕃臣，吞声无诉。此四难忍也。

曾祖有宠先帝，后嗣率蒙袭王，人知礼乐，本唐风化。吐蕃诈给百情，怀恶相戚。异牟寻愿竭诚日新，归款天子。请加戍剑南、西山、泾原等州，安西镇守，扬兵四临，委回鹘诸国，所在侵掠，使吐蕃势分力散，不能为强，此西南隅不烦天兵，可以立功云。

且赠皋黄金、丹砂。皋护送使者京师，使者奏异牟寻请归天子，为唐藩辅。献金，示顺革；丹，赤心也。德宗嘉之，赐以诏书，命皋遣谍往覘。

皋令其属崔佐时至羊苴咩城。时吐蕃使者多在，阴戒佐时衣牂柯使者服以入。佐时曰：“我乃唐使者，安得从小夷服？”异牟寻夜迎之，设位陈燎，佐时即宣天子意。异牟寻内畏吐蕃，顾左右失色，流涕再拜受命。使其子阁劝及清平官与佐时盟点苍山，载书四：一藏神祠石室，一沈西洱水，一置祖庙，一以进天子。乃发兵攻吐蕃使者杀之，刻金契以献，遣曹长跼南罗、赵迦宽随佐时入朝。

初，吐蕃与回鹘战，杀伤甚，乃调南诏万人。异牟寻欲袭吐蕃，阳示寡弱，以五千人行，许之。即自将数万踵后，昼夜行，大破吐蕃于神川，遂断铁桥，溺死以万计，俘其五王。乃遣弟凑罗栋、清平官尹仇宽等二十七人入献地图、方物，请复号南诏。帝赐赉有加，拜仇宽左散骑常侍，封高溪郡王。

明年夏六月，册异牟寻为南诏王。以祠部郎中袁滋持节领使，成都少尹庞颀副之，崔佐时为判官；俱文珍为宣慰使，刘幽岩为判官。赐黄金印，文曰“贞元册南诏印”。滋至大和城，异牟寻遣兄蒙细罗勿等以良马六十迎之，金鍔玉珂，兵振鐸夹路陈。异牟寻金甲，蒙虎皮，执双鐸鞘。执矛千人卫，大象十二引于前，骑军、徒军以次列。诘旦，授册，异牟寻率官属北面立，宣慰使东向，册使南向，乃读诏册。相者引异牟寻去位，

跪受册印，稽首再拜；又受赐服备物，退曰：“开元、天宝中，曾祖及祖皆蒙册袭王，自此五十年。贞元皇帝洗痕录功，复赐爵命，子子孙孙永为唐臣。”因大会其下，享使者，出银平脱马头盘二，谓滋曰：“此天宝时先君以鸿胪少卿宿卫，皇帝所赐也。”有笛工、歌女，皆垂白，示滋曰：“此先君归国时，皇帝赐胡部、龟兹音声二列，今丧亡略尽，唯二人故在。”酒行，异牟寻坐，奉觞滋前，滋受觞曰：“南诏当深思祖考成业，抱忠竭诚，永为西南藩屏，使后嗣有以不绝也。”异牟寻拜曰：“敢不承使者所命。”滋还，复遣清平官尹辅酋等七人谢天子，献鐔鞘、浪剑、郁刃、生金、瑟瑟、牛黄、虎珀、氎、纺丝、象、犀、越睺统伦马。鐔鞘者，状如残刃，有孔傍达，出丽水，饰以金，所击无不洞，夷人尤宝，月以血祭之。郁刃，铸时以毒药并冶，取迎跃如星者，凡十年乃成，淬以马血，以金犀饰鐔首，伤人即死。浪人所铸，故亦名浪剑，王所佩者，传七世矣。

异牟寻攻吐蕃，复取昆明城以食盐池。又破施蛮、顺蛮，并虜其王，置白崖城；因定磨些蛮，隶昆山西爨故地；破茫蛮，掠弄栋蛮、汉裳蛮，以实云南东北。

施蛮者，在铁桥西北，居大施睺、敛寻睺。男子衣缁布；女分发直额，为一髻垂后，跣而衣皮。

顺蛮本与施蛮杂居剑、共诸川。咩罗皮、鐔罗望既失澄川、浪穹，夺剑、共地，由是徙铁桥，在剑睺西北四百里，号剑羌。

磨蛮、些蛮与施、顺二蛮皆乌蛮种，居铁桥、大婆、小婆、三探览、昆池等川。土多牛羊，俗不泽，男女衣皮，俗好饮酒歌舞。

茫蛮本关南种，茫，其君号也，或呼茫诏。永昌之南有茫天连、茫吐薹、大睺、茫昌、茫鲜、茫施，大抵皆其种。楼居，

无城郭。或漆齿，或金齿。衣青布短裤，露骭，以缁布缭腰，出其馀垂后为饰。妇人披五色娑罗笼。象才如牛，养以耕。

弄栋蛮，白蛮种也。其部本居弄栋县鄙地，昔为褒州，有首领为刺史，误杀其参军，挈族北走。后散居磨些江侧，故剑、共诸川亦有之。

汉裳蛮，本汉人部种，在铁桥。惟以朝霞缠头，馀尚同汉服。

十五年，异牟寻谋击吐蕃，以遣川、宁北等城当寇路，乃峭山深堑修战备，帝许出兵助力。又请以大臣子弟质于皋，皋辞。固请，乃尽舍成都，咸遣就学。且言：“昆明、嵩州与吐蕃接，不先加兵，为虏所胁，反为我患。”请皋图之。时唐兵比岁屯京西、朔方，大峙粮，欲南北并攻取故地。然南方转饷稽期，兵不悉集。是夏，虏麦不熟，疫疠仍兴，赞普死，新君立。皋揣虏未敢动，乃劝异牟寻：“缓举万全，愈于速而无功。今境上兵十倍往岁，且行营皆在嵩州，扼西泸吐蕃路，昆明、弄栋可以无虞。”异牟寻请期它年。

吐蕃大臣以岁在辰，兵宜出，谋袭南诏，阅众治道，将以十月围嵩州。军屯昆明凡八万，皆命一岁粮。赞普以舅攘都罗为都统，遣尚乞力、欺徐滥钵屯西贡川。异牟寻与皋相闻，皋命部将武免率弩士三千赴之，亢荣朝以万人屯黎州，韦良金以二万五千人屯嵩州，约南诏有急，皆进军，过俄准添城者，南诏供馈。吐蕃引众五万自曩贡川分二军攻云南，一军自诺济城攻嵩州。异牟寻畏东蛮、磨些难测，惧为吐蕃乡导，欲先击之。皋报：“嵩州实往来道，捍蔽数州，虏百计窥之，故严兵以守，屯壁相望，粮械处处有之，东蛮庸敢怀贰乎？”异牟寻乃檄东、磨些诸蛮内粮城中，不者悉烧之。吐蕃颛城将杨万波约降，事泄，吐蕃以兵五千守，皋将击破之。万波与笼官拔颛城以来，

徙其人二千于宿川。皋将扶忠义又取未恭城，俘系牛羊千计。赞普大将既煎让律以兵距十贡川一舍而屯，国师马定德率种落出降。西贡节度监军野多输煎者，赞普乞立赞养子，当从先赞普殉，亦诣忠义降。于是虜气衰，军不振。欺徐滥铄至铁桥，南诏毒其水，人多死，乃徙纳川，壁而待。是年，虜霜雪早，兵无功还，期以明年。吐蕃苦唐、诏掎角，亦不敢图南诏。皋令免按兵嵩州，节级镇守，虽南诏境亦所在屯戍。吐蕃怨野战数北，乃屯三泸水，遣论妄热诱濒泸诸蛮，复城悉摄。悉摄，吐蕃险要也。蛮酋潜导南诏与皋部将杜毘罗狙击。十七年春，夜绝泸破虜屯，斩五百级。虜保鹿危山，毘罗伏以待，又战，虜大奔。于时，康、黑衣大食等兵及吐蕃大酋皆降，获甲二万首。又合鬼主破虜于泸西。

吐蕃君长共计，不得嵩州，患未艾，常为两头蛮挟唐为轻重，谓南诏也。会虜荐饥，方葬赞普，调敛烦。至是，大料兵，率三户出一卒，虜法为大调集。又闻唐兵三万入南诏，乃大惧，兵戍纳川、故洪、诺济、腊、聿賚五城，欲悉师出西山、剑山，收嵩州以绝南诏。皋即上言：“京右诸屯宜明斥候，蚤敛田，邠、陇焚莱，可困虜入。”皋遣将邢毘以兵万人屯南、北路，赵昱万人戍黎、雅州。异牟寻谓皋曰：“虜声取嵩州，实窥云南，请武免督军进羊苴咩。若虜不出者，请以来年二月深入。”时虜兵三万攻盐州，帝以虜多诈，疑继以大军，诏皋深钞贼鄙，分虜势。皋表：“贼精铠多置南屯，今向盐、夏非全军，欲掠河曲党项畜产耳”。俄闻虜破麟州，皋督诸将分道出，或自西山，或由平夷，或下陇陀和、石门，或径神川、纳川，与南诏会。是时，回鹘、太原、邠宁、泾原军猎其北，剑南东川、山南兵震其东，凤翔军当其西；蜀、南诏深入，克城七，焚堡百五十所，斩首万级，获铠械十五万。围昆明、维州不能克，

乃班师。振武、灵武兵破虜二万，泾原、凤翔军败虜原州。惟南诏攻其腹心，俘获最多。帝遣中人尹偕尉异牟寻。而吐蕃盛屯昆明、神川、纳川自守。异牟寻比年献方物，天子礼之。

卷第二百一十八 列传第一百四十七中

南蛮中

元和三年，异牟寻死，诏太常卿武少仪持节吊祭。子寻阁劝立，或谓梦湊，自称“牒信”，夷语君也。改赐元和印章。明年死，子劝龙晟立，淫肆不道，上下怨疾。十一年，为弄栋节度王嵯巔所杀，立其弟劝利。诏少府少监李铕为册立吊祭使。劝利德嵯巔，赐氏蒙，封“大容”，蛮谓兄为“容”。长庆三年，始赐印。是岁死，弟丰祐立。丰祐驽敢，善用其下，慕中国，不肯连父名。穆宗使京兆少尹韦审规持节临册。丰祐遣洪成酋、赵龙些、杨定奇入谢天子。

于是，西川节度使杜元颖治无状，障候弛沓相蒙，时大和三年也。嵯巔乃悉众掩邛、戎、嵩三州，陷之。入成都，止西郭十日，慰赉居人，市不扰肆。将还，乃掠子女、工技数万引而南，人惧自杀者不胜计。救兵逐，嵯巔身自殿，至大度河，谓华人曰：“此吾南境，尔去国，当哭。”众号恸，赴水死者十三。南诏自是工文织，与中国埒。明年，上表请罪。比年使者来朝，开成、会昌间再至。

大中时，李琢为安南经略使，苛墨自私，以斗盐易一牛。夷人不堪，结南诏将段酋迁陷安南都护府，号“白衣没命军”。南诏发硃弩佉苴三千助守。然朝贡犹岁至，从者多。杜棕自西川入朝，表无多内蛮谦，丰祐怒，即慢言索质子。会宣宗崩，

使者告哀。是时，丰祐亦死，坦绰酋龙立，恚朝廷不吊恤；又诏书乃赐故王，以草具进使者而遣。遂僭称皇帝，建元建极，自号大礼国。懿宗以其名近玄宗嫌讳，绝朝贡。乃陷播州。安南都护李鄲屯武州，咸通元年，为蛮所攻，弃州走。天子斥鄲，以王宽代之。明年，攻邕管，经略使李弘源兵少不能拒，奔峦州。南诏亦引去，诏殿中监段文楚为经略使，数改条约，众不悦，以胡怀玉代之。南诏知边人困甚，剽掠无有，不入寇。杜惊当国，为帝谋，遣使者吊祭示恩信，并诏驃信以名嫌，册命未可举，必易名乃得封。帝乃命左司郎中孟穆持节往，会南诏陷嵩州，穆不行。

安南桃林人者，居林西原，七绾洞首领李由独主之，岁岁戍边。李琢之在安南也，奏罢防冬兵六千人，谓由独可当一队，遏蛮之入。蛮酋以女妻由独子，七绾洞举附蛮，王宽不能制。三年，以湖南观察使蔡袭代之，发诸道兵二万屯守，南诏怛畏不敢出。

会诏左庶子蔡京经制岭南，忌袭功，有所欲，沮坏之，乃言：“南方自无虞，武夫幸功，多聚兵耗馈运，请还戍兵惜财用。”袭执不可，愿留五千兵，累表不报。即极陈南诏伺隙久，有十必死状。朝廷昏肆，不省也。京还奏，得意甚，复诏为宣慰安抚使。即建析广州为岭南东道，邕州为西道，以龚、象、藤、岩为隶州。乃拜京西道节度使。京褊吝贪克，峻条令，为砲熏剗断法，下愁毒，为军中所逐，走藤州，矫制作攻讨使印，召乡兵比道军攻邕州，不克，众溃，贬死崖州。以桂管观察使郑愚代节度。

南诏攻交州，进略安南，袭请救，发湖、荆、桂兵五千屯邕州。岭南韦宙奏：“南诏必袭邕管，不先防近而图远，恐捣虚绝粮道，且深入。”乃诏袭按军海门，诏郑愚分兵御之。袭请济师，以山南东道兵千人赴之。南诏酋将杨思僭、麻光高以

兵六千薄城而屯。四年正月，攻益急，袭录异牟寻盟言系矢上射入其营，不答。俄而城陷，袭阖宗死者七十人，幕府樊绰取袭印走度江。荆南兵入东鄂苦战，斩南诏二千级。是夜，蛮遂屠城。有诏诸军保岭南，更以秦州经略使高骈为安南都护。帝见输发频，罢游幸，不奏乐，宰相杜惊以为非是，止之。

南诏稍逼邕州，郑愚自陈非将帅才，愿更择人。会康承训自义成来朝，乃授岭南西道节度使，发荆、襄、洪、鄂兵万人从之。承训辞兵寡，乃大兴诸道兵五万往。六月，置行交州于海门，进为都护府，调山东兵万人益戍，以容管经略使张茵镇之。因命经略安南，茵逗留不敢进。安南之陷，将吏遗人多客伏溪洞，诏所在招还救恤之，免安南赋入二年。

韦宙请分兵屯容、藤披蛮势。五年，南诏回掠雋州以摇西南。西川节度使萧鄴率属蛮鬼主邀南诏大度河，败之。明年，复来攻。会刺史喻士珍贪狘，阴掠两林东蛮口缚卖之，以易蛮金，故开门降。南诏尽杀戍卒，而士珍遂臣于蛮。安南久屯，两河锐士死瘴毒者十七，宰相杨收议罢北军，以江西为镇南军，募强弩二万建节度，且地便近，易调发。诏可。夏侯孜亦以张茵懦，不足事，悉以兵授高骈。骈以选士五千度江，败林邑兵于邕州，击南诏龙州屯，蛮酋烧货畜走。酋龙遣杨缙思助酋迁共守安南，以范脆些为安南都统，赵诺眉为扶邪都统。七年六月，骈次交州，战数胜，士酣斗，斩其将张詮。李涯龙举众万人降，拔波风三壁。缙思出战，败，还走城。士乘之，超堞入，斩酋迁、脆些、诺眉，上首三万级，安南平。

初，酋龙遣清平官董成等十九人诣成都，节度使李福将廷见之，成辞曰：“皇帝奉天命改正朔，请以敌国礼见。”福不许。导译五返，日旰土倦，议不决。福怒，命武士捽辱之，械系于馆。俄而刘潼代福节度，即挺其系，表纵还。有诏召成等

至京师，见别殿，赐物良厚，慰遣还国。

明年，酋龙使杨酋庆等来谢释囚。初，李师望建言：“成都经于忽蛮事，旷日不能决，请析邛、蜀、嘉、眉、黎、雅、嵩七州为定边军，建节度制机事，近且速。”天子谓然，即诏师望为节度使，治邛州。邛距成都才五舍，嵩州最南，去邛乃千里，缓急首尾不相副，而师望利专制，讳不言。哀积无厌，私贿以百万计。又欲激蛮怒，幸有功，乃杀酋庆等。既而戍士怒，将醢师望以逞，会召还，以窦滂代之。滂沓冒尤不法，诛责苛纤甚师望。时蛮役未兴，而定边已困。

酋龙怨杀其使，十年，乃入寇。以军缀青溪关，密引众伐木开道，径雪岓，盛夏，卒冻死者二千人。出沐源，窥嘉州，破属蛮，遂次沐源。滂遣兗海兵五百往战，一军覆。酋龙乃身自将，督众五万侵嵩州，攻青溪关。屯将杜再荣绝大度河走，诸屯皆退保北涯。蛮攻黎州，诡服汉衣，济江袭犍为，破之。裴回陵、荣间，焚庐舍，掠粮畜。薄嘉州，刺史杨恣与南诏夹江而军，士攒射，蛮不得进，阴自上游济，背击王师，杀忠武将颜庆师，恣走，嘉州陷。明年正月，攻杜再荣，滂自勒兵战。酋龙遣使者十辈请和，滂信之，语未半，蛮桴争岸，噪而进。滂不知所为，将自杀，武宁将苗全绪止之，殊死战，蛮稍却，滂乃遁，全绪殿而行。黎州陷，人走匿山谷，蛮掠金帛不胜数。入自邛崃关，围雅州，遂击邛州。是冬，滂弃州，壁导江，储货峙械皆亡矣。

酋龙进攻成都，次眉州，坦绰杜元忠日夜教酋龙取全蜀。于是西川节度使庐耽遣其副王偃、中人张思广约和，蛮强之使南面拜，然卒不见酋龙而还。蛮次新津，耽复遣副谭奉祀好言申约，蛮留之。耽畏援军未集，即飞请天子降大使通好，以纾其深入。懿宗驰遣太仆卿支详为和蛮使。

蛮本无谋，不能乘机会鼓行亟驱，但蚍结蝇营，忸鹵剽小利，处处留屯，故蜀孺老得扶携悉入成都。阁里皆满，户所占地不得过一床，雨则冒箕盎自庇。城中井为竭，则共饮摩诃池，至争淬溺死者，或歛沙取滴饮之。死不能具棺，即共坎瘞。故泸州刺史杨庆复为耽治攻具、藿石，置牢城兵，八将主之，树篔格，夜列炬照城，守具雄新。又选悍士三千，号“突将”，为长刀、巨挝斧，分左右番休，日隶于军，士心侈欲斗。而酋龙自双流徐行，内欲报董成之辱，因给耽请上介至军议事。耽遣节度副使柳槃往见杜元忠议和，元忠妄言：“帝见耽，请具车盖葆鬘。”槃未能决，还。蛮以三百骑负幄幕来，大言曰：“供帐隋蜀王听事，为驃信行在。”耽不许，乃驰去。

蛮稍前，傅外郭。于是游奕使王昼督援兵三千屯昆桥；窦滂亦以其军自导江来，将与大军犄角，然战不甚力，小不胜即保广汉。自以失定边，觐成都陷，得薄其罪。会有诏斥徙，军遂无功。

耽部将李自孝者，与刺史喻士珍善。士珍臣蛮，自孝阴与贼通，乃说耽城下蒔苇稻，渚水颓城，举府不之觉。蛮攻城，自孝守陴，树麾以自表。麾所指，蛮辄攻之，为下所觉，耽杀自孝以徇。

城左有民楼肆，蛮俯射城中，耽募勇士烧之，器械俱尽。二月，蛮以云梁、鹅车四面攻，士叫呼，鹅车未至，陴者以巨索钩系，投膏炬，车焚，箱间蛮卒尽死。耽遣李、张察率突将战城下，俘斩二千级。蛮彻民鄣落为蓬笼如车{△大}，下设枕木，推而前，不及城丈，匿蛮其内以穴墉。杨恣以坳贮粪沈泼蛮，蛮不能处；注以铁液，蓬笼皆火。然南诏负众，益治器械，斧兵昼夜有声，将击锦楼，众失色。耽遣将出，三面苦战，蛮引却。蛮利夜晦，辄薄城，闻呼啸，众齐奋。城上施铁笼千

炬，贼来不得隐，屯夫终夜哄，蛮不能侵。

支详遣谍与约好，且谓耽毋多杀以速蛮和。是时，传言救师至，城中合噪开门，士争出迎军，南诏搏战不解。日入，判官程克裕以北门兵二千乘之，蛮乃走。耽犹遗之书，谢不得已交兵，且请和。士脱铠迎支详，详陈所赍，植二旗，署曰“赐云南帛物”。谓蛮使者曰：“天子诏云南和解，而兵薄成都，奈何？请退舍撤警以修好。”或劝详：“蛮多诈，毋入死地。”详不行。蛮复围成都，夜穿西北隅，犁旦乃觉，即颓茭火于墉，蛮皆死穴中。以铁絙曳云翱仆之，燎作，少选尽，益固守。

是时，帝遣东川节度使颜庆复为大度河制置、剑南应接使，兵次新都，博野将曾元裕败蛮兵，斩二千级。南诏骑数万晨压官军以骋，大将宋威以忠武兵战，斩首五千，获马四百尾。南诏退屯星宿山，威进戍沱江。酋龙遣酋望至支详所请和，详曰：“今列城固守，北军望功，归语而主，审自度。”耽遣锐将趣蛮壁烧攻具，杀二千人，为南诏所躐，却而溃。蛮闻凤翔、山南军且来，乃迎战毘桥，不胜，趋沱江，为伏士所击，又败。城中出突将，夜火蛮营，酋龙、坦绰身督战。后三日，王师夺升迁梁，蛮大败，夜烧亭传，乘火所向，雨矢射王师。威疏军行，向矢所发丛射之。两军不能决，各解去。酋龙知不敌，夜彻营南奔，至双流，江无梁，计穷，将赴水死，或止之曰：“今北军与成都兵合，若来追，我无类矣。不如伪和以纾急；不然，死未晚。”乃来请。三日梁成而济，即断梁，按队缓驱。黎州刺史严师本收散卒保邛州，酋龙惧，围二日去。蛮俘华民，必剽耳鼻已，纵之，既而居人刻木为耳鼻者什八。

庆复之来，众以其弟庆师死于蛮，必甘心。及成都不破，以己功轻，乃按军广溪，纵残寇，人人切齿。初，成都无隍堑，乃教耽浚隍，广三丈，作战棚于埤，列左右屯营，营别五区。

区卒五十，蔚阜英夹壕，后三年合拱。又为大旛连弩。自是南诏惮之。

酋龙年少嗜杀戮，亲戚异己者皆斩，兵出无宁岁，诸国更讎忿，屡覆众，国耗虚。蜀之役，男子十五以下悉发，妇耕以饷军。

十四年，坦绰复寇蜀，絙舟大度河以济，为刺史黄景复击却之。众循河而南，夜桴上流兵，夹攻瀕水诸屯，景复败，走还黎州。蛮躡追，为景复所败。会蛮踵来，还攻大度河，仆旗息鼓，请曰：“坦绰欲上书天子白冤事。”戍兵信之，不战。桥成而济，黎州陷。遂攻雅州，击定边军，卒溃入邛州。成都大震，人亡入玉垒关，士乘城。坦绰遣使者王保城等四十人赍驃信书遗节度使牛丛，欲假道入朝，请憩蜀王故殿。丛欲许之，杨庆谏曰：“蛮无信，彼礼屈辞甘，诈我也。请斩其使，留二人还书。”丛因责之曰：“诏王之祖，六诏最小夷也。天子录其勤，合六诏为一，俾附庸成都，名之以国，许子弟入太学，使习华风，今乃自绝王命。且雀蛇犬马，犹能报德，王乃不如虫鸟乎？比成都以武备未修，故令尔突我疆场。然昆桥、沱江之败，积弊附城，不四年复来。今吾有十万众，舍其半未用。以千人为军。十军为部，骁将主之。凡部有强弩二百，铸斧辅之；劲弓二百，越银刀辅之；长戈二百，掇刀辅之；短矛二百，连锤辅之。又军四面，面有铁骑五百。悉收刍薪、米粟、牛马、犬豕，清野待尔。吾又能以旁骑略尔樵采。我日出以一部与尔战，部别二番，日中而代；日昃一部至，以夜屯，月明则战，黑则休，夜半而代。凡我兵五日一杀敌，尔乃昼夜战，不十日，懵且死矣。州县缮甲厉兵，犄角相从，皆蛮之深讎，虽女子能齟齬薄贼，况强夫烈士哉！尔祖尝奴事西蕃，为尔仇家，今顾臣之，何恩讎之戾邪？蜀王故殿，先世之宝宫，非边夷所宜舍，

神怒人愤，骠信且死！”丛犹火郊民室庐观阁，严兵为固守计。坦绰至新津而还，回寇黔中，经略使秦匡谋惧，奔荆南。会僖宗立，遣金吾将军韩重持节往使。俄攻黎州，景复击走之。乾符元年，劫略嵩、雅间，破黎州，入邛崃关，掠成都，成都闭三日，蛮乃去。

诏徙天平军高骈领西川节度使，乃奏：“蛮小丑，势易制。而蜀道险，馆饷穷乏。今左神策所发长武、河东兵多，用度繁广。且彼皆扼制羌戎，不可以弛备。”诏乃罢长武等兵。骈至不淹月，阅精骑五千，逐蛮至大度河，夺铠马，执酋长五十斩之，收邛崃关，复取黎州，南诏遁还。骈召景复责大度河之败，斩以徇。戍望星、清溪等关。南诏惧，遣使者诣骈结好，而踵出兵寇边，骈斩其使。初，安南经略判官杜骘为蛮所俘，其妻，宗室女也，故酋龙使奉书丐和。骈答曰：“我且将百万众至龙尾城问尔罪。”酋龙大震。自南诏叛，天子数遣使至其境，酋龙不肯拜，使者遂绝。骈以其俗尚浮屠法，故遣浮屠景仙摄使往，酋龙与其下迎谒且拜，乃定盟而还。遣清平官酋望赵宗政、质子三十入朝乞盟，请为兄弟若舅甥。诏拜景仙鸿胪卿、检校左散骑常侍。骈结吐蕃尚延心、温末鲁耨月等为间，筑戎州马湖、沐源川、大度河三城，列屯拒险，料壮卒为平夷军，南诏气夺。酋龙恚，发疽死，伪谥景庄皇帝。子法嗣，改元贞明、承智、大同，自号大封人。

法年少，好畋猎酣逸，衣绛紫锦罽，镂金带。国事颀决大臣。乾符四年，遣陀西段羌宝诣邕州节度使辛谏请修好，诏使者答报。未几，寇西川，骈奏请与和亲，右谏议大夫柳韬、吏部侍郎崔澹丑其事，上言：“远蛮畔逆，乃因浮屠诱致，入议和亲，垂笑后世。骈职上将，谋乘谬，不可从。”遂寝。蛮使者再入朝议和亲，而骈徙荆南，持前请不置。宰相郑畋、庐

携争不决，皆赐罢。

辛谏遣幕府徐云虔摄使者往覘。到善阐府，见骑数十，曳长矛，拥绉服少年，殊纒约发。典客伽陀酋孙庆曰：“此骠信也。”问天子起居，下马揖客，取使者佩刀视之，自解左右钮以示。乃除地割三丈版，命左右驰射。每一人射，法束马逐以为乐，数十发止。引客就幄，侑子捧瓶盂，四女子侍乐饮，夜乃罢。又遣问客《春秋》大义，送使者还。

是时，骍徙节镇海，劾澹等沮议，帝蒙弱不能晓，下诏尉解。西川节度使崔安潜上言：“蛮蓄鸟兽心，不识礼义，安可以贱隶尚贵主，失国家大体？澹等议可用。臣请募义征子，率十户一保，愿发山东锐兵六千戍诸州，比五年，蛮可为奴。”久之，帝手诏问安潜和亲事，答曰：“云南姚州譬一县，中国何资于彼而遣重使，加厚礼？彼且妄谓朝廷畏怯无能为，脱有它请，陛下何以待之？且天宗近属，不可下小蛮夷。臣比移书，不言舅甥，黜所僭也。有如蛮使者不复至，当遣谍人伺其隙，可以得志。”

南诏知蜀强，故袭安南，陷之，都护曾袞奔邕府，戍兵溃。会西川节度使陈敬瑄申和亲议，时庐携复辅政，与豆庐彖皆厚骍，乃谲说帝曰：“陛下初即位，遣韩重使南诏，将官属留蜀期年，费不貲，蛮不肯迎。及骍节度西川，招嗚末，缮甲训兵，蛮夷震动，遣赵宗政入献，见天子，附骠信再拜；云虔之使，骠信答拜。其于礼不为少。宣宗皇帝收三州七关，平江、岭以南，至大中十四年，内库貲积如山，户部延资充满，故宰相敏中领西川，库钱至三百万缗，诸道亦然。咸通以来，蛮始叛命，再入安南、邕管，一破黔州，四盗西川，遂围庐耽，召兵东方，戍海门，天下骚动，十有五年，赋输不内京师者过半，中藏空虚，士死瘡厉，燎骨传灰，人不念家，亡命为盗，可为

痛心！前年留宗政等，南方无虞，及遣还，彼犹冀望。蒙法立三年，比兵不出要防，其蓄力以间我虞。今朝廷府库匱，甲兵少，牛丛有北兵七万，首尾奔冲不能救，况安南客戍单寡，涉冬寇祸可虞。诚命使者临报，纵未称臣，且伐其谋，外以縻服蛮夷，内得蜀休息也。”帝谓然，乃以宗室女为安化长公主许婚。拜嗣曹王龟年宗正少卿，为云南使，大理司直徐云虔副之；内常侍刘光裕为云南内使，霍承锡副之。及还，具言驃信诚款，以为敬瑄功，故进检校司空，赐一子官。

法遣宰相赵隆眉、杨奇混、段义宗朝行在，迎公主。高骈自扬州上言：“三人者，南诏心腹也，宜止而鸩之，蛮可图也。”帝从之。隆眉等皆死，自是谋臣尽矣，蛮益衰。中和元年，复遣使者来迎主，献珍怪氍毹百床，帝以方议公主车服为解。后二年，又遣布燮杨奇朋友肱来迎，诏检校国子祭酒张譙为礼会五礼使，徐云虔副之，宗正少卿嗣虢王约为婚使。未行，而黄巢平，帝东还，乃归其使。

法死，伪谥圣明文武皇帝。子舜化立，建元中兴。遣使款黎州修好，昭宗不答。后中国乱，不复通。

先是，有时傍、矣川罗识二族，通号“八诏”。时傍母，归义女也。其女复妻阁罗凤。初，咩罗皮之败，时傍入居厓川州，诱上浪千馀，势稍张，为阁罗所猜，徙置白厓城。后与矣川罗识诣神川都督求自立为诏，谋泄被杀。矣川罗识奔神川，都督送之罗些城。

蒙嵩诏，最大。其王嵩辅首死，无子，弟佉阳照立。佉阳照死，子照原立，丧明，子原罗质南诏。归义欲并国，故归其子原罗，众果立之。居数月，使人杀照原，逐原罗，遂有其地。

越析诏，或谓磨些诏，居故越析州，西距囊葱山一日行。贞元中，有豪酋张寻求烝其王波冲妻，因杀波冲。剑南节度使

召寻求至姚州，杀之。部落无长，以地归南诏。

波冲兄于于赠持王所宝鐸鞘东北度泸，邑于龙佉河，才百里，号双舍。使部酋杨墮居河东北。归义树壁侵于赠，不克。阁罗凤自请往击杨墮，破之，于赠投泸死。得鐸鞘，故王出军必双执之。

浪穹诏，其王丰时死，子罗鐸立。罗鐸死，子鐸罗望立，为浪穹州刺史，与南诏战，不胜，挈其部保剑川，更称剑浪。死，子望偏立。望偏死，子偏罗矣立。偏罗矣死，子罗君立。贞元中，南诏击破剑川，虏罗君，徙永昌。凡浪穹，澄睽、施浪，晶谓之浪人，亦称“三浪”。

澄睽诏，其王丰咩，初据澄睽，为御史李知古所杀。子咩罗皮自为澄川州刺史，治大厘城，归义袭败之，复入澄睽，与浪穹、施浪合拒归义。既战，大败，归义夺澄睽，咩罗皮走保野共川。死，子皮罗邓立。皮罗邓死，子邓罗颠立。邓罗颠死，子颠文托立。南诏破剑川，虏之。徙永昌。

施浪诏，其王施望欠居矣苴和城。有施各皮者，亦八诏之裔，据石和城。阁罗凤攻虏之，而施望欠孤立，故与咩罗皮合攻归义，不胜。归义以兵胁降其部，施望欠以族走永昌，献其女遗南诏丐和，归义许之，度兰江死。弟望千走吐蕃，吐蕃立为诏，纳之剑川，众数万。望千死，子千旁罗颠立。南诏破剑川，千旁罗颠走泸北。三浪悉灭，唯千旁罗颠及矣川罗识子孙在吐蕃。

赞曰：唐之治不能过两汉，而地广于三代，劳民费财，祸所繇生。晋献公杀嫡，贼二公子，号为暗君。明皇一日杀三庶人，昏蔽甚矣。呜呼！父子不相信，而远治阁罗凤之罪，土死十万，当时冤之。懿宗任相不明，藩镇屡畔，南诏内侮，屯戍思乱，庞勋乘之，倡戈横行。虽凶渠歼夷，兵连不解，唐遂以

亡。《易》曰：“丧牛于易。”有国者知戒西北之虞，而不知患生于无备。汉亡于董卓，而兵兆于冀州；唐亡于黄巢，而祸基于桂林。《易》之意深矣！

卷第二百一十九 列传第一百四十七下

南蛮下

环王，本林邑也，一曰占不劳，亦曰占婆。直交州南，海行三千里。地东西三百里而赢，南北千里。西距真腊雾温山，南抵奔浪陀州。其南大浦，有五铜柱，山形若倚盖，西重岩，东涯海，汉马援所植也。又有西屠夷，盖援还，留不去者，才十户。隋末孳衍至三百，皆姓马，俗以其寓，故号“马留人”，与林邑分唐南境。其地冬温，多雾雨，产虎魄、猩猩兽、结辽鸟。以二月为岁首，稻岁再熟，取槟榔沈为酒，椰叶为席。俗凶悍，果战斗，以麝涂身，日再涂再澡，拜谒则合爪顿颡。有文字，喜浮屠道，冶金银像，大或十围。呼王为阳蒲逋，王妻为陀阳阿熊，太子为阿长逋，宰相为婆漫地。王所居曰占城，别居曰齐国、曰蓬皮势。王衣白鬘，古贝斜络臂，饰金球为纓，髻发，戴金华冠如章甫。妻服朝霞，古贝短裙，冠纓如王。王卫兵五千，战乘象，藤为铠，竹为弓矢，率象千、马四百，分前后。不设刑，有罪者使象践之；或送不劳山，畀自死。

隋仁寿中，遣将军刘芳伐之，其王范梵志挺走，以其地为三郡，置守令。道阻不得通，梵志哀遗众，别建国邑。武德中，再遣使献方物，高祖为设九部乐飨之。贞观时，王头黎献驯象、镳锁、五色带、朝霞布、火珠，与婆利、罗刹二国使者偕来。林邑其言不恭，群臣请问罪。太宗曰：“昔苻坚欲吞晋，众百

万，一战而亡。隋取高丽，岁调发，人与为怨，乃死匹夫手。朕敢妄议发兵邪？”赦不问。又献五色鹦鹉、白鹦鹉，数诉寒，有诏还之。头黎死，子镇龙立，献通天犀、杂宝。十九年，摩诃慢多伽独弑镇龙，灭其宗，范姓绝。国人立头黎婿婆罗门为王，大臣共废之，更立头黎女为王。诸葛地者，头黎之姑子，父得罪，奔真腊。女之王不能定国，大臣共迎诸葛地为王，妻以女。永徽至天宝，凡三入献。至德后，更号环王。元和初不朝献，安南都护张舟执其伪驩、爱州都统，斩三万级，虜王子五十九，获战象、舠、铠。

婆利者，直环王东南，自交州泛海，历赤土、丹丹诸国乃至。地大洲，多马，亦号马礼。袤长数千里。多火珠，大者如鸡卵，圆白，照数尺，日中以艾藉珠，辄火出。产玳瑁、文螺；石坩，初取柔可治，既镂刻即坚。有舍利鸟，通人言。俗黑身，硃发而拳，鹰爪兽牙，穿耳傅瑯，以古贝横一幅缭于腰。古贝，草也，缉其花为布，粗曰贝，精曰鬣。俗以夜为市，自掩其面。王姓刹利邪伽，名护路那婆，世居位。缭班丝贝，缀珠为饰。坐金榻，左右持白拂、孔雀翼。出以象驾车，羽盖珠箔，鸣金、击鼓、吹蠡为乐。

其东即罗刹也，与婆利同俗。隋炀帝遣常骏使赤土，遂通中国。

赤土西南入海，得婆罗。总章二年，其王旃达钵遣使者与环王使者偕朝。

环王南有殊柰者，泛交趾海三月乃至，与婆罗同俗。贞观二年，使者上方物。九年，甘棠使者入朝，国居海南。十二年，僧高、武令、迦乍、鸠密四国使者朝贡。僧高直水真腊西北，与环王同俗。其后鸠密王尸利鸠摩又与富那王尸利提婆跋摩等遣使来贡。僧高等国，永徽后为真腊所并。

盘盘，在南海曲，北距环王，限少海，与狼牙脩接，自交州海行四十日乃至。王曰杨粟圻。其民濒水居，比木为栅，石为矢镞。王坐金龙大榻，诸大人见王，交手抱肩以踞。其臣曰勃郎索滥，曰昆仑帝也，曰昆仑勃和，曰昆仑勃谛索甘，亦曰古龙。古龙者，昆仑声近耳。在外曰那延，犹中国刺史也。有佛、道士祠，僧食肉，不饮酒，道士谓为贪，不食酒肉。贞观中，再遣使朝。

其东南有哥罗，一曰个罗，亦曰哥罗富沙罗。王姓失利波罗，名米失钵罗。累石为城，楼阙宫室茨以草。州二十四。其兵有弓矢槊，以孔雀羽饰纛。每战，以百象为一队，一象百人，鞍若槛，四人执弓槊在中。赋率输银二铢。无丝纆宁，惟古贝。畜多牛少马。非有官不束发。凡嫁娶，纳槟榔为礼，多至二百盘。妇已嫁，从夫姓。乐有琵琶、横笛、铜钹、铁鼓、蠡。死者焚之，取烬贮金罍沈之海。

东南有拘菱蜜，海行一月至。南距婆利，行十日至。东距不述，行五日至。西北距文单，行六日至。与赤土、堕和罗同俗。永徽中，献五色鹦鹉。

扶南，在日南之南七千里，地卑洼，与环王同俗，有城郭宫室。王姓古龙。居重观，栅城，楛叶以覆屋。王出乘象。其人黑身、鬃发，裸行，俗不为寇盗。田一岁种，三岁获。国出刚金，状类紫石英，生水底石上，人没水取之，可以刻玉，扣以鞞角，乃泮。人喜斗鸡及猪。以金、珠、香为税。治特牧城，俄为真腊所并，益南徙那弗那城。武德、贞观时，再入朝，又献白头人二。

白头者，直扶南西，人皆素首，肤理如脂。居山穴，四面峭绝，人莫得至。与参半国接。

真腊，一曰吉蔑，本扶南属国。去京师二万七百里。东距车渠，西属骠，南濒海，北与道明接，东北抵驩州。其王刹利

伊金那，贞观初并扶南有其地。户皆东向，坐上东。客至，屑槟榔、龙脑、香蛤以进。不饮酒，比之淫。与妻饮房中，避尊属。有战象五千，良者饲以肉。世与参半、骠通好，与环王乾陀洹数相攻。自武德至圣历，凡四来朝。神龙后分为二半：北多山阜，号陆真腊半；南际海，饶陂泽，号水真腊半。水真腊，地八百里，王居婆罗提拔城。陆真腊或曰文单，曰婆胝，地七百里，王号“靺屈”。开元、天宝时，王子率其属二十六来朝，拜果毅都尉。大历中，副王婆弥及妻来朝，献驯象十一；擢婆弥试殿中监，赐名宾汉。是时，德宗初即位，珍禽奇兽悉纵之，蛮夷所献驯象畜苑中，元会充廷者凡三十二，悉放荆山之阳。及元和中，水真腊亦遣使入贡。

文单西北属国曰参半，武德八年使者来。

道明者，亦属国，无衣服，见衣服者共笑之。无盐铁，以竹弩射鸟兽自给。

诃陵，亦曰社婆，曰阁婆，在南海中。东距婆利，西堕婆登，南濒海，北真腊。木为城，虽大屋亦覆以栟榈。象牙为床若席。出玳瑁、黄白金、犀、象，国最富。有穴自涌盐。以柳花、椰子为酒，饮之辄醉，宿昔坏。有文字，知星历。食无匕筋。有毒女，与接辄苦疮，人死尸不腐。王居阁婆城。其祖吉延东迁于婆露伽斯城，旁小国二十八，莫不臣服。其官有三十二大夫，而大坐敢兄为最贵。山上有郎卑野州，王常登以望海。夏至立八尺表，景在表南二尺四寸。贞观中，与堕和罗、堕婆登皆遣使者入贡，太宗以玺诏优答。堕和罗丐良马，帝与之。至上元间，国人推女子为王，号“悉莫”，威令整肃，道不举遗。大食君闻之，赍金一囊置其郊，行者辄避，如是三年。太子过，以足躡金，悉莫怒，将斩之，群臣固请。悉莫曰：“而罪实本于足，可断趾。”群臣复为请，乃斩指以徇。大食闻而

畏之，不敢加兵。大历中，诃陵使者三至。元和八年，献僧只奴四、五色鹦鹉、频伽鸟等。宪宗拜内四门府左果毅。使者让其弟，帝嘉美，并官之。讫大和，再朝贡。咸通中，遣使献女乐。

堕和罗，亦曰独和罗，南距盘盘，北迦罗舍弗，西属海，东真腊。自广州行五月乃至。国多美犀，世谓堕和罗犀。有二属国，曰昙陵、陀洹。

昙陵在海洲中。陀洹，一曰耨陀洹，在环王西南海中，与堕和罗接，自交州行九十日乃至。王姓察失利，名婆那，字婆末。无蚕桑，有稻、麦、麻、豆。畜有白象、牛、羊、猪。俗喜楼居，谓为干栏。以白氎、朝霞布为衣。亲丧，在室不食，燔尸已，则剔发浴于池，然后食。贞观时，并遣使者再入朝，又献婆律膏、白鹦鹉，首有十红毛，齐于翅。因丐马、铜钟，帝与之。

堕婆登在环王南，行二月乃至。东诃陵，西迷黎车，北属海。俗与诃陵同。种稻，月一熟。有文字，以贝多叶写之。死者实金于口，以钏贯其体，加婆律膏、龙脑众香，积薪燔之。

投和，在真腊南，自广州西南海行百日乃至。王姓投和罗，名脯邪迄遥。官有朝请将军、功曹、主簿、赞理、赞府，分领国事。分州、郡、县三等。州有参军，郡有金威将军，县有城、有局，长官得选僚属自助。民居率楼阁，画壁。王宿卫百人，衣朝霞，耳金钗，金縆被颈，宝饰革履。频盗者死，次穿耳及颊而斲其发，盗铸者截手。无赋税，民以地多少自输。王以农商自业。银作钱，类榆莢。民乘象及马，无鞍鞞，绳穿颊御之。亲丧，断发为孝，焚尸敛灰于罌，沈之水。贞观中，遣使以黄金函内表，并献方物。

瞻博，或曰瞻婆。北距兢伽河。多野象群行。显庆中，与

婆岸、千支弗、舍跋若、磨腊四国并遣使者入朝。

千支在西南海中，本南天竺属国，亦曰半支跋，若唐言五山也，北距多摩菟。

又有哥罗舍分、脩罗分、甘毕三国贡方物。甘毕在南海上，东距环王，王名旃陀越摩，有胜兵五千。哥罗舍分者，在南海南，东堕和罗。脩罗分者，在海北，东距真腊。其风俗大略相类，有君长，皆栅郭。二国胜兵二万，甘毕才五千。

又有多摩菟，东距婆夙，西多隆，南千支弗，北诃陵。地东西一月行，南北二十五日行。其王名骨利，诡云得大卵，剖之，获女子，美色，以为妻。俗无姓，婚姻不别同姓。王坐常东向。胜兵二万，有弓刀甲槊，无马。果有波那婆、宅护遮庵摩、石榴。其国经萨庐、都诃庐、君那庐、林邑诸国，乃得交州。显庆中贡方物。

室利佛逝，一曰尸利佛誓。过军徒弄山二千里，地东西千里，南北四千里而远。有城十四，以二国分总。西曰郎婆露斯。多金、汞砂、龙脑。夏至立八尺表，影在表南二尺五寸。国多男子。有橐它，豹文而犀角，以乘且耕，名曰它牛豹。又有兽类野豕，角如山羊，名曰雩，肉味美，以馈膳。其王号“曷蜜多”。咸亨至开元间，数遣使者朝，表为边吏侵掠，有诏广州慰抚。又献侏儒、僧祇女各二及歌舞。官使者为折冲，以其王为左威卫大将军，赐紫袍、金细带。后遣子入献，诏宴于曲江，宰相会，册封宾义王，授右金吾卫大将军，还之。

名蔑，东接真陀桓，西但游，南属海，北波刺。其地一月行，有州三十。以十二月为岁首。王衣朝霞、黻。赋二十取一。交易皆用金准直。其人短小，兄弟共娶一妻，妇总发为角，辨夫之多少。王号“斯多题”。龙朔初，使者来贡。

单单，在振州东南，多罗磨之西，亦有州县。木多白檀。

王姓刹利，名尸陵伽，日视事。有八大臣，号八坐。王以香涂身，冠杂宝瓔，近行乘车，远乘象。战必吹蠡、击鼓。盗无轻重皆死。乾封、总章时，献方物。

罗越者，北距海五千里，西南哥谷罗。商贾往来所凑集，俗与堕罗钵底同。岁乘舶至广州，州必以闻。

骠，古殊波也，自号突罗殊，阇婆国人曰徒里拙。在永昌南二千里，去京师万四千里。东陆真腊，西接东天竺，西南堕和罗，南属海，北南诏。地长三千里，广五千里，东北袤长，属羊苴 芋城。

凡属国十八：曰迦罗婆提，曰摩礼乌特，曰迦梨迦，曰半地，曰弥臣，曰坤朗，曰偈奴，曰罗聿，曰佛代，曰渠论，曰婆梨，曰偈陀，曰多归，曰摩曳，馀即舍卫、瞻婆、阇婆也。

凡镇城九：曰道林王，曰悉利移，曰三陀，曰弥诺道立，曰突旻，曰帝偈，曰达梨谋，曰乾唐，曰末浦。

凡部落二百九十八，以名见者三十二：曰万公，曰充惹，曰罗君潜，曰弥绰，曰道双，曰道羸，曰道勿，曰夜半，曰不恶夺，曰莫音，曰伽龙睽，曰阿梨吉，曰阿梨阁，曰阿梨忙，曰达磨，曰求潘，曰僧塔，曰提梨郎，曰望腾，曰担泊，曰禄乌，曰乏毛，曰僧迦，曰提追，曰阿末逻，曰逝越，曰腾陵，曰欧咩，曰砖罗婆提，曰禄羽，曰陋蛮，曰磨地勃。

繇弥臣至坤朗，又有小昆仑部，王名茫悉越，俗与弥臣同。繇坤朗至禄羽，有大昆仑王国，王名思利泊婆难多珊那。川原大于弥臣。繇昆仑小王所居，半日行至磨地勃栅，海行五月至佛代国。有江，支流三百六十。其王名思利些弥他。有川名思利毘离芮。土多异香。北有市，诸国估舶所凑，越海即阇婆也。十五日行，逾二大山，一曰正迷，一曰射鞞，有国，其王名思利摩诃罗阁，俗与佛代同。经多苴补逻川至阇婆，八日行至婆

贿伽庐，国土热，衢路植椰子、槟榔，仰不见日。王居以金为甍，厨覆银瓦，爨香木，堂饰明珠。有二池，以金为堤，舟楫皆饰金宝。

骠王姓因没长，名摩罗惹。其相名曰摩诃思那。王出，輿以金绳床，远则乘象。嫔史数百人。青甍为圆城，周百六十里，有十二门，四隅作浮图，民皆居中，铅锡为瓦，荔支为材。俗恶杀。拜以手抱臂稽颡为恭。明天文，喜佛法。有百寺，琉璃为甍，错以金银，丹彩紫鏤涂地，覆以锦罽，王居亦如之。民七岁祝发止寺，至二十有不达其法，复为民。衣用白氎、朝霞，以蚕帛伤生不敢衣。戴金花冠、翠冒，络以杂珠。王宫设金银二钟，寇至，焚香之，以占吉凶。有巨白象，高百尺，讼者焚香踞象前，自思是非而退。有灾疫，王亦焚香对象踞，自咎。无桎梏，有罪者束五竹捶背，重者五、轻三，杀人则死。土宜菽、粟、稻、粱，蔗大若胫，无麻、麦。以金银为钱，形如半月，号登伽佗，亦曰足弹陀。无膏油，以蜡杂香代炷。与诸蛮市，以江猪、白氎、琉璃罍缶相易。妇人当顶作高髻，饰银珠琲，衣青娑裙，披罗段；行持扇，贵家者傍至五六。近城有沙山不毛，地亦与波斯、婆罗门接，距西舍利城二十日行。西舍利者，中天竺也。南诏以兵强地接，常羁制之。

贞元中，王雍羌闻南诏归唐，有内附心，异牟寻遣使杨加明诣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请献夷中歌曲，且令骠国进乐人。于是皋作《南诏奉圣乐》，用正律黄钟之均。宫、徵一变，象西南顺也；角、羽终变，象戎夷革心也。舞六成，工六十四人，赞引二人，序曲二十八叠，舞“南诏奉圣乐”字。舞人十六，执羽翟，以四为列。舞“南”字，歌《圣主无为化》；舞“诏”字，歌《南诏朝天乐》；舞“奉”字，歌《海宇修文化》；舞“圣”字，歌《雨露覃无外》；舞“乐”字，歌《辟土丁零塞》。皆一

章三叠而成。

舞者初定，执羽，箫、鼓等奏散序一叠，次奏第二叠，四行，赞引以序入。将终，雷鼓作于四隅，舞者皆拜，金声作而起，执羽稽首，以象朝觐。每拜跪，节以钲鼓。次奏拍序一叠，舞者分左右蹈舞，每四拍，揖羽稽首，拍终，舞者拜，复奏一叠，蹈舞拊揖，以合“南”字。字成遍终，舞者北面跪歌，导以丝竹。歌已，俯伏，钲作，复揖舞。馀字皆如之，唯“圣”字词末皆恭揖，以明奉圣。每

一字，曲三叠，名为五成。次急奏一叠，四十八人分行罄折，象将臣御边也。字舞毕，舞者十六人为四列，又舞《辟四门》之舞。遽舞入遍两叠，与鼓吹合节，进舞三，退舞三，以象三才、三统。舞终，皆稽首逡巡。又一人舞《亿万寿》之舞，歌《天南滇越俗》四章，歌舞七叠六成而终。七者，火之成数，象天子南面生成之恩。六者，坤数，象西南向化。

凡乐三十，工百九十六人，分四部：一、龟兹部，二、大鼓部，三、胡部，四、军乐部。龟兹部，有羯鼓、揩鼓、腰鼓、鸡娄鼓、短笛、大小鼙、拍板，皆八；长短箫、横笛、方响、大铜钹、贝，皆四。凡工八十八人，分四列，属舞筵四隅，以合节鼓。大鼓部，以四为列，凡二十四，居龟兹部前。胡部，有箏、大小箜篌、五弦琵琶、笙、横笛、短笛、拍板，皆八；大小鼙，皆四。工七十二人，分四列，属舞筵之隅，以导歌咏。军乐部，金饶、金鐸，皆二；柁鼓、金钲，皆四。钲、鼓，金饰盖，垂流苏。工十二人，服南诏服，立《壁四门》舞筵四隅，节拜合乐。又十六人，画半臂，执柁鼓，四人为列。舞者服南诏衣、绛裙襦、黑头囊、金佉苴、画皮鞞革，首饰袜额，冠金宝花鬘，襦上复加画半臂。执羽翟舞，俯伏，以象朝拜；裙襦画鸟兽草木，文以八彩杂华，以象庶物咸遂；羽葆四垂，

以象天无不覆；正方布位，以象地无不载；分四列，以象四气；舞为五字，以象五行；秉羽翟，以象文德；节鼓，以象号令远布；振以鐸，明采诗之义；用龟兹等乐，以象远夷悦服。钲鼓则古者振旅献捷之乐也。黄钟，君声，配运为土，明土德常盛。黄钟得《乾》初九，自为其宫，则林钟四律以正声应之，象大君南面提天统于上，乾道明也。林钟得《坤》初六，其位西南，西南感至化于下，坤体顺也。太簇得《乾》九二，是为人统，天地正而三才通，故次应以太簇。三才既通，南吕复以羽声应之。南吕，酉，西方金也；羽，北方水也。金、水悦而应乎时，以象西戎、北狄悦服。然后姑洗以角音终之。姑，故也；洗，濯也。以象南诏背吐蕃归化，洗过日新。

皋以五宫异用，独唱殊音，复述《五均谱》，分金石之节奏：

一曰黄钟，宫之宫，军士歌《奉圣乐》者用之。舞者服南诏衣，秉翟俯伏拜拊，合“南诏奉圣乐”五字，倡词五，舞者乃易南方朝天之服，绛色，七节襦袖，节有青襖票排衿，以象鸟翼。乐用龟兹、胡部，金钲、柁鼓、铙、贝、大鼓。

二曰太簇，商之宫，女子歌《奉圣乐》者用之。合以管弦。若奏庭下，则独舞一曲。乐用龟兹、鼓、笛各四部，与胡部等合作。琵琶、笙、箜篌，皆八；大小鼙、箏、弦、五弦琵琶、长笛、短笛、方响，各四。居龟兹部前。次贝一人，大鼓十二分左右，余皆坐奏。

三曰姑洗，角之宫，应古律林钟为徵宫，女子歌《奉圣乐》者用之。舞者六十四人，饰罗彩襦袖，间以八采，曳云花履，首饰双凤、八卦、彩云、花鬘，执羽为拜拊之节。以林钟当地统，象岁功备、万物成也。双凤，明律吕之和也。八卦，明还相为用也。彩云，象气也。花鬘，象冠也。合“奉圣乐”三字，唱词三，表天下怀圣也。小女子字舞，则碧色襦袖，象角音主

木；首饰巽卦，应姑洗之气；以六人略后，象六合一心也。乐用龟兹、胡部，其钲、柎、铙、鐸，皆覆以彩盖，饰以花趺，上陈锦绮，垂流苏。按《瑞图》曰：“王者有道，则仪凤在鼓。”故羽葆鼓栖以凤凰，钲栖孔雀，铙、鐸集以翔鹭，钲、柎顶足又饰南方鸟兽，明泽及飞走翔伏。钲、柎、铙、鐸，皆二人执击之。贝及大鼓工伎之数，与军士《奉圣乐》同，而加鼓、笛四部。

四曰林钟，徵之宫，斂拍单声，奏《奉圣乐》，丈夫一人独舞。乐用龟兹，鼓、笛每色四人。方响二，置龟兹部前。二隅有金钲，中植金鐸二、贝二、铃铎二、大鼓十二分左右。

五曰南吕，羽之宫，应古律黄钟为君之宫。乐用古黄钟方响一，大琵琶、五弦琵琶、大箜篌倍，黄钟鼙篥、小鼙篥、竽、笙、埙、篪、擗箏、轧箏、黄钟箫，笛倍。笛、节鼓、拍板等工皆一人，坐奏之。丝竹缓作，一人独唱，歌工复通唱军士《奉圣乐》词。

雍羌亦遣弟悉利移城主舒难陀献其国乐，至成都，韦皋复谱次其声。以其舞容、乐器异常，乃图画以献。工器二十有二，其音八：金、贝、丝、竹、匏、革、牙、角。金二、贝一、丝七、竹二、匏二、革二、牙一、角二。铃铎四，制如龟兹部，周围三寸，贯以韦，击磕应节。铁板二，长三寸五分，博二寸五分，面平，背有柄，系以韦，与铃铎皆饰绦纷，以花氎缕为蕊。螺贝四，大者可受一升，饰绦纷。有凤首箜篌二：其一长二尺，腹广七寸，凤首及项长二尺五寸，面饰虺皮，弦一十有四，项有軫，凤首外向；其一顶有条，軫有鬣首。箏二：其一形如鼉，长四尺，有四足，虚腹，以鼉皮饰背，面及仰肩如琴，广七寸，腹阔八寸，尾长尺馀，卷上虚中，施关以张九弦，左右一十八柱；其一面饰彩花，傅以虺皮为别。有龙首琵琶一，

如龟兹制，而项长二尺六寸馀，腹广六寸，二龙相向为首；有轸柱各三，弦随其数，两轸在项，一在颈，其覆形如师子。有云头琵琶一，形如前，面饰虺皮，四面有牙钉，以云为首，轸上有花象品字，三弦，覆手皆饰虺皮，刻捍拨为舞昆仑状而彩饰之。有大匏琴二，覆以半匏，皆彩画之，上加铜甌。以竹为琴，作虺文横其上，长三尺馀，头曲如拱，长二寸，以绦系腹，穿甌及匏本，可受二升。大弦应太簇，次弦应姑洗。有独弦匏琴，以班竹为之，不加饰，刻木为虺首；张弦无轸，以弦系顶，有四柱如龟兹琵琶，弦应太簇。有小匏琴二，形如大匏琴，长二尺；大弦应南吕，次应应钟。有横笛二：一长尺馀，取其合律，去节无爪，以蜡实首，上加师子头，以牙为之，穴六以应黄钟商，备五音七声；又一，管唯加象首，律度与荀勖《笛谱》同，又与清商部钟声合。有两头笛二，长二尺八寸，中隔一节，节左右开冲气穴，两端皆分洞体为笛量。左端应太簇，管末三穴：一姑洗，二蕤宾，三夷则。右端应林钟，管末三穴：一南吕，二应钟，三大吕。下托指一穴，应清太簇。两洞体七穴，共备黄钟、林钟两均。有大匏笙二，皆十六管，左右各八，形如凤翼，大管长四尺八寸五分，馀管参差相次，制如笙管，形亦类凤翼，竹为簧，穿匏达本。上古八音，皆以木漆代之，用金为簧，无匏音，唯骠国得古制。又有小匏笙二，制如大笙，律应林钟商。有三面鼓二，形如酒缸，高二尺，首广下锐，上博七寸，底博四寸，腹广不过首，冒以虺皮，束三为一，碧绦约之，下当地则不冒，四面画骠国工伎执笙鼓以为饰。有小鼓四，制如腰鼓，长五寸，首广三寸五分，冒以虺皮，牙钉彩饰，无柄，摇之为乐节，引赞者皆执之。有牙笙，穿匏达本，漆之，上植二象牙代管，双簧皆应姑洗。有三角笙，亦穿匏达本，漆之，上植三牛角，一簧应姑洗，馀应南吕，角锐在下，穿匏达

本，柄鬣皆直。有两角笙，亦穿匏达本，上植二牛角，簧应姑洗，匏以彩饰。

凡曲名十有二：一曰《佛印》，骠云《没驮弥》，国人及天竺歌以事王也。二曰《讚娑罗花》，骠云《咙莽第》，国人以花为衣服，能净其身也。三曰《白鸽》，骠云《荅都》，美其飞止遂情也。四曰《白鹤游》，骠云《苏谩底哩》，谓翔则摩空，行则徐步也。五曰《斗羊胜》，骠云《来乃》。昔有人见二羊斗海岸，强者则见，弱者入山，时人谓之“来乃”。来乃者，胜势也。六曰《龙首独琴》，骠云《弥思弥》，此一弦而五音备，象王一德以畜万邦也。七曰《禅定》，骠云《掣览诗》，谓离俗寂静也。七曲唱舞，皆律应黄钟商。八曰《革蔗王》，骠云《遏思略》，谓佛教民如蔗之甘，皆悦其味也。九曰《孔雀王》，骠云《桃台》，谓毛采光华也。十曰《野鹅》，谓飞止必双，徒侣毕会也。十一曰《宴乐》，骠云《笼聪纲摩》，谓时康宴会嘉也。十二曰《涤烦》，亦白《笙舞》，骠云《扈那》，谓时涤烦，以此适情也。五曲律应黄钟两均：一黄钟商伊越调，一林钟商小植调。乐工皆昆仑，衣绛氎，朝霞为蔽膝，谓之襁褓襦。两肩加朝霞，络腋。足臂有金宝环钏。冠金冠，左珥瑯，绦贯花鬘，珥双簪，散以毳。初奏乐，有赞者一人先导乐意，其舞容随曲。用人或二、或六、或四、或八、至十，皆珠冒，拜首稽首以终节。其乐五译而至，德宗授舒难陀太仆卿，遣还。开州刺史唐次述《骠国献乐颂》以献。大和六年，南诏掠其民三千，徙之柘东。

两爨蛮。自曲州、靖州西南昆川、曲轭、晋宁、喻猷、安宁距龙和城，通谓之西爨白蛮；自弥鹿、升麻二川，南至步头，谓之东爨乌蛮。西爨自云本安邑人，七世祖晋南宁太守，中国乱，遂王蛮中。梁元帝时，南宁州刺史徐文盛召诣荆州，有爨

瓚者，据其地，延袤二千余里。土多骏马、犀、象、明珠。既死，子震玩分统其众。隋开皇初，遣使朝贡，命韦世冲以兵戍之，置恭州、协州、昆州。未几叛，史万岁击之，至西洱河、滇池而还。震玩惧而入朝，文帝诛之，诸子没为奴。高祖即位，以其子弘达为昆州刺史，奉父丧归。而益州刺史段纶遣俞大施至南宁，治共范川，诱诸部皆纳款贡方物。太宗遣将击西爨，开青蛉、弄栋为县。

爨蛮之西，有徒莫只蛮、俭望蛮，贞观二十三年内属，以其地为傍、望、览、丘、求五州，隶郎州都督府。白水蛮，地与青蛉、弄栋接，亦隶郎州。弄栋西有大勃弄、小勃弄二川蛮，其西与黄瓜、叶榆、西洱河接，其众完富与蜀埒，无酋长，喜相讎怨。

永徽初，大勃弄杨承颠私署将帅，寇麻州。都督任怀玉招之，不听。高宗以左领军将军赵孝祖为郎州道行军总管，与怀玉讨之。至罗仵侯山，其酋秃磨蒲与大鬼主都干以众塞菁口，孝祖大破之。夷人尚鬼，谓主祭者为鬼主，每岁户出一牛或一羊，就其家祭之。送鬼迎鬼必有兵，因以复仇云。孝祖按军，多弃城，逐北至周近水。大酋俭弥于、鬼主董朴濒水为栅，以轻骑逆战。孝祖击斩弥于、秃磨蒲、鬼主十馀级，会大雪，鞞冻死者略尽。孝祖上言：“小勃弄、大勃弄常诱弄栋叛，今因破白水，请遂西讨。”诏可。孝祖军入，夷人皆走险。小勃弄酋长歿盛屯白旗城，率万骑战，败，斩之。进至大勃弄，杨承颠婴城守。孝祖招之，不从，麾军进，执承颠。馀屯大者数万、小数千，皆破降之，西南夷遂定。罢郎州都督，更置戎州都督。

爨弘达既死，以爨归王为南宁州都督，居石城，袭杀东爨首领盖聘及子盖启，徙共范川。

有两爨大鬼主崇道者，与弟日进、日用居安宁城左，闻章

仇兼琼开步头路，筑安宁城，群蛮震骚，共杀筑城使者。玄宗诏蒙归义讨之。师次波州，归王及崇道兄弟千余人泥首谢罪，赦之。俄而崇道杀日进及归王。归王妻阿妣，乌蛮女也，走父部，乞兵相仇，于是诸爨乱。阿妣遣使诣归义求杀夫者，书闻，诏以其子守隅为南宁州都督，归义以女妻之，又以一女妻崇道子辅朝。然崇道、守隅相攻讨不置，阿妣诉归义，为兴师，营昆川。崇道走黎州，遂虏其族，杀辅朝，收其女，崇道俄亦被杀，诸爨稍离弱。

阁罗凤立，召守隅并妻归河睽，不通中国。阿妣自主其部落，岁入朝，恩赏蕃厚。阁罗凤遣昆川城使杨牟利以兵胁西爨，徙户二十余万于永昌城。东爨以言语不通，多散依林谷，得不徙。自曲靖州、石城、升麻、昆川南北至龙和，皆残于兵。日进等子孙居永昌城。乌蛮种复振，徙居西爨故地，与峰州为邻。贞元中，置都督府，领羁縻州十八。

乌蛮与南诏世婚姻，其种分七部落：一曰阿芋路，居曲州、靖州故地；二曰阿猛；三曰夔山；四曰暴蛮；五曰卢鹿蛮，二部落分保竹子岭；六曰磨弥敛；七曰勿邓。土多牛马，无布帛，男子髻髻，女人被发，皆衣牛羊皮。俗尚巫鬼，无拜跪之节。其语四译乃与中国通。大部落有大鬼主，百家则置小鬼主。

勿邓地方千里，有邛部六姓，一姓白蛮也，五姓乌蛮也。又有初裹五姓，皆乌蛮也，居邛部、台登之间。妇人衣黑缯，其长曳地。又有东钦蛮二姓，皆白蛮也，居北谷。妇人衣白缯，长不过膝。又有粟蛮二姓、雷蛮三姓、梦蛮三姓，散处黎、嵩、戎数州之鄙，皆隶勿邓。勿邓南七十里，有两林部落，有十低三姓、阿屯三姓、亏望三姓隶焉。其南有丰琶部落，阿诺二姓隶焉。两林地虽狭，而诸部推为长，号都大鬼主。

勿邓、丰琶、两林皆谓之东蛮，天宝中，皆受封爵。及南

诏陷嵩州，遂羁属吐蕃。贞元中，复通款，以勿邓大鬼主苴嵩兼邛部团练使，封长川郡公。及死，子苴骠离幼，以苴梦冲为大鬼主，数为吐蕃侵猎。两林都大鬼主苴那时遗韦皋书，乞兵攻吐蕃。皋遣将刘朝彩出铜山道，吴鸣鹤出清溪关道，邓英俊出定蕃栅道，进逼台登城。吐蕃退壁西贡川，据高为营。苴那时战甚力，分兵大破吐蕃青海、腊城二节度军于北谷，青海大兵马使乞藏遮遮、腊城兵马使悉多杨殊、节度论东柴、大将论结突梨等皆战死，执笼官四十五人，铠仗一万，牛马称是。进拔于葱栅。乞藏遮遮，尚结赞子也，以尸还。其下曩贡节度苏论百余人行哭，使一人立尸左，一人问之曰：“疮痛乎？”曰“然。”即傅药。曰“食乎？”曰“然。”即进膳。曰“衣乎？”曰“然。”即命裘。又问“归乎？”曰“然。”以马载尸而去。诏封苴那时为顺政郡王，苴梦冲为怀化郡王，丰琶部落大鬼主骠傍为和义郡王，给印章、袍带。三王皆入朝，宴麟德殿，赏赉加等，岁给其部禄盐衣彩，黎、嵩二州吏就赐之。以山阻多为盗侵，亡失所赐，皋令二州为筑馆，有赐，约酋长自至，授赐而遣之。然苴梦冲内附吐蕃，断南诏使路，皋遣嵩州总管苏崧以兵三百召梦冲至琵琶川，声其罪斩之，披其族为六部，以样弃主之。及苴骠离长，乃命为大鬼主。骠傍年少骁敢，数出兵攻吐蕃。吐蕃间道焚其居室、部落，亡所赐印章。皋为请，复得印。

爨蛮西有昆明蛮，一曰昆弥，以西洱河为境，即叶榆河也。距京师九千里。土歛湿，宜粳稻。人辫首、左衽，与突厥同。随水草畜牧，夏处高山，冬入深谷。尚战死，恶病亡，胜兵数万。

武德中，嵩州治中吉伟使南宁，因至其国，谕使使朝贡，求内属，发兵戍守。自是岁与牂柯使偕来。龙朔三年，矩州刺

史谢法成招慰比楼等七千户内附。总章三年，置禄州、汤望州。咸亨三年，昆明十四姓率户二万内附，析其地为殷州、柁忽州、敦州，以安辑之。殷州居戎州西北，柁忽州居西南，敦州居南，远不过五百余里，近三百里。其后又置盘、麻等四十一州，皆以首领为刺史。

昆明东九百里，即牂柯国也。兵数出，侵地数千里。元和八年，上表请尽归牂柯故地。开成元年，鬼主阿珮内属。会昌中，封其别帅为罗殿王，世袭爵。其后又封别帅为滇王，皆牂柯蛮也。东距辰州二千四百里，其南千五百里即交州也。无城郭，土热多霖雨，稻粟再熟。无徭役，战乃屯聚。刻木为契，盗者倍三而偿，杀人者出牛马三十。俗与东谢同。首领亦姓谢氏，至龙羽有兵三万。武德三年，遣使者朝，以其地为牂州，拜龙羽刺史，封夜郎郡公。其北百五十里，有别部曰充州蛮，胜兵二万，亦来朝贡，以地为充州。

开元中，牂柯酋长元齐死，孙嘉芝袭官，封其后，乃以赵氏为酋长。二十五年，赵君道来朝。其裔有赵国珍，天宝中战有功。阁罗凤叛，宰相杨国忠兼剑南节度使，以国珍有方略，授黔中都督，屡败南诏，护五溪十余年，天下方乱，其部独宁。终工部尚书。贞元中，官其酋长赵主俗，亦以褒朝贡不绝。至十八年，五遣使朝。元和二年，诏黔南观察使常以本道将为押领牂柯、昆明等使，自是数遣使，或朝正月，讫开成不绝。故事：戎夷朝贡，将至都，中官驿劳于郊，既及馆，恩礼尤渥。

西爨之南，有东谢蛮，居黔州西三百里，南距守宫獠，西连夷子，地方千里。宜五谷，为畲田，岁一易之。众处山，巢居，汲流以饮。无赋税，刻木为契。见贵人执鞭而拜。赏有功者以牛马、铜鼓。犯小罪则杖，大事杀之，盗物者倍偿。昏姻以牛酒为聘。女妇女家，夫惭涩避之，旬日乃出。会聚，击铜

鼓，吹角。俗椎髻，韬以绛，垂于后。坐必蹲踞，常带刀剑。男子服衫袄、大口裤，以带斜冯右肩，以螺壳、虎豹、猿狢、犬羊皮为饰。有谢氏，世为酋长，部落尊畏之。其族不育女，自以姓高不可以嫁人。贞观三年，其酋元深入朝，冠乌熊皮若注旄，以金银络额，被毛帔，韦行滕，著履。中书侍郎颜师古因是上言：“昔周武王时，远国入朝，太史次为《王会篇》，今蛮夷入朝，如元深冠服不同，可写为《王会图》。”诏可。帝以地为应州，即拜元深刺史，隶黔州都督府。又有南谢首领谢强亦来朝，以其地为庄州，授强刺史。建中三年，大酋长检校蛮州长史、资阳郡公宋鼎与诸谢朝贺，德宗以其国小，不许。诉于黔中观察使王础，以州接牂柯，愿随牂柯朝贺，础奏：“牂、蛮二州，户繁力强，为邻蕃所惮，请许三年一朝。”诏从之。

元和中，辰、淑蛮酋张伯靖嫉本道督敛苛刻，聚众叛，侵播、费二州，黔中经略使崔能、荆南节度使严绶、湖南观察使柳公绰讨之，三岁不能定。伯靖上表请隶荆南，乃降。崔能内恨之，更请调荆南、湖南、桂管军为援，约西原十洞兵皆出，可以成功。公卿议者皆以为便。宰相李吉甫曰：“伯靖挟怨而叛，压以大兵而招之，可不战自定。”乃命能兵毋出，独诏严绶招伯靖率家属诣江陵降，授右威卫翊府中郎将。

东谢南有西赵蛮，东距夷子，西属昆明，南西洱河也。山穴阻深，莫知道里。南北十八日行，东西二十三日行，户万馀，俗与东谢同，赵氏世为酋长。夷子渠帅姓季氏，与西赵皆南蛮别种，胜兵各万人。自古未尝通中国，黔州豪帅田康讽之，故贞观中皆遣使入朝。西赵首领赵酋摩率所部万余户内附，以其地为明州，授酋摩刺史。

松外蛮尚数十百部，大者五六百户，小者二三百。凡数十姓，赵、杨、李、董为贵族，皆擅山川，不能相君长。有城郭、

文字，颇知阴阳历数。自夜郎、滇池以西，皆庄之裔。有稻、麦、粟、豆、丝、麻、薤、蒜、桃、李。以十二月为岁首。布幅广七寸。正月蚕生，二月熟。男子氈革为帔，女衣迤布裙衫，髻盘如髻。饭用竹筯转而啖之，乌杯贮羹如鸡彝。徒跣，有舟无车。死则坎地，殡舍左，屋之，三年乃葬，以蠹蚌封棺。父母丧，斩衰布衣不澡者四五年，近者二三年。为人所杀者，子以麻括发，墨面，衣不缉。居丧，昏嫁不废，亦弗避同姓。婿不亲迎。富室娶妻，纳金银牛羊酒，女所赉亦如之。有罪者，树一长木，击鼓集众其下。强盗杀之，富者贯死，烧屋夺其田；盗者倍九而偿赃。奸淫，则强族输金银请和而弃其妻，处女、厘妇不坐。凡相杀必报，力不能则其部助攻之。祭祀，杀牛马，亲联毕会，助以牛酒，多至数百人。贞观中，嵩州都督刘伯英上疏：“松外诸蛮，率暂附亟叛，请击之，西洱河天竺道可通也。”居数岁，太宗以右武侯将军梁建方发蜀十二州兵进讨，酋帅双舍拒战，败走，杀获十余。群蛮震骇，走保山谷。建方谕降者七十余部，户十万九千，署首领蒙、和为县令，余众感悦。

西洱河蛮，亦曰河蛮，道繇郎州走三千里，建方遣奇兵自嵩州道千五百里掩之，其帅杨盛大骇，欲遁去，使者好语约降，乃遣首领十人纳款军门，建方振旅还。二十二年，西洱河大首领杨同外、东洱河大首领杨敛、松外首领蒙羽皆入朝，授官秩。显庆元年，西洱河大首领杨栋附显、和蛮大首领王罗祁、郎昆梨盘四州大首领王伽冲率部落四千人归附，入朝贡方物。其后茂州西南筑安戎城，绝吐蕃通蛮之道。生羌为吐蕃乡导，攻拔之，增兵以守，西洱河诸蛮皆臣吐蕃。开元中，首领始入朝，授刺史。会南诏蒙归义拔大和城，乃北徙，更羁制于浪穹诏。浪穹诏已破，又徙云南柘城。

黎州，领羁縻奉上等州二十六。开元十七年，又领羁縻夏梁、卜贵等州三十一。南路有廓清道部落主三人，婆盐鬼主十人。又有阿逼蛮分十四部落：一曰大龙池，二曰小龙池，三曰控，四曰苴质，五曰乌披，六曰苴赁，七曰霭篔水，八曰戎列，九曰婆狄，十曰石地，十一曰罗公，十二曰讷光，十三曰离旻，十四曰里汉。

黎、邛二州之东，又有凌蛮。西有三王蛮，盖苻都夷白马氏之遗种。杨、刘、郝三姓世为长，袭封王，谓之“三王”部落。叠巒而居，号舍。岁禀节度府帛三千匹，以讷回南诏，而南诏亦密赂之，覘成都虚实。每节度使至，酋长来谒，节度使多奏威惠所怀，以罔天子也。前谒必请于都押衙，且听命，都押衙不令者，辄讽其叛，常倚三王部落求姑息，至唐末益甚。

雅州西有通吐蕃道三：曰夏阳、曰夔松、曰始阳，皆诸蛮错居。凡部落四十六：距州三百余里之外有百坡、当品、严城、中川、钳矣、昌逼、钳井七部落，四百余里之外有罗岩、当马、三井、束锋、名耶、钳恭、画重、罗林、笼羊、林波、林烧、龙逢、索古、敢川、惊川、祸眉、不烛十七部落，五百余里之外有诺祚、三恭、布岚、欠马、论川、让川、远南、卑庐、夔龙、曜川、金川、东嘉梁、西嘉梁十三部落，六百余里之外有椎梅、作重、祸林、金林、逻蓬五部落，皆羁縻州也。以首领袭刺史。

嵩州新安城傍有六姓蛮：一曰蒙蛮、二曰夷蛮、三曰讹蛮、四曰狼蛮，馀勿邓及白蛮也。

戎州管内有驯、骋、浪三州大鬼主董嘉庆，累世内附，以忠谨称，封归义郡王。贞元中，狼蛮亦请内附，补首领浪沙为刺史，然卒不出，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檄嘉庆兼押狼蛮。又有鲁望等部落，徙居戎州马鞍山，皋以其远边徼，户给米二斛、

盐五斤。北又有浪稽蛮、罗哥谷蛮。东有婆秋蛮、乌皮蛮。南有离东蛮、锅铎蛮。西有磨些蛮，与南诏、越析相姻娅。自浪稽以下，古滇王、哀牢杂种，其地与吐蕃接。亦有姐羌，古白马氏之裔。

剑山当吐蕃大路，属石门、柳强三镇，置戍、守捉，以招讨使领五部落：一曰弥羌、二曰铎羌、三曰胡丛，其余东钦、磨些也。又有夷望、鼓路、西望、安乐、汤谷、佛蛮、弓野、阿益、阿鹞、峯蛮、林井、阿异十二鬼主皆隶嵩州。又有奉国、苴伽十一部落，春秋受赏于嵩州，然挟吐蕃为轻重。每节度使至，诸部献马，酋长衣虎皮，馀皆红巾束发，锦缬袄、半臂。既见，请匹锦、斗酒，折草招父祖魂以归乡里。及还，裹锦植马上而去。又有显养、东鲁诸蛮，永徽三年与胡丛皆叛。高宗以右骁卫将军曹继叔为嵩州道行军总管，战斜山，拔十馀城，斩首七百，获马、犛牛万五千。

姚州境有永昌蛮，居古永昌郡地。咸亨五年叛，高宗以太子右卫副率梁积寿为姚州道行军总管讨平之。武后天授中，遣御史裴怀古招怀。至长寿时，大首领董期率部落二万内属。其西有扑子蛮，趫悍，以青娑罗为通身裤，善用竹弓，入林射飞鼠无不中。无食器，以蕉叶藉之。人多长大，负排持槊而斗。又有望蛮者，用木弓短箭，镞傅毒药，中者立死。妇人食乳酪，肥白，跣足；青布为衫裳，联贯珂贝珠络之；髻垂于后，有夫者分两髻。

群蛮种类，多不可记。有黑齿、金齿、银齿三种，见人以漆及镡金银饰齿，寝食则去之。直顶为髻，青布为通裤。有绣脚种，刻踝至腓为文。有绣面种，生逾月，涅黛于面。有雕题种，身面涅黛。有穿鼻种，以金环径尺贯其鼻，下垂过颐。君长以丝系环，人牵乃行。其次，以二花头金钉贯鼻下出。又有

长鬃种、栋锋种，皆额前为长髻，下过脐，行以物举之；君长则二女在前共举其髻乃行。

安南有生蛮林睹符部落，大历中置德化州，户一万。又以潘归国部落置龙武州，户千五百。诏安南节度使绥定之。贞元七年，始以驩、峰二州为都督府。酹在安南，限重海，与文单、占婆接。峰统羁縻州十八，与蜀爨蛮接。

南平獠，东距智州，南属渝州，西接南州，北涪州，户四千余。多瘴疠。山有毒草、沙虱、蝮蛇。人楼居，梯而上，名为干栏。妇人横布二幅，穿中贯其首，号曰通裙。美发髻，垂于后。竹筒三寸，斜穿其耳，贵者饰以珠珰。俗女多男少，妇人任役。昏法，女先以货求男。贫者无以嫁，则卖为婢。男子左衽，露发，徒跣。其王姓殊氏，号剑荔王。贞观三年，遣使内款，以其地隶渝州。有飞头獠者，头欲飞，周项有痕如缕，妻子共守之。及夜如病，头忽亡，比旦还。又有乌武獠，地多瘴毒，中者不能饮药，故自凿齿。

有甯氏，世为南平渠帅。陈末，以其帅猛力为宁越太守。陈亡，自以为与陈叔宝同日而生，当代为天子，乃不入朝。隋兵阻瘴，不能进。猛力死，子长真袭刺史。及讨林邑，长真出兵攻其后，又率部落数千从征辽东，炀帝召为鸿胪卿，授安抚大使，遣还。又以其族人甯宣为合浦太守。隋乱，皆以地附萧铣。长真，部越兵攻丘和于交阯者也，武德初，以宁越、郁林之地降，自是交、爱数州始通。高祖授长真钦州都督。甯宣亦遣使请降，未报而卒。以其子纯为廉州刺史，族人道明为南越州刺史。六年，长真献大珠，昆州刺史沈逊、融州刺史欧阳世普、象州刺史秦元览亦献筒布，高祖以道远劳人，皆不受。道明与高州首领冯暄、谈殿据南越州反，攻姜州，甯纯以兵援之。八年，长真陷封山县，昌州刺史庞孝恭、击暄等走之。明年，

道明为州人所杀。未几，长真死，子据袭刺史。冯暄、谈殿阻兵相掠，群臣请击之，太宗不许，遣员外散骑常侍韦叔谐、员外散骑侍郎李公淹持节宣谕。暄等与溪洞首领皆降，南方遂定。

大抵剑南诸獠，武德、贞观间数寇暴州县者不一。巴州山獠王多馨叛，梁州都督庞玉梟其首，又破馀党符阳、白石二县獠。其后眉州獠反，益州行台郭行方大破之。未几，又破洪、雅二州獠，俘男女五千口。是岁，益州獠亦反，都督窦轨请击之，太宗报曰：“獠依山险，当附以恩信。胁之以兵威，岂为人父母意耶？”贞观七年，东、西玉洞獠反，以右屯卫大将军张士贵为龚州道行军总管平之。十二年，巫州獠叛，夔州都督齐善行击破之，俘男女三千余口。钩州獠叛，桂州都督张宝德讨平之。明州山獠又叛，交州都督李道彦击走之。是岁，巴、洋、集、壁四州山獠叛，攻巴州，遣右武侯将军上官怀仁破之于壁州，虏男女万余，明年遂平。十四年，罗、窦诸獠叛，以广州都督党仁弘为夔州道行军总管击之，虏男女七千余人。太宗再伐高丽，为舡剑南，诸獠皆半役，雅、邛、眉三州獠不堪其扰，相率叛，诏发陇右、峡兵二万，以茂州都督张士贵为雅州道行军总管，与右卫将军梁建方平之。

高宗初，琰州獠叛，梓州都督谢万岁、兖州刺史谢法兴、黔州都督李孟尝讨之。万岁、法兴入洞招慰，遇害。显庆三年，罗、窦生獠酋领多胡桑率众内附。上元末，纳州獠叛，寇故茂、都掌二县，杀吏民，焚廨舍，诏黔州都督发兵击之。大历二年，桂州山獠叛，陷州，刺史李良遁去。贞元中，嘉州绥山县婆笼川生獠酋领甫积兄弟诱生蛮为乱，剽居人，西川节度使韦皋斩之，招其酋领勇于等出降。或请增栅东凌界以守，皋不从，曰：“无戎而城，害所生也。”獠亦自是不扰境。

戎、泸间有葛獠，居依山谷林菁，逾数百里。俗喜叛，州

县抚视不至，必合党数千人，持排而战。奉酋帅为王，号曰“婆能”，出入前后植旗。大中末，昌、泸二州刺史贪沓，以弱缿及羊强獠市，米麦一斛，得直不及半。群獠诉曰：“当为贼取死耳！”刺史召二小吏榜之曰：“皆尔属为之，非吾过。”獠相视大笑，遂叛。立酋长始艾为王，逾梓、潼，所过焚剽。刺史刘成师诱降其党，斩首领七十余人。余众遁至东川，节度使柳仲郢谕降之。始艾稽首请罪，仲郢赏遣之。

成都西北二千余里有附国，盖汉西南夷也。其东部有嘉良夷，无姓氏。地纵八百里，横四千五百里。无城栅，居川谷，叠石为巢，高十余丈，以高下为差，作狭户，自内以通上。王酋帅以金饰首，胸垂金花，径三寸。地高凉，多风少雨，宜小麦，多白雉。嘉良夷有水广三十步，附国水广五十步，皆南流，以韦为舡。附国南有薄缘夷，西接女国。

三濮者，在云南徼外千五百里。有文面濮，俗镂面，以青涅之。赤口濮，裸身而折齿，镞其脣使赤。黑焚濮，山居如人，以幅布为裙，贯头而系之。丈夫衣谷皮。多白蹄牛、虎魄。龙朔中，遣使与千支弗、磨腊同朝贡。

西原蛮，居广、容之南，邕、桂之西。有甯氏者，相承为豪。又有黄氏，居黄橙洞，其隶也。其地西接南诏。天宝初，黄氏强，与韦氏、周氏、侬氏相脣齿，为寇害，据十馀州。韦氏、周氏耻不肯附，黄氏攻之，逐于海滨。

至德初，首领黄乾曜、真崇郁与陆州、武阳、硃兰洞蛮皆叛，推武承斐、韦敬简为帅，僭号中越王，廖殿为桂南王，莫淳为拓南王，相支为南越王，梁奉为镇南王，罗诚为戎成王，莫浔为南海王，合众二十万，绵地数千里，署置官吏，攻桂管十八州。所至焚庐舍，掠士女，更四岁不能平。乾元初，遣中使慰晓诸首领，赐诏书赦其罪，约降。于是西原、环、古等州

首领方子弹、甘令晖、罗承韦、张九解、宋原五百余人请出兵讨承斐等，岁中战二百，斩黄乾曜、真郁崇、廖殿、莫淳、梁奉、罗诚、莫浚七人。承斐等以馀众面缚诣桂州降，尽释其缚，差赐布帛纵之。其种落张侯、夏永与夷獠梁崇牵、覃问及西原酋长吴功曹复合兵内寇，陷道州，据城五十余日。桂管经略使邢济击平之，执吴功曹等。馀众复围道州，刺史元结固守不能下，进攻永州，陷邵州，留数日而去。湖南团练使辛京杲遣将王国良戍武岗，嫉京杲贪暴，亦叛，有众千人，侵掠州县。发使招之，且服且叛。建中元年，城叙州以断西原，国良乃降。

贞元十年，黄洞首领黄少卿者，攻邕管，围经略使孙公器。请发岭南兵穷讨之，德宗不许，命中人招谕。不从，俄陷钦、横、浚、贵四州。少卿子昌沔馘勇，前后陷十三州，气益振。乃以唐州刺史阳旻为容管招讨经略使，引师掩贼，一日六七战，皆破之，侵地悉复。元和初，邕州擒其别帅黄承庆。明年，少卿等归款，拜归顺州刺史。弟少高为有州刺史。未几复叛。

又有黄少度、黄昌瓘二部，陷宾、蛮二州，据之。十一年，攻钦、横二州，邕管经略使韦悦破走之，取宾、蛮二州。是岁，复屠岩州，桂管观察使裴行立轻其军弱，首请发兵尽诛叛者，微幸有功，宪宗许之。行立兵出击，弥更二岁，妄奏斩获二万，罔天子为解。自是邕、容两道杀伤疾疫死者十八以上。调费斗亡，繇行立、阳旻二人，当时莫不咎之。及安南兵乱，杀都护李象古，擢唐州刺史桂仲武为都护，逗留不敢进，贬安州刺史，以行立代之。寻召还，卒。

长庆初，以容管经略使留后严公素为经略使，复上表请讨黄氏。兵部侍郎韩愈建言：“黄贼皆洞獠，无城郭，依山险各治生业，急则屯聚畏死。前日邕管经略使德不能绥怀，威不能临制，侵诈系缚，以致憾恨。夷性易动而难安，劫州县复私讎，

贪小利不为大患。自行立、阳旻建征讨，生事谗赏，邕、容两管，日以凋弊，杀伤疾患，十室九空。百姓怨嗟，如出一口；人神共嫉，二将继死。今严公素非抚御之才，复寻往谬，诚恐岭南未有宁时。昨合邕、容为一道，邕与贼限一江，若经略使居之，兵镇所处，物力雄完，则敌人不敢轻犯；容州则隔阻已甚，以经略使居之，则邕州兵少情见，易启蛮心。请以经略使还邕州，容置刺史，便甚。又比发南兵，远乡羁旅，疾疫杀伤，续添续死，每发倍难。若募邕、容千人，以给行营，粮不增而兵便习，守则有威，攻则有利。自南讨损伤，岭南人希，贼之所处，洞垒荒僻。假如尽杀其人，得其地，在国计不为有益。容贷羈縻，比之禽兽，来则捍御，去则不追，未有亏损朝庭。愿因改元大庆，普赦其罪，遣郎官、御史以天子意丁宁宣谕，必能喧叫听命。为选材用威信者，委以经略，处理得方，宜无侵叛事。”不纳。

初，邕管既废，人不谓宜。监察御史杜周士使安南，过邕州，刺史李元宗白状，周士从事五管，积三十年矣，亦知其不便。严公素遣人盗其槁，周士愤死。公素劾元宗擅以罗阳县还黄少度，元宗惧，引兵一百持印章依少度。穆宗遣监察御史敬僚按之。僚尝为容州从事，与公素昵，傅致元宗罪，以母老，流驩州，众以为不直。

黄贼更攻邕州，陷左江镇；攻钦州，陷千金镇。刺史杨屿奔石南栅，邕州刺史崔结击破之。明年，又寇钦州，杀将吏。是岁，黄昌瓘遣其党陈少奇二十人归款请降，敬宗纳之。

黄氏、侬氏据州十八，经略使至，遣一人诣治所，稍不得意，辄侵掠诸州。横州当邕江官道，岭南节度使常以兵五百戍守，不能制。大和中，经略使董昌龄遣子兰讨平峒穴，夷其种党，诸蛮畏服。有违命者，必严罚之。十八州岁输贡赋，道路

清平。其后侬洞最强，结南诏为助。懿宗与南诏约和，二洞数构败之。邕管节度使辛说以从事徐云虔使南诏结和，賚美货啖二洞首领、太州刺史黄伯蕴、屯洞首领侬金意、员州首领侬金勒等与之通欢。

员州又有首领侬金澄、侬仲武与金勒袭黄洞首领黄伯善，伯善伏兵灊水，鸡鸣，候其半济，击杀金澄、仲武，唯金勒遁免。后欲兴兵报仇，辛说遣人持牛酒音乐解和，并遗其母衣服。母，贤者也，让其子曰：“节度使持物与獠母，非结好也，以汝为吾子。前日兵败灊水，士卒略尽，不自悔，复欲动众，兵忿者必败，吾将囚为官老婢矣。”金勒感寤，为罢兵。

赞曰：唐北禽颡利，西灭高昌、焉耆，东破高丽、百济，威制夷狄，方策所未有也。交州，汉之故封，其外濒海诸蛮，无广土坚城可以居守，故中国兵未尝至。及唐稍弱，西原、黄洞继为边害，垂百余年。及其亡也，以南诏。《诗》曰：“惠此中国，以绥四方。”不以夷狄先诸夏也。

卷第二百二十 列传第一百四十八上

奸臣上

许敬宗，字延族，杭州新城人。父善心，仕隋为给事中。敬宗幼善属文，大业中举秀才中第，调淮阳书佐，俄直谒者台，奏通事舍人事。善心为宇文化及所杀，敬宗哀请得不死，去依李密为记室。武德初，补涟州别驾。太宗闻其名，召署文学馆学士。贞观中，除著作郎，兼修国史，喜谓所亲曰：“仕宦不为著作，无以成门户。”俄改中书舍人。文德皇后丧，群臣衰服，率更令欧阳询貌丑异，敬宗侮笑自如，贬洪州司马。累转给事中，复修史，以劳封高阳县男，检校黄门侍郎。高宗在东宫，迁太子右庶子。高丽之役，太子监国定州，敬宗与高士廉典机剧。岑文本卒，帝驿召敬宗，以本官检校中书侍郎。驻蹕山破贼，命草诏马前，帝爱其藻警，由是专掌诰令。

初，太子承乾废，官属张玄素、令狐德棻、赵弘智、裴宣机、萧钧皆除名为民，不复用。敬宗为言玄素等以直言被嫌忌，今一概被罪，疑洗宥有所未至。帝悟，多所甄复。高宗即位，迁礼部尚书。敬宗鬻沓，遂以女嫁蛮酋冯盎子，多私所聘。有司劾举，下除郑州刺史。俄复官，为弘文馆学士。

帝将立武昭仪，大臣切谏，而敬宗阴揣帝私，即妄言曰：“田舍子剩获十斛麦，尚欲更故妇。天子富有四海，立一后，谓之不可，何哉？”帝意遂定。王后废，敬宗请削后家官爵，

废太子忠而立代王，遂兼太子宾客。帝得所欲，故诏敬宗待诏武德殿西阁。顷拜侍中，监修国史，爵郡公。

帝尝幸故长安城，按蹕裴回，视古区处，问侍臣：“秦、汉以来几君都此？”敬宗曰：“秦居咸阳，汉惠帝始城之。其后苻坚、姚萇、宇文周居之。”帝复问：“汉武开昆明池实何年？”对曰：“元狩三年，将伐昆明，实为此池以肄战。”帝乃诏与弘文学士讨古宫室故区，具条以闻。进中书令，仍守侍中。敬宗于立后有助力，知后钳戾，能固主以久己权，乃阴连后谋逐韩瑗、来济、褚遂良，杀梁王、长孙无忌、上官仪，朝廷重足事之，威宠炽灼，当时莫与比。改右相，辞疾，拜太子少师、同东西台三品。年老，不任趋步，特诏与司空李勣朝朔日，听乘小马至内省。

帝东封泰山，以敬宗领使。次濮阳，帝问窦德玄：“此谓帝丘，何也？”德玄不对。敬宗僂曰：“臣能知之。昔帝颡顼始居此地，以王天下。其后夏后相因之，为寒浞所灭。后缙方偃，逃出自窦，在此地也。后昆吾氏因之，而为夏伯。昆吾既衰，汤灭之。其颂曰：‘韦、顾既伐，昆吾、夏桀’是也。至春秋时，卫成公自楚丘徙居之，《左氏》称‘相夺予享’，以旧地也。由颡顼所居，故曰帝丘。臣闻有德者启其国土，失道者则丧其疆宇。自古大都美国，居者不一姓，故有国家者不可不慎也。”帝曰：“《书》称‘浮于济、漯’，今济与漯断不相属，何故而然？”对曰：“夏禹道沔水东流为济，入于河。今自漯至温而入河，水自此淤地过河而南，出为滎；又淤而至曹、濮，散出于地，合而东，汶水自南入之，所谓‘洪为滎，东出于陶丘北，又东会于汶’是也。古者五行皆有官，水官不失职，则能辨味与色。潜而出，合而更分，皆能识之。”帝曰：“天下洪流巨谷，不载祀典，济甚细而在四渎，何哉？”对曰：“渚

之言独也。不因馀水，独能赴海者也。且天有五星，运而为四时；地有五岳，流而为四渎；人有五事，用而为四支。五，阳数也；四，阴数也，有奇偶、阴阳焉。阳者光曜，阴者晦昧，故辰隐而难见。济潜流屡绝，状虽微细，独而尊也。”帝曰：“善。”敬宗退，矜曰：“大臣不可无学，向德玄不能对，吾耻之。”德玄闻之，不屑曰：“人各有能。不强所不知，吾所能也。”李勣曰：“敬宗多闻，美矣；寡之不强，不亦善乎？”

初，《高祖、太宗实录》，敬播所撰，信而详。及敬宗身为国史，窜改不平，专出己私。始虞世基与善心同遭贼害，封德彝常曰：“昔吾见世基死，世南匍匐请代；善心死，敬宗蹈舞求生。”世为口实，敬宗衔愤。至立《德彝传》，盛诬以恶。敬宗子娶尉迟敬德女孙，而女嫁钱九陇子。九陇，本高祖隶奴也，为虚立门阀功状，至与刘文静等同传。太宗赐长孙无忌《威凤赋》，敬宗猥称赐敬德。蛮酋庞孝泰率兵从讨高丽，贼笑其懦，袭破之。敬宗受其金，乃称“屡破贼，唐将言骁勇者唯苏定方与孝泰，曹继叔、刘伯英出其下远甚”。然知贞观后，论次诸书，自晋尽隋，及《东殿新书》、《西域图志》、《姓氏录》、《新礼》等数十种皆敬宗总知之，赏赉不胜纪。

敬宗营第舍华僭，至造连楼，使诸妓走马其上，纵酒奏乐自娱。嬖其婢，因以继室，假姓虞。子昂忝之，敬宗怒黜虞，奏斥昂岭外，久乃表还。

咸亨初，以特进致仕，仍朝朔望，续其俸禄。卒，年八十一。帝为举哀，诏百官哭其第，册赠开府仪同三司、扬州大都督，陪葬昭陵。太常博士袁思古议：“敬宗弃子荒徼，女嫁蛮落，谥曰繆。”其孙彦伯诉思古有嫌，诏更议。博士王福畴曰：“何曾忠而孝，以食日万钱谥繆丑，况敬宗忠孝两弃，饮食男女之累过之。”执不改。有诏尚书省杂议，更谥曰恭。

彦伯，昂子也，颇有文。敬宗晚年不复下笔，凡大典册悉彦伯为之。尝戏昂曰：“吾儿不及若儿。”答曰：“渠父不如昂父。”后又纳婢譖，奏流彦伯岭表，遇赦还，累官太子舍人。既与思古有憾，欲邀击诸路，思古曰：“吾为先子报仇耳。”彦伯惭而止。

垂拱中，诏敬宗配飨高宗庙廷。

李义府，瀛州饶阳人。其祖尝为射洪丞，因客永泰。贞观中，李大亮巡察剑南，表义府才，对策中第，补门下省典仪。刘洎、马周更荐之，太宗召见，转监察御史，诏侍晋王。王为太子，除舍人、崇贤馆直学士，与司议郎来济俱以文翰显，时称“来李”。献《承华箴》，末云：“佞谀有类，邪巧多方。其萌不绝，其害必彰。”义府方谄事太子，而文致若说直者，太子表之，优诏赐帛。

高宗立，迁中书舍人，兼修国史，进弘文馆学士。为长孙无忌所恶，奏斥壁州司马。诏未下，义府问计于舍人王德俭。德俭者，许敬宗甥，癯而智，善揣事，因曰：“武昭仪方有宠，上欲立为后，畏宰相议，未有以发之。君能建白，转祸于福也。”义府即代德俭直夜，叩阁上表，请废后立昭仪。帝悦，召见与语，赐珠一斗，停司马诏书，留复侍。武后已立，义府与敬宗、德俭及御史大夫崔义玄、中丞袁公瑜、大理正侯善业相推毂，济其奸，诛弃骨鲠大臣，故后得肆志攘取威柄，天子敛衽矣。

义府貌柔恭，与人言，嬉怡微笑，而阴贼褊忌著于心，凡忤意者，皆中伤之，时号义府“笑中刀”。又以柔而害物，号曰“人猫”。

永徽六年，拜中书侍郎、同中书门下三品，封广平县男，又兼太子右庶子，爵为侯。洛州女子淳于以奸系大理，义府闻其美，属丞毕正义出之，纳以为妾。卿段襄玄以状闻。诏给事

中刘仁轨、侍御史张伦鞠治。义府且穷，逼正义缙狱中以绝始谋。侍御史王义方廷劾，义府不引咎，三叱之，然后趋出。义方极陈其恶，帝阴德义府，故贷不问，为抑义方，逐之。未几进中书令，检校御史大夫，加太子宾客，更封河间郡公，诏造私第。诸子虽禄负皆补清官。

初，杜正伦为黄门侍郎，义府才典仪。及同辅政，正伦恃先进不相下，密与中书侍郎李友益图去义府，反为所诬，交讼帝前。帝两黜之，正伦为横州刺史，义府普州刺史，流友益峰州。明年，召为吏部尚书、同中书门下三品。母丧免，夺丧为司列太常伯、同东西台三品。更葬其先永康陵侧，役县人牛车输土筑坟，助役者凡七县，高陵令不胜劳而死。公卿争赙遗。葬日，诏御史节哭。送车从骑相衔，帷帘奠帐自灞桥属三原七十里不绝，輶輶舁偶，僭侈不法，人臣送葬之盛无与比者。殷王出阁，又兼府长史，稍迁右相。

义府已贵，乃言系出赵郡，与诸李叙昭穆，嗜进者往往尊为父兄行。给事中李崇德引与同谱，既谪普州，亟削去，义府衔之，及复当国，傅致其罪，使自杀于狱。贞观中，高士廉、韦挺、岑文本、令狐德棻修《氏族志》，凡升降，天下允其议，于是州藏副本以为长式。时许敬宗以不载武后本望，义府亦耻先世不见叙，更奏删正。委孔志约、杨仁卿、史玄道、吕才等定其书，以仕唐官至五品皆升士流。于是兵卒以军功进者，悉入书限，更号《姓氏录》，缙绅共嗤靳之，号曰“勋格”。义府奏悉收前志烧绝之。自魏太和中定望族，七姓子孙迭为婚姻，后虽益衰，犹相夸尚。义府为子求婚不得，遂奏一切禁止。

既主选，无品鉴才，而溪壑之欲，惟贿是利，不复铨判，人人咨讟。又母、妻、诸子卖官市狱，门如沸汤。自永徽后，御史多制授，吏部虽有调注，至门下覆不留。义府乃自注御史、

员外、通事舍人，有司不敢却。帝尝从容戒义府曰：“闻卿子女媾桡法多过失，朕为卿掩覆，可少勸之。”义府内倚后，揣群臣无敢白其罪者，不虞帝之知，乃勃然变色，徐曰：“谁为陛下道此？”帝曰：“何用问我所从得邪！”义府警然不谢，徐引去，帝由是不悦。

会术者杜元纪望义府第有狱气，曰：“发积钱二千万，可以厌胜。”义府信之，哀索殊急。居母丧，朔望给告，即羸服与元纪出野，冯高窥覘灾眚，众疑其有异谋。又遣子津召长孙延，谓曰：“吾为子得一官。”居五日，延拜司津监，索谢钱七十万。右金吾仓曹参军杨行颖白其赃，诏司刑太常伯刘祥道与三司杂讯，李勣监按，有状，诏除名，流嵩州，子率府长史洽、千牛备身洋及媾少府主簿柳元贞并流廷州，司议郎津流振州，朝野至相贺。三子及媾尤凶肆，既败，人以为诛“四凶”。或作《河间道元帅刘祥道破铜山大贼李义府露布》，榜于衢，乾封元年大赦，独流人不许还，义府愤恚死，年五十三。自其斥，天下忧且复用，比死，内外乃安。

上元初，赦妻子还洛阳。如意中，赠义府扬州大都督，崔义玄益州大都督，王德俭、袁公瑜魏、相二州刺史，各赐实封。睿宗立，诏停。少子湛，见《李多祚传》。

傅游艺，卫州汲人。载初初，由合宫主簿再迁左补阙。武后夺政，即上书诡说符瑞，劝后当革姓以明受命。后悦，擢给事中。阅三月，进同凤阁鸾台平章事，即拜鸾台侍郎。后乃黜唐称周，废唐宗庙，自称皇帝，赐游艺姓武氏，以兄神童为冬官尚书。游艺尝梦登湛露殿，既寤，以语所亲。有告其谋反者，下狱自杀，以五品礼葬之。

初，游艺探后旨，诬杀宗室，复请发六道使，后卒用其言。万国俊等既出，天下被其酷。游艺起一岁，赐袍自青及紫，人

号“四时仕宦”。然岁中即败，前古少其比云。

李林甫，长平肃王叔良曾孙。初为千牛直长，舅姜皎爱之。开元初，迁太子中允。源乾曜执政，与皎为姻家，而乾曜子为林甫求司门郎中，乾曜素薄之，曰：“郎官应得才望，哥奴岂郎中材邪？”哥奴，林甫小字也。即授以谕德，累擢国子司业。宇文融为御史中丞，引与同列，稍历刑、吏部侍郎。初，吏部置长名榜，定留放。宁王私谒十人，林甫曰：“愿绌一人以示公。”遂榜其一，曰：“坐王所嘱，放冬集。”

时武惠妃宠倾后宫，子寿王、盛王尤爱。林甫因中人白妃，愿护寿王为万岁计，妃德之。侍中裴光庭夫人，武三思女，尝私林甫，而高力士本出三思家。及光庭卒，武请力士以林甫代为相。力士未敢发，而帝因萧嵩言，自用韩休。方具诏，武撻语林甫，使为休请。休既相，重德林甫，而与嵩有隙，乃荐林甫有宰相才，妃阴助之，即拜黄门侍郎。寻为礼部尚书、同中书门下三品，再进兵部尚书。

皇太子、鄂王、光王被谮，帝欲废之。张九龄切谏，帝不悦。林甫惘然，私语中人曰：“天子家事，外人何与邪？”二十四年，帝在东都，欲还长安。裴耀卿等建言：“农人场圃未毕，须冬可还。”林甫阳蹇，独在后。帝问故，对曰：“臣非疾也，愿奏事。二都本帝王东西宫，车驾往幸，何所待时？假令妨农，独赦所过租赋可也。”帝大悦，即驾而西。始九龄繇文学进，守正持重，而林甫特以便佞，故得大任，每嫉九龄，阴害之。帝欲进朔方节度使牛仙客实封，九龄谓林甫：“封赏待名臣大功，边将一上最，可遽议？要与公固争。”林甫然许。及进见，九龄极论，而林甫抑嘿，退又漏其言。仙客明日见帝，泣且辞。帝滋欲赏仙客，九龄持不可。林甫为人言：“天子用人，何不可者？”帝闻，善林甫不专也。由是益疏薄九龄，俄

与耀卿俱罢政事，专任林甫，相仙客矣。初，三宰相就位，二人髻折趋，而林甫在中，轩骛无少让，喜津津出眉宇间。观者窃言：“一雕挟两兔。”少选，诏书出，耀卿、九龄以左右丞相罢，林甫嘻笑曰：“尚左右丞相邪？”目恚而送乃止，公卿为战栗。于是林甫进兼中书令。帝卒用其言，杀三子，天下冤之。大理卿徐峤妄言：“大理狱杀气盛，鸟雀不敢栖。今刑部断死，岁才五十八，而乌鹊巢狱户，几至刑措。”群臣贺帝，而帝推功大臣，封林甫晋国公，仙客豳国公。

及帝将立太子，林甫探帝意，数称道寿王，语秘不传，而帝意自属忠王，寿王不得立。太子既定，林甫恨谋不行，且畏祸，乃阳善韦坚。坚，太子妃兄也。使任要职，将覆其家，以摇东宫。乃构坚狱，而太子绝妃自明，林甫计黜。杜良娣之父有邻与婿柳勣不相中，勣浮险，欲助林甫，乃上有邻变事，捕送诏狱赐死。逮引裴敦复、李邕等，皆林甫素忌恶者，株连杀之。太子亦出良娣为庶人。未几，擿济阳别驾魏林，使诬河西节度使王忠嗣欲拥兵佐太子。帝不信，然忠嗣犹斥去。林甫数曰：“太子宜知谋。”帝曰：“吾儿在内，安得与外人相闻？此妄耳！”林甫数危太子，未得志，一日从容曰：“古者立储君必先贤德，非有大勋力于宗稷，则莫若元子。”帝久之曰：“庆王往年猎，为豹伤面甚。”答曰：“破面不愈于破国乎？”帝颇惑，曰：“朕徐思之。”然太子自以谨孝闻，内外无架言，故飞语不得入，帝无所发其猜。

林甫善刺上意，时帝春秋高，听断稍怠，厌绳检，重接对大臣，及得林甫，任之不疑。林甫善养君欲，自是帝深居燕适，沈湎衽席，主德衰矣。林甫每奏请，必先饷遗左右，审伺微旨，以固恩信，至饗夫御婢皆所款厚，故天子动静必具得之。性阴密，忍诛杀，不见喜怒。面柔令，初若可亲，既崖阱深阻，卒

不可得也。公卿不由其门而进，必被罪徙；附离者，虽小人且为引重。同时相若九龄、李适之皆遭逐；至杨慎矜、张瑄、卢幼临、柳升等缘坐数百人，并相继诛。以王鉷、吉温、罗希奭为爪牙，数兴大狱，衣冠为累息。适之子霁尝盛具召宾客，畏林甫，乃终日无一人往者。林甫有堂如偃月，号月堂。每欲排构大臣，即居之，思所以中伤者。若喜而出，即其家碎矣。子岫为将作监，见权势熏灼，惕然惧，常从游后园，见辇重者，跪涕曰：“大人居位久，枳棘满前，一旦祸至，欲比若人可得乎？”林甫不乐曰：“势已然，可奈何？”

时帝诏天下士有一艺者得诣阙就选，林甫恐士对诏或斥己，即建言：“士皆草茅，未知禁忌，徒以狂言乱圣听，请悉委尚书省长官试问。”使御史中丞监总，而无一中程者。林甫因贺上，以为野无留才。俄兼陇右、河西节度使。改右相，罢节度，加累开府仪同三司，实封户三百。

咸宁太守赵奉璋得林甫隐恶二十条，将言之，林甫讽御史捕系奉璋，劾妖言，抵死；著作郎韦子春坐厚善贬。帝尝大陈乐勤政楼，既罢，兵部侍郎卢绚按辔绝道去，帝爱其憩藉，称美之。明日林甫召绚子曰：“尊府素望，上欲任以交、广，若惮行，且当请老。”绚惧，从之。因出为华州刺史，俄授太子员外詹事，绚繇是废。于时有以材誉闻者，林甫护前，皆能得于天子抑远之，故在位恩宠莫比。凡御府所贡远方珍鲜，使者传赐相望。帝食有所甘美，必赐之。尝诏百僚阅岁贡于尚书省，既而举贡物悉赐林甫，辇致其家。从幸华清宫，给御马、武士百人、女乐二部。薛王别墅胜丽甲京师，以赐林甫，它邸第、田园、水碓皆便好上腴。车马衣服侈靡，尤好声伎。侍姬盈房，男女五十人。故事，宰相皆元功盛德，不务权威，出入骑从简寡，士庶不甚引避。林甫自见结怨者众，忧刺客窃发，其出入，

广骆骑，先驱百步，传呼何卫，金吾为清道，公卿辟易趋走。所居重关复壁，络版砮石，一夕再徙，家人亦莫知也。或帝不朝，群司要官悉走其门，台省为空。左相陈希烈虽坐府，卒无人入谒。

林甫无学术，发言陋鄙，闻者窃笑。善苑咸、郭慎微，使主书记。然练文法，其用人非谄附者一以格令持之，故小小纲目不甚乱，而人惮其威权。久之，又兼安西大都护、朔方节度使。俄兼单于副大都护，以朔方副使李献忠反，让还节度。

始厚王鉷，为尽力。及鉷败，诏宰相治状，林甫大惧，不敢面鉷，狱具署名，亦无所申救。因以杨国忠代为御史大夫。林甫薄国忠材孱，无所畏，又以贵妃故善之。及是权益盛，贵震天下，始交恶若仇敌。然国忠方兼剑南节度使，而南蛮入寇，林甫因建遣之镇，欲离间之。国忠入辞，帝曰：“处置且讫，亟还，指日待卿。”林甫闻之忧懣。是时已属疾，稍侵。会帝幸温汤，诏以马舆从，御医珍膳继至，诏旨存问，中官护起居。病剧，巫者视疾云：“见天子当少间。”帝欲视之，左右谏止。乃诏林甫出廷中，帝登降圣阁，举绛巾招之。林甫不能兴，左右代拜。俄而国忠至自蜀，谒林甫床下，垂涕托后事，因不食卒。诸子护还京发丧，赠太尉、扬州大都督。

林甫居相位凡十九年，固宠市权，蔽欺天子耳目，谏官皆持禄养资，无敢正言者。补阙杜璡再上书言政事，斥为下邳令。因以语动其馀曰：“明主在上，群臣将顺不暇，亦何所论？君等独不见立仗马乎，终日无声，而饫三品刍豆；一鸣，则黜之矣。后虽欲不鸣，得乎？”由是谏争路绝。

贞观以来，任蕃将者如阿史那社尔、契苾何力皆以忠力奋，然犹不为上将，皆大臣总制之，故上有馀权以制于下。先天、开元中，大臣若薛讷、郭元振、张嘉贞、王峻、张说、萧嵩、

杜暹、李适之等，自节度使入相天子。林甫疾儒臣以方略积边劳，且大任，欲杜其本，以久己权，即说帝曰：“以陛下雄材，国家富强，而夷狄未灭者，繇文吏为将，惮矢石，不身先。不如用蕃将，彼生而雄，养马上，长行阵，天性然也。若陛下感而用之，使必死，夷狄不足图也。”帝然之，因以安思顺代林甫领节度，而擢安禄山、高仙芝、哥舒翰等专为大将。林甫利其虜也，无入相之资，故禄山得专三道劲兵，处十四年不徙，天子安林甫策，不疑也，卒称兵荡覆天下，王室遂微。

初，林甫梦人皙而髯，将逼己。寤而物色，得裴宽类所梦，曰：“宽欲代我。”因李适之党逐之。其后易国忠代林甫，貌类宽云。国忠素衔林甫，及未葬，阴讽禄山暴其短。禄山使阿布思降将入朝，告林甫与思约为父子，有异谋。事下有司，其婿杨齐宣惧，妄言林甫厌祝上，国忠劾其奸。帝怒，诏林甫淫祀厌胜，结叛虜，图危宗社，悉夺官爵，斫棺剔取含珠金紫，更以小椁，用庶人礼葬之；诸子司储郎中儒、太常少卿岫及岫等悉徙岭南、黔中，各给奴婢三人，籍其家；诸婿若张博济、郑平、杜位、元揔，属子复道、光，皆贬官。

博济亦儉薄自肆。为户部郎中，部有考堂，天下岁会计处，博济废为员外郎中听事，壮伟华敞，供拟丰侈至千品；别取都水监地为考堂，擅费诸州籍帐钱不赀，有司不敢言。

帝之幸蜀也，给事中裴士淹以辩学得幸。时肃宗在凤翔，每命宰相，辄启闻。及房琯为将，帝曰：“此非破贼才也。若姚元崇在，贼不足灭。”至宋璟，曰：“彼卖直以取名耳。”因历评十余人，皆当。至林甫，曰：“是子妒贤疾能，举无比者。”士淹因曰：“陛下诚知之，何任之久邪？”帝默不应。

至德中，两京平，大赦，唯禄山支党及林甫、杨国忠、王鉷子孙不原。天宝时，尝镂玉为玄元皇帝及玄宗、肃宗像于太

清宫，复琢林甫、陈希烈像列左右序。代宗时，或言：“林甫阴险，尝不利先帝，宗庙几危，奈何留像至今？”有诏瘞宫中。广明初，卢携为太清宫使，发地得其像，辇送京兆毁之云。

陈希烈者，宋州人。博学，尤深黄老，工文章。开元中，帝储思经义，自褚无量、元行冲卒，而希烈与康子元、冯朝隐进讲禁中，其应答诏问，敷尽微隐，皆希烈为之章句。累迁中书舍人，十九年为集贤院学士，进工部侍郎，知院事。帝有所撰述，希烈必助成之。迁门下侍郎。

天宝元年，有神降丹凤门，以为老子告锡灵符，希烈因是上言：“臣侍演《南华真经》至七篇，陛下顾曰：‘此言养生，朕既悟其术，而《德充符》诂无非常应哉？’臣稽首对：‘陛下德充于内，符应于外，必有绝瑞表之。’今灵符降锡，与帝意合，宜示史官，著显祥，摛照无穷。”其谀佞类如此。俄兼崇玄馆大学士，封临颖侯。

林甫颀朝，苟用可专制者，引与共政。以希烈柔易，且帝眷之厚，乃荐之。五载，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迁左丞相兼兵部尚书，许国公，又兼秘书省图书使，宠与林甫侔。林甫居位久，其阴诡虽足自固，亦希烈左右焉。杨国忠执政，素忌之，希烈引避，国忠即荐韦见素代相，罢为太子太师。希烈失职，内忽忽无所赖。及禄山盗京师，遂与达奚珣等偕相贼。后论罪当斩，肃宗以上皇素所遇，赐死于家。

卷第二百二十一 列传第一百四十八下

奸臣下

卢杞，字子良。父弈，见《忠义传》。杞有口才，体陋甚，鬼貌蓝色，不耻恶衣菲食，人未悟其不情，咸谓有祖风节。藉廕为清道率府兵曹参军，仆固怀恩辟朔方府掌书记，病免。补鸿胪丞，出为忠州刺史。上谒节度府卫伯玉，伯玉不喜，乃谢归。稍迁吏部郎中，为虢州刺史。奏言虢有官豕三千为民患。德宗曰：“徙之沙苑。”杞曰：“同州亦陛下百姓，臣谓食之便。”帝曰：“守虢而忧它州，宰相材也。”诏以豕赐贫民，遂有意柄任矣。俄召为御史中丞，论奏无不合。逾年迁大夫，不阅旬，擢门下侍郎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

既得志，险贼浸露。贤者媚，能者忌，小忤己，不傅死地不止。将大树威，胁众市权为自固者。杨炎与杞俱辅政，炎鄙杞才下，不悦，未半岁，谮罢炎。时大理卿严郢与炎有隙，即擢郢御史大夫以自助，炎卒逐死。张镒材裕忠懿，帝所倚爱，未有以间。会陇右用兵，杞乃见帝，伪请行，帝不可，即荐镒守凤翔。既又恶郢。时幽州硃滔与泚有违言，诬其军司马蔡廷玉间阅，请杀之。俄而滔反，帝欲斥之以悦滔，下御史郑詹按状，贬柳州司户参军，敕吏护送。廷玉疑送滔所，因自沈于河。杞奏，恐泚疑为诏所杀，愿下詹三司杂治，并劾大夫郢。初，詹善张镒，每伺杞间，独诣镒，杞知之。它日伺詹来，即径至

镒便坐。詹趋避，杞遽及机事，镒不得已，曰：“郑侍御在。”杞阳惊曰：“向所言，非外所得闻。”至是并按。有诏詹杖死，流郢费州。杜佑判度支，帝尤宠礼。杞短毁百绪，讫贬苏州刺史。李希烈反，杞素恶颜真卿挺正敢言，即令宣慰其军，卒为贼害。故宰相李揆有雅望，畏复用，遣为吐蕃会盟使，卒于行。李洧以徐州降，有所经略，使人误先白镒，杞怒，沮解之，不使有功。其狙害隐毒，天下无不痛愤，以杞得君，故不敢言。

是时兵屯河南、北，掣不解，财用日急。于是度支条军所仰给，月费缗百馀万，而藏钱才支三月。杞乃以户部侍郎赵赞判度支，其党韦都宾等建言：“商贾储钱千万，听自业；过千万者，贡其赢以济军。军罢，约取偿于官。”帝许之。京兆暴责其期，校吏颈大搜廛里，疑占列不尽，则笞掠之，人不胜冤，自殒沟渎者相望，京师嚣然不闋日。然悉田宅奴婢之直，缗止八十万。又僦、质舍、居贸粟者，四贡其一，仅至二百万。而长安为闭肆，民皆邀宰相祈诉。杞无以谕，驱而去。帝知民愁忿，而所得不足给师，罢之。赞术穷，于是间架、除陌之暴纵矣。其法：屋二架为间，差税之，上者二千，中千，下五百，吏执筹入第室计之，隐不尽，率二架抵罪，告者以钱五万畀之。凡公私贸易，旧法率千钱算二十，请加五十，主佞注所售，入其算有司；其自相市，为私籍自言，隐不尽，率千钱没二万，告者以万钱畀之。由是主佞得操其私以为奸，公上所入常不得半，而恨诽之声满天下。及泾师乱，呼于市曰：“不夺而商人僦质矣，不税而间架、除陌矣！”其倡和造作以召怨挺乱，皆杞为之。

帝出奉天，杞与关播从。后数日，崔宁自贼中来，以播迁事指杞，杞即诬宁反，帝杀之。灵武杜希全率盐、夏二州士六千来赴，帝议所从道，杞请道漠谷。浑瑊曰：“不然，彼多险，

且为贼乘，不如道乾陵北，逾鸡子堆而屯，与为犄角，贼可破矣。”帝从杞议，贼果拒隘，兵不得入，奔还邠州。

李怀光自河北还，数破贼，泚解去。或谓王翊、赵赞曰：“闻怀光尝斥宰相不能谋，度支赋敛重，而京兆刻损军赐，宜诛之以谢天下。方怀光有功，上必听用其言，公等殆矣！”二人以白杞。杞惧，即谏帝曰：“怀光勋在宗社，贼惮之破胆，今因其威，可一举而定。若许来朝，则犒赐留连，贼得哀整残馀为完守计，图之实难，不如席胜使平京师，破竹之势也。”帝然之。诏怀光无朝，进屯便桥。怀光自以千里勤难，有大功，为奸臣沮间，不一见天子，内怏怏无所发，遂谋反，因暴言杞等罪恶。士议哗沸，皆指目杞，帝始寤，贬为新州司马。

始，帝即位，以崔祐甫为相，专以道德导主意，故建中初纲纪张设，赫然有贞观风。及杞相，乃讽帝以刑名绳天下，乱败踵及。其阴害矫谏，虽国屯主辱，犹警然肆为之。后虽斥，然帝念之不衰。及兴元赦令，俄徙吉州长史。杞乃曰：“上必复用我。”贞元元年，诏拜饶州刺史。给事中袁高当行诏书，不肯草，白宰相曰：“杞反易天常，使万乘播迁，幸赦不诛，又委大州，失天下望。”宰相不悦，乃召它舍人作制，高固执不得下。于是谏臣赵需、裴佶、宇文炫、卢景亮、张荐等众对，极言杞罪四海共弃，今复用之，忠臣寒膺，良士痛骨，必且阶祸。其言恳到。帝语宰相曰：“授杞小州可乎？”李勉曰：“陛下与大州亦无难，如四方之谤何？”乃诏为澧州别驾。后散骑常侍李泌见，帝曰：“高等论杞事，朕可之矣！”泌顿首贺曰：“比日外谓陛下汉之桓、灵，今乃知尧、舜主也。”帝喜。杞遂死澧州。

初，尚父郭子仪病甚，百官造省，不屏姬侍。及杞至，则屏之，隐几而待。家人怪问其故，子仪曰：“彼外陋内险，左

右见必笑，使后得权，吾族无类矣！”

崔胤，字垂休，宰相慎由子也。擢进士第，累迁中书舍人、御史中丞。喜阴计，附离权强，其外自处若简重，而中险譎可畏。崔昭纬屡荐之，由户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方王珙兄弟争河中，以胤为节度使，不得赴，半岁，复以中书侍郎留辅政。及昭纬以罪诛，罢为武安节度使。陆扈当国，时王室不竞，南、北司各树党结藩镇，内相凌胁。胤素厚硃全忠，委心结之。全忠为言胤有功，不宜处外，故还相而逐扈。

光化初，昭宗至自华，务安反侧，而胤阴为全忠地，俾擅兵四讨。帝丑其行，罢为吏部尚书，复倚扈以相。会青海无帅，因拜胤青海节度使。始，昭纬死，皆王抟等白发其奸，胤坐是赐罢，内衔憾。既与抟同宰相，胤议悉去中官，抟不助，请徐图之。及是不欲外除，即漏其语于全忠，令露劾抟交敕使共危国，罪当诛。胤次湖南，召还守司空、门下侍郎、平章事，兼领度支、盐铁、户部使，而赐抟死，并诛中尉宋道弼、景务修，繇是权震天下，虽宦官亦累息。至是，四拜宰相，世谓“崔四入”。

刘季述幽帝东内，奉德王监国，畏全忠强，虽深怨胤，不敢杀，止罢政事。胤趣全忠以师西，问所以幽帝状。全忠乃使张存敬攻河中，掠晋、绛。神策军大将孙德昭常忿阉尹废辱天子，胤令判官石戡与游，乘间伺察。德昭饮酣必泣，胤揣得其情，乃使戡说曰：“自季述废天子，天下之人未尝忘，武夫义臣搏手愤惋。今谋反者特季述、仲先耳，它人劫于威，无与也。君能乘此诛二竖，复天子，取功名乎？即不早计，将有无之者。”德昭感寤，乃告以胤谋。德昭许诺，胤斩带为誓。俄而季述、仲先诛，以功进司徒，不就，复辅政，并还使领。帝德之，延见或不名，以字呼之，宠遇无比。

天复元年，全忠已取河中，进逼同、华。中尉韩全诲以胤与全忠善，恐导之翦除君侧，乃白罢政事，未及免，仓卒挟帝幸凤翔。胤怨帝见废，不肯从，召全忠以兵迎天子，令太子太师卢渥率群臣迎全忠。始，全忠至华，遣幕府裴铸奏事。帝不得已，听来朝。至是胤为之谋，乃以兵迫行在。帝下诏趣还镇，因诏遣渥等俱西。全忠上表具言：“向书诏皆出宰相，乃今知非陛下意，为所诿误。师业入关，请得与李茂贞约释憾以迎乘舆。”茂贞劾奏：“胤畜死士，用度支使权利，令亲信陈班与京兆府募兵保所居坊。天子出次，遣使者五辈往召，安卧不动，一奉表陈谢。”时帝见全忠表，亦大悲，因下诏显责之，以工部尚书罢知政事，胤出居华州。

初，天复后宦官尤屈事胤，事无不咨。每议政禁中，至继以烛，请尽诛中官，以宫人掌内司事。韩全诲等密知之，共于帝前求哀。乃诏胤后当密封，无口陈。中官益恐，滋欲得其谋，乃求知书美人宗柔等内左右以刺阴事。胤计稍露，宦者或相泣无憯，不自安，劫幸之谋固矣。

居华时，为全忠数画丑计。全忠引兵还屯河中，胤迎谒渭桥，奉觞为全忠寿，自歌以算酒。会茂贞杀全诲等，与全忠约和。帝急召之，墨诏者四、硃札三，皆辞疾。及帝出凤翔，幸全忠军，乃迎谒于道，复拜平章事，进位司徒，兼判六军诸卫事，诏徙家舍右军，赐帷帐器用十车。胤遂奏：“高祖、太宗无内侍典军，天宝后宦人浸盛，德宗分羽林卫为左右神策军，令宦者主之，以二千人为率。其后参掌机密，至内务百司悉归中人，共相弥缝为不法，朝廷微弱，祸始于此。请罢左右神策、内诸司使、诸道监军。”于是中外宦官悉诛，天子传导诏命，只用宫人宠颜等。

帝之在凤翔，以庐光启、苏检为相，胤皆逐杀之，分斥从

幸近臣陆扆等三十余人，惟裴贽孤立可制，留与偕秉政。帝动静一决于胤，无敢言者。胤议以皇子为元帅，全忠副之，示褒崇其功。全忠内利辉王冲幼，故胤藉以请。帝曰：“濮王长，若何？”还禁中，召翰林学士韩偓以谋。偓阴佐胤，卒不能却。全忠还东，到长乐，群臣班辞，胤独至霸桥置酒，乙夜乃还。帝即召问：“全忠安否？”与饮，命宫人为舞剑曲，戊夜乃出，赐二宫人，固让乃许。是时天子孤危，威令尽去，胤之劫持类如此。进侍中、魏国公。

自凤翔还，揣全忠将篡夺，顾己宰相，恐一日及祸，欲握兵自固，谬谓全忠曰：“京师迫茂贞，不可无备，须募军以守。今左右龙武、羽林、神策，播幸之余，不见兵。请军置四步将，将二百五十人；一骑将，将百人。使番休递侍。”以京兆尹郑元规为六军诸卫副使，陈班为威远军使，募卒于市。全忠知其意，阳相然许。胤乃毁浮图，取铜铁为兵仗。全忠阴令汴人数百应募，以其子友伦入宿卫。会为球戏，坠马死，全忠疑胤阴计，大怒。时传胤将挟帝幸荆、襄，而全忠方谋胁乘舆都洛，惧其异议，密表胤专权乱国，请诛之。即罢为太子少傅。全忠令其子友谅以兵围开化坊第，杀胤，汴士皆突出，市人争投瓦砾击其尸，年五十一，元规、陈班等皆死，实天复四年正月。

胤罢凡三日死，死十日，全忠胁帝迁洛，发长安居人悉东，彻屋木自渭循河下。老幼系路，啼号不绝，皆大骂曰：“国贼崔胤导全忠卖社稷，使我及此！”先是，全忠虽据河南，顾强诸侯相持，未敢决移国。及胤间内隙，与相结，得梯其祸，取朝权以成强大，终亡天下，胤身屠宗灭。世言慎由晚无子，遇异浮屠，以术求，乃生胤，字缙郎。及为相，其季父安潜喏曰：“吾父兄刻苦以持门户，终为缙郎坏之！”

崔昭纬字蕴曜，其先清河人。及进士第。至昭宗时仕浸显，

以户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居位凡八年，累进尚书右仆射。性险刻，密结中人，外连强诸侯，内制天子以固其权。令族人鋌事王行瑜邠宁幕府。每它宰相建议，或诏令有不便于己，必使鋌密告行瑜，使上书訾议，己则阴阿助之。方是时，帝室微，人主若赘旒然。始，帝委杜让能调兵食以讨凤翔，昭纬方倚李茂贞、行瑜为重，阴得其计，则走告之，激使称兵向阙，遂杀让能。后又导三镇兵杀韦昭度等。帝性刚明，不堪忍，会诛行瑜，乃罢昭纬为右仆射。复请诛全忠荐己，又厚赂诸王，为所奏，贬梧州司马，下诏条其五罪，赐死。行次江陵，使者至，斩之。鋌亦诛。

柳璨字炤之，公绰族孙也。为人鄙野，其家不以诸柳齿。少孤贫，好学，昼采薪给费，夜然叶照书，强记，多所通涉。讥诃刘子玄《史通》，著《析微》，时或称之。颜荛判史馆，引为直学士，由是益知名。迁左拾遗。昭宗好文，待李磻最厚，磻死，内常求似磻者。或荐璨才高，试文，帝称善，擢翰林学士。

崔胤死，昭宗密许璨宰相，外无知者。日暮自禁中出，骑士传呼宰相，人皆大惊。明日，帝谓学士承旨张文蔚曰：“璨材可用，今擢为相，应授何官？”对曰：“用贤不计资。”帝曰：“谏议大夫可乎？”曰：“唯唯。”遂以谏议大夫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起布衣，至是不四岁，其暴贵近世所未有。裴枢、独孤损、崔远皆宿望旧臣，与同位，颇轻之，璨内以为怨。诛全忠图篡杀，宿卫士皆汴人，璨一厚结之，与蒋玄晖、张廷范尤相得。既挟全忠，故朝权皆归之。进中书侍郎、判户部，封河东县男。

天祐二年，长星出太微、文昌间，占者曰：“君臣皆不利，宜多杀以塞天变。”玄晖、廷范乃与璨谋杀大臣宿有望者。璨

手疏所仇媚若独孤损等三十余人，皆诛死，天下以为冤。全忠闻之，不善也。其后急于九锡，宣徽北院使王殷者构璨等，言其有贰，故礼不至。玄晖惧，自往辨解。全忠怒骂曰：“尔与柳璨辈沮我，不由九锡，作天子不得邪？”璨惧，即胁哀帝曰：“人望归元帅矣，陛下宜揖让以授终。”璨请自行，进拜司空，为册礼使，即日进道。及玄晖死，而全忠恚璨背己，贬登州刺史，俄除名为民，流崖州，寻斩之。临刑悔吒曰：“负国贼柳璨，死宜矣！”弟瑀、瑊皆榜死。

玄晖者，少贱，不得其系著。事硃全忠为腹心。昭宗东迁，玄晖为枢密使。帝驻陕州，术家言星纬不常，且有大变，宜须冬幸洛。帝度全忠必篡，命卫官高瑰持帛诏赐王建，告以胁迁，且言：“全忠以兵二万治洛阳，将尽去我左右，君宜与茂贞、克用、行密同盟，传檄襄、魏、幽、镇，使各以军迎我还京师。”又诏全忠：“后方娠，须十月乃东。”全忠知帝有谋，遣寇彦卿趣迫。天子不得已，遂行。抵谷水，全忠尽杀左右黄门、内园小儿五百人，悉以汴兵为卫。初，全忠至凤翔，侵邠州，节度使杨崇本降，质其家。崇本妻美，全忠与乱，故崇本怒。至是遣使者会克用、茂贞，南告赵匡凝及建，同举兵问劫迁状，全忠大惧。

帝自出关，畏不测，常默坐流涕。玄晖与张廷范内讷问，必以告全忠。全忠恨帝无传禅意，乃谋弑以绝人望，因令其属李振谕玄晖。玄晖与龙武统军硃友恭、氏叔琮夜选勇士百人叩行在，言有急奏，请见帝。宫门开，门留十士以守。至椒兰院中，夫人裴贞一启关，杀之，乃趋殿下。玄晖曰：“上安在？”昭仪季渐荣曰：“院使毋伤宅家，宁杀我！”士持剑入，帝闻，遽单衣走，环柱，遂弑之。渐荣以身蔽帝，亦死。复执后，后求哀。玄晖以全忠所弑者帝也，乃释后。明日，宰相请对，

日晏不出。玄暉矫遗诏，言帝夜与昭仪博，为贞一、渐荣所弑，出二人首。全忠自河中来朝，振曰：“晋文帝杀高贵乡公，归罪成济。今宜诛友恭等，解天下谤。”全忠趋西内临，对嗣天子自言弑逆非本谋，皆友恭等罪，因泣下，请讨罪人。是时洛城旱，米斗直钱六百，军有掠余者，都人怨，故因以悦众，执友恭、叔琮斩之。全忠邀九锡，玄暉自持诏趋汴言之。还洛不淹日，全忠矫诏收付有司车裂之，贬为凶逆百姓，焚尸都门外。

廷范者，以优人为全忠所爱，扈东迁为御营使，进金吾卫将军、河南尹。全忠欲以为太常卿，宰相裴枢持不可，繇是枢罢去。柳璨希旨下诏，责中外不得妄言流品清浊，卒用廷范太常卿。会天子将郊，以为修乐县使，又与苏楷等驳昭宗谥。全忠恚九锡缓也，王殷譖其与璨等祀天祗延唐祚，及玄暉死、璨诛，即贬廷范莱州司户参军，轩于河南市。

叔琮亦汴州人，中和末隶感化军，以骑士奋，性沈壮有胆力。从全忠击黄巢陈、许间，名右诸将，得为亲校。与时溥、硃宣战，以多累表检校尚书右仆射，为宿州刺史。攻赵匡凝于襄阳，不克。又与李克用战洹水，迁曹州刺史。天复初，拔泽潞，击太原，授晋慈观察使。全忠屯凤翔，克用袭绛州，攻临汾，叔琮以二壮士类沙陀者牧马于原，与克用军偕行，伺隙各禽一虜还。克用大惊，疑有伏，遂退屯蒲。会硃友宁以兵三万来援，叔琮曰：“贼遁矣，无以立功。”乃潜师夜猎游骑，杀数百，进破其垒，俘斩万级，收马三千，遂长驱取汾州，转战薄太原而还。迁检校司空，再进为保大军节度使。

全忠欲迁帝于洛，表为右龙武统军。与弑帝，故全忠请贬白州司户参军，斩之。叔琮将死，呼曰：“硃温卖我以取容天下，神理谓何？”

友恭者，本李彦威也。寿州人，客汴州。殖财任侠，全忠

爱而子畜之。领长剑都，积功，表为检校尚书左仆射。乾宁中，授汝州刺史，检校司空。杨行密侵鄂州，友恭将兵万馀援杜洪，至江州，还攻黄州，入之，获行密将，俘斩万计。又袭安州，杀守将。迁颖州刺史、感化军节度留后。帝东迁，为左龙武统军，贬崖州司户参军。临刑曰：“温杀我，当亦灭族！”又语张廷范曰：“公行及此”云。

赞曰：木将坏，虫实生之；国将亡，妖实产之。故三宰啸凶牝夺辰，林甫将蕃黄屋奔，鬼质败谋兴元蹙，崔、柳倒持李宗覆。呜呼，有国家者，可不戒哉！

卷第二百二十二 列传第一百四十九上

叛臣上

仆固怀恩，铁勒部人。贞观二十年，铁勒九姓大首领率众降，分置瀚海、燕然、金微、幽陵等九都督府，别为蕃州，以仆骨歌滥拔延为右卫卫大将军、金微都督，讹为仆固氏。生乙李啜；乙李啜生怀恩，世袭都督。

怀恩善战斗，晓识戎情，部分谨严。安禄山反，从朔方节度使郭子仪讨贼云中，破之；败薛忠义于背度山，杀七千骑，禽忠义子，下马邑。进会李光弼，战常山、赵郡、沙河、嘉山，走史思明。肃宗即位，与子仪赴灵武。时同罗部落叛，禄山北掠朔方，子仪率怀恩迎击。怀恩子玢战败降虏，已而自拔归，怀恩怒，叱斩之。将士股栗，皆殊死战，遂破其众，收马、橐它、器械甚众。帝又诏与敦煌王承寔使回纥请师，回纥听命。至德二载，从子仪下冯翊、河东，走贼将崔乾祐，袭潼关，破之。贼将安守忠、李归仁苦战二日，王师败绩。怀恩至渭水，无舟，抱马鬣以逸，收散卒还河东。子仪赴凤翔，归仁以劲兵邀战三原，子仪使怀恩与王升、陈回光、浑释之、李国贞五将军伏白渠下，贼至遇伏，败而走。又战清渠，不利，引还。

时回纥使叶护、帝得以四千骑济师，南蛮、大食等兵亦踵至。帝乃诏广平王为元帅，使怀恩统回纥兵，从王战香积寺北。贼以一军伏营左，怀恩驰掩之，馘斩无遗者，贼气沮。既合战，

以回纥夹攻贼，战酣，脱甲援矛直捣阵，杀十余人，众惊靡，亦会李嗣业麀斗尤力，贼大崩败。会日暮，怀恩见王曰：“贼必弃城走，愿假壮骑二百，缚安守忠、李归仁等致麾下。”王曰：“将军战疲，且休矣；迨明，与将军图之。”对曰：“守忠等皆天下骁贼，骤胜而败，此天与我也，奈何纵之？使复得众，必为我患，虽悔无逮。”王不从，固请，通夕四五反。迟明，谍者至，守忠等果遁去。又从王破贼于新店。以复两京有殊功，诏加开府仪同三司、鸿胪卿，封丰国公，赐封二百户。

从郭子仪破安太清，下怀、卫二州，攻相州，战愁思冈，常为先锋，勇冠军中。乾元二年，拜朔方行营节度使，进封大宁郡王。

怀恩为人雄重寡言，应对舒缓，然刚决犯上，始居偏裨，意有不合，虽主将必折诘。其麾下皆蕃、汉劲卒，恃功多不法。子仪政宽，能优容之。及李光弼代子仪，怀恩仍为副。光弼守河阳，攻怀州，降安太清。又子瑒，亦善斗，以仪同三司将兵，每深入多杀，贼惮其勇，号猛将。太清妻有色，瑒劫致于幕，光弼命归之，不听，以卒环守。复驰骑趋之，射杀七人，夺妻还太清。怀恩怒曰：“公乃为贼杀官卒邪？”光弼持法严，少假贷。初，会军汜水，朔方将张用济后至，斩纛下。怀恩心惮光弼，自用济诛，常邑邑不乐。及光弼与史思明战邙山，不用令，以覆王师。帝思其功，召入为工部尚书，宠以殊礼。代宗立，拜陇右节度使，未行，改朔方行营节度，以副子仪。

初，肃宗以宁国公主下嫁毘伽阙可汗，又为少子请婚，故以怀恩女妻之。少子立，号登里可汗，而怀恩女为可敦。宝应元年，帝召兵于回纥，而登里可汗已为史朝义所诱，引众十万盗塞，关中大震。帝遣殿中监药子昂劳之，可汗因请见怀恩及其母，有诏报可。怀恩避嫌不往，帝赐铁券，手诏固遣，乃行。与可汗会太原，可汗大悦，遂请和，助讨朝义，即引兵屯陕州，

待师期。

于是雍王以元帅为中军，拜怀恩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之副，乃与左杀为先锋。时诸节度皆以兵会，次黄水，贼坚壁自固。怀恩阵西原，多张旗旛，使突骑与回纥稍南出繚贼左，举旗为应，破贼壁，死者数万。朝义拥精骑十万来援，埋根决战，短兵接，杀获相当。鱼朝恩令射生五百攒矢注射，贼多死，而阵坚不可犯。马璘怒，单骑援旗直进，夺两盾，贼辟易，大军乘以入，众嚣不止，朝义败。斩首万六千级，禽四千余人，降者三万。转战石榴园、老子祠，贼再败，自相奔蹂死，填尚书谷几满，朝义轻骑走。怀恩进收东都、河阳，封府库，无所私。释贼所署许叔冀、王佑等，众皆按堵。留回纥屯河阳，使瑒及北庭兵马将高辅成以万骑逐北，怀恩常压贼而次。至郑州，再战再捷，贼帅张献诚以汴州降，下滑州。朝义至卫州，与其党田承嗣、李进超、李达庐合，有众四万，据河以战。瑒济师登岸薄之，贼党奔溃。进次昌乐，朝义逸，伪帅达庐降，薛嵩、李宝臣举相、卫、深、定等九州献款。朝义至贝州，得其党薛忠义，引众三万拒瑒于临清。贼气盛，瑒勒兵挫其锋，令高彦崇、浑日进、李光逸设三伏以待，贼半度，伏发，击之，朝义走。会回纥以轻骑至，瑒卷甲驰之，大战下博，贼背水阵，师奔击，贼大崩，积尸蔽流而下。朝义退守莫州。于是都知兵马使薛兼训、郝廷玉、兖郓节度使辛云京会师城下，朝义与田承嗣数挑战，不胜，临阵斩伪党敬荣。朝义惧，率残众奔幽州。王追躡，朝义走平州，自经死，河北平。怀恩与诸将皆罢兵，以功迁尚书左仆射兼中书令、河北副元帅、朔方节度使，加封户四百。

初，帝有诏但取朝义，其它一切赦之。故薛嵩、张忠志、李怀仙、田承嗣见怀恩皆叩头，愿效力行伍。怀恩自见功高，

且贼平则势轻，不能固宠，乃悉请裂河北分大镇以授之，潜结其心以为助，嵩等卒据以为患云。

未几，加太子少师，增户五百，第一区，与一子五品官。诏护回纥归国，道太原，辛云京内忌怀恩，又以其与回纥亲，疑可汗见袭，闭关不敢犒军。怀恩既父子新立功，举河朔若拾遗，名出诸将远甚，而为云京所拒，大怒，表上其状。顿军汾州，使裨将李光逸以兵守祁，李怀光据晋州，张如岳据沁州，高晖等十余人自从。会监军骆奉先自云京所归，云京已厚结其欢，因言怀恩与可汗约反状明白。奉先过怀恩，升堂拜母，母让曰：“若与我儿约兄弟，今何自亲云京？然前事勿论，自今宜如初。”酒酣，怀恩舞，奉先厚纳以币。怀恩未及酬，奉先亟辞去，怀恩即遣左右匿其马。奉先疑图己，乘夜遁归。怀恩惊，追与其马。奉先还，具奏怀恩反状，怀恩亦请诛云京、奉先，诏两解之。怀恩之过潞，李抱玉赠以币马，怀恩答之。俄抱玉表怀恩私有所结。

广德初，进拜太保，与一子三品、一子四品官，增封户五百。瑒与一子五品官，封户百。仍赐铁券，以名藏太庙，画像凌烟阁。又以瑒检校兵部尚书、朔方行营节度使。然怀恩快快，又性强固，不肯为谗毁屈，无以自解，乃上书陈情曰：“臣世本夷人，少蒙上皇驱策。禄山之乱，臣以偏裨决死静难，杖天威神，克灭强胡。思明继逆，先帝委臣以兵，誓雪国讎，攻城野战，身先士卒，兄弟死于阵，子姓没于军，九族之内，十不一在，而存者创痍满身。陛下龙潜时，亲总师旅，臣事麾下，悉臣之愚。是时数以微功，已为李辅国谗间，几至毁家。陛下即位，知臣负谤，遂开独见之明，杜众多之口，拔臣于汧、陇，任臣以朔方，游魂反干，朽骨再肉。前日回纥入塞，土人未晓，京辅震惊，陛下诏臣至太原劳问，许臣一切处置，因得与可汗

计议，分道用兵，收复东都，扫荡燕、蓟。时可汗在洛，为鱼朝恩猜阻，已失欢心。及臣护送回纥，云京闭城不出，潜使攘窃，蕃夷怨怒，弥缝百端，乃得返国。臣还汾州，休息士马云京亦不使一介相闻，畏臣劾奏，故构为飞谤，以起异端。陛下不垂明察，欲使忠直之臣，陷谗邪之党，臣所为拊心泣血者也。然臣之罪有六，无所逃死：往者同罗背逆，以骚河曲，兵连不解，臣不顾老母，从先帝于行在，募兵讨贼，同罗奔殄，是臣不忠于国，罪一也；斩子玢以令士众，舍天性之爱，是臣不忠于国，罪二也；二女远嫁，为国和亲，合从殄灭，是臣不忠于国，罪三也；又与子瑒躬履行阵，志宁邦家，是臣不忠于国，罪四也；河北新附，诸镇皆握强兵，臣之抚绥，反侧时定，是臣不忠于国，罪五也；协和回纥，戡定中原，二陵复土，使陛下勤孝两全，是臣不忠于国，罪六也。”又言：“来瑱之诛，不暴其罪，天下为疑。四方奏请，陛下皆云与驃骑议之，可否不出宰相。”词言慢很，帝一不为嫌，且欲其悔过，故推心待之。诏宰相裴遵庆临谕诏旨，因察其去就。

遵庆至，怀恩抱其足，泣且诉。遵庆道帝所以不疑，即劝入朝，怀恩许诺。副将范志诚谏，以为“嫌隙成矣，奈何入不测之朝，独不见来瑱、李光弼乎？二臣功高不赏，瑱已及诛。”怀恩乃止。欲使一子入宿卫，志诚固止。御史大夫王翊使回纥还，怀恩虑泄其交通状，因留不遣。即使瑒攻云京，云京败，进攻榆次。

初，帝幸陕，颜真卿请奉诏召怀恩。至是，帝使往，辞曰：“臣往请行，时也，今无及矣！”帝问故，对曰：“顷陛下避狄于陕，臣见怀恩，责以《春秋》义，不奔问官守，故怀恩来朝，以助讨贼，则其辞顺。今陛下即宫京邑，怀恩进不勤王，退不释众，其辞曲，必不来矣！”“然则奈何？”曰：“今言怀恩反

者，独辛云京、李抱玉、骆奉先、鱼朝恩四人耳，自馀盛言其枉。然怀恩将士，皆郭子仪旧部曲，陛下若以子仪代之，喻以逆顺，必相率而归。”从之。

子仪至河中，塲攻榆次，未拔，追兵于祁，责其缓，鞭之，众怒。是夕，偏将焦晖、白玉等斩其首，献阙下。怀恩闻，以告母。母曰：“我戒汝勿反，国家酬汝不浅，今众变，祸且及我，奈何？”怀恩再拜出，母提刀逐之曰：“吾为国杀此贼，取其心以谢军中。”怀恩走，乃与部曲三百北度河，走灵武，稍稍引亡命，军复振。帝念旧勋，不加罪，诏辇其母归京师，厚恤之，以寿终。又下诏拜怀恩太保兼中书令、大宁郡王，罢馀官。

怀恩固恶不能改，遂诱吐蕃十万入塞，丰州守将战死。进掠泾、邠，祭来瑱墓。度泾水，邠宁节度使白孝德御之，覆其阵，怀恩泣曰：“曩皆为我子，反为人致死于我。”入侵奉天，子仪拒退之。永泰元年，帝集天下兵防秋。怀恩诱合诸蕃号二十万入寇，吐蕃自北道逼醴泉，摇奉天；任敷、郑廷、郝德自东道寇奉先，以窥同州；羌、浑、奴刺自西道略盩厔，趣凤翔。京师震骇。诏子仪屯泾阳，浑日进、白元光屯奉天，李光进屯云阳，马璘、郝廷玉屯便桥，董秦屯东渭桥，骆奉先、李日越屯盩厔，李抱玉屯凤翔，周智光屯同州，杜冕屯坊州，帝御六军屯苑中，下诏亲征。怀恩至鸣沙，病甚，还死灵武，部曲焚其尸以葬。部将张韶、徐璜玉不能定其军，皆前死。范志诚统众寇泾阳。时诸屯坚壁，大雨，溪堙流溃，贼不得进。吐蕃既持久，又与回纥争长，更相疑，莫适先进，因焚庐舍，驱男女数万去。周智光邀战澄城，破之，收马牛军资万计。回纥乃诣子仪降，请击吐蕃自效。子仪分兵随之，破其众于泾州。任敷走，羌、浑诣李抱玉降。

始，怀恩立功，门内死王事者四十六人。及拒命，士不弛甲凡三年。帝隐忍，数下诏，未尝声其反。及死，为之恻然曰：“怀恩不反，为左右所误耳！”俄而从子名臣以千骑降。大历四年，册怀恩幼女为崇徽公主，嫁回纥云。

周智光，少贱，失其先系，以骑射从军，起行间为裨将。鱼朝恩镇陕州，与相昵款，数称荐之，累迁同、华二州节度使。

永泰元年，吐蕃、回纥、党项羌、浑、奴刺众十余万寇奉天，智光邀战澄城，破之，获驼马军赏万计，逐北至鄜州。素与杜冕仇嫌，时冕屯坊州，家在鄜，智光入杀刺史张麟，害冕宗属八十人，火民三千舍而去。朝廷召，惧不赴。更诏冕使梁州避讎，冀其来。偃然不听命，聚不逞数万，恣剽掠以甘其欲，结固之。杀陕州监军张志斌及前虢州刺史庞充。初，志斌自陕入奏，智光慢不为礼，志斌责之，怒曰：“仆固怀恩岂反者邪？皆鼠辈弄威福趣之祸也。我本不反，今为尔反！”遂叱斩志斌，殮帐下。时崔圆自淮南纳方物百万，盗颛其半；天下贡奉输漕，劫留之；士沿调当西者惧何诘，间道走同者，遣部将邀捕斩之。代宗未暴其罪，命中使余元仙持诏拜尚书左仆射。既受诏，恚语曰：“吾有大功，上不与平章事，且同、华地狭，不足申脚，若加陕、虢、商、鄜、坊五州，差可。”因言：“诸子皆弯弓二百斤，有万人敌，挟天子令诸侯，非智光尚谁可？”即历诋大臣，元仙震汗。徐遗百缣遣之。自立生祠，俾其下禴赛。

大历二年，帝诏郭子仪密图之。同、华路闭，诏书不能通，乃召子仪婿赵纵受口诏，书帛内蜜丸，遣家童走间道传诏。子仪得诏，声言讨之。未行，其众大携，部将李汉惠自同州降子仪。乃贬智光澧州刺史，听百人随身，贷将吏一切不问。寻为帐下斩其首，并斩子元耀、元干来献，诏梟首皇城南街。判官邵贲、别将蒋罗汉并伏诛。敕有司具仪告太清宫、太庙、七陵。

先是，淮西李忠臣入朝，次潼关，闻智光反，率兵讨之。会败，忠臣因入华大掠，自赤水至潼关畜产财物皆尽，官吏至衣纸自蔽、累日不食者。

梁崇义，京兆长安人。以概量业于市，力能舒钩。后为羽林射生，事来瑱。沉默寡言。瑱自襄阳朝京师，分诸将戍福昌、南阳。瑱诛，戍者溃，崇义自南阳勒众还襄州，与李昭、薛南阳相让为长，众曰：“非梁卿莫可。”遂总其军，杀昭及南阳，胁制众心。代宗因即拜节度使。举七州兵二万，与田承嗣、李正己、薛嵩、李宝臣相辅车，根牙槃结。然独以地褊兵少，法令最治，折节遇士以自振，襄、汉间人识教义。亲厚数讽入朝，答曰：“来公有大功，畏阍竖谗，逡巡辞召。至代宗立，不待驾而朝，即见族。吾衅盈矣，若何欲见上乎？”

建中元年，李希烈请讨之。崇义惧，整饬军旅。男子郭昔上变事，德宗欲示以信，流昔远方，诏金部员外郎李舟谕旨。初，刘文喜之难，舟奉诏入泾州，俄而帐下斩文喜以闻，四方传舟能覆军杀将，反侧者皆恶之。舟至，以入朝劝崇义，崇义不悦。明年，遣使尉抚诸道，舟复如崇义所，遂不肯内，请易它使。更命给事中庐翰往，崇义益不安，跋扈甚，谏者多死。朝廷以不疑示天下，乃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妻及子悉封赏，赐铁券，擢其将兰皋为邓州刺史，遣御史张著以手诏召崇义。崇义使卒持满，乃受命。皋奉诏不敢发，诣崇义自言。崇义对著号哭，遂拒诏。

帝命李希烈率诸道兵进讨。崇义先攻江陵，欲通黔、岭，败于四望而还。杀希烈临汉屯兵千余，希烈怒，引兵循汉而上。崇义使翟崇晖、杜少诚战蛮水，折北至涑口，大败。二将降，希烈宠之，使部降兵徇襄阳，约百姓按堵。崇义闭壁，守者斩关出，不可止，乃与妻赴井死，传首京师。希烈诛其亲族及军

从临汉役者三千人。

崇义孙叔明，养于李纳，后从刘悟为昭义将，从谏死，遣进旄节，有诏诛之。

李怀光，渤海靺鞨人，本姓茹。父常，徙幽州，为朔方部将，以战多赐姓，更名嘉庆。

怀光在军，积劳至开府仪同三司，为都虞候。勇鸷敢诛杀，虽亲属犯法，无所回贷。节度使郭子仪仁厚，不亲事，以纪纲委怀光，军中畏之。会母丧，起兼邠、宁、庆都将。德宗罢子仪副元帅，以所部兵分诸将，故怀光检校刑部尚书，为宁、庆、晋、绛、慈、隰等州节度使。引众城长武，据原首，临泾水，以扼吐蕃空道，自是不敢南侵。建中初，杨炎欲城原州，使怀光兼帅泾原，遂其功。原州宿将史抗、温儒雅等，故子仪麾下，尝在怀光右，及处其下，意郁郁，怀光因罪诛之，由是泾军迎畏。刘文喜者，因众惧，遂叛。诏与硃泚讨平之，加检校太子少师。明年，徙朔方节度使，实封户四百，仍领邠宁。

时马燧、李抱真讨田悦，未克，诏怀光以朔方兵万五千并力。怀光至魏，未及营，与硃滔等战连筐山，为贼所败，悦因决水灌军，燧等退屯魏县。寻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益户二百。与滔等相持，久不战。

帝狩奉天，怀光率所部奔命。方雨淖，奋厉军士倍道进，自蒲津绝河，败泚军于醴泉。将抵奉天，前遣裨将张韶以蜡韬表，随贼攻城，叩垒呼曰：“我朔方使也！”縋而上，比登，身被数十矢。时帝被围急，闻之喜，即持韶大号城上，人心乃安。又败贼于鲁店，泚解围去。进加副元帅、中书令。

怀光为人疏而愎，诵言：“宰相谋议乖刺，度支赋敛重，京兆尹刻薄军食，天下之乱皆由此。吾见上，且请诛之。”或以告王翊，翊等计：“怀光有大功，上且访以得失，使其言入，

岂不殆哉！”遂告卢杞，杞即说帝曰：“怀光兵威已振，逆贼破胆，若席胜，可一举灭贼。今入朝，则必宴劳留连，贼得从容完备，卒难图也！”帝不得其情，因然之。乃敕怀光屯便桥，督诸将进讨。怀光自以径千里赴难，为奸臣报隔不得朝，颇恚怅，去屯咸阳。明日，李晟会陈涛斜，壁垒未具，贼大至。晟说怀光曰：“贼保宫苑，攻之良难。今敢离窟穴，与公薄战，此天以贼赐公也。”怀光曰：“吾马未秣，士未饭，可遽战哉？姑养吾勇以待之。”晟不得已，闭壁不出。怀光数暴杞等罪，帝为贬杞与赵赞、白志贞，又劾奏中人翟文秀，亦杀之以尉怀光。然益自疑，坚壁八旬不出战，屡诏使进军，以何衅为解，阴连硃泚。

初，崔汉衡使吐蕃求助兵，尚结赞曰：“吾法，进军以本兵大臣为信。今制书不署怀光，未敢前。”帝乃命翰林学士陆贽诣怀光议事，怀光陈三不可，且言：“吐蕃舍人马重英陷长安，赞普责其不焚蕪，今其来，必肆宿志，一不可。彼云引兵五万，既用其人，则同汉士，傥邀我厚赏，何以致之？二不可。虜人虽来，义不先用，勒兵自固，以观成败，王师胜则分功，败则图变，狡诈多端，不可信，三不可。”卒不肯署。又谩骂贽曰：“尔何能？”

兴元元年，诏加太尉，赐铁券。怀光赫然怒曰：“凡疑人臣反，则赐券。今授怀光，是使反也！”抵于地。时部将韩游瑰将兵卫奉天，怀光约令为变，游瑰以闻。数日，又密书趣之，门者捕送。又遣将赵升鸾谋于奉天，升鸾告浑瑊曰：“怀光遣达奚承俊火乾陵，使我为内应，以胁乘舆。”瑊白发其奸，请帝决幸梁州。帝令瑊戒严，未毕，帝自西门出，诏戴休颜守奉天。怀光遣将孟廷宝、惠静寿、孙福率轻骑趋南山，粮料使张增遇之。三人计曰：“吾属以叛闻，不如缓军，彼怒，不过不

吾将耳。”使增给众曰：“由此东，吾有见粮可食也。”廷宝等引而东，纵卒大掠，而百官遂入骆谷。追帝不及。还白怀光，怀光怒，悉罢其兵。怀光乃夺李建徽、阳惠元等军，屯好畤，然其下稍稍携贰。泚始惮之，至是欲遂臣怀光。怀光怒，告绝，益不安，乃引兵掠泾阳、三原、富平，遂如河中，留张昕守咸阳。而孟涉、段威勇拥兵降李晟，韩游瑰杀昕，以邠州归。戴休颜自奉天令于军曰：“怀光反。”乃城守。

有诏以怀光为太子太保，许其麾下择功高者一人统其兵。不奉诏。怀光至河中，取同、绛二州，按兵观望。京师平，命给事中孔巢父、中人啖守盈召之，皆为怀光帐下所害，于是缮兵严守。帝乃遣浑瑊讨之。度支欲罢其军岁中禀赐，帝曰：“朔方军累有功，岂以怀光拒命而众不被恩邪？”诏所司别贮缣钱，须事定乃给。瑊破同州，屯军不得进，数为怀光所衄。帝以河东节度使马燧威名白著，乃拜副元帅，与瑊及镇国骆元光、邠宁韩游瑰、鄜坊唐朝臣会兵进讨。燧拔绛州，诸军遂围河中。

贞元元年八月，朔方部将牛名俊斩怀光，传首以献，年五十七。帝念其功，诏许一子嗣，赐庄、第各一区，听以礼葬，妻王徙澧州。初，怀光死，其子瑄尽杀其弟乃死，故怀光无后。五年，诏曰：“怀旧念功，仁之大也；兴灭继绝，义之至也。昔蔡叔圯族，周封其子；韩信干纪，汉爵其孥；侯君集不率，太宗存其祀。考先王之道，烈祖之训，皆以刑佐德，俾人向方。曩者盗臣窃发，朕狩近郊，怀光凤驾千里，奔命行在，假雷霆之威，破虎狼之众。守节靡终，潜构祸胎，大戮所加，自贻伊戚，孤魂无归，怀之恍然。宜以外孙燕赐姓李，名曰承绪，以左卫率府胄曹参军继怀光后。”乃赐钱百万，置田墓侧，以备祭享；还妻王，使就养云。

陈少游，博州博平人。幼习老子、庄周书，为崇玄生，诸

儒推为都讲。有冒者欲对广众切问以屈少游。及升坐，音吐清辩，据引淹该，问穷而对有馀。大学士陈希烈高其能。既擢第，补南平令，治有声。累迁侍御史、回纥粮料使，加检校职方员外郎充使。检校郎官自少游始。仆固怀恩表署河北副元帅判官，迁晋、郑二州刺史。

少游长权变，所至一切干济，贿谢权幸，以是数迁。李抱玉表泽潞副使，为陈郑留后。永泰中，复奏为陇右行军司马，擢桂管观察使。少游不乐远去，规徙近镇。时宦官董秀有宠，掌枢近，少游乃宿其里，候归沐，入谒，因鄙语谄谓秀曰：“七郎亲属几何？月费几何？”秀谢曰：“族甚大，岁用常过百万。”少游曰：“审如是，奉入不足为数日费，当数外营乃办耳。吾虽不才，请独取济，岁输钱五千万。今具其半，请先入之。”秀大喜，与厚相结。少游因泣曰：“岭南瘴疠，恐不得生还见颜色。”秀遽曰：“公美才，不当远出，请少待。”时少游已纳赂元载子仲武，于是内外更荐之，改宣歙池观察使。大历五年，徙浙东，封颖川县子，迁淮南节度使。

喜谄数，行小惠，群吏任职。三总藩，皆天下富饶处，以是敛求贸易无虚日，积财宝巨亿万。初结元载，赂金帛岁无虑十万缗；又事宦官骆奉先、刘清潭、吴承倩及秀，故能久其任。后载以过见疑，少游亦疏之。载子伯和谪扬州，少游阳善之，阴奏其罪，代宗以为忠。建中初，朝廷经费不充，始请本道税钱千增二百，盐斗加百钱，度支因请诸道并增焉。李纳拒命，少游出师收徐、海等州，俄弃之，退屯盱眙。累进检校尚书左仆射，赐封户三百，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时宰相关播、卢杞与少游有雅故，故骤兼台司。

德宗幸奉天，度支汴东两税使包佶寓扬州，所储财赋八百万缗将输京师，少游意殊泄势盛，不遽平，欲助取其财，使判

官崔就佶索文簿，贷二百万缗。佶以非敕命，拒之。怒曰：“君善，得为刘长卿；不尔，为崔众矣！”长卿尝任租庸使，为吴仲孺所囚，崔众以倨李光弼被杀，故以为言。佶谒少游，欲谏止，不得语，即遣去，于是财用悉为少游所掠。佶奔白沙，少游遣幕中房孺复召之。佶惊走度江，伏妻子案牒中以免。佶有御遏兵三千，令高越、元甫将焉，少游夺之。能随佶者，至上元，复为韩滉所留。佶但诸史如江、鄂州，以表内蜡丸以闻。会少游使至，帝诘其事，辞以不知。时祸难煽结，帝未能制，乃曰：“少游，国守臣，取佶之财，防它盗耳，庸何伤！”远近闻之，咸称帝得其机云。少游闻之，果自安不疑。

李希烈陷汴，声言袭江淮。少游惧，遣参谋温述送款曰：“豪、寿、舒、庐，既韬刃卷铠，惟君命。”又使巡官赵诜如郟州，厚结李纳。希烈僭号，遣将杨丰赍伪赦令送少游。寿州刺史张建封得之，斩丰，以伪赦送行在。会佶入朝，具言少游胁财赋状。少游惭，上表言所取以贍军兴，请偿之。而州府残破，不能偿，乃与腹心吏设法重税，民皆苦之。刘洽取汴州，得希烈伪起居注，书“某月日，陈少游上表归顺。”少游闻，羞悸发病死，年六十一，赠太尉。

赞曰：怀恩与贼百战，阖宗死事至四十六人，遂汛扫燕、赵无馀埃，功高威重，不能防患，凶德根于心，弗得其所辄发，果于犯上，惜哉！其母拔刀逐贼，烈妇人也。怀光提万众，振天子于难，一为谗人所沮，忿戾不自还，身首殊分，然谗人亦可疾矣，所谓“交乱四国”者也。

李筠，淄川王孝同五世孙。以父国贞廕调凤翔府参军。贞元初，迁至宗正少卿。尝与卿李干争议，筠以直不坐，德宗两置之。自雅王傅出为杭、湖二州刺史。方李齐运用事，筠以赂结其欢，居三岁，迁润州刺史、浙西观察、诸道盐铁转运使。

多积奇宝，岁时奉献，德宗昵之。锿因恃恩鸷横，天下擢酒漕运，锿得专之，故朝廷用事臣，锿以利交，馀皆乾没于私，国计日耗。浙西布衣崔善贞上书阙下暴其罪，帝械以赐锿；锿豫浚大坎，至则并械瘞坎中，闻者切齿。

锿得志，无所惮，图久安计，乃益募兵，选善射者为一屯，号“挽硬随身”，以胡、奚杂类虬须者为一将，号“蕃落健儿”，皆锿腹心，禀给十倍，使号锿为假父，故乐为其用。帝于是复镇海军，以锿为节度使，罢领盐铁转运。锿喜得节，而忘其权去，暴踞日甚，属吏死不以过甚众；又逼污良家，寮佐力谏不能得，遽遁去。

宪宗即位，不假借方镇，故倔强者稍稍入朝。锿不自安，亦三请觐。有诏拜尚书左仆射，以御史大夫李元素代之。中使驰驿劳问，兼抚慰其军。锿署判官王澹为留后。锿无入朝意，称疾迁延不即行。澹及中使数趣之，锿不悦，乘澹视事有所变更者，讽亲兵图澹。因给冬服，锿坐幄中，以挽硬、蕃落自卫，澹与中使入谒，既出，众持刃谩骂，杀澹食之。监军使遣牙将赵琦慰谕，又食之。以兵注中使颈，锿阳惊扈解，乃囚别馆。蕃落兵，薛颉主之；挽硬兵，李钧主之。又以公孙玠、韩运分总馀军。室五剑，授管内镇将，令杀五州刺史。属别将庾伯良兵三千筑石头城，谋据江左。

常州刺史颜防用其客李云谋，矫诏称招讨副使，杀镇将李深，传檄苏、杭、湖、睦四州同讨锿。湖州辛秘亦杀镇将赵惟忠。而苏州李素为镇将姚志安所执，钉舷上，献于锿，锿败而免。

宪宗以淮南节度使王锶为诸道行营兵马招讨处置使，中官薛尚衍为都监招讨宣慰使，发宣武、武宁、武昌、淮南、宣歙、江西、浙东兵，自宣、杭、信三州进讨。初，锿以宣州富饶，

遣四院随身兵马使张子良、李奉仙、田少卿领兵三千分下宣、歙、池，锜甥裴行立虽预谋，而欲效顺，故相与约还兵执锜，行立应于内。子良等既行，其夕，谕军中曰：“仆射反矣，精兵四面皆至，常、湖镇将干首通衢，势蹙且败，吾辈徒死，不如转祸希福。”部众大悦，遂回趣城。行立举火，内外合噪，行立攻牙门。锜大惊，左右曰：“城外兵马至。”锜曰：“何人邪？”曰：“张中丞也。”锜怒甚，曰：“门外兵何人也？”曰：“裴侍御也。”锜拊膺曰：“行立亦叛吾邪！”跣足逃于女楼下。李钧引兵三百趋出庭院格斗，行立兵贯出其中，斩钧，传首城下。锜闻之，举族恸哭。子良以监军命晓谕城中逆顺，且呼锜束身还朝，左右以幕縋而出之。锜以仆射召，数日而反状至，下诏削官爵，明日而败，送京师。神策兵自长乐驿护至阙下，帝御兴安门问罪，对曰：“张子良教臣反，非臣意也。”帝曰：“尔以宗臣为节度使，不能斩子良然后入朝邪？”锜不能对。以其日与子师回腰斩于城西南，年六十七。尸数日，帝出黄衣二袭，葬以庶人礼。

擢子良检校工部尚书、左金吾将军，封南阳郡王，赐名奉国；田少卿检校左散骑常侍、左羽林将军，代国公；李奉仙检校右常侍、右羽林将军，邠国公；裴行立泌州刺史。赠王澹给事中，赵琦和州刺史，崔善贞睦州司马。削锜属籍，从弟宋州刺史铈、通事舍人铉、从子师偃流岭南。

赞曰：语曰“出入之吝，谓之有司”，贱之也。德宗平硃泚，京师府藏耗竭，诸道始有进奉助经费，而诏书亦往往宣索于天下。以人主规财利，下行有司之事，天下无事，赋取犹不息。剑南、江西有日月之进，杜亚、刘赞、王纬及锜岁时进奉，以固其宠，号称“赋外羨馀”。又亦托中旨，以盗库物。然献才十二三，馀皆私之。江、淮以南，物力大屈，人人惓然

忘生。贞元以后，中官市物都下，谓之“宫市”，不持符牒，口含诏命，取滥缣恶布红紫之，倍其估，裂以偿直。市之良贾精货，皆逃去不出；列廛闲者，惟粗杂苦窳而已。又有强驱入禁中，罄所车辇，卖者不平，因共欧笞之。苍头女奴，名马工车，惴惴常畏捕取。而德宗蔽于左右前后，莫知也。故善贞因锜并论其事，卒不知锜颢盐铁之利，以养兵图叛，曾不及庸有司之吝远甚。

卷第二百二十三 列传第一百四十九下

叛臣下

李忠臣，本董秦也，幽州蓟人。少籍军，以材力奋，事节度使薛楚玉、张守邦、安禄山等，甄劳至折冲郎将。平卢军先锋使刘正臣杀伪节度吕知晦，擢秦兵马使，攻长杨，战独山，袭榆关、北平，杀贼将申子贡、荣先钦，执周钊送京师。从正臣赴难，复败李归仁、李咸、白秀芝等。潼关失守，秦整军北还。奚王阿笃孤初引众与正臣合，已而给约皆攻范阳，至后城，夜乘间袭秦。秦接战，败之，追奔至温泉山，禽首领阿布离，斩以衅鼓。至德二载，节度使王玄志使秦率兵三千自雍奴桴苇绝海，击贼将石帝廷、乌承洽，转战累日，拔鲁城、河间、景城，收粮资以实军。又与田神功下平原、乐安，禽伪刺史以献。于是防河招讨使李铣承制假秦德州刺史。

史思明自归，河南节度使张镐督秦军合诸将平河南州县，与裨将阳惠元破安庆绪将王福德于舒舍，肃宗下诏褒谕，令屯濮州，又徙韦城。从郭子仪围相州，军溃，秦至荥阳，破贼将敬釭，取粮艘二百柁以饷汴军。未几，授濮州刺史，屯杏园渡。许叔冀以汴下史思明，秦力屈，亦降。思明抚背曰：“始吾有左手，得公今完矣！”与俱寇河阳，秦夜挈五百人冒围归李光弼。诏加殿中监，封户二百，召至京师，赐今氏名，给良马、甲第。时陕西、神策两节度使郭英义、卫伯玉屯陕，故以忠臣

为两军兵马使，战永宁、莎栅，与贼将李感义等数十遇，皆破之。淮西节度使王仲升为贼执，以忠臣为汝、仙、蔡六州节度使，兼安州。合诸军平东都，进御史大夫。

回纥可汗既归，留其下安恪、石帝廷居河阳守赏廡，因是招亡命为盗，道路畏涩。诏忠臣讨定之。吐蕃犯京师，天子追兵，秦方宴鞠场，使者至，即整师引道。诸将白：“须良日。”忠臣怒曰：“君父在难，方择日救患乎？”时召兵无先忠臣至者。代宗嘉之，加本道观察使，赉与倍等。

周智光为帐下所杀，忠臣提兵入华州，所过大掠，自赤水距潼关二百里无居人。大历五年，加蔡州刺史，陕虢李国清为下所逐，掠府库，国清遍拜诸将乃免。会忠臣入朝，次陕，诏讯于众。众惧忠臣，不敢摇，即围棘，约士投所掠物围中，一日尽获。

讨李灵耀也，战西梁固，败之。复与马燧军合，败贼于汴州。田悦以援兵三万屯汴郭，忠臣勒裨将李重倩夜率百骑袭之，贯其营而还，杀数十百人。悦间道走，灵耀开城亡去，军遂溃。以忠臣为汴州刺史，加检校司空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封西平郡王。

忠臣资婪沓嗜色，将士妇女逼与乱，所至人苦之。以女弟妻张惠光，用为牙将，恃势残克。或白忠臣，不之信。又以惠光子居牙下，愈横肆。十四年，大将李希烈因众怒，与少将丁皓、贾子华等共斩惠光父子，以兵胁逐忠臣。跳奔京师，帝素宠之，不责也。复授检校司空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奉朝请。

德宗立，散骑常侍张涉以赃得罪，帝怒不赦。涉故侍读东宫者，忠臣曰：“陛下贵为天子，先生以乏财触法，非过也。”帝意解，免涉归田里。湖南观察使辛京杲私怒部曲，杀之，有司劾当死。忠臣曰：“京杲应死久矣！”帝问故，对曰：“京杲诸父战某所死，兄弟战某所死，渠从行独得存，以故知之。”

“帝凄然悟，释之，下除王傅。

忠臣鬻直不通书。帝尝谓：“卿耳大，真贵兆。”对曰：“臣闻驴耳大，龙耳小。”帝喜其野而诚。然既失兵，怫郁不顾藉。洙泚反，伪署司空兼侍中。泚攻奉天，以忠臣居守。泚败，系有司，与其子俱斩。

乔琳，并州太原人。少孤苦志学，擢进士第。性诞荡无礼检。郭子仪表为朔方府掌书记。与联舍毕曜相掉讪，贬巴州司户参军。历果、绵、遂、怀四州刺史，治宽简，不亲事。尝谓录事参军任绍业曰：“子纲纪一州，能劾刺史乎？”绍业出条所失示之，惊曰：“能知吾失，御史材也。”

琳素善蒲人张涉。涉以国子博士侍太子读，太子即位，召访政事，不淹日，诏入翰林，迁散骑常侍。荐琳任宰相，乃拜御史大夫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天下矍然骇之。琳年高且聩，每进封失次，所言不厌帝旨，在位阅八旬，以工部尚书罢。帝由是亦疏涉。

琳从幸奉天，再迁太子少师；进幸梁州，次盩厔，诡言马殆不进。帝素以旧老礼之，给乘舆马，辞病力。帝赐所执策曰：“勉为良图，与卿别矣！”不数日，祝髻发舍仙游佛庐。泚闻，遣数十骑取之，署吏部尚书，令姻家源休衣以朝服，食以肉，琳亦不辞。士有诉官非便者，琳曰：“子谓此选便乎？”及收京师，李晟悯其老，表赏死。帝曰：“琳，故宰相，失节背义，不可赦。”临刑叹曰：“我以七月七日生，以此日死，非命耶？”

时又有蒋镇者，洌子也，与兄链俱以文辞显。擢贤良方正科，累转谏议大夫。大历中，淫雨坏河中盐池，味苦恶。韩滉判度支，虑减常赋，妄言池生瑞盐，王德之美祥。代宗疑不然，命镇驰驿按视。镇内欲结滉，故实其事，表置祠房，号池曰“宝应灵庆”云。再进工部侍郎。妹婿源溥者，休弟也，故镇与休

交。泚叛，窜于鄆，伤足不能进。泚先得链，而镇左右逃归，语所在，源休闻，白泚，以二百骑求得之。知不免，怀刃将自刺，链止之。复谋出奔，懦不决。中朝臣遁伏者，休多所诛杀，赖镇救原十五。初，洌与弟涣在安史时皆污伪官，链兄弟复屈节于贼云。

高骈，字千里，南平郡王崇文孙也。家世禁卫，幼颇修饰，折节为文学，与诸儒交，矜矜谭治道，两军中更称誉之。事硃叔明为司马。有二雕并飞，骈曰：“我且贵，当中之。”一发贯二雕焉，众大惊，号“落雕侍御”。后历右神策军都虞候。党项叛，率禁兵万人戍长武。是时诸将无功，唯骈数用奇，杀获甚多。懿宗嘉之，徙屯秦州，即拜刺史兼防御使。取河、渭二州，略定凤林关，降虜万余人。

咸通中，帝将复安南，拜骈为都护，召还京师，见灵台殿。于是容管经略使张茵不讨贼，更以茵兵授骈。骈过江，约监军李维周继进。维周拥众壁海门，骈次峰州，大破南诏蛮，收所获贍军。维周忌之，匿捷书不奏。朝廷不知骈问百馀日，诏问状。维周劾骈玩敌不进，更命右武卫将军王晏权往代骈。俄而骈拔安南，斩蛮帅段酋迁，降附诸洞二万计。晏权方挟维周发海门，檄骈北归。而骈遣王惠赞传酋迁首京师，见臚舩甚盛，乃晏权等，惠赞惧夺其书，匿岛中，间关至京师。天子览书，御宣政殿，群臣皆贺，大赦天下。进骈检校刑部尚书，仍镇安南，以都护府为静海军，授骈节度，兼诸道行营招讨使。始筑安南城。由安南至广州，江漕梗险，多巨石，骈募工斲治，由是舟济安行，储饷毕给。又使者岁至，乃凿道五所，置兵护送。其径青石者，或传马援所不能治。既攻之，有震碎其石，乃得通，因名道曰“天威”云。加检校尚书右仆射。

骈之战，其从孙浚常先锋冒矢石以劝士。骈徙节天平，荐

浔自代，诏拜交州节度使。僖宗立，即其军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

南诏寇嵩州，掠成都，徙骈剑南西川节度，乘传诣军。及剑门，下令开城，纵民出入。左右谏：“寇在近，脱大掠，不可悔。”骈曰：“属吾在安南破贼三十万，骠信闻我至，尚敢邪！”当是时，蛮攻雅州，壁庐山，闻骈至，亟解去。骈即移檄骠信，勒兵从之。骠信大惧，送质子入朝，约不敢寇。

蜀有突将，分左右二厢，厢有虞候，诘火督盗贼，有兵马虞候，主调发。骈罢其一，各置一虞候。又以蜀兵孱，诏蛮新定，人未安业，罢突将月禀并餐钱，约曰：“府库完，当如旧。”又团练兵战者，厚其衣禀；不团练者，但掌文书、仓库，衣禀减焉。骈曰：“皆王卒，命均之。”战士大望。于时天平、昭义、义成戍军合蜀兵凡六万。骈之自将出屯也，突将乱，乘门以入，骈匿于圃，求不得。天平军闻变，其校张桀以士五百格战，不胜。监军慰抚之，皆曰：“州虽更蛮乱，户口尚完，府库方实，公削军禀以自养，不堪其虐，故乱。”监军惧，讲解之。取役夫数百，名叛卒，籍斩其首，乃定。骈徐出，以金帛厚赏士，开府库悉还其衣禀。然密籍所给姓名，夜遣牙将击杀之，夷其族，虽孕者不赏，投尸于江。有一妇方踞而乳子，将就刑，媪伤之，疑其畏死，谓曰：“以子丐我，一诣曹司也。”妇蹶起曰：“我知之，且饱吾子，不可使以饥就戮也。”见刑者拜曰：“渠有节度使夺战士食，一日忿怒，淫刑以逞，国家法令何有也？我死当诉于天，使此贼阖门如今日冤也！”逮死，神色晏然。蜀人闻者为垂泣。骈复录突将戍还者，丸名贮器中，意不怿，则探之，或十或五，授将李敬全斩决。亲吏王殷说骈曰：“突将在行者，初不知谋，公当赦之。”骈悦，投丸池中，人乃安。

蜀之士恶，成都城岁坏，骈易以砖甃，陴堞完新，负城丘陵悉垦平之，以便农桑。讫功，筮之得《大畜》。骈曰：“畜者，养也。济以刚健笃实，辉光日新，吉孰大焉！文宜去下存上。”因名大玄城。进检校司徒，封燕国公，徙荆南节度。

梁纘者，本以昭义兵西戍，骈表隶麾下。王仙芝之败，残党过江，帝以骈治郢威化大行，且仙芝党皆郢人，故授骈镇海节度使。骈遣将张滂与纘分兵穷讨，降其骁帅毕师鐸数十人，贼走岭表。帝美其功，加诸道行营都统、盐铁转运等使。又诏骈料官军义营乡团，归其老弱伤夷，裁制军食；刺史以下小罪辄罚，大罪以闻。贼更推黄巢南陷广州，骈建遣滂以兵五千屯郴扼贼西路，留后王重任以兵八千并海进援循、潮，自将万人繇大庾击贼广州，且请起荆南王鐸兵三万壁桂、永，以邕管兵五千壁端州，则贼无遗类。帝纳其策，而骈卒不行。

俄徙淮南节度副大使。骈缮完城垒，募军及土客，得锐士七万，乃传檄召天下兵共讨贼，威震一时，天子倚以为重。广明初，滂破贼大云仓，诈降巢。巢不意其袭，遂大奔，引残党壁上饶，然众亡几。会疫疠起，人死亡，滂进击之，巢大惧，以金啖滂，腾书于骈，丐归命。骈信之，许为求节度。当此时，昭义、武宁、义武兵数万赴淮南，骈欲专己功，即奏贼已破，不须大兵。有诏班师。巢知兵罢，即绝骈请战，击杀滂，乘胜度江攻天长。

始，巢在广州，求天平节度，宰相庐携善骈，以有讨贼功，不肯赦巢，与郑畋争于朝，故巢怨不得节度。而骈闻议不一，亦不平，至是欲纵贼以耸朝廷，然后立功。毕师鐸谏曰：“朝廷所恃，谁易于公？制贼要害，莫先淮南。今不据要津以灭贼，使得北度，必乱中原。”骈矍然，下令将出师。嬖将吕用之畏师鐸有功，谏曰：“公勋业极矣，贼未殄，朝廷且有口语。况

贼平，挟震主之威，安所税驾？不如观衅求福，为不朽资也。

“骈入其计，托疾未可以出屯，严兵保境。巢据滁、和，去广陵才数百里，乃求援陈许。

巢逼扬州，众十五万。骈将曹全晷以兵五千战不利，壁泗州以待援，骈兵终不出。贼北趋河洛，天子遣使者促骈讨贼，冠盖相望也。俄而两京陷，天子犹冀骈立功，眷寄未衰，诏刺史若诸将有功，自监察御史至常侍，许墨制除授。寻进检校太尉，东面都统，京西、京北神策军诸道兵马等使。会二雉雒署寝，占者曰：“军府将空。”骈恶之，悉兵出营东塘，舟二千艘，戈铠完锐，日讨金鼓，以侈士志。与浙西节度使周宝檄，欲连和而西，宝大喜。有谓宝：“彼欲并江东为孙策三分计。

“宝未之信。俄而骈请宝至军议事，宝怒，辞疾不出，衅隙遂构。骈屯东塘百日，托以宝及浙东刘汉宏将为不利，乃还，以应其变。

帝知骈无出兵意，天下益殆。乃以王鐸代为都统，以崔安潜副之。诏韦昭度领诸道盐铁转运使，加骈侍中，增实户一百，封渤海郡王。骈失兵柄利权，攘袂大诟，即上书谩言不恭，诋鐸乃败军将，而安潜狼贪，有如桡败，诒千古之悔。又引更始刮席、子婴轶道事以激帝。帝怒，下诏切责。当此时，王室微，不绝如带。骈都统三年，无尺寸功，幸国颠沛，大料兵，阴图割据，一旦失势，威望顿尽，故肆为丑悖，胁邀天子，冀复故权。而吴人顾云以文辞缘泽其奸，偃然无所忌畏。又请帝南幸江淮。会平贼，骈闻，缩气怅恨，部下多叛去，郁郁无聊，乃笃意求神仙，以军事属用之。

用之者，鄱阳人，世为商侏，往来广陵，得诸贾之驩。既孤，依舅家，盗私其室，亡命九华山，事方士牛弘徽，得役鬼术，卖药广陵市。始诣骈亲将俞公楚，验其术，因得见骈，署

幕府，稍补右职。用之既少贱，具知闾里利病、吏得失，颇班班言政事，以将左道，骈愈器之。乃广树朋党，刺知骈动息，持金帛还结左右，日为诞妄以动骈。又荐狂人诸葛殷、张守一为长年方，并署牙将。初，殷将见，用之给曰：“上帝以公为人臣，虑机事雍废，使神人来备羽翼，且当以职縻之。”明日，殷以褐衣见，辩诈无穷，骈大惊，号“葛将军”。其阴狡过用之远甚。有大贾居第华壮，殷求之不得，谓骈曰：“城中且有妖，当筑坛禳却之。”因指贾居。骈敕吏即日驱徙，殷入居之。

骈造迎仙等楼，皆广高八十尺，饰以金珠璆玉，侍女衣羽衣，新声度曲，以拟钧天，薰斋其上，祈与仙接。用之自谓与仙真通，对骈叱咤风雨，或望空顾揖再拜，语言俚近，左右或窃议，辄杀之，后无敢出口者。萧胜纳贿用之，求盐城监，骈不肯。用之曰：“仙人言盐城有宝剑，须真人取之，唯胜可往。”骈许诺。数月，胜献铜匕首，用之曰：“此北帝所佩也，得之者兵不敢犯。”骈宝秘之，常持以坐起。用之惮其术穷且见诘，乃刻青石手板为龙蛇隐起，文曰：“帝赐骈。”使人潜植机上，骈得之大喜。为寓鹄廷中，设机关，触人则飞动，骈衣羽服，乘之作仙去状。用之惧有撻其奸者，乃曰：“仙人当下，但患学者真气亏沮耳。”骈始弃人间事，绝妾媵，虽将吏不得见。客至，先遣薰濯，诣方士祓除，谓之解秽，少选即引去。自是内外无敢言者，惟梁纘屡为骈言，骈不听。纘惧，解所领兵，骈还其军于昭义，纘不复事矣。

用之既自任，淫刑重赋，人人思乱。乃擢废吏百馀，号“察子”，厚禀食，令居衢哄间，凡民私闻隐语莫不知，道路箝口。诛所恶者数百族。又募卒二万，为左、右“模邪军”，与守一分总，置官属如骈府。用之每出入，骑御至千人；建大第，军胥营署皆备。建百尺楼，托云占星，实窥伺城中之有变者。

左右姬侍百馀，皆娟秀光丽，善歌舞，巾髻束带以侍。月二十宴，其费仰于民，不足，至苛留度支运物。诱人上变，则许入货产赎罪。俞公楚数规戒其失，不听。姚归礼谋杀之，弗克。用之因谮二人于骈，使以骁雄兵三千督盗于外，密使兵袭之，举师歼焉。骈从子瀆密疏用之罪，谏骈曰：“不除之，高氏且无种。”骈怒，命左右扶出，以状授用之。用之诬瀆赏不能满，故妄言。因出瀆笔验之，骈敕吏禁瀆出入。俄署舒州刺史，未几为下所逐，用之构之也。骈使人杀瀆。

嗣襄王焜之乱，骈上书劝进，伪假骈中书令、诸道兵马都统、江淮盐铁转运使，以用之为岭南节度使。骈久觖望，至是大喜，贡赋不绝。用之始开府置官属，礼与骈均矣。以郑杞、董仅、吴迈为腹心，骈之亲信皆偪使附己，政事未尝关决骈。骈内悔，欲收其权，不能也。用之问计于杞、仅，谋请骈斋于其第，密缢之，给为升天，事不克。

光启三年，蔡贼孙儒兵略定远，声言涉淮。寿州刺史张翱奔告骈，命毕师鐸率骑三百戍高邮。师鐸者，故仙芝党，以善骑射称。骈败巢于浙西，用其力，故宠待绝等。用之厚啖以利，欲其谐附，然不肯情。师鐸有妾美，用之请见，不可，狙其出，观焉，怒而弃之；内忿惧，为子结婚于高邮将张神剑，阴倚为援。硃全忠方攻秦宗权，骈虑其奔突，使师鐸率兵逾都梁山，不见贼还。师鐸见骈府宿将多以谗死，忧甚。用之益加礼，师鐸愈恐，谋于神剑。神剑不然其言，而猜嫌日结。用之亦虑其变，内欲除之，亟请罢屯。其母密撻师鐸使去，曰：“毋顾家室。”师鐸忧，未知所出。而骈子怒用之专恣，觊师鐸与诸将发其奸，遣使谓师鐸曰：“用之欲因此行图君，既授书神剑矣，君其备之！”师鐸惊，军中稍稍传言。诸将介而见，请杀神剑，并其军，驱市人以济乱。师鐸曰：“不可，我若重扰百姓，复

一用之也。郑汉璋素与我善，兵精士强，以用之用事，常不平。今若告之谋，彼必喜，则事济矣。”众然之。神剑未知，方椎牛酹酒，且将犒师。师鐸潜师夜出，士皆绛缙抹首，且行且掠。汉璋闻，以麾下出迎，师鐸谗以计，大喜。留其妻守淮口，帅兵及亡命数千至高邮，见神剑，诘其变，神剑辞不知。师鐸语稍侵，神剑瞋目曰：“大夫何晚计！彼一妖人，前假岭南节，不肯行，志图淮海，令君既夺魄，彼一日得志，吾能握刀头北面事之邪！吾前未量君意，故不出口，尚何疑？”汉璋喜，取酒割臂血而盟，推师鐸为大丞相，作誓告神，乃移徽州县，以诛吕用之、张守一、诸葛殷为名。神剑以高邮兵诸校倪详、襍并以天长子弟会，唐宏为先锋，骆玄真主骑，赵简主徒，王朗为殿，得胜兵三千。将发，神剑中悔，繆曰：“公兵虽精，然城坚，旬日不下则粮乏，众心摇矣。神剑请按军高邮，为公声援而督粮道。”师鐸曰：“民稟尚多，何患资储？城中携离无斗志，何事声援？君意不行，孰敢违？”汉璋内忌神剑，恐不为己下，劝许其计，约城破玉帛子女共之。

其四月，兵傅城，营其下。城中骇乱，用之分兵守，且自督战。令曰：“斩一级，赏金一饼。”士多山东人，强悍颇用命。师鐸惧，退舍自固。用之稍堙塞诸门。骈登延和阁，闻器甚，左右告之故，大惊，召用之问状，徐曰：“师鐸众思归，为门卫所轧，随已处置，不尔，烦玄女一符耳！”骈曰：“吾觉尔之诞多矣，善自为之，勿使吾为周宝也！”时宝已为下所逐出奔云。用之惭，不复有言。师鐸见城未下，颇惧，求救于宣州秦彦，约事平迎以代骈。

骈数责用之曰：“始吾以心腹任君，君御下无方，卒误我。今百姓饥馑，不可虐用，当遣大将赉吾书谕之，使罢兵。”用之疑诸将不为用，以其党许戡奉书往。始师鐸意骈令宿将劳军，

因得口陈用之罪。及戡至，大怒曰：“梁纘、韩问安在？若何庸来！”即斩之。乃系书射城内，用之不发，即火之。它日以甲士百人入谒，骈惊匿内寝，少选乃出，叱曰：“得非反邪？”命左右驱出。用之至南门，举策曰：“吾不复入是矣！”始与骈贰。

师鐸壁扬子，发民庐舍治攻具。用之大索居人马及丁壮，骁将以长刀拥胁乘城，昼夜不得息。又疑为间，数易区处，家有馐饷，皆相失，至饥死者相枕藉。骈召大将古锷赍师鐸母书及其子出谕，师鐸遣子还曰：“不敢负恩，朝斩凶人，夕还屯，愿以妻子为质。”骈恐用之屠其家，乃收置署中。会秦彦遣秦稠率兵与师鐸合，攻益急，守陴者夜焚南栅以应于外，师鐸入，守将张全乃战死，用之距三桥，杀伤相当。骈从子杰率牙兵将执用之以异师鐸，左模邪兵复断其后，用之惧，乃出奔。

骈召梁纘谢曰：“初不用子计以及此，庸何追？”授以兵，使保子城。迟明师鐸纵火大掠，骈乃命彻备，改服须其入。师鐸见延和阁，骈待之如宾，即署师鐸节度副使，汉璋、神剑以次授署，秦稠封府库以待，师鐸去丞相号。于时何卫未谨，骈爱将申及说骈曰：“逆人兵少弛，愿奉公夜出，发诸镇兵，还刷大耻，贼不足平也。若不决，则及将不得侍公。”因泣下。骈恇怯不能用其策，及乃匿去。

师鐸诛用之支党数十，使孙约迎秦彦。彦者，徐州人，本名立，隶伍籍。乾符中，以盗系狱且死，梦讖虚曰：“秦彦，而从我去！”寤而视械破，因得亡命，即名彦。聚徒百人，杀下邳令，取其货，入黄巢党中。既败，与许勅降骈，累表和州刺史。中和初，宣歙观察使窦滂病，彦袭而代之。师鐸之召彦也，或计曰：“足下向诛妖人，故下乐从。今军府已安，宜还政高公，足下身典兵，权在掌握，四邻闻之，不失大义，诸将

未敢谋也。若令彦为帅，兵非足下有也。且秦稠封府库，势已相疑。足下如厚德彦，宜以金玉子女报之，勿听度江。假足下能下彦，杨行密夕闻而朝必至。”师鐸不决，以告汉璋。汉璋曰：“善。”

师鐸出骈，囚南第。稠麾下求无厌，烧贡奉楼数十楹，取珍宝。始骈自乾符以来，贡献不入天子，赏货山积，私置郊祀、元会供帐什器，殫极功巧，至是为乱兵所剽略尽。师鐸徙骈东第。禽诸葛殷，腰下得金数斤，百姓交唾，拔须发无遗，再缢乃绝，仇家逆其目云，市人投瓦砾击尸，俄而成冢。骈出金遗守者，师鐸知之，加兵苛督，复入囚署中，子弟十余人同幽之。顾云入见，骈犹自若曰：“吾复居此，天时人事必有在。”意师鐸复推立之。

用之既出，以兵攻淮口未下，郑汉璋击之，遂奔天长。初，用之诈为骈书，召兵于庐、寿，城陷，而杨行密兵万人次天长，用之自归。

张神剑求赂于师鐸，辞以彦未至。神剑怒，与别将高霸将攻师鐸。彦之来，召池州刺史赵锽守宣，自将入扬州，称节度使，以师鐸为行军司马，居用之第，不得在牙中。师鐸怏怏失志。行密与神剑等连和，自江北至槐家桥，栅垒相联。彦登城望之，色沮，乃授郑汉璋、唐宏等兵屯门，樵苏道绝，食且乏。稠及师鐸以劲卒八千出战，大败，稠死之，士奔溺死者十八。彦大出金求救于张雄，雄引兵至东塘，得金，不战去。彦使师鐸率兵二万阵城下，汉璋为前锋，宏次之，骆玄真、樊约又次之，师鐸、王朗以骑为左右翼。既成列，久之，行密乃出，委輜重于壁，以羸兵守之，伏精卒数千其旁。行密先犯玄真，短兵接，伪北，师鐸诸军奔其壁，争取金玉赏粮。伏噪而出，行密引轻兵蹙其尾，俘杀旁午，横尸十里。师鐸等奔还，玄真战

死。师鐸雅倚玄真骁敢能拒敌，既失之，惋沮弥日，不复议出战矣。

骈久囚拘，供亿窘狭，群奴彻延和阁阑楯为薪，煮革带以食。骈召幕府卢说曰：“予粗立功，比求清静，非与此世争利害，今而及此，神道何望邪？”涕下不能已。师鐸既败，虑骈内应。有女巫王奉仙谓师鐸曰：“扬州灾，有大人死，可以厌。”彦曰：“非高公邪？”命左右陈赏等往杀之。侍者白有贼，骈曰：“此必秦彦来。”正色须之。众入，骈骂曰：“军事有监军及诸将在，何遽尔？”众辟易，有奋而击骈者，曳廷下数之曰：“公负天子恩，陷人涂炭，罪多矣，尚何云？”骈未暇答，仰首如有所伺，即斩之。左右奴客遁归行密，行密举军缟素，大临而祭，独用之缙服哭三日。

彦屡败，军气摧丧，与师鐸抱膝相视无它略，更问奉仙，赏罚轻重皆自出。彦遣汉璋击神剑，破之。神剑奔高邮，汉璋欲穷追，会大雨还。行密以城尚坚，师且老，议解去。用之裨将晨伏兵四壕，伺守者休代，引而登，杀数十人于门，以招外兵。守军亦厌苦，皆委兵溃。师鐸与其家及彦奔东塘，人争出，相腾藉死，壕堑几满，王朗踏而殒。行密既入，杀梁纘于牙门，以不死高氏难。韩问闻之，赴井死。居人羸孱，兵不忍加暴，反斥馀粮救之。

彦、师鐸与唐宏、倪详焚白砂，将度江，会秦宗权使孙儒引兵三万袭扬州，次天长，彦等与之合，还攻行密，取行密辘重牛羊数千计。儒以食乏，乃屠高邮，据之。张神剑奔还，行密授之馆，而高邮戍兵七百溃而来，行密责有谋，悉击杀之，因杀神剑。用之始诈行密曰：“庑下有瘞金五千斤，事平愿备一日乏。”行密掘地无埋金，但得铜人三尺，身桎梏，钉刺其口，刻骈名于背，盖用蛊厌骈也。行密责其罪，并张守一斩于

三桥，妻子皆死，著其罪于路。

儒攻城未得志，虑彦、师鐸有异谋，稍并其兵。唐宏度不免，即告儒曰：“师鐸密遣人至汴。”儒大恐。明日，召彦、师鐸、汉璋会军中，彦、师鐸先至，壮士捽之至儒所，儒质彦反骈罪，斩之。至师鐸，呼曰：“丈夫成则王，败则虏，君何多责为？吾尝将数万兵，不死常人手，得公之剑，瞑目矣！”儒骂曰：“庸贼欲污我手邪！”趣斩之。汉璋至，奋臂击杀数人，乃死，身首糜散。儒使宏主骑兵，厚赐之。文德元年，儒谍知行密粮乏，自高邮袭之。行密拔其众还庐州，儒遂据扬州。

骈之死，裹以故氈，与子弟七人一坎而瘞。行密擢骈孙愈为副使，令主丧事，未克葬，愈暴死，至是故吏邝师虔收葬之。

扬州雄富冠天下，自师鐸、行密、儒迭攻迭守，焚市落，剽民人，兵饥相仍，其地遂空。

硃玫，邠州人。少以材武为州戍将。黄巢盗长安，有王玫者为伪节度使，方调兵，玫阳事之，乘间斩王玫，以留后让李重古，约合兵讨巢。广明二年，玫袭贼，战开远门，枪洞咽，不死。以多擢晋州刺史，进邠宁节度使，合泾、原、岐、陇兵八万屯兴平，号定国砦。战滹上，败走邠，诏益灵、盐军，拜河南都统。引兵屯中桥，列五壁，进西北面都统。贼平，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封吴兴侯。

田令孜议讨王重荣，以兵属玫，合鄜、延、灵、夏军三万保沙苑。重荣上疏乞诛玫、令孜。既战，玫辄北，因纵军还掠。僖宗苍黄幸凤翔避其锋。玫反与重荣、李克用连和，请诛令孜。宰相萧遘密召玫迎帝，玫趋凤翔，令孜劫乘舆走陈仓，遂至兴元。玫追不及，劫嗣襄王煊，奉为帝。玫自号大丞相，专决万机。

始与李昌符共谋挟煊，至是反为讎，昌符乃自归天子，人

心浸离。及王行瑜败于大唐峰，惧归且见杀，又闻购能得玫者以邠宁节度畀之，行瑜谓其下曰：“今败归必以无功死，若斩玫，与北军迎天子，取富贵，可乎？”众曰：“诺。”即勒兵倍道趋长安。玫居孔纬第，方据几署事，闻兵入，趣召行瑜叱曰：“公擅归，反邪？”行瑜厉声曰：“我非反者，将得君首为邠宁节度耳！”玫遽起，左右斩之，杀其徒数百。诸军遂大乱，烧京师。时盛寒，吏民被剽斃，僵死尸相藉。即传首兴元，帝为受俘馘。宦者伪枢密使王能著等皆坐诛。

王行瑜，邠州人。少隶军，从硃玫为列校，讨黄巢数有功。煚即位，授行瑜天平节度使，令率兵守大散关，为李鋌所破，即奉款行在，还取玫首以献，擢邠宁节度使。

景福元年，与李茂贞、韩建及弟同州节度使行实请讨杨守亮于山南，且言不敢仰度支费，止请假茂贞招讨一节。宦官难之，昭宗亦顾茂贞等得山南则益横，不许。行瑜等因擅兴军击取之。

后茂贞拒覃王，杀宰相，行瑜参有力，得赐铁券。稍凭兵跋扈，求为尚书令，宰相韦昭度执不可，但加号尚父，行瑜望甚。会河中王重荣丧，李克用请以其子珂嗣节度，而行瑜、建、茂贞请授王珙，因各以兵陈阙下，欲废天子，不克，即杀昭度、李溪，留弟行约宿卫。克用悉兵度河问行瑜等罪，行实弃同州趋长安，与行约谋劫乘舆，又不克，皆奔邠州。行瑜屯梨园，克用与战，破行实等军，执其母及行瑜子，俘大校。帝下诏削行瑜官爵。行瑜以锐卒五千营龙泉，茂贞壁其西。克用夜发精骑扰饷道，岐军走，行瑜归邠州，婴城守，厚赂克用求自归。克用军环其城，行瑜穷，登城哭语克用曰：“我无罪，昨杀大臣，胁天子，岐人也。行实止宿卫，而有司妄以劫迁罪归之，今公讨乱者，当问茂贞，愿得束身归，听命天子。”克用曰：

“尚父何自卑？吾被命讨三贼，公其一也。如归国者，当从中决，老夫敢专之邪？”行瑜度不免，悉族奔庆州，为麾下斩于路，传首京师，帝御延喜门纳之，于是乾宁二年也。其属二百人，克用献于朝。

始，行瑜乱，宗正卿李涪盛陈其忠，必悔过。至是帝怒，放死岭南。

陈敬瑄，田令孜兄也。少贱，为饼师，得隶左神策军。令孜为护军中尉，敬瑄缘藉擢左金吾卫将军、检校尚书右仆射、西川节度使。性畏慎，善抚士。

黄巢乱，僖宗幸奉天，敬瑄夜召监军梁处厚，号恸奉表迎帝，缮治行宫。令孜亦倡西幸，敬瑄以兵三千护乘舆。冗从内苑小儿先至，敬瑄知素暴横，遣逻士伺之。诸儿连臂欢咋行宫中，士捕系之，诘曰：“我事天子者！”敬瑄杀五十人，尸诸衢，由是道路不哗。帝次绵州，敬瑄谒于道，进酒，帝三举觞，进检校左仆射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时云南叛，请遣使与和亲，乃听命。敬瑄奉行在百官诸吏无敢乏，帝欲命判度支，固让，再加检校司徒兼侍中，封梁国公。以弟敬珣为阆州刺史。讨定邛州首望阡能、涪州叛校韩秀升，再进兼中书令，封颖川郡王，实封四百户，赐一岁上输钱及上都田宅邸硎各十区，铁券恕十死。巢平，进颖川王，增实户二百。车驾东，敬瑄供亿丰馥，又进检校太师。

俄而令孜得罪，敬瑄被流端州。会昭宗立，敬瑄拒诏，帝召为左龙武统军，以宰相韦昭度代领节度。使者至，敬瑄使百姓遮道捩耳诉己功，且言铁券恕死。使者驰还。令孜劝敬瑄募黄头军为自守计。

时王建盗据阆、利，故令孜召建。建至绵州，发兵拒之，激建攻诸州，以限朝廷。或言：“建鸱视狼顾，惟利是赖，公

何用之？”不听。建诒顾彦朗书曰：“十军阿父召我，欲依太师丐一大州。”即寄孥梓州，身引兵入鹿头关。敬瑄不纳，汉州刺史张瑒逆战，败，建入汉州。成都严守，建走城下遥谢令孜曰：“父召我，及门而拒我，尚谁容？”与诸将断发再拜辞曰：“今作贼矣！”因请兵于彦朗，攻成都，残掠州县。彦朗亦畏建，表请大臣代敬瑄。建自请讨敬瑄赎罪，诏立永平军，授建节度使，以昭度为行营招讨使，山南西道节度使杨守亮副之，彦朗为行军司马。有诏暴敬瑄杀孟昭图罪，削官爵。昭度使建屯学射山，敬瑄迎战不克，又战蚕匡，大败。

龙纪元年，昭度至军中，持节谕人，约开门。守陴者诟曰：“铁券在，安得违先帝意！”今孜籍城中户一人乘城，夜循行，昼浚濠伐薪。敬瑄屯弥牟、德阳，树二壁拒建。使富人自占货多少，布巨梃，榜不实者，不三日输钱如市。建、昭度傅城而垒，简州刺史张造攻笮桥，大败，死之。

大顺元年，建稍击降诸州。邛州刺史毛湘本令孜孔目官，谓其下曰：“吾不忍负军容，以头见建可也。”乃沐浴以须，吏斩其首降。敬瑄战浣花，不胜，明日复战，将士皆为建俘。城中谋降者，令孜支解之以怖众。会大疫，死人相藉。

明年三月，诏还敬瑄官爵，召昭度还，谕建罢兵，建不奉诏。帝更以建为西川行营招讨制置使。建知敬瑄可禽，欲遂有蜀地，即胁说昭度曰：“公以数万众讨贼，粮数不属，关东诸节度相吞噬，朝廷危若赘旆，与其劳师远方，不如先中国，公宜还为天子谋之。”昭度未决。会吏盗减诸军禀食，建怒其众曰：“招讨吏之谋也。”纵士执之，醢食于军。昭度大骇，是日授建符节，跳驰出剑门。建绝栈梯，东道不通。因急击敬瑄，分亲骑为十团，所当辄披靡，烽堠相望几百里，纵谍入城，以摇众心。建好谓军中曰：“成都号‘花锦城’，玉帛子女，诸

儿可自取。”谓票将韩武等：“城破，吾与公递为节度使一日。“下闻之，战愈力。围凡三岁，城中粮尽，以筒容米，率寸鬻钱二百。敬瑄出家货给民，募士出剽麦，收其半。民亦夜至建垒市盐，不可禁，吏请杀之。敬瑄曰：“民饥无以恤，使求生可也。”人至相暴以相啖，敬瑄不能止，乃行斩、劈二法，亦不为戢。敬瑄自将出犀浦，列二营邀建。建军伪遁，遇伏，敬瑄败，建破斜桥、咎街二屯。明日战，又破一壁，降其将。建屯七里亭，敬瑄攻之。建将张武驰入城，战于城下，守陴皆噪，不能克。张勅破浣花营，敬瑄诸将或死或降且尽。凡五十战，敬瑄皆北，乃上表以病丐还京师。令孜素服至建军。建入自西门，以张勅为斩斫使，建徇于军曰：“与而等累年斗死，今日如志。若横恣有犯者，吾能全之；即为勅所斩，吾不得救也！”军中肃然。囚敬瑄、令孜，建自称留后，表于朝。诏以建为西川节度副大使，知节度事。

建以敬瑄居新津，食其租赋，累表请诛，不报。景福二年，阴令左右告敬瑄、令孜养死士，约杨晟等反，于是斩敬瑄于家。初，敬瑄知不免，尝置药于带，至就刑，视带，药已亡矣。自是建尽有两川、黔中地。

李巨川，字下己，逢吉从曾孙。乾符中举进士。方天下崩骚，乃去京师，河中王重荣辟为掌书记。重荣讨黄巢，书檄奏请日纷沓，须报趣发，皆属巨川。神安思敏，言辄中理，邻藩皆惊。会贼走出关，收京师，人言巨川有助力。重荣死于乱，贬为兴元参军，节度使杨守亮喜曰：“天以生遗我邪！”复管记室。守亮为韩建所禽，巨川械以从，题木叶遗建祈哀。建动容，因释缚，置幕府。昭宗幸华，建患一州供亿不能济，使巨川传檄天下，督转饷。

初，帝在石门，数遣嗣延王、通王将亲军，大选安圣、奉

宸、保宁、安化四军，又置殿后军，合士二万。建恶卫兵强，不利己，与巨川谋，即上飞变，告八王欲胁帝幸河中，因请囚十六宅，选严师傅督教，尽散麾下兵。书再上，帝不得已，诏可。又废殿后军，且言“无示天下不广”。诏留三十人为控鹤排马官，隶飞龙坊。自是天子爪牙尽矣。建初惧帝不听，以兵环宫，请诛定州行营将李筠。帝惧，斩筠，兵乃解。又言：“七国灾汉，八王乱晋，永王帅江左谋不轨，吐蕃、硃玫乱，首立宗支摇人望。今王室多故，渠可使诸王将命四方，惑征镇？”于是诏诸王奉使者，悉赴行在。巨川日夜导建不臣，乃请立德王为皇太子，文掩其恶。帝还京，拜谏议大夫。

光化初，硃全忠陷河中，将攻潼关，建惧，使巨川往诣军纳款，因言当世利害。全忠属官敬翔以文翰事左右，疑巨川用则全忠待己或衰，乃诡说曰：“巨川诚奇才，顾不利主人，若何？”是日，全忠杀之。

卷第二百二十四 列传第一百五十一上

逆臣上

安禄山，营州柳城胡也，本姓康。母阿史德，为覲，居突厥中，禱于于轧荦山，虏所谓斗战神者，既而妊。及生，有光照穹庐，野兽尽鸣，望气者言其祥。范阳节度使张仁愿遣搜庐帐，欲尽杀之，匿而免。母以神所命，遂字轧荦山。少孤，随母嫁虏将安延偃。开元初，偃携以归国，与将军安道买亡子偕来，得依其家，故道买子安节厚德偃，约两家子为兄弟，乃冒姓安，更名禄山。及长，伎忍多智，善亿测人情，通六蕃语，为互市郎。

张守珪节度幽州，禄山盗羊而获，守珪将杀之，呼曰：“公不欲灭两蕃邪？何杀我？”守珪壮其语，又见伟而皙，释之，与史思明俱为捉生。知山川水泉处，尝以五骑禽契丹数十人，守珪异之，稍益其兵，有讨辄克，拔为偏将。守珪丑其肥，由是不敢饱，因养为子。后以平卢兵马使擢特进、幽州节度副使。

于是御史中丞张利贞采访河北，禄山百计谄媚，多出金谐结左右为私恩。利贞入朝，盛言禄山能，乃授营州都督、平卢军使、顺化州刺史。使者往来，阴以赂中其嗜，一口更誉，玄宗始才之。天宝元年，以平卢为节度，禄山为之使，兼柳城太守，押两蕃、渤海、黑水四府经略使。明年，入朝，奏对称旨，进骠骑大将军。又明年，代裴宽为范阳节度、河北采访使，仍领平卢军。禄山北还，诏中书门下尚书三省正员长官、御史中

丞饒鸿胪亭。

四载，奚、契丹杀公主以叛，禄山幸邀功，肆其侵，于是两蕃贰。禄山起军击契丹，还奏；“梦李靖、李勣求食于臣，乃祠北郡，芝生于梁。”其诡诞敢言不疑如此。席豫为河北黜陟使，言禄山贤。时宰相李林甫嫌儒臣以战功进，尊宠间己，乃请颺用蕃将，故帝宠禄山益牢，群议不能轧，卒乱天下，林甫启之也。

禄山阳为愚不敏盖其奸，承间奏曰：“臣生蕃戎，宠荣过甚，无异材可用，愿以身为陛下死。”天子以为诚，怜之。令见皇太子，不拜。左右撻语之，禄山曰：“臣不识朝廷仪，皇太子何官也？”帝曰：“吾百岁后付以位。”谢曰：“臣愚，知陛下不知太子，罪万死。”乃再拜。时杨贵妃有宠，禄山请为妃养儿，帝许之。其拜，必先妃后帝，帝怪之，答曰：“蕃人先母后父。”帝大悦，命与杨钊及三夫人约为兄弟。繇是禄山有乱天下意，令麾下刘骆谷居京师，伺朝廷隙。

六载，进御史大夫，封妻段为夫人，有国。林甫以宰相贵甚，群臣无敢钧礼，惟禄山倚恩，入谒倨。林甫欲讽寤之，使与王鉷偕，鉷亦位大夫，林甫见车共，鉷趋拜卑约，禄山惕然，不觉自罄折。林甫与语，揣其意，迎剖其端，禄山大骇，以为神，每见，虽盛寒必流汗。林甫稍厚之，引至中书，覆以己袍。禄山德林甫，呼十郎。骆谷每奏事还，先问：“十郎何如？”有好言辄喜；若谓“大夫好检校”，则反手据床曰：“我且死！”优人李龟年为帝学之，帝以为乐。

晚益肥，腹缓及膝，奋两肩若挽牵者乃能行，作《胡旋舞》帝前，乃疾如风。帝视其腹曰：“胡腹中何有而大？”答曰：“唯赤心耳！”每乘驿入朝，半道必易马，号“大夫换马台”，不尔，马辄仆，故马必能负五石驰者乃胜载。帝为禄山起第京

师，以中人督役，戒曰：“善为部署，禄山眼孔大，毋令笑我。”为琐户交疏，台观沼池华僭，帘幕率缣绣，金银为榜筐、爪篱，大抵服御虽乘舆不能过。帝登勤政楼，幄坐之左张金鸡大障，前置特榻，诏禄山坐，褰其幄，以示尊宠。太子谏曰：“自古幄坐非人臣当得，陛下宠禄山过甚，必骄。”帝曰：“胡有异相，我欲厌之。”

时太平久，人忘战，帝春秋高，嬖艳钳固，李林甫、杨国忠更持权，纲纪大乱。禄山计天下可取，逆谋日炽，每过朝堂龙尾道，南北睥睨，久乃去。更筑垒范阳北，号雄武城，峙兵积谷。养同罗、降奚、契丹曳落河八千人为假子，教家奴善弓矢者数百，畜单于、护真大马三万，牛羊五万，引张通儒、李廷坚、平洌、李史鱼、独孤问俗署幕府，以高尚典书记，严庄掌簿最，阿史那承庆、安太清、安守忠、李归仁、孙孝哲、蔡希德、牛廷玠、向润客、高邈、李钦凑、李立节、崔乾祐、尹子奇、何千年、武令珣、能元皓、田承嗣、田乾真皆拔行伍，署大将。潜遣贾胡行诸道，岁输财百万。至大会，禄山踞重床，燎香，陈怪珍，胡人数百侍左右，引见诸贾，陈牺牲，女巫鼓舞于前以自神。阴令群贾市锦彩珠紫服数万为叛资。月进牛、橐驼、鹰、狗、奇禽异物，以蛊帝心，而人不聊。自以无功而贵，见天子盛开边，乃给契丹诸酋，大置酒，毒焉，既酣，悉斩其首，先后杀数千人，献馘阙下。帝不知，赐铁券，封柳城郡公。又赠延偃范阳大都督，进禄山东平郡王。

九载，兼河北道采访处置使，赐永宁园为邸。入朝，杨国忠兄弟弟廷之新丰，给玉食；至汤，将校皆赐浴。帝幸望春宫以待，献俘八千，诏赐永穆公主池观为游燕地。徙新第，请墨敕召宰相宴。是日，帝将击球，乃置会，命宰相皆赴。帝猎苑中，获鲜禽，必驰赐。诏上谷郡置五炉，许铸钱。又求兼河

东，遂拜云中太守、河东节度使。既兼制三道，意益侈。男子凡十一，帝以庆宗为太仆卿，庆绪鸿胪卿，庆长秘书监。

十一载，率河东兵讨契丹，告奚曰：“彼背盟，我将讨之，尔助我乎？”奚为出徒兵二千乡导。至土护真河，禄山计曰：“道虽远，我疾趋贼，乘其不备，破之固矣。”乃敕人持一绳，欲尽缚契丹。昼夜行三百里，次天门岭，会雨甚，弓弛矢脱不可用。禄山督战急，大将何思德曰：“土方疲，宜少息，使使者盛陈利以胁贼，贼必降。”禄山怒，欲斩以令军，乃请战。思德貌类禄山，及战，虏丛矛注矢邀取之，传言禄山获矣。奚闻亦叛，夹攻禄山营，土略尽。禄山中流矢，引奚儿数十，弃众走山而坠，庆绪、孙孝哲掖出之，夜走平庐。部将史定方以兵麇战，虏解围去。

禄山不得志，乃悉兵号二十万讨契丹以报。帝闻，诏朔方节度使阿布思以师会。布思者，九姓首领也，伟貌多权略，开元初，为默啜所困，内属，帝宠之。禄山雅忌其才，不相下，欲袭取之，故表请自助。布思惧而叛，转入漠北，禄山不进，辄班师。会布思为回纥所掠，奔葛逻禄，禄山厚募其部落降之。葛逻禄惧，执布思送北庭，献之京师。禄山已得布思众，则兵雄天下，愈偃肆。皇太子及宰相屡言禄山反，帝不信。是时国忠疑隙已深，建言追还朝，以验厥状。禄山揣得其谋，乃驰入谒，帝意遂安，凡国忠所陈，无入者。

十三载，来谒华清宫，对帝泣曰：“臣蕃人，不识文字，陛下擢以不次，国忠必欲杀臣以甘心。”帝慰解之。拜尚书左仆射，赐实封千户，奴婢第产称是，诏还镇。又请为闲厩、陇右群牧等使，表吉温自副。其军中有功位将军者五百人，中郎将二千人。禄山之还，帝御望春亭以饯，斥御服赐之。禄山大惊，不自安，疾驱去。至淇门，轻舳循流下，万夫挽繹而助，

日三百里。既总闲牧，因择良马内范阳，又夺张文俨马牧，反状明白。人告言者，帝必缚与之。

明年，国忠谋授禄山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召还朝。制未下，帝使中官辅璆琳赐大柑，因察非常。禄山厚赂之，还言无它，帝遂不召。未几事泄，帝托它罪杀之，自是始疑。然禄山亦惧朝廷图己，每使者至，称疾不出，严卫然后见。黜陟使裴士淹行部至范阳，再旬不见，既而使武士挟引，无复臣礼，士淹宣诏还，不敢言。帝赐庆宗娶宗室女，手诏禄山观礼，辞疾甚。献马三千匹，骆马自倍，车三百乘，乘三士，因欲袭京师。河南尹达奚珣极言毋内骆兵，诏可。帝赐书曰：“为卿别治一汤，可会十月，朕待卿华清宫。”使至，禄山踞床曰：“天子安稳否？”乃送使者别馆。使还，言曰：“臣几死！”

冬十一月，反范阳，诡言奉密诏讨杨国忠，腾榜郡县，以高尚、严庄为谋主，孙孝哲、高邈、张通儒、通晤为腹心，兵凡十五万，号二十万，师行日六十里。先三日，合大将置酒，观绘图，起燕至洛，山川险易攻守悉具，人人赐金帛，并授图，约曰：“违者斩！”至是，如所素。禄山从牙门部曲百馀骑次城北，祭先冢而行。使贾循主留务，吕知诲守平庐，高秀岩守大同。燕老人叩马谏，禄山使严庄好谓曰：“吾忧国之危，非私也。”礼遣之。因下令：“有沮军者夷三族！”凡七日，反书闻，帝方在华清宫，中外失色。车驾还京师，斩庆宗，赐其妻康死，荣义郡主亦死。下诏切责禄山，许自归。禄山答书慢甚，叵可忍。贼遣高邈、臧均以射生骑二十驰入太原，劫取尹杨光翊杀之，以张献诚守定州。

禄山谋逆十余年，凡降蕃夷皆接以恩；有不服者，假兵胁制之；所得士，释缚给汤沐、衣服，或重译以达，故蕃夷情伪悉得之。禄山通夷语，躬自尉抚，皆释俘因为战士，故其下乐

输死，所战无前。邈最有谋，劝禄山取李光弼为左司马，不纳。既而悔之，忧见颜色，久而曰：“史思明可当之。”贼之未反，邈为谋，声进生口，直取洛阳，无杀光弼，天下当未有知者，贼不从。何千年亦劝贼令高秀岩以兵三万出振武，下朔方，诱诸蕃，取盐、夏、鄜、坊，使李归仁、张通儒以兵二万道云中，取太原，团弩士万五千入蒲关，以动关中；劝禄山自将兵五万梁河阳，取洛阳，使蔡希德、贾循以兵二万绝海收淄、青，以摇江淮；则天下无复事矣。禄山弗用。

时兵暴起，州县发官铠仗，皆穿朽钝折不可用，持梃斗，弗能亢，吏皆弃城匿，或自杀，不则就禽，日不绝。禁卫皆市井徒，既授甲，不能脱弓、箭、剑、刀，乃发左藏库缿帛大募兵。以封常清为范阳、平卢节度使，郭子仪为朔方节度、关内支度副大使，右羽林大将军王承业为太原尹，卫尉卿张介然为汴州刺史，金吾将军程千里为潞州长史，以荣王为元帅，高仙芝副之，驰驿讨贼。

禄山至钜鹿，欲止，惊曰：“鹿，吾名。”去之沙河，或言如汉高祖不宿柏人以佞贼。贼投草藁于河，以长绳维舟集槎以结，冰一昔合，遂济河，陷灵昌郡。又三日，下陈留、荥阳。次罍子谷，将军荔非守瑜邀之，杀数百人，流矢及禄山舆，乃不敢前，更出谷南。守瑜矢尽，死于河。败封常清，取东都，常清奔陕。杀留守李愷、御史中丞卢弈。河南尹达奚珣臣于贼。时高仙芝屯陕，闻常清败，弃甲保潼关，太守窦廷芝奔河东。常山太守颜杲卿杀贼将李钦凑，禽高邈、何千年，于是赵郡、钜鹿、广平、清河、河间、景城六郡皆为国守，禄山所有才庐龙、密云、渔阳、汲、鄴、陈留、荥阳、陕郡、临汝而已。

贼之据东京，见宫阙尊雄，锐情僭号，故兵久不西，而诸道兵得稍集。尹子奇屯陈留，欲东略，会济南太守李随、单父

尉贾贲、濮阳人尚衡、东平太守嗣吴王祗、真源令张巡相继起兵，旬日众数万。子奇至襄邑而还。

明年正月，僭称雄武皇帝，国号燕，建元圣武，子庆绪王晋，庆和王郑，达奚珣为左相，张通儒为右相，严庄为御史大夫，署拜百官。复取常山，杀颜杲卿。安思义屯真定，会李光弼出土门救常山，思义降，博陵亦拔，唯稿城、九门二县为贼守。史思明、李立节、蔡希德围饶阳，不克，引军攻石邑，张奉璋固守。朔方节度使郭子仪自云中引兵与光弼合，败思明于九门，李立节死，希德奔钜鹿；思明奔赵郡，自鼓城袭博陵，复据之。光弼拔赵郡，还围博陵，军恒阳。希德请济师于贼，贼以二万骑涉滹沱入博陵，牛廷玠发媮、檀等兵万人来助，思明益强，与光弼战，败于嘉山。光弼收郡十三，河南诸郡皆严兵守，潼关不开。

禄山惧，谷还范阳，召严庄、高尚责曰：“我起，而曹谓万全。今四方兵日盛，自关以西，不跬步进，尔谋何在，尚见我为？”遣尚等出。凡数日，田乾真自潼关来，劝禄山曰：“自古兴王，战皆有胜负，乃成大业，无一举而得者。今四方兵虽多，非我敌也。有如事不成，吾拥数万众，尚可横行天下，为十年计。且高尚、严庄，佐命元勋也，陛下何遽绝之，使自为患邪？”禄山喜，道其小字曰：“阿浩，非汝孰悟我！然则奈何？”乾真曰：“召而尉安之。”乃内尚等，与饮宴，禄山自歌，君臣如初。即遣孙孝哲、安神威西攻长安。会高仙芝等死，哥舒翰守潼关，为乾祐所败，囚之。贼不谓天子能遽去，驻兵潼关，十日乃西。时行在已至扶风，于是汧、陇以东，皆没于贼。禄山以张通儒守东京，乾真为京兆尹，使安守忠屯苑中。

禄山未至长安，士人皆逃入山谷，东西骆驿二百里。宫嫔散匿行哭，将相第家委宝货不赀，群不逞争取之，累日不能尽。

又剽左藏大盈库，百司帑藏竭，乃火其馀。禄山至，怒，乃大索三日，民间财货尽掠之，府县因株根牵连，句剥苛急，百姓愈骚。禄山怨庆宗死，乃取帝近属自霍国长公主、诸王妃妾、子孙姻媾等百余人害之，以祭庆宗。群臣从天子者，诛灭其宗。虜性得所欲则肆为残虐，人益不附。诸大将欲有咨决，皆因严庄以见。御下少恩，虽腹心雅故，皆为仇敌。郡县相与杀守将，迎王师，前后反覆十数，城邑墟矣。

肃宗治兵灵武，天下日跂首待。长安相传太子西来矣，人闻辄东走，圜里至空，都畿豪桀杀贼吏自归者无虚日，贼斩刈惩之不能止。又贼将类剽勇无远谋，日纵酒，嗜声色财利，车驾危得入蜀，终无进蹶之患。

帐下李猪儿者，本降竖，幼事禄山谨甚，使为阉人，愈亲信。禄山腹大垂膝，每易衣，左右共举之，猪儿为结带。虽华清赐浴，亦许自随。及老，愈肥，曲隐常疮。既叛，不能无畏惧，至是目复盲，俄又得疽疾，尤卞躁，左右给侍，无罪辄死，或捶掠何辱，猪儿尤数，虽严庄亲倚，时时遭笞斫，故二人深怨禄山。初，庆绪善骑射，未冠为鸿胪卿。贼僭号，嬖段夫人，爱其子庆恩，欲立之。庆绪惧不立，庄亦疑难作不利己，私语庆绪曰：“君闻大义灭亲乎？自古固有不得已而为者。”庆绪阴晓曰：“唯唯。”又语猪儿曰：“汝事上罪可数乎？不行大事，死无日！”遂与定谋。至德二载正月朔，禄山朝群臣，创甚，罢。是夜，庄、庆绪持兵扈门，猪儿入帐下，以大刀斫其腹。禄山盲，扞佩刀不得，振幄柱呼曰：“是家贼！”俄而肠溃于床，即死，年五十馀，包以氈，埋床下。因传疾甚，伪诏立庆绪为皇太子，又矫称禄山传位庆绪，乃伪尊太上皇。

既袭伪位，改载初元年，即纵乐饮酒，委政于庄而兄事之。以张通儒、安守忠等屯长安，史思明领范阳，镇恒阳军，牛廷

玠屯安阳，张志忠戍井陘，各募兵。

于是广平王率师东讨，李嗣业将前军，郭子仪将中军，王思礼将后军，回纥叶护以兵从。通儒等裒兵十万阵长安中，贼皆奚，素畏回纥，既合，惊且嚣。王分精兵与嗣业合击之，守忠等大败，引而东，通儒弃妻子奔陕郡。王师入长安，思礼清宫。仆固怀恩以回纥、南蛮、大食兵前驱，王悉师追贼，庄自将兵十万与通儒合，钲鼓震百馀里。尹子奇已杀张巡，悉众十万来，并力营陕西，次曲沃。先是回纥傍南山设伏，按军北崦以待。庄大战新店，以骑挑战，六遇辄北，王师逐之，入贼垒。贼张两翼攻之，追兵没，王师乱，几不能军。嗣业驰，殊死斗，回纥自南山缭击其背，贼惊，遂乱。王师复振，合攻之，杀掠不胜算，贼大败，追奔五十馀里，尸骸藉藉满坑壑，铠仗狼扈，自陕属于洛。庄跳还，与庆绪、守忠、通儒等劫残军走鄴郡。

王入洛阳，大陈兵天津桥。伪侍中陈希烈等三百人素服叩头待罪，王劳曰：“公等胁污，非反也，天子有诏赦罪，皆复而官。”众大喜。于是陈留杀贼将尹子奇以降。庄妻薛舍获嘉，绀言永王女，诣营，及见王，辞曰：“庄欲降，愿得一信。”王与子仪谋，庄若至者，馀党可谕而下，乃约庄赐铁券。庄乃降，乘驿至京师，肃宗引见，释其死，授司农卿。阿史那承庆其以众三万奔恒、赵，或趋范阳，其从庆绪者，彘卒才千馀。

会蔡希德自上党，田承嗣自颍川，武令珣自南阳，各以众来，邢、卫、洺、魏募兵稍稍集，众六万，贼复振。以相州为成安府，太守为尹，改元天和，以高尚、平洌为宰相，崔乾佑、孙孝哲、牛廷玠为将，以阿史那承庆为献城郡王，安守忠左威卫大将军，阿史那从礼左羽林大将军。然部党益携解，由是能元皓以伪淄青节度使、高秀岩以河东节度使并纳顺。德州刺史王曛、贝州刺史宇文宽皆背贼自归，河北诸军各婴城守，贼使

蔡希德、安雄俊、安太清等以兵攻陷之，戮于市、脍其肉。

庆绪惧人之贰己，设坛加载书、跪血与群臣盟。然承庆等十余人送密款，有诏以承庆为太保、定襄郡王，守忠左羽林军大将军、归德郡王，从礼太傅、顺义郡王，蔡希德德州刺史，李廷让邢州刺史，苻敬超洛州刺史，杨宗太子左谕德，任瑗明州刺史，独孤允陈州刺史，杨日休洋州刺史，恭荣光岐阳令；自裨校等，数数为国间贼。而庆绪治宫室、观榭、塘沼，泛楼舫为水嬉，长夜饮。通儒等争权不能一，凡有建白，众共訾沮之。希德最有谋，刚狷，谋杀庆绪为内应，通儒以它事斩之，麾下数千皆亡去。希德素得士，举军恨叹。庆绪以乾佑为天下兵马使，权震中外，悻悻少恩，士不附。

乾元元年秋九月，帝诏郭子仪率九节度兵凡二十万讨庆绪，攻卫州，遂度河，师背水壁而待。庆绪遣安太清拒战，闻卫州已围，则鼓而南，作三军：乾佑将上军，雄俊、王福德佐之；田承嗣将下军，荣敬佐之；庆绪自将中军，孙孝哲、薛嵩佐之。既战，王师伪却，庆绪逐之，遇伏而溃。庆绪走，获其弟庆和，斩于京师。子仪引军蹙贼，战愁思岗，贼复败，自是锐兵尽矣。因婴鄴自固，使薛嵩以厚币求救于史思明。思明遣李归仁将兵万三千壁滏阳，未进，而王师围已固，筑浚城隍三周，决安阳水灌城。城中栈而处，粮尽，易口以食，米斗钱七万馀，一鼠钱数千，屑松饲马，墮墙取麦秸，濯粪取刍，城中欲降不得。贼更以太清代乾佑将。

于是思明有众十三万，三分其军趋鄴。明年三月，营安阳。庆绪急，乃遣太清奉皇帝玺绶让思明。思明以书示军中，咸呼万岁，乃约庆绪为兄弟，还其书，庆绪大悦。王师不利，九节度奔还，子仪断河阳桥，戍谷水。思明进屯鄴南。庆绪收官军馀饷，尚十馀万石。召孝哲等谋拒思明，诸将皆曰：“今日安

得复背史王乎？”通儒、尚、洌皆请自往谢思明，庆绪许诺。思明见，为流涕，厚礼遣还。三日，庆绪未出，思明请庆绪歃血盟，不得已，以五百骑诣思明军。先此，思明令军中擐甲待，庆绪至，再拜伏地谢曰：“臣不克负荷，弃两都，陷重围，不意大王以太上皇故，暴师远来，臣之罪，唯王图之。”思明恚曰：“兵利不利亦何事，而为人子，杀父求位，非大逆邪？吾乃为太上皇讨贼。”顾左右牵出斩之。庆绪数目周万志，万志进曰：“庆绪为君矣，宜赐死。”乃并四弟缢。又诛尚、孝哲、乾佑，殊而膊之。思明改葬禄山以王礼，伪谥燕刺王。禄山父子僭位凡三年而灭。

初，禄山陷东京，以张万顷为河南尹，士人宗室赖以免者众，肃宗嘉其仁，拜濮阳太守。帝以贼国讎，恶闻其姓，京师坊里有“安”字者，悉易之。

高尚者，雍奴人。母老，丐食自给，尚客河朔不肯归。与令狐潮相善，淫其婢，生一女，遂留居。然笃学善文辞，尝喟然谓汝南周铣曰：“吾当作贼死，不能斲草根求活也。”李齐物为新平太守，荐诸朝，赈钱三万，介之见高力士。力士以为才，置门下，家事一咨之，讽近臣表其能，擢左领军仓曹参军。

力士语禄山，表为平卢掌书记，因出入卧内。禄山喜睡，尚尝执笔侍，通昔不寝，繇是亲爱。遂与严庄语图讎，导禄山反。陷东都，伪拜中书侍郎。大抵贼所下敕令，皆尚为之。严庄降后，尚独典政事，至伪侍中。

孙孝哲者，契丹部人。母冶色，禄山通之，故孝哲得狎近。长七尺，伉健有谋。禄山对侧门俟召，衣带绝，不知所为，孝哲箴缕素具，徐为纫绽，禄山大悦。尤能先事取情。禄山魁大，非孝哲缝衣不能胜。天宝末，官大将军。

贼僭位，伪拜殿中监、闲厩使，爵为王，与严庄争宠不平。

裘马光侈，食辄珍滋。贼令监张通儒等守长安，人皆目之。杀妃、主、宗室子百余人，穷诛杨国忠、高力士党与及与贼忤者不胜计，剔首析肢，流离道衢。禄山死，庄夺其使以与邓季阳。庆绪之奔，庄惧为所图，因降。

有商胡康廉者，天宝中为安南都护，附杨国忠，官将军。上元中，出家赀佐山南驿禀，肃宗喜其济，许之，累试鸿胪卿。媼在贼中，有告其畔，坐诛。事连庄，系狱，贬难江尉。京兆尹刘晏发吏防其家，庄恨之。俄诏释罪，庄入见代宗，诬晏常矜功怨上，漏禁中事，晏遂贬云。

史思明，宁夷州突厥种，初名宰于，玄宗赐其名。姿癯露，鸢肩伛背，偃目侧鼻，寡须发，躁健譎狡。与安禄山共乡里，生先禄山一日，故长相善。少事特进乌知义，以轻骑觊贼，多所禽馘。通六蕃译，亦为互市郎。顷之，负官钱，无以偿，将走奚。未至，为逻骑所困，欲杀之，给曰：“我使人也，若闻杀天子使者，其国不祥，不如以我见王，王活我，功自汝得。”逻以为然，送至王所，不拜，曰：“天子使见小国君不拜，礼也。”王怒，然疑真使者，卒授馆，待以礼。将还，令百人从入朝。奚有部将琐高者，名闻国中，思明欲禽以赎罪，誅王曰：“从我者虽多，无足与见天子者，惟高材，可与至中国。”王悦，命高将帐下三百俱。既至平庐，遣谓戍主曰：“奚兵数百，外称入朝，内实盗，请备之。”主潜师迎犒，杀其众，囚高以献。幽州节度使张守珪奇其功，表折冲，与禄山俱为捉生。

天宝初，累功至将军、知平庐军事。入奏，帝赐坐与语，奇之。问年，曰：“四十矣。”抚其背曰：“尔贵在晚，勉之！”迁大将军、北平太守。从禄山讨契丹，禄山败，单骑走师州，杀其下左贤哥解、鱼承仙自解。思明逃山中，再阅旬，袞散卒

得七百，追见禄山平卢，禄山喜，握手曰：“计而死矣，今故在，吾何忧！”思明亲密曰：“吾闻进退在时，向蚤出，随哥解地下矣。”契丹取师州，守捉使刘客奴亡去，禄山使思明击走之，表平卢兵马使。

思明少贱，乡里易之。大豪辛氏有女，方求婚，窥思明，告其亲曰：“必嫁我思明。”宗属不可，女固以归。思明亦负曰：“自我得妇，官不休，生男子多，殆且贵乎！”

禄山反，使思明略定河北，会贾循死，留思明守范阳，而常山颜杲卿等传檄拒贼，禄山使向润客等代，遣思明攻常山，九日执杲卿。进薄饶阳，卢全诚拒守，河间、景城、平原、乐安、清河、博平六郡稍募兵自固。河间李奂以兵七千救饶阳，景城李持兵八千助河间，平原颜真卿以兵六千助清河，悉为思明所败，子杞死之，饶阳愈坚。会李光弼收常山，思明遽解围迎战，昼夜行二百里，相持久不决。郭子仪取赵郡，合兵攻贼。凡再战，皆大败，走入博陵。光弼追傅城，几拔。属潼关溃，肃宗召朔方、河东兵，光弼引还，使王甫守常山。贼尾追光弼于井陘，败归。攻平卢，刘正臣轻之，不设备，败保北平，兵资二千乘皆没。思明得其锐卒，张甚，谋攻常山。甫欲降，诸将杀之，遣使至信都迎刺史乌承恩镇守，不听。思明攻土门，城中伏甲诡降，贼登城，伏起，贼歼；思明中戟，扶以免。复攻陷之，焚庐舍，种诛其人。取稿城，守将白嘉祐走赵郡，思明围之五日，入之，嘉祐奔太原，思明再陷常山。贼别帅尹子奇围河间，颜真卿遣和琳将兵万馀往救之。于是北风号劲，鼓之，士不进。贼纵击，大败，执琳，引众攻城，禽李奂。又拔景城，李赴河死。招乐安，降之。遂攻平原，未至，真卿弃郡去。进破清河，执太守王怀忠，入博平，遂围信都。初，贼先获承恩母、妻及子，故承恩降，而兵尚五万，骑三千。击

饶阳，李系自燔死。

思明兵所向，纵其下椎剽，淫夺人妻女，以是士最奋。是时，举河北悉入贼，生人货产扫地，壮赍负，老婴则杀之，杀人以为戏。禄山伪署范阳节度使。始，麾下骑才二千，同罗步曳落河止三千，既数胜，兵最强，猜然有噬江、汉心。以精卒五万畀尹子奇，度河劫北海以震淮、徐。会回纥袭范阳，范阳闭不出，子奇乃还救，遂不克。至德二载，与蔡希德、高秀岩合兵十万攻太原。是时，李光弼使部将张奉璋以兵守故关，思明攻陷之，奉璋走乐平。思明取攻具山东，奉璋匿士广阳，改服给为贼使者，责其后期，斩数人，引众得还太原。时光弼固守且十月，不能拔。而安庆绪袭位，赐姓安，名荣国，爵妫川郡王。

贼之陷两京，常以橐它载禁府珍宝贮范阳，如丘阜然。思明见富强，乍间然骄，欲自取之。已而庆绪败走相州，残士三万北归，无所属，思明击杀数千人，降之。庆绪知其贰，使阿史那承庆、安守忠、李立节诣思明议事，且共图之。判官耿仁智欲以大谊动贼，请问曰：“公贵且贤，无待下为之谋，然请一言而死。”思明曰：“为我言之。”对曰：“方禄山强，谁敢不服？大夫事之，固无罪。今天子聪明勇智，有少康、宣王风，公诚发使输诚，无不纳，此转祸入福之秋也。”思明曰：“善。”承庆等未知，以五千骑来，思明介而劳，前谓曰：“公等至，士不胜喜，然边兵素惮使者威，不自安，请弛弓以入。”从之。思明从承庆等饮，即拘之，收其兵，给赍以遣，斩守忠、立节以徇。

李光弼闻其绝庆绪，使人招之。前此乌承恩已归国，帝遣镌谕之，思明使牙门金如意奉十三郡兵八万籍归于朝，于是高秀岩以河东自归。有诏思明为归义郡王、范阳长史、河北节度

使，诸子并列卿；以秀岩为云中太守，亦官其诸子。遣承恩与中人李思敬尉抚，趣讨残贼。思明乃遣张忠志守幽州，假薛萼以恒州刺史，招赵州刺史陆济使降，授朝义兵五千守冀州，假令狐彰博州刺史，戍滑州。

然思明外顺命，内实通贼，益募兵。帝知之，以其常事承恩父知义，冀其无嫌，即擢承恩为河北节度副大使，使图思明。承恩至范阳，羸服夜过诸将，阴谗以谋，诸将返以告思明，疑未有以验。会承恩与思敬奏事还，思明留馆之，帟所寝床，伏二人焉。承恩子入见，因留卧。夜半，语其子曰：“吾受命除此逆胡。”二人白思明，乃执承恩，探衣囊得赐阿史那承庆铁券及光弼牒，又得薄纸书数番，皆当诛将士姓名。贼大诟曰：“我何负于尔，至是邪！”故答曰：“此太尉光弼谋，上不知也。”思明召官吏于廷，西向哭曰：“臣赤心不负国，何至杀臣？”因榜杀承恩父子及支党二百余人，囚思敬以闻。帝遣使谕曰：“事出承恩，非朕与光弼意。”又闻三司议陈希烈等死，思明惧曰：“希烈等皆大臣，上皇弃而西，既复位，此等宜见劳，返杀之，况我本从禄山反乎？”诸将皆劝贼表天子诛光弼。思明使耿仁智、张不矜上疏请斩光弼，不然，且攻太原。疏入于函，仁智辄易去。左右密白思明，执二人曰：“负我邪！”命斩之。既又欲贷死，复召责曰：“仁智事我三十年，今日我忘尔邪？”仁智怒曰：“人固有死，大夫纳邪说，再图反，我虽生不如死！”思明怒，捶杀之。九节度围相州急，庆绪间道求救，思明惧王师，未敢进。俄而萧华举魏州归天子，崔光远代守，思明乃引兵击魏，拔之，杀数万人。

乾元二年正月朔，筑坛，僭称大圣周王，建元应天，以周贄为司马；救相州，却王师，杀庆绪，并其众，欲遂西略，虞根本未固，即留朝义守相州，自引还。夏四月，更国号大燕，

建元顺天，自称应天皇帝。妻辛为皇后，以朝义为怀王，周贄为相，李归仁为将；号范阳为燕京，洛阳周京，长安秦京。更以州为郡，铸“顺天得一”钱。欲郊及藉田，聘儒生讲制度。或上书言：“北有两蕃，西有二都，胜负未可知，而为太平事，难矣。”思明不悦，遂祠祀上帝。是日大风，不能郊。

留子朝清守幽州，使阿史那玉、向贡、张通儒、高如震、高久仁、王东武等辅之。兵四出寇河南，身出濮阳，使令狐彰绝黎阳，朝义出白高，周万志自胡良度河围汴州。于是节度使许叔冀，濮州刺史董秦，梁浦、田神功皆附贼，即命叔冀与李祥守汴州，徙秦等家属平卢，使浦、神功下江、淮，约曰：“得地，人取贄二舫。”思明乘胜鼓行，西陷洛阳，破汝、郑、滑三州，围李光弼河阳，不能拔。使安太清取怀州以守，光弼攻之，太清降。思明又遣田承嗣击申、光等州，王同芝击陈，许敬釭击兖、郓，薛萼击曹。上元二年二月，思明以计败光弼兵于北邙，王师弃河阳、怀州，京师震恐，益兵屯陕州。思明遂西，使朝义为先锋，身自宜阳继进。

朝义攻陕，败于姜子坂，退壁永宁。思明大怒，召朝义并骆悦、蔡文景、许季常，将诛而释之，谔曰：“朝义怯，不能成我事！”欲追朝清自副。又敕朝义筑三角城居粮，终日毕，未填而思明至，怒不如约，辞曰：“土疲少息耳。”思明曰：“汝惜士而违我令邪？”据鞍毕填乃去，顾曰：“朝下陕，夕斩是贼。”朝义惧。思明居传舍，令所爱曹将军击刁斗呵卫。骆悦等被让，即共说朝义曰：“向兵败，悦与王死无日，不如召曹将军同计大事。”朝义面不应。悦曰：“王诚不忍，吾等且归唐，不得事王矣。”朝义许之，令季常以言动曹将军。曹将军畏诸将，不敢拒。思明爱优译，寝食常在侧，优者以其忍，恨之。是夜思明惊，据床叱咤。优问故，答曰：“我梦群鹿度

水，鹿死而水乾，云何？”俄如匱，优相谓曰：“胡命尽乎！少选，悦麾下周子俊射其臂，坠，问难所起，曰：“怀王也。”思明曰：“旦日失言，宜有此。然杀我太早，使我不得至长安。”大呼怀王三，曰：“囚我可也，无取杀父名！”复骂曹将军曰：“胡误我！”左右反接缚之，送柳泉传舍。悦还报，朝义曰：“惊圣人否？损圣人否？”悦曰：“无有。”时周贽、许叔冀以后军屯福昌，季常，叔冀子也，朝义令告之。贽闻，惊仆地。贼领兵还，贽等出迎，悦恶其贰，乃杀贽。次柳泉，悦畏众不厌，缢杀思明，以氈裹尸，囊它负还东京。朝义乃即位，建元显圣。

初，思明诸子无嫡庶分，以少者为尊。朝义，孽长子，宽厚，下多附者。及难起，阴令向贡、阿史那玉图朝清。朝清喜田猎，戕虐似思明，淫酗过之，养帐下三千人，皆剽贼轻死。贡给计曰：“闻上欲以王为太子，且车驾在远，王宜入侍。”朝清谓然，趣帐下出治装，贡使高久仁、高如震率壮士入牙城。朝清问其故，或曰：“军叛矣。”乃擐甲登楼，责贡等，士阵楼下，朝清自射杀数人，阿史那玉军伪北，朝清下，被执，与母辛俱死。张通儒不知，引兵战城中，数日不克，亦死。贡摄军事，未几，玉袭杀之，自为长史，治杀朝清罪，乃梟久仁，徇于军。如震惧，拥兵拒守。五日，玉败走武清，朝义使人招之，至东都，凡胡面者，无长少悉诛。以李怀仙为幽州节度使，斩如震，幽州乃定。

朝义虚怀礼下，事皆决大臣，然无经略才。当此时，洛阳诸郡人相食，城邑榛墟，又诸将皆禄山旧臣，与思明故辈行，耻为朝义屈，召兵辄不至，欲还幽州。

会雍王以河东、朔方、回纥兵十馀万讨贼，仆固怀恩与回纥左杀为先锋，鱼朝恩、郭英义殿，入自黽池，李抱玉薄河阳，

李光弼径陈留，合兵。始，代宗召南北军诸将问所以讨贼计，开府仪同三司管崇嗣曰：“我得回纥，无不胜。”帝曰：“未也。”右金吾大将军薛景仙曰：“我若不胜，请以勇士二万椎锋死贼。”帝员：“壮矣！”右金吾大将军长孙全绪曰：“贼若背城战，破之必矣；若闭城留死，未可取也。且回纥短于攻城，持久势且沮。我若休士张势以缀贼，使光弼取陈留，抱玉捣河北，先断其手足，然后纵间贼中，彼胁从者相疑，则灭可待。”帝曰：“善。”命潼关、陕戒严。师次洛阳，驰兵下怀州，王师部伍静严，贼有惧色。

朝义以师十万距横水，战大败，俘馘凡六万，委牛马器甲不可计。朝义烧明堂，东奔汴州，伪节度使张献诚不纳，自濮北趣幽州。东都再更乱，英义、朝恩等不能戢军，与回纥纵掠，延及郑、汝，间井至无烟。方冽寒，人皆连纸褌书为裳。俞。贼走至下博，仆固瑒追及之，朝义复败。河东戎将李竭诚、成德李令崇皆背贼掎角战。至漳水，无舟，诸将劝降，朝义不悦。田承嗣请环车为营，内女子车中，以輜重次之，伏兵以待。既战而却，王师逐之，争赏宝，贼引奇兵绕出，又伏发，王师却数十里止。朝义遂走莫州，瑒追围之。阅四旬，贼八战八奔。明年正月，阅精兵，欲决死。承嗣谓朝义：“不如身将骁锐还幽州，因怀仙悉兵五万还战，声势外张，胜可万全。臣请坚守，虽瑒之强，不遽下。”朝义然纳，以骑五千夜出，比行，握承嗣手，以存亡为托。承嗣顿首流涕。将行，复曰：“阖门百口，母老子稚，今付公矣。”承嗣听命。少选，集诸将曰：“吾与公等事燕，下河北百五十馀城，发人冢墓，焚人室庐，掠人玉帛，壮者死锋刃，弱者填沟壑，公门华胄，为我厮隶，齐姜、宋子，为我扫除。今天降鉴，吾等安所归命？自古祸福亦不常，能改往修今，是转危即安矣。旦日且出降，公等谓何？”众咸

曰：“善。”黎明，使人号城上曰：“朝义夜半走矣，胡不追贼？”信未信，承嗣将朝义母及妻孥诣塲垒，于是诸军率轻兵追之。

朝义至范阳，怀仙部将李抱忠闭壁不受，曰：“顷既受命天子，一年之中，且降且叛，二三孰甚焉！”朝义告饥，抱忠馈于野。朝义饭，军亦饭，饭已，军子弟稍稍辞去。朝义流涕骂承嗣曰：“老奴误我！”去至梁乡，拜思明墓，东走广阳，不受。谋奔两蕃，怀仙招之，自渔阳回止幽州，缢死医巫闾祠下。怀仙斩其首传长安，召故将收其尸。怀仙改服出次哭之，士皆号恸。及葬，莫知其所。伪恒州刺史张忠志、赵州刺史卢倂、定州刺史程元胜、徐州刺史刘如侓、相州节度使薛嵩及怀仙、承嗣等皆举其地以归。思明父子僭号凡四年灭。朝义死，部送将士妻口百馀于官，有司请隶司农，帝曰：“是皆良家子，胁掠至此。”命稟食还其亲；无所归者，官为资遣。

赞曰：禄山、思明兴夷奴饿俘，假天子恩幸，遂乱天下。彼能以臣反君，而其子亦能贼杀其父，事之好还，天道固然。然生民厄会，必假手于人者，故二贼暴兴而亟灭。张谓讥刘裕“近希曹、马，远弃桓、文，祸徒及于两朝，福未盈于三载，八叶传其世嗣，六君不以寿终，天之报施，其明验乎！”杜牧谓：“相工称随文帝当为帝者，后篡窃果得之。周末，杨氏为作八柱国，公侯相袭久矣，一旦以男子偷窃位号，不三二十年，壮老婴儿皆不得其死。彼知相法者，当曰此必为杨氏之祸，乃可为善相人。”张、杜确论，至今多称诵之。如禄山、思明，希刘裕、杨坚而不至者，是以著其论。

卷第二百二十五 列传第一百五十中

逆臣中

李希烈，燕州辽西人。少籍平卢军，从李忠臣浮海战河北有劳。及忠臣在淮西，因署偏裨，试光禄卿，军中藉藉高其才。会忠臣荒纵不事，得间众怒，逐忠臣听命。代宗诏忻王为节度副大使，使希烈专留后事，又诏滑亳节度使李勉兼领汴州。德宗立，加御史大夫，即拜节度使，名其军曰淮宁以宠之，梁崇义之反，敕诸道进讨，诏进希烈南平郡王、汉南北招讨处置使，又拜诸军都统。平崇义功多，拥兵欲有其地，会山南节度使李承至，不克，犹大掠而去。以功检校尚书右仆射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

李纳叛，以检校司空兼淄青节度使讨之。希烈拥众三万次许州不进，遣李芑约纳为唇齿，阴计取汴州，即檄李勉假道。勉度所宜，出储陈留，治梁除道以须。希烈计得，因谩骂勉，勉严备以守。纳遣游兵导希烈绝汴饷路，勉治蔡渠，引东南馈。希烈遣使者约河北硃滔、田悦等连和，凶焰炽然。俄而滔等自相王，遣使者来奉笏，希烈亦自号建兴王、天下都元帅，五贼株连半天下。

建中四年正月，诏诸节度以兵犄角攻讨，唐汉臣、高秉哲以兵万人屯汝州。未至，贼将乘雾进，王师还，贼取汝州，执李元平，兵西首，东都大震，士皆走河阳、崤、澠。留守郑叔则壁西苑，贼按兵不进。帝听卢杞计，诏太子太师颜真卿谕贼，

已行，又遣左龙武大将军哥舒曜讨之。希烈见真卿，傲桀不臣，敕左右訾侮朝政，即北侵汴州，南略鄂州。有诏江西节度使嗣曹王皋击之，拔蕲、黄两州，击贼将李良、韩霜露于白岩，二将走。

初，希烈自襄阳还，留姚詹戍邓州，贼又得汝，则武关梗绝。帝使陕虢观察使姚明易女治上津道，置馆通南方贡货。希烈遣董待名、韩霜露、刘敬宗、陈质、翟崇晖分掠州县，官军数奔。曜复取汝州，希烈遣周曾、吕从贲、康琳拒曜，次襄城，与王玠、姚詹、韦清合谋袭希烈，不克，皆死，清奔刘洽。希烈惧，还蔡州，上疏归罪曾等。帝不赦，诏斩希烈者，四品以上得其官，五品以下户四百，民赐复三年。遣神策将刘德信将节度、观察、团练子弟兵屯阳翟并力；以李勉为淮西招讨使，曜副之；荆南节度使张伯仪为淮西应援招讨使，山南节度使贾耽与皋副之。德信去阳翟，入汝壁，贼取阳翟，覆伯仪军。曜战不利，屯襄城，希烈怙其壮，举众三万围曜。时帝西狩，师气闾不能抗，城遂陷，曜奔东都。希烈资惨害，临战阵杀人，血流于前，而饮食自若也，以故人畏服，为尽死。乘襄城之捷，进攻汴州，入之，运土木治道，怒不如程，驱人填堑，号“湿梢”。勉奔宋州。

希烈已据汴，僭即皇帝位，国号楚，建元武成；以张鸾子、李绶、李元平为宰相，郑贲为侍中，孙广为中书令；披其地建四节度，以汴州为大梁府治，安州为南关。染石作玺。又于上蔡、襄城获折车钀，奉以为瑞，惑其下。因窥江淮，盛兵攻襄邑，守将高翼死之。于是汴滑副都统刘洽，率曲环、李克信军十馀万战白塔，不利，洽引还，卒柏少清揽辔曰：“公小不利遽北，奈何？”洽不听，夜入宋州。

贼骤胜，径薄宁陵，舟乘衔踵进，亘七十里。时洽将高彦

昭、刘昌共婴垒以守，贼使妖人祈风，火战棚尽，坎堞欲登。彦昭按剑乘陴，士感奋，风亦反。昌计于众曰：“军法，倍不战。贼猥吾寡，不如退以骄贼，自宋出精锐，捣不意，功可成。”彦昭谢曰：“君少待，请尽力。”乃登城誓众曰：“中丞欲示弱，覆而取之，诚善。然我为守，得失在主人，今士创重者须供养，有如弃城去，则伤者死内，逃者死外，吾众尽矣！”士皆泣，且拜曰：“公在是，谁敢去！”昌大惭。彦昭击家牛犒军，士死战，斩首三千级。请援于洽，其属作书，言城且危，彦昭视曰：“君轻我耶？”取纸自为书。洽得书，喜曰：“健将在西，吾何忧？”选兵八百，夜艾而入，贼不知。诘旦傅城，士奋出，希烈大败，取其旆，斩首万计，追北至襄邑，收贼资粮而还。洽表其功，拜彦昭御史大夫，实封百五十户。

希烈既沮却，而寿州刺史张建封亦屯固始，歃其旁。希烈惧，还汴州，遣崇晖以精兵袭陈，复为洽败，俘众三万，执崇晖，进拔汴州，禽郑贲、刘敬宗、张伯元、吕子岩、李达干，希烈遁归蔡。贼戍将孙液挈郑州降，帝即拜液为刺史。贞元二年，遣杜文朝寇襄州，为樊泽所破，获文朝。会皋、建封、环及李澄四略其地，势日蹙，希烈缩气不敢摇。啖牛肉而病，亲将陈仙奇阴令医毒之以死。

始，希烈入汴，闻户曹参军窦良女美，强取之。女顾曰：“慎无戚，我能灭贼”后有宠，与贼秘谋，能转移之。尝称仙奇忠勇可用，而妻亦窦姓，愿如妣扰者，以固其夫，希烈许诺。乘间往谓仙奇妻曰：“贼虽强，终必败，云何？”窦久而寤。及希烈死，子不发丧，欲悉诛诸将乃自立，未决。有献含桃者，窦请分遗仙奇妻，听之，因蜡帛丸杂果中，出所谋。仙奇大惊，与薛育率兵噪而入。子出遍拜曰：“请去帝号，如淄青故事。”语已，斩之，函希烈并妻子七首献天子，尸希烈于市。帝以

仙奇忠，即拜淮西节度使，百姓给复二年。俄为吴少诚所杀，有诏赠太子太保。竇亦死。

硃泚，幽州昌平人。父怀珪，事安、史二贼，伪置柳城使。

泚资壮伟，腰腹十围，外宽和，中实很刻。少推父廕，籍军中，与弟滔并为李怀仙部将。轻财好施，凡战所得，必分麾下士，以动其心，阴储凶德。硃希彩为节度使，颇委信之。

大历七年，希彩为下所杀，众未有属，泚方外屯，而滔主牙兵，尤狡谲，乃潜谗数十人大呼军门曰：“帅非硃公莫可！”众愕眙，因共诣泚，推知留后，遣使至京师听命。有诏检校左散骑常侍，即拜庐龙节度留后。俄迁节度使，封怀宁郡王，实封户二百。泚上书谢，遣滔将兵西防秋。代宗悦，手诏褒美。

居三年，求入朝。自幽州首为逆，怀仙以来，虽外臣顺，然不朝谒，而泚倡诸镇，以骑三千身入卫，有诏起第以待。既行，属疾，或劝还，泚曰：“舆吾尸，犹至京师。”将吏乃不敢言。时四方无事，天子觴日视朝。泚以偶日至，见内殿，赐乘舆马二、战马十、金乡采甚厚，士校皆有赐，宴赉隆渥。泚之来，滔摄后务，稍稍翦落泚牙角。泚自知失权，为滔所卖，不得志，乃请留京师。帝因授滔节度留后，乃分防秋兵，使各有统：河阳、永平兵，郭子仪主之；决胜、杨猷兵，李抱玉主之；淮西、凤翔兵，马璘主之；汴宋、淄青兵，泚主之。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出屯奉天，赐禁中兵以为宠。迁检校司空，代李抱玉为陇右节度副大使，仍知河西、泽潞行营兵马事。明年，徙王遂宁。德宗立，改镇凤翔，进封户三百。

建中初，以李怀光代段秀实兼节度泾原，徙屯原州。怀光前督作，泚与崔宁领兵继进。泾土素闻怀光暴，相恟惧，刘文喜因劫众以乱，请留秀实，又求属泚。诏泚代怀光。文喜合兵二万乘城，使裨将刘海宾入陈事。海宾请：“假文喜节，臣当

斩其首。”帝曰：“尔诚忠，然我节不可得。”遣还，诏泚、怀光攻之，帝为减太官脯醢给军。文喜犹闭壁求救于吐蕃。吐蕃师兴，泚、怀光欲避之，别将韩游瓌曰：“戎若来，泾人必变，谁肯为反贼没身于虏者，少须之。面为异俗乎！”海宾果与其徒杀文喜，入泚军，泚一无所戮，由是泾人德之。诏加中书令，还屯，进拜太尉。

滔合田悦叛，阴遣人与泚相闻，河东马燧获其书，帝召泚示之，泚惶惧请死。帝勉曰：“千里不同谋，卿何谢？”更以张镒节度凤翔，还泚京师，加实封千户，不朝请，中人监第。

李希烈围哥舒曜于襄城，诏泾原节度使姚令言督镇兵千东救曜，过阙下，师次浚水，京兆尹王翊使吏供军，粝饭菜肴，众怒不肯食，群噪曰：“吾等弃父母妻子前死敌，而乃食此，庸能持身蹈白刃耶？今琼林、大盈库宝譬如山，尚何往？”乃尽甲反旗而鼓。帝闻，命中人持赐往，人二缣。士愈悖，射中人，中人返走。时令言尚论兵禁中，既上变，乃驰至长乐坂，遇兵还，引满向令言。令言大呼曰：“引而东，富贵可取，何失计为灭族事？”众劫令言以西行。帝复遣使者开谕，贼已阵通化门，杀使者。帝遣普王与学士姜公辅载金彩慰抚。贼薄丹凤门，诏集六军，无至者。先是，关东、河北战不利，禁兵悉东，卫士内空，而神策军使白志贞籍市人隶兵，听其居肆，私取庸自入，故遽迫皆不至。

帝出苑北门，羽卫才数十，普王前导，皇太子、王韦二妃、唐安公主及中人百馀骑以从，右龙武军使令狐建以数百人殿。夜至咸阳，饭数匕而去。贼已严何诸门，士人羸衣冒出，庐杞、关播、李竦皆逾垣走，与刘从一、赵赞、王翊、陆贽、吴通微等追及帝咸阳。郭曙与童奴数十猎苑中，闻跽，谒道左，帝劳之，恳乞从，许之。迟晓至奉天，吏惶惧谒于门。浑瑊以数十

骑自夹城入北内，裒兵欲击贼，闻乘舆出，遂奔奉天。于是人未知帝所在，逾三日，诸王群臣稍稍自间道至。

初，令言阵五门，卫兵不出，遂突入含元殿，周呼曰：“天子出矣，今日共可取富贵！”噪而进，掠宜春苑，入诸宫。奸人因乱窃入内府盗货宝，终夜不绝。道路更剽掠，居人严兵自保。贼无属，畏不能久，以泚昔在泾有恩，且失权久，庸思乱，乃相谋曰：“太尉方囚鞫，若迎之，事可济。”令言率百馀骑见泚，泚伪让不答，留使者饮，以观众心。夜数百骑复往，泚知不伪，乃拥徒向阙下，炬火竟街，观者以万计。舍前殿，总六军。明日下令曰：“国家有事东方，泾人赴难，不习朝章，惊乘舆，百官三日并赴行在，留者守本司，违令诛。”逆徒居白华殿。或说泚迎天子，泚顾望愕然。光禄卿源休至，请问，教以不臣，诡称符命，泚悦。张光晟、李忠臣皆新失职怨望，亦劝成之。凤翔大将张廷芝、泾将段诚谏引溃兵三千自襄城来，泚自谓得人助，逆志坚决。因署休京兆尹、判度支，忠臣皇城使。又以段秀实失军，疑有怨，起之，委以谋。秀实与刘海宾愤，发挺击贼，忠臣护泚，才破面，得不死。

明日，大陈旗章金石于廷，传言立宗室王监国，士庶竞往观，泚僭即皇帝位于宣政殿，号大秦，建元应天。侍卫皆卒伍，诸臣在位者才十馀，逼太常卿樊系为册，册成，仰药死。泚下诏称“幽囚之中，神器自至”，以示受命。即拜令言侍中、关内副元帅，忠臣司空兼侍中，休中书侍郎，蒋镇门下侍郎，并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以蒋谏为御史中丞，敬缸御史大夫，许季常京兆尹，洪经纶太常少卿，彭偃中书舍人，裴揆、崔幼真给事中，廷芝、光晟、诚谏、崔宣、张宝、何望之、杜如江等并伪署节度使。以兄子遂为太子，以滔为冀王、太尉、尚书令，号皇太弟。

帝使高重杰屯梁山御贼，贼将李日月杀之，帝拊尸哭尽哀，结蒲为首以葬。泚得首，亦集群贼哭曰：“忠臣也！”亦用三品葬焉。泚既胜，则令都人曰：“奉天残党不终日当平。”日月锐甚，自谓无前，乃烧陵庙，卤御物，帝患之。浑瑊伏兵漠谷，引数十骑跳攻长安，泚大惊，踣榻前。瑊引却，日月尾追，遇伏斗，射日月杀之。泚怅怅。其母不哭，骂曰：“奚奴，天子负而何事？死且晚！”

泚自将逼奉天，窃乘輿物自侈。以令言为上将，光晟副之，忠臣留守，以蒋铤、李子平为宰相。于是瑊率韩游瑰御泚，泚大败，死者万计，退三里而舍。修工具，毁庐室为楼车百尺，下觐城中。会杜希全以兵败漠谷，贼益张。又刘德信、高秉哲自汝州取沙苑马五百壁昭应，战思子陵西，三败贼，次东渭桥，出游弈军以逼都城。忠臣兵数衄请救，泚乃急攻城，驱民填堑，造云梁，令壮士居上，将傅堞，守者震骇。浑瑊乃使侯仲庄、韩澄穴地道，梁陷，纵火焚之，城上挥膏流数百步，众乱而嚣，城中兵出，皇太子督战，贼大败。然贼负其众，遂长围，以百弩射城中，不及幄坐者三步。城益急，帝召群臣曰：“朕负宗庙，宜固守。公等家在贼，可先降，以完亲族。”众泣下曰：“臣等死无贰。”帝亦太息嘘歔。城围凡三旬有六日，而李怀光以兵五万至，败贼于鲁店，遂战城下，自辰止昏，贼溃。帝下观战，传诏曰：“贼众亦朕赤子，勿多杀！”闻者感激。是夜，泚引去。初，帝至奉天，或言贼已立泚，必来攻，请治守具。宰相庐杞曰：“泚，大臣，奈何疑其反？”及泚围城，帝卒不诘言。

泚之归，令言方治攻具，忠臣坊坊团结，人皆厌苦。泚悉止之曰：“攻守我自办。”贼尝令士驰入曰：“奉天陷矣！”百姓相顾泣，市无留人，台省吏落落，郎官一二而已。

李怀光壁九子泽，李晟自白马津来，营东渭桥，尚可孤以襄、邓兵五千次蓝田，骆元光守昭应，马燧使子汇以兵三千屯中渭桥。

始，奉天围久，食且尽，以芦秣帝马，太官粝米止二斛。围解，父老争上壶飧饼饵，剑南节度使张延赏献帛数十驮，诸方贡物踵来，因大赐军中，诏殿中侍御史万俟卨著治金、商道，权通转输。群臣家在城者，贼犹给俸，中人硃重曜为贼谋曰：“执其家以招士大夫，不来者夷之。”孙知古谬曰：“陛下以柔服人，若夷其妻子，是绝向化意。且义士杀身，何顾于家？”乃止。

兴元元年，泚以本封遂宁，汉地也，更号汉，改元天皇。或曰：“王师欲潜坏京城四隅垣以入。”泚惧，诏金吾布士于衢，吏储五炬以防夜，城隅率百步建一楼，候望非常。凡祠房庙庐皆帷甲，戒曰：“军来则四面击。”太仓粮竭，贼督吏索观寺馀米万斛，鞭扑流离，士浸饥，而神策六军从行在及哥舒曜、李晟兵皆家禀不绝，或请停给，泚曰：“士在外，而弱稚绝食则死，岂吾心哉！”即厚敛居人。许季常曰：“一旦有急，请籍中人公侯三千族之。货足矣。”或谓泚：“陛下既受命，而存唐九庙诸陵，不宜。”泚曰：“朕尝北面事唐，胡忍此！”又曰：“官多缺，请择才授之，胁以兵，使不得辞。”泚曰：“强授则人惧，但欲仕者与之，安能叩户拜官邪？”奉天所下赦令，凡受贼伪官者，破贼日悉贷不问，官军密榜诸道。

泚方宿未央，泾原士相与谋杀泚，泚知之，辄徙它处，众谋亦止。

光晟与怀光对壁，李希倩请以精骑五百犯之，光晟不许，曰：“西军方强，不可轻以取败。”日暮，两军退。希倩谒泚曰：“光晟有他志，视西军不战，臣请击之。”不许。请斩光

晟，又不许，曰：“彼善将，所以不战，盖知未可乎！”希倩怒曰：“臣尽心以事君，不见信，愿乞要领归淮西。”泚许诺，以马十匹、缯锦百，曰：“以此东归。”希倩惭，复入曰：“臣愚褊，罪当死，愿死军前。”泚又许之。光晟见泚曰：“臣不敢反。”因再拜，泚慰勉之。

官军坏龙首、香积二堰，以决其流，城中水绝，泚役数百人治之。东出灞水，与王师战，大奔还，阖都门，士皆甲以待，久乃罢。李子平请修攻具袭怀光，取苑中六街大木为冲车，程役苦甚，人不堪。又禁居人夜行，三人以上不得聚饮食，上下惴恐。贼所用唯卢龙、神策、团练兵，而汉原军骄不可制，但完守所获，不出战，故泚数北，忧甚，欲出走。术家争曰：“陛下当不出宫，虽西军入，且自有变。”泚据以自安。

会李怀光贰于帝不欲泚平，按军观望。帝欲幸咸阳，趣诸将捕贼，怀光出丑言，乃诏戴休颜守奉天，尚可孤守灞上，骆元光守渭桥。进狩梁州，次渭阳，太息曰：“朕是行，将有永嘉事乎？”浑瑊曰：“临大难无畏者，圣人勇也。陛下何言之过？”怀光遂与泚连和。京师知帝益西，二叛胶固，谓乱且成，出受贼官者十八。始，泚多出金，兄事怀光，约平关中，割地为邻国，故怀光决反，因并阳惠元、李建徽军。泚知怀光反明白，即赐诏待以臣礼，督其兵入卫。怀光惭见欺，引其军保河中。泚数遣人诱泾原冯河清，河清不从，又结其将田希鉴，遂害河清以应贼，泚即以代河清，使结吐蕃。

李晟等兵浸强，士益附，而浑瑊又击破贼将韩旻、宋归朝于武亭川，斩计万级，归朝奔怀光。晟率浑瑊、骆元光、尚可孤悉师攻贼，晟薄光泰门，败贼将张廷芝、李希倩，贼弃门哭保白华。晟引军还，居三日复战，大败之，乃分道入。泚将段诚伏莽中，为王伉所禽。姚令言、张廷芝与晟遇，十斗皆北，

遂至白华。

始，张光晟以精兵壁九曲，距东渭桥十里，密约降于晟。晟之入，光晟劝泚等出奔，故泚挟令言、廷芝、休、子平、硃遂引残军椽，光晟卫出之，因诣晟降。

泚失道，问野人，答曰：“硃太尉邪？”休曰：“汉皇帝。”曰：“天网恢恢，走将安所？”泚怒，欲杀之，乃亡去。泚至泾州长武城，田希鉴拒之，泚曰：“子之节吾所授，奈何拒我？”火其门，希鉴掷节焰中曰：“归汝节！”泚举军哭，城中人见其子弟，亦哭。宋膺曰：“某妻哭，斩矣！”众止哭。泚更舍逆旅，遣梁廷芬入见希鉴曰：“公杀一节度，唐天子必不容，何不纳硃公成大事？”希鉴阴可。廷芬出报，泚悦。廷芬请宰相不得，乃不复入。泚犹馀范阳卒三千，北走驿马关，宁州刺史夏侯英开门阵而待，泚不敢入，因保彭原西城。廷芬与泚腹心硃惟孝夜射泚，坠窖中，韩旻、薛纶、高幽岩、武震、硃进卿、董希芝共斩泚，使宋膺传首以献。泚死年四十三。令言走泾州，休、子平走凤翔，皆斩首。泚婿金吾将军马悦走党项，得入幽州。硃重曜者，事泚最亲近，泚呼为兄。会穷冬大雨，泚欲禳变，鸩杀重曜，以王礼葬。贼平，出其尸膊之。李希倩等诸将皆以次夷灭。

初，源休为京兆尹，使回纥，将还，卢杞畏其辩，能结主恩，次太原，奏为光禄卿。休怨望，故导泚僭号，为调兵食，署拜百官，事一咨之。时订其逆甚于泚，胁辱大臣，多杀宗室子孙几于尽，每王师不利，喜见眉宇。与姚令言劝泚围奉天，昼夜为贼谋，二人争自比萧何。休顾令言曰：“成秦之业，无辈我者。我视萧何，子当曹参可矣。”即收图籍，贮府库，效何者，人皆笑谓为“火迫酈侯”。本相州人。

令言者，河中人。始应募，隶泾原节度使马璘府。孟暉之

为留后，表其谨肃任将帅，遂为节度使。既挟泚乱，颇尽力。

彭偃，锐于进，自谓为宰相所抑，郁郁不懌。泚乱，匿田家；既得用，辞令一出其手，故辞尤諄慢。

李晟爱张光晟才，表丐原死，置军中。骆元光怒曰：“吾不能与反虜同坐。”拂衣去，晟乃杀之。李怀光以宋归朝献诸朝，斩之。唯李日月母得贷。泚未败，号其第为潜龙宫，徙珍宝实之，人谓“潜龙勿用”，亡兆也。

晟恶田希鉴之逆，欲因事诛之。会吐蕃寇泾州，晟方帅泾原，故希鉴请救，晟遣史万岁以骑兵三千往，请晟行边。希鉴来谒，其妻李，父事晟，晟屡入宴，将还师，好谓希鉴曰：“吾久留此，诸将皆故人，吾欲置酒以别，可过营饮也。”希鉴等诣营，酒未行，晟曰：“诸君相过，宜自通姓名爵里。”诸将以次言，无罪者坐自如，有罪者晟质责，一卒引出，斩而瘞之。希鉴坐晟下，未知当死，晟顾曰：“田郎不得无罪。”左右执以下，晟曰：“天子蒙尘，乃杀节度使，受贼节，今日何面目见我乎？”希鉴不能对。晟曰：“田郎老矣，坐于床置对。”乃缙幕中，以李观代为节度使。

卷第二百二十六 列传第一百五十下

逆臣下

黄巢，曹州冤句人。世鬻盐，富于赀。善击剑骑射，稍通书记，辩给，喜养亡命。

咸通末，仍岁饥，盗兴河南。乾符二年，濮名贼王仙芝乱长垣，有众三千，残曹、濮二州，俘万人，势遂张。仙芝妄号大将军，檄诸道，言吏贪沓，赋重，赏罚不平。宰相耻之，僖宗不知也。其票帅尚君长、柴存、毕师鐸、曹师雄、柳彦璋、刘汉宏、李重霸等十馀辈，所在肆掠。而巢喜乱，即与群从八人，募众得数千人以应仙芝，转寇河南十五州，众遂数万。

帝使平庐节度使宋威与其副曹全晷数击贼，败之，拜诸道行营招讨使，给卫兵三千、骑五百，诏河南诸镇皆受节度，以左散骑常侍曾元裕副焉。仙芝略沂州，威败贼城下，仙芝亡去。威因奏大渠死，擅纵麾下兵还青州，君臣皆入贺。居三日，州县奏贼故在。时兵始休，有诏复遣，士皆忿，思乱。贼间之，趣郟城，不十日破八县。帝忧迫近东都，督诸道兵检遏，于是凤翔、邠宁、泾原兵守陕、潼关，元裕守东都，义成、昭义以兵卫宫。

仙芝去攻汝州，杀其将，刺史走，东都大震，百官脱身出奔。贼破阳武，围郑州，不克，蚁聚邓、汝间。关以东州县，大抵皆畏贼，婴城守，故贼放兵四略，残郢、复二州，所过焚剽，生人几尽。官军急追，则遗赀布路，士争取之，率逗桡不

前。贼转入申、光，残隋州，执刺史，据安州自如，分奇兵围舒，击庐、寿、光等州。

时威老且暗，不任军，阴与元裕谋曰：“昔庞勋灭，康承训即得罪。吾属虽成功，其免祸乎？不如留贼，不幸为天子，我不失作功臣。”故躡贼一舍，完军顾望。帝亦知之，更以陈许节度使崔安潜为行营都统，以前鸿胪卿李琢代威，右威卫上将军张自勉代元裕。

贼出入蕲、黄，蕲州刺史裴渥为贼求官，约罢兵。仙芝与巢等诣渥饮。未几，诏拜仙芝左神策军押衙，遣中人慰抚。仙芝喜，巢恨赏不及己，询曰：“君降，独得官，五千众且奈何？丐我兵，无留。”因击仙芝，伤首。仙芝惮众怒，即不受命，劫州兵，渥、中人亡去。贼分其众：尚君长入陈、蔡；巢北掠齐、鲁，众万人，入郢州，杀节度使薛崇，进陷军州，遂至数万，繇颍、蔡保嵯岬山。

是时柳彦璋又取江州，执刺史陶祥。巢引兵复与仙芝合，围宋州。会自勉救兵至，斩贼二千级，仙芝解而南，度汉，攻荆南。于是节度使杨知温婴城守，贼纵火焚楼堞，知温不出，有诏以高骈代之。骈以蜀兵万五千赍糒粮，期三十日至，而城已陷，知温走，贼不能守。于是诏左武卫将军刘秉仁为江州刺史，勒兵乘单舟入贼栅，贼大骇，相率迎降，遂斩彦璋。

巢攻和州，未克。仙芝自围洪州，取之，使徐唐莒守。进破朗、岳，遂围潭州，观察使崔瑾拒却之。乃向浙西，扰宣、润，不能得所欲，身留江西，趣别部还入河南。

帝诏崔安潜归忠武，复起宋威、曾元裕，以招讨使还之，而杨复光监军。复光遣其属吴彦宏以诏谕贼，仙芝乃遣蔡温球、楚彦威、尚君长来降，欲诣阙请罪，又遗威书求节度。威阳许之，上言“与君长战，禽之”。复光固言其降。命侍御史与中

人驰驿即讯，不能明。卒斩君长等于狗脊岭。仙芝怒，还攻洪州，入其郭。威自将往救，败仙芝于黄梅，斩贼五万级，获仙芝，传首京师。

当此时，巢方围亳州未下，君长弟让率仙芝溃党归巢，推巢为王，号“冲天大将军”，署拜官属，驱河南、山南之民十馀万掠淮南，建元王霸。

曾元裕败贼于申州，死者万人。帝以威杀尚君长非是，且讨贼无功，诏还青州，以元裕为招讨使，张自勉为副。巢破考城，取濮州，元裕军荆、襄，援兵阻，更拜自勉东北面行营招讨使，督诸军急捕。巢方掠襄邑、雍丘，诏滑州节度使李峯壁原武。巢寇叶、阳翟，欲窥东都。会左神武大将军刘景仁以兵五千援东都，河阳节度使郑延休兵三千壁河阴。巢兵在江西者，为镇海节度使高骈所破；寇新郑、郟、襄城、阳翟者，为崔安潜逐走；在浙西者，为节度使裴璩斩二长，死者甚众。巢大沮畏，乃诣天平军乞降，诏授巢右卫将军。巢度藩镇不一，未足制己，即叛去，转寇浙东，执观察使崔璆。于是高骈遣将张滂、梁缵攻贼，破之。贼收众逾江西，破虔、吉、饶、信等州，因刊山开道七百里，直趋建州。

初，军中谣曰：“逢儒则肉，师必覆。”巢入闽，俘民给称儒者，皆释，时六年三月也。僦路围福州，观察使韦岫战不胜，弃城遁，贼入之，焚室庐，杀人如蓺。过崇文馆校书郎黄璞家，令曰：“此儒者，灭炬弗焚。”又求处士周朴，得之，谓曰：“能从我乎？”答曰：“我尚不仕天子，安能从贼？”巢怒斩朴。是时闽地诸州皆没，有诏高骈为诸道行营都统以拒贼。

巢陷桂管，进寇广州，诒节度使李迢书，求表为天平节度，又胁崔璆言于朝，宰相郑畋欲许之，卢携、田令孜执不可。巢

又丐安南都护、广州节度使。书闻，右仆射于琮议：“南海市舶利不贖，贼得益富，而国用屈。”乃拜巢率府率。巢见诏大诟，急攻广州，执李迢，自号“义军都统”，露表告将入关，因诋宦竖柄朝，垢蠹纪纲，指诸臣与中人赂遗交构状，铨贡失才，禁刺史殖财产，县令犯赃者族，皆当时极敝。

天子既惩宋威失计，罢之，而宰相王鐸请自行，乃拜鐸荆南节度使、南面行营招讨都统，率诸道兵进讨。鐸屯江陵，表泰宁节度使李系为招讨副使、湖南观察使，以先锋屯潭州，两屯烽驿相望。会贼中大疫，众死什四，遂引北还。自桂编大桴，沿湘下衡、永，破潭州，李系走朗州，兵十馀万圍焉，投茵蔽江。进逼江陵，号五十万。鐸兵寡，即乘城。先此，刘汉宏已略地，焚庐廡，人皆窜山谷。俄而系败问至，鐸弃城走襄阳，官军乘乱纵掠，会雨雪，人多死沟壑。

其十月，巢据荆南，胁李迢草表报天子。迢曰：“吾腕可断，表不可为。”巢怒，杀之。欲进躡鐸，会江西招讨使曹全晷与山南东道节度使刘巨容壁荆门，使沙陀以五百骑钉辔藻鞞望贼阵纵而遁，贼以为怯。明日，诸将乘以战，而马识沙陀语，呼之辄奔还，莫能禁。官兵伏于林，斗而北，贼急追，伏发，大败之，执贼渠十二辈。巢惧，度江东走，师促之，俘什八，鐸招汉宏降之。或劝巨容穷追，答曰：“国家多负人，危难不吝赏，事平则得罪，不如留贼冀后福。”止不追，故巢得复整，攻鄂州，入之。全晷将度江，会有诏以段彦粉代其使，乃止。

巢畏袭，转掠江西，再入饶、信、杭州，众至二十万。攻临安，戍将董昌兵寡，不敢战，伏数十骑莽中，贼至，伏弩射杀贼将，下皆走。昌进屯八百里，见舍媪曰：“有追至，告以临安兵屯八百里矣。”贼骇曰：“向数骑能困我，况军八百里乎？”乃还，残宣、歙等十五州。

广明元年，淮南高骈遣将张湍度江败王重霸，降之。巢数却，乃保饶州，众多疫，别部常宏以众数万降，所在戮死。诸军屡奏破贼，皆不实，朝廷信之，稍自安。巢得计，破杀张湍，陷睦、婺二州，又取宣州。而汉宏残众复奋，寇宋州，掠申、光，来与巢合，济采石，侵扬州。高骈按兵不出。诏兖海节度使齐克让屯汝州，拜全晟天平节度使兼东面副都统。贼方守滁、和，全晟以天平兵败于淮上。宰相豆卢彥计：“救师未至，请假巢天平节度使，使无得西，以精兵戍宣武，塞汝、郑路，贼首可致矣。”卢携执不可，请“召诸道兵壁泗上，以宣武节度统之，则巢且还寇东南，徘徊山浙，救死而已”。诏可。前此已诏天下兵屯潞水，禁贼北走。于是徐兵三千道许，其帅薛能馆徐众城中，许人惊谓见袭，部将周岌自潞水还，杀能，自称留后。徐军闻乱，列将时溥亦引归，囚其帅支详。兖海齐克让惧下叛，引军还兖州，潞水屯皆散。

巢闻，悉众度淮，妄称“率土大将军”，整众不剽掠，所过惟取丁壮益兵。李罕之犯申、光、颖、宋、徐、兖等州，吏皆亡。巢自将攻汝州，欲薄东都。当是时，天子冲弱，怖而流泪，宰相更共建言，悉神策并关内诸节度兵十五万守潼关。田令孜请自将而东，然内震扰，前说帝以幸蜀事。帝自幸神策军，擢左军骑将张承范为先锋，右军步将王师会督粮道，以飞龙使杨复恭副令孜。于是募兵京师，得数千人。

当是时，巢已陷东都，留守刘允章以百官迎贼。巢入，劳问而已，里闾晏然。帝饒令孜章信门，賚遗丰优。然卫兵皆长安高赀，世籍两军，得稟赐，侈服怒马以诤权豪，初不知战，闻料选，皆哭于家，阴出赀雇贩区病坊以备行阵，不能持兵，观者寒毛以卜栗。承范以强弩三千防关，辞曰：“禄山率兵五万陷东都，今贼众六十万，过禄山远甚，恐不足守。”帝不许。

贼进取陕、虢，檄关戍曰：“吾道淮南，逐高骈如鼠走穴，尔无拒我！”神策兵过华，裹三日粮，不能饱，无斗志。

十二月，巢攻关，齐克让以其军战关外，贼少却。俄而巢至，师大呼，川谷皆震，时士饥甚，潜烧克让营，克让走入关。承范出金谕军中曰：“诸君勉报国，救且至。”士感泣，拒战。贼见师不继，急攻关，王师矢尽，飞石以射，巢驱氏内塹，火关楼皆尽。始，关左有大谷，禁行人，号“禁谷”。贼至，令孜屯关，而忘谷之可入。尚让引众趋谷，承范惶遽，使师会以劲弩八百邀之，比至，而贼已入。明日，夹攻关，王师溃。师会欲自杀，承范曰：“吾二人死，孰当辨者？不如见天子以实闻，死未晚。”乃羸服逃。始，博野、凤翔军过渭桥，见募军服鲜煥，怒曰：“是等何功，遽然至是！”更为贼乡导，前贼归，焚西市。帝类郊祈哀。会承范至，具言不守状。帝黜宰相卢携。方朝，而传言贼至，百官奔，令孜以神策兵五百奉帝趋咸阳，惟福、穆、潭、寿四王与妃御一二从，中人西门匡范统右军以殿。

巢以尚让为平唐大将军，盖洪、费全古副之。贼众皆被发锦衣，大抵辎重自东都抵京师，千里相属。金吾大将军张直方与群臣迎贼灞上。巢乘黄金舆，卫者皆绣袍、华帟，其党乘铜舆以从，骑士凡数十万先后之。陷京师，入自春明门，升太极殿，宫女数千迎拜，称黄王。巢喜曰：“殆天意欤！”巢舍田令孜第。贼见穷民，抵金帛与之。尚让即妄晓人曰：“黄王非如唐家不惜而辈，各安毋恐。”甫数日，因大掠，缚捶居人索财，号“淘物”。富家皆跣而驱，贼酋阅甲第以处，争取人妻女乱之，捕得官吏悉斩之，火庐舍不可货，宗室侯王屠之无类矣。

巢斋太清宫，卜日舍含元殿，僭即位，号大齐。求衮冕不

得，绘弋绋为之；无金石乐，击大鼓数百，列长剑大刀为卫。大赦，建元为金统。王官三品以上停，四品以下还之。因自陈符命，取“广明”字，判其文曰：“唐去丑口而著黄，明黄当代唐；又黄为土，金所生，盖天启”云。其徒上巢号承天应运启圣睿文宣武皇帝，以妻曹为皇后，以尚让、赵璋、崔璆、杨希古为宰相，郑汉璋御史中丞，李侑、黄谔、尚儒为尚书，方特谏议大夫，皮日休、沈云翔、裴渥翰林学士，孟楷、盖洪尚书左右仆射兼军容使，费传古枢密使，张直方检校左仆射，马祥右散骑常侍，王璠京兆尹，许建、米实、刘瑋、硃温、张全、彭赞、李逵等为诸将军游弈使，其余以次封拜。取赳伟五百人号“功臣”，以林言为之使，比控鹤府。下令军中禁妄杀人，悉输兵于官。然其下本盗贼，皆不从。召王官，无有至者，乃大索里间，豆卢彖、崔沆等匿永宁里张直方家。直方者，素豪桀，故士多依之。或告贼纳亡命者，巢攻之，夷其家，彖、沆及大臣刘鄴、裴谔、赵濛、李溥、李汤死者百余人。将作监郑綦、郎官郑系举族缢。

是时，乘輿次兴元，诏促诸道兵收京师，遂至成都。巢使硃温攻邓州，陷之，以扰荆、襄。遣林言、尚让寇凤翔，为郑畋将宋文通所破，不得前。畋乃传檄召天下兵，于是诏泾原节度使程宗楚为诸军行营副都统，前朔方节度使唐弘夫为行营司马。数攻贼，斩万级。郃将硃玫阳为贼将王玫裒兵，俄而杀玫，引军入于王师。弘夫进屯渭北，河中王重荣营沙苑，易定王处存次渭桥，鄜延李孝昌、夏州拓拔思恭壁武功。弘夫拔咸阳，伐渭水，破尚让军，乘胜入京师。巢窃出，至石井。宗楚入自延秋门，弘夫傅城舍，都人共噪曰：“王师至！”处存选锐卒五千以白自志，絢夜入杀贼，都人传言巢已走，郃、泾军争入京师，诸军亦解甲休，竞掠货财子女，市少年亦冒作絢，肆为剽。

巢伏野，使岍城中弛备，则遣孟楷率贼数百掩邠、泾军，都人犹谓王师，欢迎之。时军士得珍贿，不胜载，闻贼至，重负不能走，是以甚败。贼执弘夫害之，处存走营。始，王璠破奉天，引众数千随弘夫，及诸将败，独一军战尤力。巢复入京师，怒民迎王师，纵击杀八万人，备流于路可涉也，谓之“洗城”。诸军退保武功，于是中和二年二月也。

其五月，昭义高浚攻华州，王重荣与并力，克之。硃玫以泾、岐、麟、夏兵八万营兴平，巢亦遣王璠营黑水，玫战未能胜。郑畋将竇玫夜率士燔都门，杀逻卒，贼震惧。于时畿民栅山谷自保，不得耕，米斗钱三十千，屑树皮以食，有执栅民鬻贼以为粮，人获数十万钱。土人或卖饼自业，举奔河中。李孝昌、拓拔思恭徙壁东渭桥，收水北垒。

数月，贼帅硃温、尚让涉渭败孝昌等军。高浚击贼李详，不胜，贼复取华州，巢即授华州刺史，以温为同州刺史。贼又袭孝昌，二军引去。贼破陈敬瑄兵，走南山。齐克俭营兴平，为贼所围，决河灌之，不克。有题尚书省户讥贼且亡，尚让怒，杀吏，辄剔目悬之，诛郎官门阑卒凡数千人，百司逃，无在者。

天子更以王鐸为诸道行营都统，崔安潜副之，周岌、王重荣为左右司马，诸葛爽、康实为左右先锋，平师儒为后军，时溥督漕赋，王处存、拓拔思恭为京畿都统，处存直左，孝章在北，思恭直右。西门思恭为鐸都监，杨复光监行营，中书舍人卢胤征为克复制置副使。于是鐸以山南、剑南军营灵感祠，硃玫以岐、夏军营兴平，重荣、处存营渭北，复光以寿、沧、荆南军合发营武功，孝章合拓拔思恭营渭桥，程宗楚营京右。

硃温以兵三千掠丹、延南鄙，趋同州，刺史米逢出奔，温据州以守。六月，尚让寇河中，使硃温攻西关，败诸葛爽，破重荣数千骑于河上，爽闭关不出，让遂拔郃阳，攻宜君垒，大

雨雪盈尺，兵死什三。七月，贼攻凤翔，败节度李昌言于涝水，又遣强武攻武功、槐里，泾、邠兵却，独凤翔兵固壁。拓拔思恭以锐士万八千赴难，逗留不进。河中粮艘三十道夏阳，硃温使兵夺艘，重荣以甲士三万救之，温惧，凿沉其舟，兵遂围温。温数困，又度巢势蹙且败，而孟楷方专国，温丐师，楷沮不报，即斩贼大将马恭，降重荣。帝进拓拔思恭为京四面都统，敕硃攻军马嵬。温既降，重荣遇之厚，故李详亦献款，贼觉，斩之于赤水，更以黄思鄴为刺史。

十月，鐸浚壕于兴平，左抵马嵬，使将薛韬董之，由马嵬、武功入斜谷，以通盩厔，列屯十四，使将梁瓌主之，置关于沮水、七盘、三溪、木皮岭，以遮秦、陇。京左行营都统东方逵禽贼锐将李公迪，破堡三十。华卒逐黄思鄴，巢以王遇为刺史，遇降河中。

明年正月，王鐸使雁门节度使李克用破贼于渭南，承制拜东北行营都统。会鐸与安潜皆罢，克用独引军自岚、石出夏阳，屯沙苑，破黄揆军，遂营乾坑。二月，合河中、易定、忠武等兵击巢。巢命王璠、林言军居左，赵璋、尚让军居右，众凡十万，与王师大战梁田陂。贼败，执俘数万，僵毙三十里，斂为京观。璠与黄揆袭华州，据之，遇亡去。克用掘堑环州，分骑屯渭北，命薛志勤、康君立夜袭京师，火膾聚，俘贼而还。

巢战数不利，军食竭，下不用命，阴有遁谋，即发兵三万扼蓝田道，使尚让援华州。克用率重荣迎战零口，破之，遂拔其城，揆引众出走。泾原节度使张钧说蕃、浑与盟，共讨贼。是时，诸镇兵四面至。四月，克用遣部将杨守宗率河中将白志迁、忠武将庞从等最先进，击贼渭桥，三战，贼三北。于是诸节度兵皆奋，无敢后，入自光泰门。克用身决战，呼声动天，贼崩溃，逐北至望春，入升阳殿闕。巢夜奔，众犹十五万，声

趋徐州，出蓝田，入商山，委辎重珍货于道，诸军争取之，不复追，故贼得整军去。

自禄山陷长安，宫阙完雄，吐蕃所燔，唯衢弄庐舍；硃泚乱定百馀年，治缮神丽如开元时。至巢败，方镇兵互入虏掠，火大内，惟含元殿独存，火所不及者，止西内、南内及光启宫而已。杨复光献捷行在，帝诏陈许、延州、凤翔、博野军合东西神策二万人屯京师，命大明宫留守王徽卫诸门，抚定居人。诏尚书右仆射裴璩修复宫省，购犂辘、仗卫、旧章、秘籍。豫败巢者：神策将横冲军使杨守亮、蹶云都将高周彝、忠顺都将胡真、天德将顾彦朗七十人。

巢已东，使孟楷攻蔡州。节度使秦宗权迎战，大败，即臣贼，与连和。楷击陈州，败死，巢自围之，略邓、许、孟、洛，东入徐、兖数十州。人大饥，倚死墙堑，贼俘以食，日数千人，乃办列百巨碓，糜骨皮于臼，并啖之。时硃全忠为宣武节度使，与周岌、时溥帅师救陈，赵犖亦乞兵太原。巢遣宗权攻许州，未克。于是粮竭，木皮草根皆尽。

四年二月，李克用率山西兵由陕济河而东，会关东诸镇壁汝州。全忠击贼瓦子堡，斩万馀级，诸军破尚让于太康，亦万级，获械铠马羊万计，又败黄鄴于西华，鄴夜遁。巢大恐，居三日，军中相惊，弃壁走，巢退营故阳里。其五月，大雨震电，川溪皆暴溢，贼垒尽坏，众溃，巢解而去。全忠进戍尉氏，克用追巢，全忠还汴州。

巢取尉氏，攻中牟，兵度水半，克用击之，贼多溺死。巢引残众走封丘，克用追败之，还营郑州。巢涉汴北引，夜复大雨，贼惊溃，克用闻之，急击巢河濒。巢度河攻汴州，全忠拒守，克用救之，斩贼骁将李周、杨景彪等。巢夜走胙城，入冤句。克用悉军穷蹶，贼将李说、杨能、霍存、葛从周、张归霸、

张归厚往降全忠，而尚让以万人归时溥。巢愈猜忿，屡杀大将，引众奔兖州。克用追至曹，巢兄弟拒战，不胜，走兖、郓间，获男女牛马万馀、乘舆器服等，禽巢爱子。克用军昼夜驰，粮尽不能得巢，乃还。巢众仅千人，走保太山。

六月，时溥遣将陈景瑜与尚让追战狼虎谷，巢计蹙，谓林言曰：“我欲讨国奸臣，洗涤朝廷，事成不退，亦误矣。若取吾首献天子，可得富贵，毋为他人利。”言，巢出也，不忍。巢乃自刎，不殊，言因斩之，及兄存、弟鄴、揆、钦、秉、万通、思厚，并杀其妻子，悉函首，将诣溥。而太原博野军杀言，与巢首俱上溥，献于行在，诏以首献于庙。徐州小史李师悦得巢伪符玺，上之，拜湖州刺史。

巢从子浩众七千，为盗江湖间，自号“浪荡军”。天复初，欲据湖南，陷浏阳，杀略甚众。湘阴强家邓进思率壮士伏山中，击杀浩。

赞曰：广明元年，巢始盗京师，自陈“唐去丑口而著黄，明黄且代唐也。”呜呼，其言妖欤！后巢死，秦宗权始张，株乱遍天下，硃温卒攘神器有之，大氏皆巢党也。宁天托诸人告亡于下乎！

秦宗权，蔡州上蔡人，为许牙将。巢涉淮，节度使薛能遣宗权搜兵淮西，而许军乱，杀能。宗权外示赴难，因逐刺史，据蔡以叛。周岌代能领节度，即授以州，有兵万人，乃遣将从诸军败贼于汝州。杨复光言之朝，擢防御使，宠其军曰奉国，即为本军节度使，进检校司空。

巢走出关，宗权与连和，遂围陈州，树壁相望，扰汝梁、宋间。巢死，宗权张甚，啸会逋残，有吞噬四海意。乃遣弟宗言寇荆南；秦诰出山南，攻襄州，陷之，进破东都，围陕州；使秦彦寇淮、肥；秦贤略江南；宗衡乱岳、鄂。贼渠率票惨，

所至屠老孺，焚屋庐，城府穷为荆莱，自关中薄青、齐，南缭荆、郢，北亘卫、滑，皆麴骇雉伏，至千里无舍烟。惟赵犇保陈，硃全忠保汴，仅自完而已。然无霸王计，惟乱是恃，兵出未始转粮，指乡聚曰：“啖其人，可饱吾众。”官军追蹶，获盐尸数十车。

僖宗假硃全忠都统节以讨贼。秦贤略宋及曹，全忠好书约和，贤遣张调请分地，自汴以南归之蔡，全忠阴许，而贤引兵济汴，肆燔劫无子馀。全忠大怒，斩调而还，曰：“我出十将，必破此贼。”进与贼战，杀获甚众。宗权急攻许，节度使鹿晏弘乞师于全忠，师未及出，已破晏弘，进攻郑州，取之。击河桥，遂守河阳，放兵侵汴西鄙、北鄙。

全忠壁酸枣，战不克。宗权屯边村，使秦贤营双丘，侵板桥，卢瑋引兵进屯万胜，夹汴而栅，将梁以济师。全忠诡击杀瑋，宗权悉军十五万列三十六屯，逼汴。全忠惧，求救于兗、郓，而硃瑾、硃宣皆身自将同拒贼。五月，全忠闭城大会，鼓闻于郊无置声，阴启北门击贼垒，土哗，趋中营，兗、郓整兵合击，大败之。宗权忿，过郑，焚郭舍，驱民入淮西，全忠遂有郑、许、河阳、东都。

于是合诸镇兵会上蔡，分为五军入其地。宗权召孙儒，儒不应。宗权素壁上蔡以扼险要，全忠拔其壁，遂围蔡州，傅城而垒，以羸兵诱贼。贼出，全忠尽斩之。宗权退守中州，未能下，全忠使大将胡元琮围之，身还汴。宗权间许无备，袭取其州，执守将元琮，引兵复收许。

宗权还，为爱将申丛所囚，折一足以待命。全忠署丛节度留后，丛中悔，夷其族。宗权至汴，全忠以礼迎劳，且曰：“公昔陷许，能戢兵赐盟，戮力勤王，乌有今日乎？”宗权曰：“英雄不两立，天亡仆以资公也。”警然无惧色。全忠以槛车上送京

师，两神策兵縻护。昭宗御延喜楼受俘，京兆尹曳以组练，徇两市，引颈视车外，呼曰：“宗权岂反者耶？顾输忠不效耳。”观者大笑。与妻赵俱斩独柳下。宗权以中和三年叛，居六年而诛。

董昌，杭州临安人。始籍土团军，以功擢累石镜镇将。中和三年，刺史路审中临州，昌率兵拒，不得入，即自领州事。镇海节度使周宝不能制，因表为刺史。昌已破刘汉宏，兵益强，进义胜军节度使、检校尚书右仆射。僖宗始还京师，昌取越民裴氏藏书献之，补秘书之亡，授兼诸道采访图籍使。

始，为治廉平，人颇安之。当是时，天下贡输不入，独昌赋外献常参倍，旬一道，以五百人为率，人给一刀，后期即诛。朝廷赖其入，故累拜检校太尉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爵陇西郡王。视诏书讫，字偿一缣，归当制官。而小人意足，浸自侈大，托神以诡众。始立生祠，剖香木为躯，内金玉纨素为肺府，冕而坐，妻媵侍别帐，百倡鼓吹于前，属兵列护门。属州为土马献祠下，列牲牢祈请，或给言土马若嘶且汗，皆受赏。昌自言：“有飨者，我必醉。”蝗集祠旁，使人捕沈镜湖，告曰：“不为灾。”客有言：“尝游吴隐之祠，止一偶人。”昌闻，怒曰：“我非吴隐之比！”支解客祠前。

始，罢榷盐以悦人，丰衣食，后稍峭法，笞至千百，或小过辄夷族，血流刑场，地为之赤。有五千馀姓当族，昌曰：“能孝于我，贷而死。”皆曰：“诺。”昌厚养之，号“感恩都”，刻其臂为誓，亲族至号泣相别者。凡民讼，不视狱，但与掷博齿，不胜者死。用人亦取胜者。

昌得郡王，咤曰：“朝廷负我，吾奉金帛不赀，何惜越王不吾与？吾当自取之！”下厌其虐，乃劝为帝。近县举狂畚讠虐请，昌令曰：“时至，我当应天顺人。”其属吴繇、秦昌裕、卢勤、硃瓚、董庠、李畅、薛辽与妖人应智、王温、巫韩媪皆

赞之。昌益兵城四县自防。山阴老人伪献谣曰：“欲知天子名，日从日上生。”昌喜，赐百缣，免税征。命方士硃思远筑坛祠天，诡言天符夜降，碧楮硃文不可识。昌曰：“讖言‘兔上金床’，我生于卯，明年岁旅其次，二月朔之明日，皆卯也，我以其时当即位。”客倪德儒曰：“咸通末，《越中秘记》言：‘有罗平鸟，主越祸福。’中和时，鸟见吴、越，四目而三足，其鸣曰‘罗平天册’，民祀以攘难。今大王署名，文与鸟类。”即图以示昌，昌大喜。

乾宁二年，即伪位，国号大越罗平，建元曰天册，自称“圣人”，铸银印方四寸，文曰“顺天治国之印”。又出细民所上铜铅石印十床及它鸟兽龟蛇陈于廷，指曰“天瑞”。其下制诏，皆自署名，或曰帝王无押诏，昌曰：“不亲署，何由知我为天子？”即榜南门曰天册楼。先是，州寝有赤光，长十余丈；虺长尺馀，金色，见思道亭。昌署寝曰明光殿，亭曰黄龙殿，以自神。以次拜置百官，监军与官属皆西北向恸哭，乃北面臣昌。或请署近侍，昌曰：“吾假处此位，安得如宫禁？”不许。下书属州曰：“以某日权即位，然昌荷天子恩，死不敢负国。”

初，官属不徇昌旨者，节度副使黄礪、山阴令张逊皆诛死。镇海节度使钱镠书让昌曰：“开府领节度，终身富贵，不能守，闭城作天子，灭亲族，亦何赖？愿王改图。”昌不听，焮悉兵三万攻之，望城再拜曰：“大王位将相，乃不臣。能改过，请谕还诸军。”昌惧，献镠钱二百万缗犒军，执应智、王温、韩媪、吴繇、秦昌裕送于镠，且待罪。焮乃还，表于朝，以为昌不可赦，复讨之，傅城而垒。昌又执硃思远、王守真、卢勤送镠军求解。昭宗遣中人李重密劳师，除昌官爵，授镠浙东道招讨使。昌乃求援于淮南杨行密，行密遣将台濠围苏州，安仁义、田頔攻杭州，以救昌。镠将顾全武等数败昌军，昌将多降，遂

进围越州。

候人言外师强，辄斩以徇；给告镠兵老，皆赏。昌身阅兵五云门，出金帛倾镠众。全武等益奋，昌军大溃，遽还，去伪号，曰：“越人劝我作天子，固无益，今复为节度使。”全武四面攻，未克，会台濠取苏州，镠召全武还，全武曰：“贼根本在瓯、越，今失一州而缓贼，不可。”攻益急。城中以口率钱，虽簪珥皆输军。昌从子真得士心，昌信谗杀之，众始不用命。又减战粮欲犒外军，下愈怨，反攻昌，昌保子城。镠将骆团入见，给言：“奉诏迎公居临安。”昌信之，全武执昌还，及西江，斩之，投尸于江，传首京师，夷其族。于是斩伪大臣李邈、蒋瑰等百余人，发昌先墓，火之。昌败，犹积粮三百万斛，金币大抵五百馀帑，而兵不及万人。镠遂为镇海、镇东两军节度云。

赞曰：唐亡，诸盗皆生于大中之朝，太宗之遗德馀泽去民也久矣，而贤臣斥死，庸懦在位，厚赋深刑，天下愁苦。方是时也，天将去唐，诸盗并出，历五姓，兵未尝少解，至宋然后天下复安。汉之亡也，天下大乱，至晋然后稍定；晋之亡也，天下大乱，至唐然后复安。治少而乱多者，古今之势，盛王业业以求治，可少忽哉！

附录 进新唐书表

臣公亮言：窃惟唐有天下几三百年，其君臣行事之始终，所以治乱兴衰之迹，与其典章制度之英，宜其粲然著在简册。而纪次无法，详略失中，文采不明，事实零落，盖又百有五十年，然后得以发挥幽沫，补缉阙亡，黜正伪缪，克备一家之史，以为万世之传。成之至难，理若有待。

臣公亮诚惶诚恐，顿首顿首：伏惟体天法道钦文聪武圣神孝德皇帝陛下，有虞舜之智而好问，躬大禹之圣而克勤，天下和平，民物安乐。而犹垂心积精，以求治要，日与鸿生旧学讲诵《六经》，考览前古，以谓商、周以来，为国长久，惟汉与唐，而不幸接乎五代。衰世之士，气力卑弱，言浅意陋，不足以起其文，而使明君贤臣，俊功伟烈，与夫昏虐贼乱，祸根罪首，皆不得暴其善恶以动人耳目，诚不可以垂劝戒，示久远，甚可叹也！乃因迩臣之有言，适契上心之所闵，于是刊修官翰林学士兼龙图阁学士、给事中、知制诰臣欧阳修，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、龙图阁学士、尚书吏部侍郎臣宋祁，与编修官礼部郎中、知制诰臣范镇，刑部郎中、知制诰臣王畴，太常博士、集贤校理臣宋敏求，秘书丞臣吕夏卿，著作佐郎臣刘羲叟等，并膺儒学之选，悉发秘府之藏，俾之讨论，共加删定，凡十有七年，成二百二十五卷。其事则增于前，其文则省于旧。至于名篇著目，有革有因，立传纪实，或增或损，义类凡例，皆有据依。纤悉纲条，具载别录。臣公亮典司事领，徒费日月，诚不足以成大典，称明诏，无任惭惧战汗屏营之至。臣公亮诚惶诚惧，顿首顿首谨言。

嘉佑五年六月 日

提举编修推忠佐理功臣正奉大夫尚书礼部侍郎参知政事臣
曾公亮上表